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 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

[美] 豪威尔斯 著
殷惟本
黄云鹤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ISBN 7-5016-0164-X
9 787501 601646 >
ISBN 7-5016-0164-X/I·161
定价：16.10元

# 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

[美] 豪威尔斯 著
殷惟本
黄云鹤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William Dean Howells
The Rise of Silas Lapham

---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美)豪威尔斯(Howells, W.D.)著;殷惟本,黄云鹤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2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64-X

Ⅰ.赛… Ⅱ.①豪… ②殷… ③黄… Ⅲ.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822 号

责任编辑:胡允桓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7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1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6.10 元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 前　言

经过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南北战争，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开始了史家所称的“重建时期”：蓄奴制的废除和南北重新统一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稳定的政治基础，向西部的移民进一步拓展了疆土并开辟了资源，解放了的黑奴和涌入的外国移民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使充足的资本和全新的技术有了广阔的天地得以运用。到一八九四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就已跃居世界首位。

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众多的社会矛盾。生性乐观、喜好幻想的美国人，开始品尝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果。此前，他们只能从英国维多利亚小说中读到的对现实的批判，如今已成为需要他们自己动手批判的现实。

文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主流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科学（哲学、自然和社会科学）乃至生活的状况密不可分。由于美国建国晚，整个十九世纪，在总体水平上仍落后于英国。尤其在文学上，稚嫩的美国人刚刚摆脱在原宗主国背后亦步亦趋的模仿阶段，尽管已开始有自己的独立风格，但难免总要慢上一步。因此，当大洋彼岸的狄更斯们正在奋笔疾书，揭发社会的黑暗和控诉人世的不公时，新大陆上继欧文、库珀之后构成美国第一次“文艺复兴”的霍桑和惠特曼等大师还在做着浪漫主义的美梦。

无情的现实该惊醒那“睡谷的传说”① 了。而第一个吹响现实主义文学号角的，便是威廉·狄恩·豪威尔斯(1837—1920)。

豪威尔斯出生于俄亥俄州，九岁起在父亲的印刷所中排字，那里便成了他的课堂，而父亲的书柜则为他提供了教科书。他的家庭几经迁徙，最后在哥伦布城定居。这位自学成材的十九岁青年不断为《俄亥俄州报》撰稿，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一八六〇年，他与报社的同事约翰·詹姆斯·派亚特合作出版了《两友诗》。这一时期，他刻苦钻研语言文学，读遍了能够找到的书刊。还是在那一年，他为林肯写了一部竞选总统用的传记，从此小有名气，并成为驻威尼斯的领事，在四年任期中得以吸收欧洲文化。他回国时南北战争业已结束，不久即进入《大西洋月刊》，五年后出任主编。该刊自一八五七年创立以来，始终是高雅文化的大本营，是全美首屈一指的文学刊物。豪威尔斯担任主编的十年中，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雅趣，一方面扩大了用稿范围，培养了大批波士顿以外的作家。一八八一年他辞职后，先是为《哈珀氏》撰写专栏，后于一八八九年迁居纽约，进入该刊编辑部。他在那里进一步扩大了眼界，开始关注工业发展与社会改革并倾向社会主义，同时还潜心研读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他认为，进入了机械时代，文学应该走现实主义之路。他为现实主义文学所下的定义是：“不多不少、真切实在地处理素材”；并推崇简·奥斯丁为最重真实的作家。他还主张刻画人物时要把实际生活中男男女女的动机、冲动和原则勾勒出来。他将这种现实主义归结于科学和民主，因为现实主义者“在每一根神经上都感到事物的平等和人类的一致”。由此，他还提出艺术应该服务于道德，应该

① 此处借用华盛顿·欧文的一部作品的名称。

教胜于乐，这样美国人生活的真实性必然会描绘出经验中微笑的一面。他的这些观点集中在他的《批评与小说》一书中，该书从而也就成了豪威尔斯现实主义的文学总纲领。

由于他长期主持在全美起主导作用的文学刊物，又有自己的系统的文学理论，因此对当时美国文学的发展起着无以伦比的作用。他不但是马克·吐温的挚友和亨利·詹姆斯钦敬的老师，而且提携了赫姆林·加兰、弗兰克·诺瑞斯、斯蒂芬·克莱恩等一代新人，并为后来的辛克莱·刘易斯、阿达·孟肯、西奥多·德莱塞等人所尊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豪威尔斯的大力提倡现实主义，就没有后来的乡土文学、讽刺文学、"揭发黑幕运动"，乃至由福克纳、海明威等人形成的美国文坛的第二次"文艺复兴"。

豪威尔斯对美国文学划时代的贡献使他生前即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他除去担任美国文学会会长，还是首任的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席。他一生作品颇丰，除去近四十部长篇小说，还有多卷短篇小说(其中两卷是超自然的故事)、三十一部戏剧、十一本游记、多部自传和回忆录以及数卷散文。这些作品当然都随着他的文学视野和主张而变化发展。他的创作虽然不如他的理论影响深远，但长篇小说《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仍公认为他的传世之作，对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发展不啻是一场序幕。

这部小说有两条线索。主线是赛拉斯·拉帕姆事业上的沉浮，副线则是他的长女佩内洛普和汤姆·科里情感上的悲欢。赛拉斯本是弗蒙特州拉帕姆镇上的一芥草民，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种矿漆，这位南北战争时的上校以他那种简单粗鲁——而不是胆识，莽撞地开始了矿漆生产和销售，经营意外地顺利；不久他便成了暴发户。雄厚的经济实力不仅刺激着他一心想爬入上层社会：在高等住宅区建造新居，与高雅人士交往甚至联

姻;而且在性格上益发飞扬跋扈,心理上却变得敏感脆弱了。然而正在他得意忘形之时,却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他借出的贷款有去无回,股票投机又使他失去了活动资金,作为他成功和希望象征的新居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面对破产的前景,他反倒清醒了。他拒绝了友好的资助,又不肯嫁祸于人,只好重新变得一无所有,带着全家戚戚然返回故里。他虽然在商场上沉沦了,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升华。前半部财富上的暴发和后半部精神上的飞跃,构成了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也展现了全书的主题。

如果说这条主线是用粗线条勾勒出故事的轮廓和主人公的阳刚之气的话,那么在那对小儿女的多磨的爱情上则是用细腻柔和的皴法突兀了双方家人的形象,包括赛拉斯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温情的一面。这里既有《傲慢与偏见》中的那种儿女情长的误会和周折、父母为子女婚事忧心忡忡的情态;也有后来在亨利·詹姆斯作品中常见的旁敲侧击的对话和深刻的心理活动。应该说,小说对拉帕姆一家四口和汤姆及其父母这七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上还是生动真实的,他们的一言一行既符合他们的身分,也有充分的依据。

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他的创作显然不是凭借激情和灵感,而是出自既定的目标和完整的构思。从本书来看,其结构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前有铺陈、后有交待的严密结构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美国的文学史家和评家一致认为豪威尔斯的长篇胜过短篇,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在长篇结构上的完整。

本书是一八八五年的作品,他对资本的罪恶虽然没有后来那样认识深刻,但在强调文学作品应有教育意义这一点上却是一贯的。赛拉斯财大气粗时得意忘形,而落魄时反倒幡然醒悟,其转化的关键就在于一个"钱"字。而汤姆和佩内洛普的感情原

先还因双方家庭在文化修养和物质财富上的差异存在种种疑虑，一旦女方家中破产，反倒证实了男方的真诚，他们就此结合，靠自己的青春和能力独立地出去闯天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金钱的批判。

作家创作这部小说时，已经完成了从俄亥俄边疆文化向波士顿高雅文化的转变，因此，我们不难从主人公性格的矛盾中看出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内心的困惑：是粗俗但真实些更本色、自然呢，抑或高雅但造作些更令人肃然起敬呢？豪威尔斯这种心理上的情结甚至在他的写作手法上也有所流露：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连他的幽默感都显得有几分拘谨。这或许正是忠实的现实主义作家必然遇到的课题：性格的依据必然左右人物的逻辑发展，已经不是创造该人物的作者笔下所能控制的了。

胡 允 桓

一九九八．十．北京

# 一

《纪事报》上《波士顿名流》特写连载栏的撰稿人已改由巴特莱·哈伯德担任。这天他按照约定时间去走访赛拉斯·拉帕姆，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见到了他。

“进来吧!”拉帕姆一眼瞥见了会计室门内的记者便向外冲着他喊道。

他自己正坐在办公桌边写些什么，并没有站起身，只是伸出左手和巴特莱握了握手表示欢迎。随后他那硕大的头颅向一只空椅子摇晃了一下。“请坐! 我这里马上就好。”

“不忙，”巴特莱立刻感到很自在。“我不着急。”他从口袋里取出笔记本放在膝上，随即削起铅笔来。

“好了!”拉帕姆写好信封后便用毛茸茸的大手在上面敲了一下。“威廉!”他喊道。一个听差走进来，他把信交给了他。“这封信得马上送。呃，先生，”他把皮垫转椅一转，两人面对着面，离得很近，膝盖几乎相碰在一起。“这么说，年轻人，你要了解我的出生入死，还有基督徒式的苦难等等，是不是?”

“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巴特莱说。“你的财运，或者你的生平。”

“我想如果我不发财，你就不会想听我的生平啰，”拉帕姆说这些话似乎为了要拖长准备时间。

“那就两样都谈吧，”巴特莱提议道。“再说别只讲发财不讲生平。不过，如果你不名一文，公众不会对你感到任何兴趣。你

对这一点跟我一样清楚，拉帕姆先生，何必绕弯子呢。"

"是啊，"拉帕姆有点心不在焉地说。他伸出大脚，把小房间的毛玻璃门蹬了一下关上了，门外那间大屋子是会计室。

"在外貌上，"耐心等待对方谈下去的巴特莱一面端详着对方，一面写了这则速写，"赛拉斯·拉帕姆是个典型的事业有成的美国人。锈灰色短须部分地遮住方方正正、轮廓分明的下巴，也团团围住那紧闭着的双唇。鼻梁短而直，漂亮的前额宽广却不高，蓝眼睛的目光随心情而变，有时可亲，有时可畏。中等身材，坐在一般的圈椅里显得结实而富态。在访问的这天，他穿了件不显眼的蓝哔叽便服。头微微倾斜，粗短的颈部似乎并不愿意从硕大的肩膀上伸直。"

"我不知道你要我从哪儿开始，"拉帕姆说道。

"可以先讲讲出生，绝大多数人总是从出生讲起的，"巴特莱答道。

拉帕姆的蓝眼睛里闪现出一道好心的赞许目光。

"我并没想到你要我回溯到那么远的过去，"他说道。"不过出生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出生在佛尔蒙州，再往北就是加拿大。事实上，我差一点成了个归化公民。不过，从'开步走！'那一声起，我就注定要成为一个**某种**类型的美国人。那是——呃，让我想一想——差不多六十年以前了：现在是一八七五年；那是在二〇年。好吧，就算我现在五十五岁；我一年年过来了，从没有浪费一个小时，从来没有！我在一个农场上出生——"

"夏天在田里干活，冬天去上学。就是这个章程？"

"就是这个章程。"拉帕姆说道。他对以轻佻的口气谈论他的过去反应冷淡。

"当然啰，双亲贫寒。"新闻记者提示说。"有没有光脚干过

活？有没有苦难的童年之类的故事，年轻人读了后会奋起而效法？要知道，我也是个孤儿。"巴特莱的微笑中既有伙伴情谊，又带着几分冷嘲。

拉帕姆默默地注视着他，然后以自重但并不张扬的口气说："我看如果你以为这些事只是个笑话，那么我的生平不会使你感兴趣的。"

"喔，会感兴趣的，"巴特莱厚着脸皮回答道。"你一定会看到的，文章出来准保不会错。"果然，那篇访问记印出来以后读起来满不坏。

"拉帕姆先生，"他写道，"三言两语便很快带过他童年的生活，那贫穷、艰辛的童年，不过当他回忆起父母亲时，却感到甜滋滋的。母亲对他倾注了全身心的爱，父亲虽然教育程度不及她，对孩子的前程同样寄托着热切的期望。他俩普普通通、沉默寡言，却遵循时代的风尚而笃信宗教，而且德行卓然。他们对孩子进行教育时依据的是《旧约》的朴素道德观以及《穷理查历书》。①

巴特莱舍不得放弃最后那一嘲弄之笔；他确信拉帕姆没有什么文学修养，因此尽可以放心写进去，况且别人大都会把这看作是一位真心诚意的记者写作时的藻饰。

"瞧，"他对拉帕姆解释道，"这些事实对我们说来还只是素材，我们的习惯是还要加以分类。有时候，一个启发性问题能引出一整串事实，连报道对象自己也不曾料到。"接着他又提了几个问题。根据拉帕姆的回答，他概括地叙述了他的童年生活。"拉帕姆先生虽然没有刻意渲染他童年时代的磨难和斗争，可是

---

① 《穷理查历书》是十八世纪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编写的历书，里面有很多格言。

谈的时候感情真挚，仿佛往事历历在目。”这几句话是他增添进去的——可怜我们的发家立业的美国人，在童年时期处境都很窘迫，他们的痛苦和理想也大抵相似——在记者的巧妙指引下，拉帕姆已渐渐忘记了他的谈话曾被对方突然打断过，而是津津有味地继续谈自己的生平。

“是啊，先生，”拉帕姆说话的口气使得巴特莱不敢再打断他了，“起初，人总是看不到他母亲的全部价值，等到看到了再想对她说可已经晚了。唉，我的母亲——”他停了停，“我嗓子眼好像堵住了，”他致歉说，想笑又笑不出来。他接着说，“她瘦小、脆弱，就像一个普通身材的中学生；可是她得照料一个全是男孩子的家庭，还得供应雇工们的伙食。她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煮饭、扫地、洗烫衣服、缝缝补补，这还不够，可以说她又从晚忙到早晨，因为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睡觉的时间。不过我看她还是挤出时间睡的，她也挤出时间上教堂，教我们读《圣经》，还用她那套古老观点把《圣经》讲歪了。她确实好。我现在回想起来，她跪在那儿的模样真像位天使。这倒不是指她在教堂下跪，而是指每天晚上她跪在我面前给我洗脚的情景。我赤脚跑了一天，一双可怜的小脚已经脏得不像样，不洗没法上床。我们一共六个男孩，好像长得都一般高，她对我们每一个都用心管带，到现在我还能感受到她那双捏着我双脚的手哩！”巴特莱看了看拉帕姆脚上那双十号尺码的大靴子，牙缝里轻轻打了个唿哨。“我们全身衣服都打着补钉，但是并没有穿得破破烂烂的。我可不知道她怎么干得了这一切。她似乎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父亲可能认为她应该这么干。他自己屋里屋外干起活来像头马——天不亮就起床，喂牲口，整天被风湿病折磨得哼哼唧唧，可还是不停地干。”

巴特莱把身子俯在笔记本上，把一个呵欠遮掩了过去。如

果他能直言不讳，他可以向拉帕姆提出他来此可不是对他的先人进行采访。不过巴特莱和那些可怜的采访对象谈话时学会了克制自己，虽然并不经常需要这样做；不仅如此，他还能佯装对他们的离题话甚感兴趣，等到一有机会便能不露痕迹地把那些话拉回来。

"我对你说吧，"拉帕姆把削铅笔刀的刀尖戳戳面前放在桌上的便条本，"我听说现在有些妇女抱怨说她们的生活空空洞洞、毫无生气，我倒想对她们说说我母亲的生平，而且材料也挺生动的。"

巴特莱抓住"材料"这个词便插嘴说，"拉帕姆先生，你说过你是自己在老农场里发现这种漆矿①材料的？"

拉帕姆只得把话头拉回到他的事业上来。"不是我发现的，"他小心翼翼地说。"是我父亲发现的。一天，大风刮倒了一棵树，树根带起了大块泥土，那些原材料就附着在躺在树穴里的根根须须上。我可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这里面有钱可赚，可是他一开始就确实想到了这一点。我看，如果有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会把他当作怪人。他一辈子都在找门路推广这种油漆，可是都失败了。那地方太穷了，老百姓根本没钱用任何涂料来刷屋，何况父亲又没有任何资金技术，结果这件事成了我家的笑柄。我们那儿的男孩子一长大就离家外出，漆矿不漆矿的，还不是一个样？我兄弟都去了西部，在那儿得到了土地；可是我留在新英格兰，守着那个老农场，不是为了那个漆矿，而是因为咱家的老屋在那儿——还有祖坟。呃，"拉帕姆似乎不想把功劳都归于自己，"不管怎么说，找不到市场啊。那地方，如果你要买农

① 所谓漆矿是一种铁化合物的储藏，经过加热和粉碎处理，再与亚麻子油搅拌就成为一种高质量的油漆。（据诺顿版注释）

田，只要把手杖随便点几下，就能把一大片土地圈进来，花的钱还没有造仓库的钱多。自然啰，后来还是一切如意了。现在我的老屋整修一新，每年夏天我们都到那儿住上一个来月。老婆孩子都喜欢那个地方。那儿挺不错，四周景色很美。我雇了一批人长年在那儿干活，也找了对夫妇看房子。去年我们全家人在那儿团聚，西部的亲人都来了。瞧！"拉帕姆从座位上站起，从写字台上方取下一张没上架的大幅照片，照片边角已经翘起；他用手抚摸了一下，又使劲把灰尘吹掉。"我们**全家**都在上面。"

"我一眼就能认出你来，"巴特莱指着一个人的头部。

"唉，那是比尔，"拉帕姆得意地笑了。"他的脑袋是我家最灵活的。他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律师，那地方挺远，叫迪比克；他也当过一两任中级法庭法官。那是他儿子——刚从耶鲁毕业——他边上是我的小女儿。小伙子挺漂亮，是不是？"

"**她**才漂亮呢，"巴特莱的抢白有些失礼，看到拉帕姆蹙起眉头，赶紧说道，"多美的小妞儿！脸蛋儿高雅、可爱，又聪明伶俐！看上去人品也好。"

"人品**就是**好，"这位父亲的火气慢慢消了下去。

"说到底，这是女人最可贵的地方，"那位很可能成为浪荡子的记者说。"亏得我妻子人品好，我俩才成为正派人，否则真不知道我会变得怎么样。"

"这是我另一个女儿，"拉帕姆指出一位大睁着眼睛，神情异常严肃的姑娘说。"拉帕姆太太，"他用小指碰了碰妻子的身形。"我兄弟威拉德和他全家——他的农场在康卡基。哈泽德·拉帕姆和他的妻子——他是堪萨斯州的一位浸礼会牧师。吉姆和他的三个女儿——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做磨坊生意。本和他全家——他在惠恩堡行医。"

照片上的人群错落地聚立在一座旧农舍的前面，房屋原有

的丑陋的外形由于涂了一层拉帕姆经营的油漆而有所改观，但也由于游廊并不匹配而更显得猥琐。摄影师的活干得虽然糟，但还是看得出这是些老实正派、通情达理的人，姑娘们容貌端正；有几个长得非常美。当然啰，在他的摆布下，他们的姿势笨拙而僵硬，仿佛枕骨后面都衬了一块摄影师称之为头枕的那种折磨人的玩意儿。有好几处，年长妇女的脸模糊不清；有几个小孩歪歪扭扭地变成了波浪形的阴影，倒不妨说这是他们小鬼魂的合影。这是一张标准的全家福的照片，大部分美国人的一生中总有几次机会在这上面露面；难怪拉帕姆洋洋得意了。"我的看法是，"他把照片放回写字台顶部时不觉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近几年这样在一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全到了，一个也不少。"

"你是说，"巴特莱提示说，"别人都去了西部，就你留在老地方？"

"不……"拉帕姆拖长了音高声说，"我也去了西部，第一个走。去了得克萨斯。那年头得克萨斯吸引力最大。可是不到三个月，我已经对号称'孤独之星'的得克萨斯腻烦了，我想佛尔蒙对我说来已经够好的了，所以就回来了。"

"干小牛饲养业？"巴特莱的铅笔停留在笔记本上方。

"他们见到我很高兴，"拉帕姆庄重地说道。接着又轻声说："母亲那一年冬天去世了，我跟父亲一起过。第二年春天我埋葬了他；随后我到一个叫木料谷的小地方打零工。我在好几家锯木厂干过活，有一阵子我在旅店里照料马匹——我一直喜欢马。嗯，我不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只是抽零星时间去上学。后来我赶起了驿车，过些时候我就把驿车买下自己经营。后来我租下了酒馆，好啦，——还是长话短说吧，我结了婚。不错，"拉帕姆得意地说道，"对象是位教师。我们把酒店办得很红火，我

老婆老跟我磨，要我把店油漆一遍。我一拖再拖，男人都是这样的嘛。最后有一天我让步了。我说，'好吧，就上上漆。呃，珀特'——我老婆叫珀西斯——'咱们家农场上有一所漆矿，咱们一起去看看，'就这样，我们去了，我已经把那地方以一年七十五元的租金租给一个加拿大脓包，我看到那家伙住在咱老屋里就不好受；不管怎么说，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坐车去了那儿，把一桶漆料放在马车上带了回来。我先试着用生料，再试用加热处理过的漆。我很满意，我老婆也满意。村里没有专门的漆匠，于是我自己调配。要知道，先生，当时酒馆外面涂的那层漆至今还在，打那时候起就没有用过别的漆，而且我看也不会有这个必要。呃，要知道当时我总以为这场试验有点轻率，我怕我不该试，不过我又有点喜欢这样试上一试，因为父亲生前那么看重这所漆矿嘛。我漆完第一遍以后，"——拉帕姆把"遍"读成了"片"，——"我想当时一定整整坐了半个小时，一面看一面想要是他在世该多高兴。在这个世界上我还算走运，我不是为自己抱怨，不过我注意到对大多数人来说，许多事起步太晚，我想到这儿很不好受；想起父亲，我的试验成功又有什么了不起。我还想，当他还健在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对这漆矿感兴趣呢？话说回来，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嘛。好，我把老婆叫了出来——我是先从房子背面漆起的——她放下正在洗刷的碗碟——我还记得她走出来时袖管还没放下就跟我一起坐在支架上——我说，'你看怎么样，珀西斯？'她说，'唉，你手中不是什么漆矿，那是一所金矿。'她总是夸大其辞。当时，刚好西部那儿烧了两三只船，死了不少人，很多人叫嚷要生产防燃漆；我想，当时她心里就有了这个底。'啊，我看这到底不是金矿，'我这么说，'不过这是座漆矿。我打算请人分析一下成分，如果确实是我心中想的那样，我准备开发。如果父亲的名字不是那么长，我想把这种漆叫做'尼

迈亚·拉帕姆'牌矿漆。不管怎么说,每一桶,每一瓶,每一包,大大小小都得标上'N. L. f. 1835—S. L. t. 1855'①,父亲在一八三五年发现这种漆,而我是在一八五五年试验的。"

"跟'S. T.—1860—X.'② 这一类牌子一样,"巴特莱说。

"对,"拉帕姆说,"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听说有什么'种植园壮胃剂',也从没有看到过那个人的牌子。我动手干了起来,我从波士顿请了一个人来农场,请他化验——那可是一板一眼的活。我们建了一座窑,先生,把一大批漆料烧了足足四十八小时,把那个加拿大人全家忙得够呛,我们让他们烧火。原料里的铁一开始就显示出带有磁性;他的试验还发现里面含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过氧化铁。"

拉帕姆讲起科学名词来在得意中有几分虔诚,他的自负里仍然带有疑惑:究竟过氧化铁是什么;而且他的发音不准,巴特莱只得请他把字母拼出来。

"好,那么后来怎么样?"他把百分比记下后问道。

"后来怎么样啊?"拉帕姆重复说。"呃,后来那个人坐下来告诉我,'你这儿的漆能压倒市场上一切别的牌子的漆,'他还说,'能把这些牌子统统丢到后湾③ 里去!'当然啰,我那时还不知道后湾是什么地方,不过我开始睁开眼睛了,本来我还以为早就开了眼,这时候才知道还没有。他又说,'这种漆里面有水硬水泥,耐水、耐火、耐酸,'他还说了很多别的情况。他又说,'不

① N. L. 是拉帕姆父亲英文姓名的第一个字母,S. L. 是赛拉斯·拉帕姆英文姓名第一个字母;f. 与 t. 分别指发现和试验。

② 是一种治消化不良的成药牌子,又称"种植园壮胃剂",1860 指"发现"配方的年分。

③ 后湾是波士顿的一部分,在十九世纪后叶为名流荟萃之区,拉帕姆正在建造的房子就位于此区。

管熟漆还是生漆，它都很容易和亚麻子油拌匀。它既不会起裂，也不会褪色，还不容易剥落。只要你做好加热处理的准备工作，你得到的漆能经得起一切恶劣的气候条件，它的光彩能像山峦一样亘古长存。'接着他又说了许多具体细节，我就想啦，他是不是在吹牛，好开取更高的报酬，因此，我竭力保持冷静，谁想到这个人开的报酬实在微不足道——还说可以等开工后再付；一个年轻小伙子，很随和；可是他说的话句句都是金玉良言。呃，我并不打算吹嘘我的油漆；我想你来这儿不是为了听我吹……"

"哦，不能这样说，"巴特莱说。"我正是想听你吹一通。把能告诉我的都告诉我，以后我再来提炼、压缩。跟记者打交道，最大的错误是故作谦虚而把某些情况瞒了起来，而这些事可能正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需要的是全部真相，即使不那么真也要；我们非常的谦虚，能把任何浮饰之词去掉。"

拉帕姆露出对这种口气不以为然的神色，接下去的话他讲得稍稍平缓些。"哦，关于漆本身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不过凡是需要上漆的地方，里里外外都可以用这种漆，它能防腐蚀，不管是锡还是铁，即使有了腐蚀，也能马上制止。你可以用来漆蓄水池或者浴缸，它不怕水；也可以用来漆蒸气锅炉，它又不怕热。你可以用来漆砖墙，漆火车车厢，或者轮船甲板，这样的维修对它们是再好没有了。"

"我看总不见得在人的良心表面试上一试吧，"巴特莱提了这么一句话。

"没有，"拉帕姆正色答道。"如果你要经常使用你的良心，那还是少涂为妙。我可从来不想这样做。"拉帕姆蓦地从转椅上直起他那硕大的身躯，领着巴特莱沿办公室的隔板向仓库走去。仓库里一排排一行行的大桶小桶直向屋子后部延伸，远处已经模糊一片。空气中有一股清新而提神的油漆味。桶上贴有标

签，标明内装拉帕姆矿漆若干磅，每一张标签上面都有那神秘的缩写“N.L.f.1835—S.L.t.1855”。“瞧!”拉帕姆用皮靴尖踢了下最大的一号桶，“那是我们包装最大的；这儿，”他把手充满深情地按在一只小桶的顶部，好像在抚摸一个小孩的头，而两者大小倒也相差无几，“这是最小的一号。过去我们直接把干漆投放市场，现在每一盎司的漆都与油搅拌——最优质的亚麻子油——而且保证质量。我们发现这样做双方都满意。好，咱们回办公室吧，我想让你看一看我的特色名牌货。”

库房里虽然光线暗淡，却很凉爽。向头顶上看，屋椽黑压压的茫茫一片向常年如晦冥天色的屋子后部延伸过去。巴特莱坐在一只圆桶顶上颇为怡然自得，因此不想马上就走。不过他还是站了起来，跟着精神抖擞的拉帕姆回到办公室。这是一个漫长的夏日下午，强烈的阳光已开始向窗口逼近。在拉帕姆办公桌的对面架子上大小不一的锡罐排列成上尖下圆的尖塔形，上面贴着跟仓库里大桶小桶上一样的标签，而全部标签也排成一个尖塔形。拉帕姆只是向这些罐子挥了挥手；巴特莱的目光向这些罐子一扫后便停留在一排干净、光滑的玻璃瓶上，透过晶莹无瑕的玻璃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油漆。拉帕姆微微一笑，高兴地等对方先开口。

“嗨!”巴特莱说，“真漂亮!”

“是啊，”拉帕姆同意道，“是不错。我们的最新产品，顾客非常欢迎。瞧!”他取下一瓶，指着标签上第一行字母。

巴特莱读道：“珀西斯牌”，随即瞅了瞅拉帕姆，不禁莞尔一笑。

“她的名字，当然，”拉帕姆道。“首批货是在她上次生日投放市场的。她很高兴。”

“我想她是会高兴的，”巴特莱一面把瓶子的外形记了下来。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访问记里提起这件事，”拉帕姆带着几分疑虑说道。

“访问记里即使别的什么也不写也得提这件事，拉帕姆先生。我也有妻子，我知道你的感情。”这时候巴特莱在《波士顿纪事报》刚露头角，跟玛西亚那场严重风波还没开始。①

“是吗？”拉帕姆微笑着望着对方，心想此人也是属于已婚美国人中的压倒多数派；少数人低估他们的妻子，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妻子无论在智力上或能力上都是超凡脱俗的。“好，”他又说了一句，“我们得注意一下。你说你家住在哪儿？”

“我们没有自己的家，我们寄人篱下，在纳什夫人家，金丝雀路十三号。”

“啊，我们一开始都是这样的，”拉帕姆说了句安慰话。

“是啊；可是我们的忍耐差不多已到了头，我希望不久就能在三叶草街有一幢自己的房子。我猜想，”巴特莱又回到了正题，“你一发现了漆矿的价值以后一定不会拖拖沓沓的吧？”

“没有，先生，”拉帕姆忙把直勾勾的目光从巴特莱身上移开，他在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新婚不久后的影子。“我马上回木料谷，把一切都卖了，手头的每一分钱我都投入了这座漆矿。而拉帕姆太太跟我寸步不离，她绝不拖后腿。我说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巴特莱笑了。“大多数男人的妻子都是这样的。”

“不，不是，”拉帕姆说。“大多数男人娶的是一些傻乎乎的小姑娘，只是外表像个成年女人。”

“好吧，大概是这么回事，”巴特莱想了想后同意了。

---

① 巴特莱·哈伯德和妻子玛西亚都是豪威尔斯另一本小说《现代婚姻》中的主要人物，在那本小说中他们两人离了婚。

“如果不是她，”拉帕姆继续说道，“谁会知道漆矿的价值？我常跟她说，漆销路好并不是因为原料里有百分之七十五过氧化铁，而是她身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过氧化铁。”

“妙！”巴特莱叫道。“我要把这告诉玛西亚。”

“不到六个月，我们那一地区里到处可以看到用我们创业时生产的三种颜色的油漆所写的‘拉帕姆矿漆样品’。每一座木栅、每一座桥的大梁、每一堵墙、每一座农仓，甚至岩石表面都涂上了这种字样。”巴特莱这时在窗台上坐了下来，而站着的拉帕姆则把一只大脚伸到离巴特莱大腿很近的地方，不过两人都不在意这种姿势。

“我听到过不少人谈论那个卖‘S. T.—1860—X.’药的药商，还有漆炉匠，治腰子病的江湖郎中等等，还不是因为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做广告的；我也从报上读到这方面的文章，可是我不明白这究竟有什么好笑。只要那些农仓、木栅的主人不反对，我不懂公众跟这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懂那些河边、草原的大岩石又有什么神圣不可亵渎的地方，为什么不能用三种颜色的漆刷一刷？我倒希望那些高谈景观的人，尤其是就此事写文章的人，用炸药把那些岩石从景观上炸掉，或者挖个洞埋起来，过去我们在农场就是这么干的；这样一来，这些高谈什么破坏景观的人就会唱不同的调子了。我比任何人都会欣赏一点自然风光——例如两座小山中间一片平地，上面有六七棵像高脚酒杯一样的榆树，可是我不会为我遇见的每一块模样丑陋的大岩石高唱赞歌，仿佛我们是一群克尔特族的巫师。总之，风景是为了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了风景存在。”

“是啊，”巴特莱毫不在乎地说道，“是为了漆炉匠和治腰子病的医生而存在的。”

“是为了任何能利用它的人而存在的，”拉帕姆回了一句，而

对巴特莱的嘲讽却并不理会。“应该让那些人到与加拿大接壤地区过上一个冬天，亲近亲近大自然，我想他们会知道大自然的滋味的。呃，我说到哪儿了？”

“点缀一下风景，”巴特莱说。

“对，先生，我是在木料谷创业的，而这也给地方上开创了新局面。现在你在地图上还找不到这地名，旅行指南里也没有。大约在五年前，我捐了一大笔钱用以建造镇公所，在新房子里开的第一次会上他们就投票赞成改名——木料谷实在也算不得一个名字——现在已改为拉帕姆镇了。”

“是不是就在那个地区北面的白朗登地方他们造出了白朗登牌红漆？”

“我们离白朗登约九十英里。白朗登漆不错，”拉帕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你有时间在我们那儿下车，我很愿意领你去参观一下。”

“谢谢，我非常高兴，工厂是不是在那儿？”

“是的，工厂就在那儿。呃，先生，我的事业刚起飞，南北战争就爆发了；这一来把我的油漆买卖打得晕头转向，需求量猛跌下来。如果我有门路，我可以卖给政府去漆炮车、军车，政府舰船上也大量需要油漆，可是我没有，因此该我倒霉，我伤心透了，我的老婆她却另有主见。‘我想这是天意，’她说啦，‘赛拉斯，这个国家是值得你为她战斗的。不管怎么样，你应该出去帮她一把。’于是，先生，我就去了。我知道她不是说着玩玩的。我走，她可能会伤心而死，但如果我留在后方，那她肯定会伤心而死的。她就是那种人。我去了。临别时，她最后几句话是‘我会照看那座漆矿的，赛。’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儿子死了——我的丈母跟我们住在一起。我明白，如果时机再次来临，我老婆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走了，也平安回来了。如果你愿意，你

可以叫我上校。摸摸这儿!”拉帕姆捉住巴特莱的拇指和食指一把按到他膝盖上方的一个疙瘩上,“有没有什么硬邦邦的东西?”

“子弹?”

拉帕姆点点头。“是在葛底斯堡。那是我的温度计。如果没有这个,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呢。”

这个玩笑话看来已经讲过好多遍了,不过巴特莱却笑了起来。“这么说,你一回来就马上抓住漆大干起来了。”

“我抓住漆大干起来了——尽我一切力量,”拉帕姆说的口气不像谈生平时那样津津有味。“可是我发现我回到了另一个世界。小规模经营的日子已经过去,而且我看这个国家再也不会那样了。我老婆老是劝我找一个合伙人——要手头有资本的;可是这个想法我接受不了,那座漆矿对我说来是我的心血,让旁人参加就像——咳,我也说不清楚。我知道该那样做,可是我想方设法不走这条路,我还想用开玩笑的办法使她放弃这个念头。我常说,‘我不在家的时候,珀西斯,你自己为什么不找一个合伙人?’她就说啦,‘咳,如果你不回来,我会找的,赛。’她比任何别的女人都喜欢说笑话。好吧,这句话总得吐出来:我找了个合伙人。”本来拉帕姆的蓝眼睛一直毫无惧色地紧盯住巴特莱的脸,此刻却垂了下来。记者知道,如果访问记是真实可信的,这里该打上几个省略号。“他有钱,”拉帕姆把溜到唇边的叹息咽了下去,“可是他根本不懂漆,我们合伙了一两年,以后就分手了。”

“于是他有了经验教训,”巴特莱以熟人间无话不谈的口吻暗示道。

“我也有经验教训嘛,”拉帕姆把脸一沉说道;巴特莱深知许多人和自己一样在对往事回忆中藏有隐痛,他察觉到他再也不便去碰这个痛处了。

“我想，打那个时候起，你就单独干了。”

“是单独干。”

“可以肯定你把一部分产品向国外出口，对不对，上校?”巴特莱的口气俨然像个内行。

“我们向世界各地出口。一大批去南美，有的去澳大利亚、印度、中国，还有的去好望角，我的漆适用于任何气候条件。当然，这些特色名牌货出口的不多，它们主要在国内销售。不过，我们正在向国外介绍，瞧。”拉帕姆打开一个抽屉给巴特莱看，只见里面放着用各国文字印刷的标签，有西班牙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我们希望在这些国家里都能做上好买卖。目前我们在加的斯、巴黎、汉堡和来亨都设有代理处。我的漆肯定会到处风行的。一定的，先生。无论在哪儿，只要有人想漆船只，或者漆桥梁、码头、房屋、车厢、木栅，甚至猪栏，那么这种漆再好也没有了，迟早他会买我的漆的。如果你把一吨干漆投进一座高炉，你能炼出四分之一吨生铁。我相信我的漆，我相信它对世界有很大贡献。有些人来参观，东嗅嗅西闻闻，问我用什么东西调拌的，我总是说，‘首先我用信念调拌，然后用世界上价格最贵的，最优质的亚麻子油。’”

拉帕姆取出怀表看了看，巴特莱意识到访问即将结束。“如果你想去农场看看我的工厂，我们用车送你去，不用你花一个子儿。”

“这个，以后我可能会去的，”巴特莱说，“再见，上校。”

“再见。呃——停一停！我的马还在这儿吗，威廉?”他冲着会计室里一个小伙子喊道，原来他就是在访问开始时进来取信的那个听差，“哦，行!”他这样回答威廉讲的一句话。“哈伯德先生，我能捎你一段路吗？我的马就在门口，回家时可以带你一段路。我打算带拉帕姆太太去看我在造的一座房子，在新界那儿，

还在打桩呢。”

“那就不客气了,”巴特莱说。

拉帕姆戴上草帽,把散在办公桌上的纸收拢,拉起活动桌面盖并用钥匙锁好。到了外面的办公室里,他把纸交给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她坐在办公桌边,穿着入时,平滑的黄头发成波浪形覆盖在雪白的低低的前额上,给人以一种雕塑感。拉帕姆对她说话的态度跟刚才对那个小伙子一样直截了当,“你把这几份东西修饰一下,明天给我份打字稿。”

“真是个绝色女子!”巴特莱说,这时他正跟随拉帕姆走下一部简陋的楼梯;一组滑轮绳索从头顶上黑黝黝的深洞里荡了下来,他们跨过绳索后便走到街上。

“她在干她分内的活。”拉帕姆简短地说。

一辆轻便马车停在人行道边,巴特莱从左边上了车,拉帕姆把拴马活动桩收起,往座位下一塞,上车后坐在他旁边。

“当然啰,这儿没法子跑快马,”拉帕姆道,这时那匹马精神十足地跨着轻柔、矫健的步子在街面上前进。在这一地区,街道都很狭窄,而且大部分迂回曲折;到了一条街的尽头时,他们看见有一条船的桅杆铅笔似地竖立在傍晚凉爽的蓝天之下。空气中充满着麻絮、皮革和油脂混合起来的挺好闻的气味。还不到旺季,因此他们只遇到两三辆满载货物的运货车,每辆后面都有一组长长的拖车;只是街上铺设的石子路面由于长期经受沉重车轮的重压已经有些损坏,轮子的铁锈也使路面变了色;街上曾洒过盐水,所以在街面上不时可以看到一条条东弯西转的灰白色的斑迹。

有好几分钟,两人都把目光绕过挡板向前面投去:他们是在注视着马的步伐。巴特莱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在缅因州我曾经有过一匹小马,步伐就像这匹牝马那样矫健。”

"啊!"拉帕姆同情地说道;他意识到了由爱马所产生的两人之间的投契。"呃,好吧,我来告诉你怎么办。让我下午来接你,随便哪一天都行,咱俩上磨坊坝遛遛这匹牝马。我很想显示一下这匹马的能耐。我确实愿意。"

"行,"巴特莱答道,"我一有空就通知你。"

"好,"拉帕姆高声道。

"肯塔基州产的马?"巴特莱问道。

"不是,先生,我只驾佛尔蒙州的马;从不驾别州的马。有点莫根种血统,当然啰;不过如果要马快,这种血统太多也不行。主要是汉伯尔顿血统。你说要在哪儿下车?"

"请你让我在《纪事报》社下车,就在拐弯那儿。我得趁热打铁把这篇专访写出来。"

"好吧,"拉帕姆毫不在乎地同意巴特莱把他当作素材。

他读了巴特莱的访问记后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只是感到奉承有些过头。不过谀辞主要用在漆上,而拉帕姆认为漆的优点无论怎样渲染也不会过分。对于他本人和他的生平,巴特莱尽量采用尊敬的口吻。他把漆矿的发现作了有声有色的描绘。"故事发生在佛尔蒙州原始森林的心脏地带,这儿已经接近冰雪交加的加拿大国境线,在荒凉的山脚下可以看到大树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这是一场秋季暴风雪肆虐后的场景,这些倒地的大树就是这场暴风雪的见证。四十年前尼迈亚·拉帕姆就在这里发现了一种矿物,而他的儿子则依仗由进取精神和旺盛精力炼就的炼金术把这种矿物转变成最贵重金属的锭条。赛拉斯·拉帕姆的巨额财产原来就躺在洞底,这是由一棵连根拔起的树为他挖掘的泪,多少年来却像一座废矿似的毫无价值。"

写到这里,巴特莱忍不住咧嘴笑了,幸亏当他写到拉帕姆上校在南北战争期间的参军动机以及战斗表现时总算在笔底流露

出毕恭毕敬的心情:他指出,拉帕姆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了他的事业上,却忍痛参了军。“上校右腿内埋有一颗子弹作为那一时期的纪念品,而他却戏称这是他的晴雨表,使他不必在早晨读报时翻阅‘预测’栏。这一来倒省了他不少时间,对于一个自称从不浪费时间的人,每天节约五分钟,一年下来就很可观了。赛拉斯·拉帕姆上校的思想及行动简洁、明朗、大胆、直率。他能迅速掌握全局,做买卖一向精明,从不失误。‘天之骄子’这句成语虽然常被滥用,用在他身上却很妥帖,对这位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半的人,每一英寸都是当之无愧的。他一生专心致志,不屈不挠,堪为我们青年企业家的楷模;他身上毫无浮夸做作之风。对矿漆的信念使他把全部心意都贯注在里面,仿佛这成了他的宗教,当然我们不是说这就是他的宗教信仰。拉帕姆上校每次都参加由朗华齐牧师主持的教堂礼拜。他常对联合慈善会慷慨解囊,没有一件善事或者一项公益事业不受到他的眷顾。他目前尚无心于政治,而且他的漆产品也并不属于任何党派,不过一个公开秘密是:他过去一直是,现在也是一位坚定的共和党人。如果我们把拉帕姆上校和本报记者所作的自由而坦率的谈话中许多细节都披露出来,那将侵犯私生活的神圣性,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把他完全受之无愧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夫人的支持和努力并对此引以为荣——她是位美国妇女的杰出代表。我们的妇女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都是声誉卓著,这足以证明举国上下对黛西·密勒[①] 式的妇女的谴责何等正确。至于拉帕姆上校的家庭,我们只需简单地补充一点:他家中还有两位千金。

“这篇挂一漏万的特写的主人公目前正在灯塔街临江这一

① 黛西·密勒是亨利·詹姆斯同名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她美貌,性格独立不羁。小说出版(1878)后,这个人物曾成为争议对象。

边兴建一幢房子，设计由一家大建筑行担任，房屋建成后将为那条高雅的街道增色生辉不少。我们相信明春他们全家将迁入新居。”

巴特莱内心感到非常滑稽可笑，却还是把文章写完后再回家去见玛西亚。到家时，他的脑海中仍然在想着拉帕姆，因此不禁面露笑容，尤其是他的直率和纯朴更使他感到开心。

“他把自己所有的隐秘都无遗地告诉了我。”他坐了下来把采访的经过向玛西亚描述了一番。

“这么一来你就有文章可做了，”妻子说，“威瑟比先生会很满意的。”

“是啊，我干得不错，可惜，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嘲弄他一番。都怪那该死的礼节。如果我能用拉帕姆上校自己的话说明他对在景观上做广告的看法那该多妙！我再告诉你一件事，玛西亚；他那儿有一位坐办公室的姑娘，你绝对不肯让她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的。漂亮？这个词儿根本不能说明她的美！”玛西亚的眼睛里快要冒火花了，巴特莱突然哈哈大笑，但这时他一眼瞥见了房间角落里有一只模样可怖的包裹，便立即停止了笑声。

“嗨！那是什么？”

“啊，我不知道，”玛西亚战战兢兢地答道。“你回来前不久有个人送进来的。我可不想打开它。”

“你以为这是一台什么鬼怪式样的机器？”巴特莱跪在地上检查包裹，“送至哈伯德夫人处，嗨？”他用小刀把粗麻绳割断。“咱们得仔细看一看。我倒想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谁送包裹给哈伯德夫人。”他打开一层层包皮纸，越往里纸质越软，也越细，最后他拖出了一只样式可爱的玻璃方瓶，里面有一团绛红色物质，看样子挺贵重的。“珀西斯牌！”他叫道。“我知道啦！”

"哦,是什么,巴特莱?"玛西亚的声音仍然在发抖。然后,她壮胆走过去一瞅:"是什么果子酱吗?"她急切地问道。

"果子酱? 不是!"巴特莱大声叫道。"是漆! 矿漆——拉帕姆的漆!"

"漆?"玛西亚重复说,她站在他的身旁,而他正跪着把一瓶瓶外面的包皮纸扯掉,瓶中的漆有深蓝色、深绿色、浅棕色、深棕色、黑色等等,和第一瓶深绛色一起组成了拉帕姆漆的一个颜色系列。"快告诉我是不是我也能用这种漆,巴特莱!"

"这个,我可要劝你别一下用得太多,"她丈夫答道。"少量用还是可以的。"

玛西亚用双臂抱住他颈部,吻了他一下。"哦,巴特莱,我多幸福! 我刚才还在纳闷,不知道该怎么办。三叶草街那所房子里有些地方迫切需要修饰一下,我会小心使用的。你别怕我会用过头,这一下可救了我的命。是你买的吗,巴特莱? 你明知道我们买不起,又何必买呢? 为什么这牌子叫珀西斯?"

"买来的?"巴特莱高声道。"不是! 是这个老傻瓜送你的礼物。在你挥霍享用以前最好听我把一切都告诉你,玛西亚。珀西斯是他老婆的名字,他以她的名字起名因为这是他的最佳产品。你可以在我写的采访中读到这一切。他是在她去年生日时把这种产品推入市场的,为的是让她惊喜交加。"

"哪一个老傻瓜?"玛西亚结结巴巴地问。

"唉,拉帕姆,那个做矿漆买卖的。"

"啊,真是个好人!"玛西亚从灵魂深处吐出一声叹息。"巴特莱! 你不会拿他开心吧? 你就知道寻一些人的开心,这次你不会吧?"

"我即使拿他开心,他也觉察不到,"巴特莱站起身来,一面用手把膝盖上的地毯棉绒刷掉。

# 二

在《纪事报》社门口，拉帕姆等巴特莱·哈伯德下车后，便继续驾车沿华盛顿街去南区的纳金广场家里。有一段时间，社会名流纷纷在这一带卜居，后来发现选错了地段，这股风便止息了；而拉帕姆却在此时搬了进来。房子不是他造的，而是从一位出身望门的绅士那儿廉价买来的，那位绅士很迟才发现南区非居家之地，便慌了手脚，急不可耐地搬回后湾区居住，匆忙之际，卖屋时连地毯和窗帘也搭上了。拉帕姆太太对这次交易甚至比拉帕姆上校还要满意。他们在纳金广场一住就是十二年。椭圆形的空地四周全是一幢幢房屋，原来种下的一株株树苗，现在已经长成粗壮的大树，而在这十二年内，他们的两个小女孩也已长大成为小姐；上校结实的身躯正如巴特莱在访问记中所描写的那样已逐渐称得上肥硕，而拉帕姆太太身材的线条变化不大，但是慈祥的双眼角边已清楚地露出了皱纹，不过红润的双颊上皱纹却不明显。他们虽然住在并不时髦的地段，却从不感到这对自己有任何不利；直到本书故事开始之前那个夏天他们才有所感受。当时拉帕姆太太和女儿艾琳在远离波士顿的地方遇见了几位波士顿人，这一会晤使这次避暑终生难忘。一个偶然情况使这几位波士顿人受到拉帕姆太太和小姐的殷切照应，她们对此十分感激。母亲带着两位小姐不辞艰险来到加拿大一个僻静的温泉胜地，地方并不大，就在魁北克南部的圣劳伦斯湖附近。夫人的儿子，也就是两位小姐的兄长，则要过几天才到。两只大箱子不知运到哪儿去了，更糟糕的是她们到达的那天晚上，母亲突然生了急病。就在此时，拉帕姆太太伸出了援助之手。她那

高超的护理技术，她与女儿的五光十色的衣柜以及诚挚而热烈的友情都有助于她们脱离困境。后来医生总算请到了，他说如果没有拉帕姆太太的及时照应，那位太太可能有生命危险。这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矮个子法国人，总以为他的话对人人都是很中听的。

接下去两家人自然有点亲近了。儿子来后，更是显得感激不尽。拉帕姆太太不大明白他为什么对她也像对艾琳那样殷勤小心。她把他跟温泉别的年轻人相比，觉得他比任何人都好。可是她无法再把别人拉进来比，因为在波士顿他丈夫虽然发了财，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社交活动。最初几年，拉帕姆小心翼翼地挣钱，她小心翼翼地积蓄。钱突然大批大批地涌来，她也就没必要积蓄了，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花。可以花在买马上，拉帕姆花了；他妻子买了不少华丽然而颇为粗俗的衣服，也买了奢华的家具。拉帕姆还没有富到能收藏名画，不过他的家里挂着一些极为昂贵，也极为鄙陋的壁画；出门旅行时他们将大把大把的钱花在车辆和旅馆上。他们对所属的教堂慷慨解囊，凡是与教堂有关的慈善事业无不得到大量施舍；可是他们不会在社交上花钱。拉帕姆太太一直只是请几家邻居的太太们来家里吃茶点，年轻时，她母亲在乡下就是这样做的；而拉帕姆则认为，请一位大买主来家里吃顿便饭就是以表示好客了。他俩谁也没有想到设宴款待宾客。

他们两个女儿上过公立小学，因为学得不及有些女孩子快，所以后来在文法学校毕业时要比别人晚一年。拉帕姆认为她们受的教育已经足够，而妻子则持有不同看法；她希望她们能去私立学校升学。不料艾琳不喜欢学习：她情愿管管家务，而且姊妹俩都怕被别的女孩子瞧不起，那些女孩子跟文法学校的女孩子不同，后者大部分像她们一样来自住在公共广场附近的家庭。

结果她们只读了几个月的书就辍学了。话说回来，大小姐读书时有自己的奇特趣味。除了跟私人教师学了一段时间外，还常从流动图书馆借书读。全家人对她读过这么多书既感到惊讶，也颇为得意。

这两个女孩子并不整天刺绣或做针线活。艾琳有充裕的空闲时间用来为母亲或自己购置物品，两个女儿都崇拜母亲，还用自己的零用钱为她买帽子，买花边；为她买的衣服多得她无法一一穿遍。艾琳的穿着很入时，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修饰打扮上；姐姐比较朴素，而且，如果能做得了主的话，也许会对穿着打扮嗤之以鼻。每天，三个人都要午睡好长一段时间，花好几个小时坐在一起仔细讨论橱窗里见到的样品。姐姐虽为自己安排了自修计划，其中一项是去教堂听关于各种世俗问题的讲演，回家后往往诙谐地把听到的内容叙述一遍，这样全家就又有了新的谈资。她天生善于打趣；有一次艾琳抱怨说姐姐把刚在跳舞学校社交会上认识的几个年轻人吓跑了，看来这几个年轻人不那么聪明。

两位小姐在帕潘蒂跳舞学校里学跳舞。她们并不在个别班里学——她们甚至不知道有这种班——因此在她们和个别班里的同学之间就有了一条鸿沟。她们的父亲除了一些偶然的非正式的交往之外，并不热衷于交际，而她们的母亲则农村气息太重，不知道怎样广交宾朋才合乎城市上流社会的复杂规矩。谁也不理解去欧洲旅行究竟有什么必要，不过母亲和两个女儿倒常去名山或海滨旅游，在那里她们看到大群大群既可爱又有教养的女孩子，她们穿着高雅，在各式各样的年轻男子面前那么谦和可亲，这种情景在新英格兰各地的旅游胜地随处可见。拉帕姆家的女人既不善于，也不敢于，在各种场合下表现自己，因此既没有正在疗养的单身汉也没有牧师或画家注意到她们，更不

用说向小姐们求婚了，她们在宾馆客厅里尴尬地东躲西闪，或者仅仅在旁观望，不知道如何出场应酬。也许她们并不想这样做：她们一点傲气也没有，只是对自己的处世方式自满自足而已，其实在某些家庭里确有类似情况。她们彼此之间的情谊够深厚的了，所以并不想多了解些处世之道。她们打扮只是为了相互欣赏，替家里添置物品只是为了自我满足，她们为自己挥霍，并不是由于自私，而是因为她们不知道有什么别的花钱方式。显然，大女儿不喜欢社交，小女儿小三岁，还太年轻，还没想到要在社交场中一显身手。她长得美极了，可是虽然天性率真，却毫不活泼。当她的美貌还处于萌芽状态时，看上去颇为粗俗；一旦成熟，就像一朵没有意识的鲜花露出万种娇艳。不过她不仅没有意识到别人钦羡的目光，甚至不知道别人已看到她的美貌。如果说她穿着讲究，甚至过分讲究，那只是因为她天生喜欢衣着而已。在圣琼湾遇见这位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之前，她从没有独立自主地生活过，她完全听从母亲和姐姐的意见，甚至连感官印象也听从她们的。她把他的言行都记在心里，反复揣摩，试图把他说的每一个音节，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或姿势内含的意向理出个头绪。就这样，她不依靠家庭而独立产生了一些想法，虽然这些想法往往是错误的，但毕竟是自己的想法。

她把他说过的某些话，他在某些场合下的脸色报告给母亲听，于是两人就讨论起来；自从跟这一家人结识以来，她们总是要把与他家有关的大事小事这样仔细讨论，渐渐地，她们形成了一个簇新的观点。等拉帕姆太太一回家，她就把积累起来的一切事实，加上她自己的猜测，一古脑儿告诉丈夫，接着又重新仔仔细细探讨一番。

起先他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为了改变他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她重重地讲了几句连她自己也没有把握的话。

“呃，让我告诉你吧，”她说，“如果你不肯相信这是我们所见到的百里挑一的好人家，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举止高雅极了，他们什么地方都去过，什么都知道；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直住在深山老林里，我还觉得假如那位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把想到的话都摆出来，那就是有意让你这样想了；当然她们决不会这样。那位公子——呃，我说不上来，赛拉斯！我只说那个小伙子的风度好极了。”

“是不是有点迷上了艾琳？”上校问。

“我怎么知道呢？他似乎也同样迷上了我。不管怎么说，他对我们俩都是那么彬彬有礼。可能现在是这个风气，对母亲不像以前那么怠慢了。”

拉帕姆不做任何猜测，只是又问了下这些人的姓名。

拉帕姆太太又重复了一遍。拉帕姆点点头。“你了解他们吗？那儿子干什么工作？”“我猜想他什么也不干，”拉帕姆又说道。

“他们人品好，”拉帕姆太太不偏不倚地说。

“这个，不好怎么行，”上校回了一句，“从来没干过什么事。”

“他们并不高傲，”太太又为他们说了句好话。

“他们没必要高傲嘛——至少跟你，我可以花钱把他买进再卖出，而且可以反复这样做。”

拉帕姆太太对这事实感到欣慰，但对丈夫这么讲可就不那么高兴了。“啊，赛拉斯，我看还是别吹吧。”

那家人很迟才回波士顿，入冬以后，女客们来拜访拉帕姆太太。她们的礼节依然那么周到，母亲有意无意地致歉说她们到傍晚才来是因为车夫不很清楚这一带的道路。

“我们的朋友差不多都住在新界或者在山上[①]。”

---

① 当时波士顿上流社会的住宅区有二：一是灯塔山，一是后湾附近的新界。

女客走后留下了这根刺。当拉帕姆太太和女儿交换印象时，她发现这根刺刺到了她的心头。

“她们说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区。”

对自己的记忆作了一番上下搜索以后，艾琳认为这句话不能说是另有所指，不过这么一来，意味就更深长了。

“哦，这个当然啰，”拉帕姆听了她们的叙述后说。“那批人跟咱们没有什么生意来往，他们也不到这儿来。无论怎么看，这件事是半斤八两。咱们也并不想打扰那些住在山上或者住在新界的人。”

“咱们知道他们的居住地区，”太太沉思了一会后有所指地说。

“是的，”上校同意说。“我就知道。在后湾那儿我有一大片地。”

“真的？”太太急切地问。

“要我在上面造房子？”他反问道，在他的微笑中有疑惑的神气。

“我看还可以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以上对话是在夜间进行的。早晨，拉帕姆太太说：“我想，为了孩子咱们应该做一切能做的事情。”

“咱们一直是这样的，”丈夫答道。

“是的，是这样，是根据咱们自己的见解。”

“你现在有新的见解了吗？”

“这可难说了。不过如果姑娘们要在波士顿生活和结婚，我认为得想法让她们进入社交圈子；要么得做些别的什么。”

“啊，谁比咱们更为孩子们尽力？”拉帕姆问的时候心头一惊：他想起是不是有人在这方面超过了他。“她们不是要什么有什么吗？不是你要她们穿什么，就给她们买什么吗？难道你不

是带着她们到处游览？是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她们没看到或者没听到？我可不懂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带她们进社交圈子呢？还怕没钱花！”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钱买到的，”拉帕姆太太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在她们上学这个问题上，咱们的路子走得不大对头。在某些学校里，她们能结识一些城市小姐，咱们该让她们上这种学校，这样那些小姐就能帮她们一把了。斯密里小姐办的学校里的姑娘几乎都是从别的区里来的。”

“咳，现在来提这个就太晚了，”拉帕姆嘟哝道。

“咱们总是自行其是，不为未来多考虑考虑。咱们该多出去串串门，也该请别人来玩。可是没人来。”

“啊，难道这是我的过错？没有人比我对客人更热情了。”

“咱们应该经常邀请别人来。”

“你可以马上这么做嘛。假如这对孩子们有好处，即使屋子里整天都有客人我也不在乎。”

拉帕姆太太终于不得不满怀屈辱地承认了。“我不知道请谁。”

“啊，那我可没办法告诉你。”

“不错。咱们俩都是乡下佬，咱们保留了乡村的生活方式，咱们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一生操劳，很迟才交了好运，况且又来得这么突然，咱们没机会学会处世之道。艾琳的容貌也是这样；我没想到她会长得这样漂亮，过去她的相貌只是平平常常，可是一下子就长得这样光彩夺人。她姐姐佩不喜欢社交，如果是她，我倒也不去操心了。可是我看得出艾琳不一样。我认为咱们住错了地段。”

“好吧，”上校说，“后湾那儿我那块地的位置再好也不过了。就在灯塔街临河那一头，有二十八英尺宽，一百五十英尺深。就

在那儿造房子吧。”

拉帕姆太太沉默了片刻。“不用，”她最后说，“咱们在这儿住得很好，我看还是住下去吧。”

早餐时她随口问了一句：“姑娘们，如果你父亲要在新界造房子，你们喜欢吗？”

两位姑娘说不知道。现在住的地方出去乘马车倒是挺方便。

拉帕姆太太如释重负地偷偷看了她丈夫一眼，于是此举就作罢了。

那家人家的母亲来访时虽带了她丈夫的几张名片来，当拉帕姆太太回访时，她不知道对这种礼节该做什么表示。上校只有一种商业用名片，上面印有主要仓库以及各代理商的地址。拉帕姆太太久久不能决定，在这次社交来往中要不要提到她丈夫的名字，还是把他的名字写在她自己的名片上。这件事使她心烦意乱，她简直希望从不曾遇到过这家人家。最后她决定采用后一种办法。当她扑了个空，她反倒感到轻松些，不过她看得出来，艾琳颇感失望。

好几个月两家之间并无来往。一天，住在山上的那家寄了张石印宣传品到纳金广场，上面有那位母亲的签名。这么一来，拉帕姆太太可有了个机会捐赠数目可观的慈善款了。她把宣传品给丈夫看，他马上签了张五百元的支票。

她一把撕成两半。“一张一百元支票就够了，赛拉斯，”她说。

“为什么？”他心虚地举目瞅着她。

“因为一百元足够了，我不愿意在他面前摆阔。”

“哦，我还以为你愿意那样哩。好吧，珀，”一开始的慷慨举动使他的人性得到了满足，他又说，“我想你是对的。你希望我

什么时候开始在灯塔街造房子?"他把新支票递给站在身旁的拉帕姆太太,接着靠在椅背上抬头注视着她。

"我根本没想要你造房子。你说这干什么,赛拉斯?"她倚身在他的办公桌旁。

"呃,我不干什么。不过,难道你不想造房子? 人在一生中至少想造那么一次房子。"

"你的地皮在哪儿? 有人说那儿对健康不利。"

在他俩的发迹史中,拉帕姆太太曾对丈夫的业务过问得很仔细,可是丈夫的事业越来越发展,已经不再是那种妇女能掌握得了的零售性质了。如果对他的买卖了解得太仔细,她反倒惶惶不安。有一个时期她感到他们要破产了,谁知道垮台的日子并没有到来;于是在他发迹以后,她就不再操心,只是盲目信任丈夫的判断力,而以前她却认为她的主意能帮助他作出正确判断。他一天天上班下班,她从不问长问短;他则买进卖出,总是赚钱。她明白,如果一旦有了麻烦,他会告诉她的;他也明白,如果她感到焦虑,她也会问他的。

"我买的那块地皮不是什么对健康不利,"拉帕姆颇为欣赏她的弦外之音。"我买的时候考虑到健康问题;我看后湾那儿跟这儿一样,都对身体没有害处。我是为你买那块地的,珀,我以为总有一天你会想要在后湾造房子。"

"啐!"拉帕姆太太并不想把内心的喜悦形之于色,她反倒说,"我看是你自己想在那儿造房子。"不知不觉她挨近丈夫一步。他们喜欢这样直来直去地交谈;这是新英格兰人表达信赖和柔情的方式。

"嗯,可能是这样,"拉帕姆不再坚持他是为她买的地皮。"确实我一向喜欢灯塔街临河那一带。在那儿造房子全世界也找不到更美的环境了。总有一天,在那些房子后面和查尔斯河

之间将要造起一条马路，那样的话，这块地皮真是一寸土地一寸金啦。已经有人出比我买进时高一倍的价钱了，珀。真的是这样。哪一天下午你跟我一起去看看好吗?"

"住在这儿我已经很知足了，赛，"拉帕姆太太又用上了她年轻时常说的一句话，每当拉帕姆关注她，她常常充满深情地这样说。接着她又不安地叹了口气；作为女人，她感受到任何重大变更所带来的麻烦。他们常常谈起把目前居住的这幢房子进行改建，可是从来实行不了。他们也经常谈到造新房子，可是脑子里的原型却是他们在农村里的房子。"我劝你还是卖了那块地吧。"

"我不卖，"上校答得很干脆。

"我不大想改变咱们的生活方式。"

"在那儿住并不会改变咱们的生活方式。在灯塔街住着各式各样的人；别以为他们都是些大人物。我就知道有个人造房子为了卖，可是他还住在里面——没卖掉，他老婆也没雇女仆。你可以住得很阔绰，也可以住得很朴素。跟那儿的大部分人家比起来，咱们的生活毫不逊色；咱们的餐桌同样丰盛。如果你想讲究风度，我看不到有谁比咱们更配讲风度。"

"唉，我可不想在灯塔街造房子，赛，"拉帕姆太太温柔地说。

"随你的便吧，珀西斯。我并不急着要搬家。"

拉帕姆太太站在那儿把右手拿着的支票抵住左掌边拍打了一下。

上校依然坐在椅子上抬头注视着她的脸，他看到在他巧妙地把野心的毒汁注入她的心田以后她脸上已经显露出反应了。

她又叹了口气——让步的叹息。"今天下午你打算干什么?"

"想到布赖顿公路上去兜风，"上校说。

“我也愿意去，”妻子说。

“好，你还没由那匹牝马拉着出过门哩，珀，我想让你看看我是怎样让它跑个痛快的。据说雪已经堆得很结实，去兜一次风那是再妙不过的了。”

下午四点钟，上校和妻子坐在座位很高的轻便雪橇上沿着灯塔街慢慢行进，正如上校所说，这辆雪橇的座位刚好够两个人坐；在他们的前方可以看到冷冰冰的、红红的冬日正在下沉。上校一直挽着马缰，不让牝马快跑，直等到恰当时机他才放开缰绳，让马在雪地上欢快地奔驰。那匹马乖巧伶俐地左顾右盼，一会儿竖起这只耳朵，一会儿竖起那只耳朵，一面轻快地抖动头部，又不时从鼻孔里迅速而不规则地喷出团团蒸气。

“真是匹欢快的马，是吗，”上校洋洋得意地说。

“确实跑得欢，”妻子同意道。

他们遇到迅速奔驰的雪橇在左右两方经过。放眼向前望去，只见美丽的道路似乎越来越窄，最后是条平坦的地平线，颇为壮观。夫妻俩悠然自得。牝马轻快地奔跑，拉得雪橇一颠一簸的。两人谈论起马路两旁不同类型的房子。他们对建筑的鉴赏力粗俗平庸，赢得他们赞赏的反倒是最糟糕的。在许多装饰美观的窗口上时时露出女人的面容，不时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男子站在人行道上突然脱下帽子，向窗内人的招呼鞠躬还礼。

“我看咱们的姑娘站在这些大窗子后面也挺不错的，”上校说。

“是啊，”妻子仿佛身在梦中。

“那个年轻小伙子在哪儿？他跟她们一起来过吗？”

“没有；他的一位朋友在得克萨斯州办牧场，他要上他那儿去过冬。我看他总得干些什么。”

“是啊，如果说作绅士也是一种职业，那再过一两代肯定会

消亡的。”

两个人都没谈起那块地皮，当然拉帕姆完全清楚妻子跟他出来的目的，她也知道他是清楚的。

他终于收缰让牝马缓行，最后几乎完全停了下来。两人转过头来向空无一物的地皮望去，穿过地皮可以看到后湾一带已经冰封，再过去是长桥以及查尔斯镇上的屋顶和烟囱。

“是啊，这儿是美，”拉帕姆太太把手从缰绳上移开，刚才她无意识地把手放到了缰绳上。

拉帕姆一言不发，只是让牝马稍稍小跑起来。

在他们周围，大小雪橇越来越多，在磨坊坝① 上已经很难只让牝马用小跑步子跑，那种步子大，但是太慢。他们的左右两侧美丽的景色显得愈加开阔，越来越娇红的太阳已经坠落到前面参差不齐的小山上面。他们越过磨坊坝就进入朗伍德地区，在这儿第一个小山丘顶上左右两排无穷无尽的车道向前延伸，上面有几千辆雪橇来来往往，有些赶雪橇的人已经开始加速，他们在里车道行驶，而慢跑的雪橇在左右两侧的外车道行驶。不时可以看到一个巍然坐在马鞍上的粗壮结实的骑警摇摇晃晃地策马走过，一面默默地打着手势指挥交通，将一切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巴特莱·哈伯德在报导这儿的盛况时曾说过这是“布赖顿公路时尚和游乐的狂欢节”。不过大部分在大小雪橇上行驶的人们并没有多少见过大世面的风度，而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反倒会疑惑不解，不知道这些人以及这些人的钱是打哪儿冒出来的。这些人虽然在游乐，但却像上校似的，在他们的游乐中可以看到严峻，甚至严厉的警觉性。女人们露出勇敢然而不安的神情。过了一会儿，上校说，“我想放马跑一阵，珀，”他提起缰绳，

① 磨坊坝是灯塔街的原名。灯塔街就建造在这条堤坝上。

把它轻轻落在马背上。

牝马领悟这个信号的含义，正如有人赞叹说，“它准备一显身手了。”它把路上的一切都抛在后面，可是从拉帕姆铁板一样的脸上倒看不出他内心的胜利喜悦。拉帕姆太太正忙着把扬起的披风紧紧裹在身上，一面遮住脸不让马蹄飞奔时踢起来的雪霰溅着，因此即使她感到害怕也来不及表露出来。除了急骤的马蹄声外，牝马与坐在它身后的人一样毫不出声。马后背与大腿上的肌肉，就像神力在推动似的，在飞速地工作，等到它冲到车道尽头时，已经在奔驰中越过了一百辆同方向或者迎面来的雪橇。骑警并没有干涉，可能因为他们看到牝马以及马的主人都是此中老手，不管怎样，他们不是那种傻子，竟会去干涉这样出色的奔驰。到了车道尽头，拉帕姆拉起缰绳，从支路转入布鲁克林区。

“告诉你吧，珀，”他讲话不急不忙，仿佛刚才他们不过是在默默地慢跑，因此有足够时间不停地思索，此刻他不过是在继续放马奔驰前的谈话而已。“我差不多已经下了决心要在那块地上造房子了。”

“好的，赛拉斯，”拉帕姆太太说，“我想你不是无缘无故决定的。只是不要为我造。”

回到家里她在前厅脱下衣帽时对帮忙的两个女儿说，“总有一天你父亲会被那匹牝马杀了。”

“他又放马奔跑了？”姐姐佩内洛普说。她取的是祖母的名字。而祖母又是从另一位祖先那儿继承了这位荷马史诗中俄底修斯夫人的名字。这位奇女子的德行使她即使与清教徒的信仰、希望、戒酒和谨慎等德行的化身并肩而立也是毫无逊色的。巴特莱·哈伯德采访时在那张合家欢照片上惊奇地看到一张奇特而严肃的脸，那就是佩内洛普。她那双大眼睛跟头发一样呈

褐色，外表看来有像近视患者特有的那种出神表情；肤色稍深。

母亲没有回答她也许认为已经回答了的问题。“他说他要在那块地上造房子，”说时她把绕在脖子上的面纱底部解开取下，她这样绕住是怕帽子被风吹掉。接着把帽子和披风放在前厅桌上后（等一会儿会有人送上楼的），就和女儿一起去吃晚餐。有奶油蠔肉、家禽、热扁饼、糕点两种，还有清煮水果、罐装水果加蜂蜜。女人一点钟吃午餐，同一时间上校在城里办公室附近吃。不过晚上回家来他喜欢吃一顿热乎乎的美餐。屋子里煤气灯照得雪亮，上校在坐下之前先去关上壁炉的调温装置，顿时一股炙人的热气从壁炉中滚滚而出。

“这个黑鬼再生这种火，”他说，“我就要他的命。要让壁炉带给咱们舒服的暖气，只有自己操心了。”

“咳，”听到他坐下时讲了这样一句威胁口吻的话，坐在茶壶后面的妻子说道，“你想怎样就怎样吧，赛。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动手铲雪嘛，至少在你搬到灯塔街之前你可以这样干。”

“只要我起了这个念头，我就能使灯塔街上我这一段人行道永远干干净净。”

“我倒想看看你亲自动手干，”妻子反驳道。

“好吧，你留神看吧，说不定哪天你会看到的。”

他俩的斗嘴实际上是相互之间又是夸又是爱的表现。他们喜欢这样一来一往的，他们自己也许会说，一向就是这样的。

“我想，一个人在别的地方是个男子汉，在灯塔街同样可以是个男子汉。”

“那好吧，我来洗衣服，过去在木料谷我不是也洗过衣服吗？”拉帕姆太太说。“不过你得给我装固定脚盆，赛，你知道我已经不如当年了。”她递给艾琳一杯乌龙茶——他们的口味不很高雅，所以不喝舒中茶，——艾琳接着递给了父亲。

"爸爸,"她问道,"你真的要在那儿造房子?"

"我不会吗? 等着瞧吧,"上校用勺搅了搅茶。

"我不相信,"女儿又加上一句。

"真的吗? 我看你根本不要我造嘛,你妈妈就是那样的。"

佩内洛普接了上来。"我赞成,我不懂为什么有了钱就不能享用一下,又不是没钱。我想,有了钱得用,尽管你们有时会不同意。"她讲起话来慢慢吞吞,别具一格;新英格兰地区古老的拖音在她嘴里就带上一种悦耳的独特色彩,她的声音低沉舒展,毫无鼻音但略带嘶哑。

"我看赞成派占了上风,佩,"父亲说。"就让艾琳跟你母亲呆在这个老地方,我们去搬新房子住,好吗?"上校的语法常常出点小毛病。

以后,这事就搁了起来。拉帕姆一家仍照以前那样生活,有时为了开玩笑重提一下在灯塔街河边造房子的事。看起来上校比别人更不热心,不过他就是那种人,他女儿说啦;你无法判断他什么时候当真,什么时候不。

## 三

冬天即将过去,有人寄来一张得克萨斯地方报纸给艾琳·拉帕姆小姐,报上刊有一篇报纸记者写的有关尊敬的洛林·G·斯坦顿先生的牧场的报道,文章对牧场赞扬备至。

"肯定就是他的朋友,"拉帕姆太太对将报纸带给她看的女儿说道,"他就住在他那儿。"

女儿一言不发,只是把报纸带到自己房间里去,接着又将报道仔仔细细读一遍,却仍然找不到那个名字。不过她把文章剪

了下来，贴在镜子边上，这样每天早晨她梳头时就可以读一遍，每天晚上关煤气灯前她照例要照一照镜子，她又可以读上一遍。她姐姐常常站在她身后以铿锵的声调高声朗读。

“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一篇赞扬牧场的文章竟成了一封情书。也许山上的人就是使用这种方式的。”

拉帕姆太太把报纸的事郑重其事地跟丈夫说，不料他并不当一回事。

“你怎么知道是这个人寄的呢？”他问道。

“哦，我知道。”

“我不明白，如果他有意思的话，为什么不写信给琳呢？”

“呃，这可能是他们的方式，”拉帕姆太太说，不过她根本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式。

开春后，拉帕姆上校又表现出他在认真考虑在新界造房子这件事。他心目中房子的式样是这样的：正面由褐沙石砌成，高四层，顶部是带通风间的法式屋顶。房屋内部：临街有一客厅，后面是餐室；起居室在二楼，用黑胡桃木，也可以漆成多种颜色；三楼前后都是卧室，临街一头则有几间配房，除了顶楼以外，主要木料都得用黑胡桃木，就是在顶楼，也准备漆上黑胡桃木颜色和纹路。每一层楼都是同样的高敞，都有美观的上楣，在天花板中央有精美的装饰，当然，到了顶楼，这一切都免了。

他曾经看到很多新楼从平地崛起，也兴致勃勃地参观过许多新居，他的许多想法就是由此而来的。一位建筑承包商的话更使他对自己的看法坚信不疑，那个人在后湾造了大批房屋以进行投机买卖，他告诉他，要想造一幢流行款式的房屋，他就得那样造。

拉帕姆怎样摆脱了这位承包商，又怎样跌进一位建筑师的掌心，这过程很奥秘，要讲清楚简直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一切都

已发生，拉帕姆抓住机会，把他的以黑胡桃木为主色、高天花板、装饰性上楣等想法发挥了一通。那位建筑师一定听得不寒而栗，不过总算掩饰了过去。他像绝大多数建筑师一样，在操纵人这种简单乐器上得心应手。于是他开始按下适合拉帕姆的琴键。

“哦，当然，起居室得高敞，不过你去过一些漂亮的老式乡间别墅吗？那种房子进门这一层并不高。”

“去过。”

“啊，那难道你不认为这种设计效果非常好吗？进门这一层低了，上面的起居室就可以要多高就能多高。你可以把客厅造得小巧些，放在大门边，这样在正屋整个前部可以造一座方形前厅，让一座低台阶的楼梯绕着前厅三面上楼，我可以肯定拉帕姆太太会对这个设计满意的。”建筑师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把他的意向画给他看。“这样你的餐室就在前厅后部，正对着江面。”

他瞟了一眼拉帕姆太太，她则说了声，“当然得这样，”于是建筑师继续说下去：“这样你就可以少造一座那种很难看的又直又长的楼梯了。”——拉帕姆一向以为又直又长的楼梯是一幢房屋的主要装饰品——“而且可以得到富丽、宽敞的效果。”

“对极了！”拉帕姆太太说。她丈夫只是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声。

“还有，你是不是想让你的几间起居室由双扇门连接？”建筑师毕恭毕敬地问。

“当然这样啰，”拉帕姆道。“不都是用双扇门的？”

“呃，不一定，”建筑师说。“我琢磨，如果前面放一间正方形的大房间，使其横贯整幢房子的正面，中间一条走廊，后面造一间小姐用的音乐室，你们看怎么样？”

拉帕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看了看妻子，她正注视着建筑

师用铅笔画的草图。她比丈夫领悟得快些，因此立刻表示赞同。“妙极了！”她高声道。

上校让步了。“我看这样可以。不过有点古怪，是不是？”

“呃，难说，”建筑师说。“不过，我希望比起你原来的设想来，这个设计过几年反而不古怪了。”接着，他把房子的其余部分也安排了一下，他对一切实际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拉帕姆太太简直感到对这位年轻建筑师有一种母爱似的感情，而她丈夫内心里也无法否认这个人确实懂行。在建筑师和拉帕姆太太讨论壁橱、管道、厨房设备等细节时，拉帕姆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此刻他走到桌边，“我猜想，”他说，“你是不是准备用黑胡桃木装饰客厅？”

“呃，可以，”建筑师答道，“如果你喜欢。不过有的便宜一些的木料上起漆来也同样华美。当然你也可以在黑胡桃木上面上漆。”

“上漆？”上校惊奇地问。

“是啊，”建筑师语气很平静。“白色，或者近乎白色。”

拉帕姆不禁把刚从桌上拿起的草图一撂。他妻子为了表示安慰或者支持向他这边略微挪了一下身体。

“当然啰，”建筑师接着说，“我知道黑胡桃木很风行，可是这种木料不好看；客厅漆成白色是再理想不过的了。我们还应该在某些地方放些金黄色。也许我们可以在上楣下面装一条漆过的中楣——例如金黄的底色上一束束玫瑰花；这肯定会使白房间增色生辉。”

上校再次发动攻击，不过已经有点胆怯。“我想你还是会使用伊斯莱克[①]式壁炉架和贴砖的吧？”这是句挖苦话，当时建筑

① 指英国建筑设计师查尔斯·洛克·伊斯莱克，他主张用深色装饰房屋。

业流行那位建筑师的风格。

“喔，不，”建筑师轻轻答道。“我在考虑是不是造座白色大理石壁炉，要用精致的恩派亚风格① 处理，那才配得上那间房间哩！”

“白大理石！”上校惊叫了一声。“我还以为那早就过时了呢。”

“真正美的事物是不会过时的。可能有时不那么流行了，可是总有一天会重新兴起。丑的东西一旦失势就永远完蛋了。”

拉帕姆此时只能谦恭地试探性地问一句：“地板用硬木？”

“音乐室里当然这样，”建筑师同意道。

“客厅呢？”

“铺地毯。可能用机织割绒地毯。不过在这件事上我应该尊重太太的鉴赏力。”

“其它房间呢？”

“喔，当然都铺地毯。”

“那么楼梯呢？”

“铺地毯。栏杆要白色的，扶手要加工成弯曲形。”

上校低声咕哝了一句，“哼，真要命！”不过在建筑师面前他闭口不说他是如何惊异。会见到十一时才结束，他总算起身走了，他对妻子说，“呃，珀，我说，那家伙落后了五十年，也可能领先十年。我在琢磨什么叫恩派亚风格？”

“我不知道。我不愿意问他，不过看来他是个内行。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比女人更清楚房间应该怎样布置。”

“相比之下男人就更别提了，”拉帕姆说。不过他佩服一个处处都胜过自己的人，而且这位建筑师又处处讲得出一个所以

---

① 恩派亚风格：“恩派亚”作帝国解，指拿破仑时期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

然。他原来的想法整个都翻了个儿，他感到头晕目眩，不过等这一阵子过去了，他完全准备对建筑师效忠。他以为是他发现了这个家伙（他总是称他为家伙），他是他财产的一部分，而这个家伙也决不辜负他的厚望。他跟拉帕姆夫妇有一段时间非常亲密，一个善于体察别人心意的建筑师与他的顾客之间总会建立这种关系的。他了解夫妇间有关房子的一切分歧，甚至一切争吵。他知道什么地方该坚持，什么地方可以让步。实际上他手头还有几幢房子在建造，不过，拉帕姆夫妇得到的印象却是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他们的房子上。

施工要等到霜彻底从地上消失，也就是说要等到那一年四月底才开始。即便到那时，进度也不会快。拉帕姆说，既然这样，还不如慢慢来，如果在飘雪前能筑起墙，上好屋顶，那么整个冬天就不会闲了。造厨房需要挖坑，那儿的地面下原来是盐沼地，在地基里打桩以前，他们得抽水。四邻周围散发出一股盐腥味，好像这是一艘已有三年航行史的海船的船舱。那些与新界荣辱与共的人走来走去，假装没有闻到；而那些"死认为山上住好"的人，则用手帕掩住鼻子，一面交谈起当年填造后湾区的一些可怕的旧闻，据说曾使用过令人毛骨悚然的材料。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最能使拉帕姆心满意足的莫过于打桩了。这工作在初夏开始后，他就每天带着太太坐上马车来观看；他把牝马停在工地前面，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工程进展，他的专注程度甚至那一群作监工的爱尔兰流浪汉也望尘莫及。他兴致勃勃地聆听移动式引擎在把大铁块举到桩柱上面的框架上时蒸气所发出的一连串的呼哧声，接着机器仿佛犹豫了一会，而那铁块与控制下落的装置相碰时也发出一两次很像咳嗽的声音；铁块在下落以前有一瞬间先调整一下位置，接着轰隆一声，打到木桩的铁皮包头上，木桩又打进了一英尺深。

“啊哟!”他常说,“在当今买卖至上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棒的了,珀西斯!”

拉帕姆太太让他欣赏了二三十次打桩奇观后便说道,“好了,现在可以走了,赛。”

等到地基打好,砖墙开始上升,邻近地段已经很少有人居住,她才没了疑虑,同意做她丈夫热切要她做的事,就是跟着他在地板搁条和楼梯骨架上爬上爬下。早在五月初,当花蕾刚刚开始膨胀,估税员刚开始露面时,许多户主已经在前门上钉上木条;别人也很快跟着走了。拉帕姆太太再也不必顾虑别人说三道四,这时她就像和住在穷乡僻壤一样安全。往年到七月初,她就带着两个女儿离城去纳塔斯喀特一家旅馆住下,上校则坐船来往于纳塔斯喀特和他的办事处之间,倒也方便。不过今年夏天他全家都比往常迟了几个星期离开波士顿,因为最近他们被所谓新居迷住了,仿佛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更能使他们着魔了。

等巴特莱·哈伯德在《纪事报》社门口下了车,拉帕姆就接太太一同去工地。通常,观看施工情况能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不料这天发生了一件事使他很扫兴。上校把太太扶下了车,再用活动拴马铁把马拴住,刚一转身,他遇见了一个他不得不与之打招呼的人,虽然那个人跟他一样正在为打招呼一事迟疑,即使他不像上校那样勉强。这是一个瘦长个子,脸色灰蒙蒙的,有一种像僧侣般的死板表情,给人既软弱又固执的印象。

拉帕姆太太向他伸出了手。

“啊,是罗杰斯先生!”她高声道,然后转身侧向丈夫,似乎为了让这两位男人见见面。他们握了握手,可是拉帕姆不开口。“我没想到你在波士顿,”拉帕姆太太接着说。“尊夫人和你在一起吗?”

“没有，”罗杰斯先生的声音犹如两片木板啪地敲在一起那样平板、干脆。“罗杰斯太太还在芝加哥。”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拉帕姆太太又说，“我想你们已经在那儿定居了吧。”

“不是，我们已经离开了芝加哥。罗杰斯太太留下来是因为还有几个包要打。”

“哦，真的！那你们回波士顿吗？”

“现在还难说。我们是考虑过回来。”

拉帕姆转过身去，抬头注视着房子。他妻子拉了拉手套，显出窘迫，甚至难受的模样。她把话题扯开。

“我们在造幢房子，”她莫名其妙地笑了笑说。

“原来这样，”罗杰斯也朝上看了看。

接下去又是沉默，她只得说了句，“如果你们来波士顿，我希望能见到罗杰斯太太。”

“如果你来访，她将深感荣幸，”罗杰斯先生说。

他用手触了触帽檐，主要是向着拉帕姆太太这一头鞠了一躬。

她走上作为过道的木板，进入光秃秃的砖砌墙壁内部，她丈夫慢慢跟着；等到她的脸转向他时，只见她两颊通红，热泪盈眶。

“你什么都丢给我！”她高声道，“你为什么一声不吭？”

“我跟他无话可说，”拉帕姆阴沉沉地答道。

他们站了一会儿，既不说一句话，也不看一眼面前的工程，要知道他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欣赏它。

“咱们还是走吧，”拉帕姆太太最后说了句，于是他们回到了马车旁。上校火急火燎地驾车往磨坊坝驰去。妻子把脸转向车外，面纱一直垂着。过了一会儿，她把手帕放进面纱，擦了擦眼睛；他呢，紧咬牙床，下巴轮廓显得分明。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像灾星一样，咱们以为他已经从咱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可是他又冒出来把一切都搞糟了，”她啜泣着说。

“我还以为他死了呢，”拉帕姆说。

“唉，别说这种话吧！听起来好像你在咒他。”

“你何必为他担忧呢？干吗你让他把一切都搞糟呢？”

“我没有别的法子，我想以后也躲不掉的。我不知道他死了对谁有好处。我一看到他，我的感受就像初次见到他一样。”

“我告诉你，”拉帕姆说，“上次我完全无可非议，因此我希望你再也不要为他费神了。关于他，我良心上很坦然，一直很坦然。”

“可是我一看到他就感到似乎是你毁了他，赛拉斯。”

“那就别看他，”她丈夫怒冲冲地说。“首先，珀西斯，我要你记住我从来也不想要什么合伙人。”

“如果他没有投资进来，你早垮了。”

“哼，他后来把钱退了出去，还加上利息哩，”上校阴沉的脸色露出厌烦的样子。

“他并不想退出嘛。”

“我让他选择：要么把企业买去，要么走。”

“你明明知道他买不起。这根本不是选择。”

“这是生意上一次冒险。”

“不，你得承认事实，赛拉斯，那根本不是机会。你把他挤了出去，而这个人曾经救过你！不，赛拉斯，你变得贪得无厌。你让漆成为主宰你的神明，也不肯让别人共享它的好处。”

“我对你说吧，他一开始就碍手碍脚，而你说他救了我。哼，如果我不让他走，他迟早会毁了我。因此就这点来说，谁也不欠谁的。”

“不，不能说谁也不欠谁，赛拉斯，而且你心中有数。哦，只

要我能说服你,哪怕你只承认一次你做错了,我还能抱有希望。我不是说你有什么恶意,我只是说你利用了一次机会。是啊,你利用了机会,你在他无法脱身的情况下抓住了把柄,后来又不肯体谅他的难处。”

“这些我已经听腻了,”拉帕姆说。“你还是管管家务,我没有你照样能把业务管好。”

“当初你很愿意我帮助你。”

“哼,现在我腻了,别插手了。”

“我就是要插手。如果我看到你做错了事还硬着头皮不承认,那我就要进行你所谓的插手,一定会进行的。我没有办法使你承认你对不起罗杰斯,可是我觉得你一直为这件事感到内疚。”

“我明明做对的,你干吗要我承认错呢?我告诉你吧,罗杰斯没什么可抱怨的,而且一开始我就是这样告诉你的。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嘛。一个什么也不懂,什么也做不了的合伙人爬在我背上,我把他甩了,不就是这样嘛。”

“你是在知道你的漆价快要涨一倍的时候把他甩了的,因为你要独吞全部利润。”

“我有权这样做。这买卖是我个人的成就。”

“你是靠罗杰斯的资本才取得这个成就的。你取得了成就,就把他那股利润也吞了。我猜想你看见他时就这么想的,所以你不敢正视他的脸。”

这几句话使拉帕姆火冒三丈。

“我看你今天不愿意再跟我同坐这辆车了,”他蓦地把马拉了个急转弯。

“你要回去就回去吧,”妻子答道。“再也别让我陪你去看那幢房子了,你可以把它卖掉,我才不在乎呢。我不会住在里面

的，墙上有血。”

## 四

具有丝绸品质的婚姻纽结每天要经受怨恨和侮辱的磨损，却依然坚韧如初，而在同样条件下，任何其它人类关系早就岌岌可危了；在那些信念动摇的人看来，这种把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有时候给纽结两头的人带来了不幸。这儿有两个人，绝不能说他们对彼此的权益和感情漠不关心，相反，在大多数场合下互相体贴入微，可是此刻却泰然自若地在这个神圣的结合中揪住对方心弦不放；而如果换了两个人，他们在这种争吵以后就不会再讲话，或者再看对方一眼了。这是颇为奇特的景象，无疑对一个旁观者来说，它证明了婚姻的神圣性质。如果夫妻俩能像拉帕姆夫妇那样说话直来直去，就不会在说话之前先掂估一下词语的分量了；但是，如果是一对高雅的伉俪，他们就会先仔细掂估词语的分量，精确地了解这些词语的威力，以及讲出以后能在对方哪些敏感部分上起最大的作用。

拉帕姆为妻子感到骄傲，这场婚姻对他说来原本是高攀，刚开始一段时间，这场好运给他带来了敬畏之感，不过这并没有持续很久，后来他只是心满意足而已。这位头脑清醒、颇有魄力的年轻女教师可不怕艰苦的工作；一开始她就鼓励他，帮助他，把这副担子自己这一头勇敢地挑起。她体质好，不怨天尤人和反复无常，因此他从没感到心烦意乱；她有头脑，有原则，在他们纯朴的生活里她做事总是既正确又明智。婚后不久的一场悲痛使他们的婚姻愈加神圣：他们的男孩死了。要隔好几年后他们才能面对面地谈起这个男孩而不落泪。当拉帕姆参军离去跟她道

别时，没有人比他俩作出了更大的牺牲。他回来后就干了起来，这时她的热诚和勇气成了他事业上的原动力。在那次合伙经营中，她力求成为他的良心；不过假定他自责自咎，她倒反而会为他辩护的。今世里某些事注定要在来世受到公正的审判，至少要受到裁决，这件事可说是其中之一。正如拉帕姆所说的，他在金钱上并不亏待他的合伙人，他让罗杰斯离开时不仅把本钱拿走，还拿了赢利，他说他不过是让一个胆小无能的合伙人走开，因为赢利是他创造的。可是不全是拉帕姆创造的。有段时间他多亏了这位合伙人的资本才度过一场难关。但愿一个人在紧要关头时能扮演理想化的、没有自私之心的角色，那么他将永远快乐！可是拉帕姆达不到这个高度。他干了他认为是完全公平合理的事。他想即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宽宥嘛，糟糕的是他的妻子三番两次提起此事，于是一切疑问像针刺火燎一般在心头升起，又得想出一番理由说服自己，再重新获得平静。这件事仿佛充满了不可扼杀的生机，它可以无声无息，但并不等于已经消亡。

他的做法并没有动摇拉帕姆太太对他的信任。起初她感到震惊，使她一直难受的是他看不到这种行为完全出于自私的动机。不过她还是为他找到了借口，可有时这些借口又变成了责备。她隐隐约约地看出：漆对于他不仅仅是件买卖，那是感情，简直是激情。如果要他跟别人一起来管理这个买卖，或者一起分享红利，那么他所作的牺牲远远超过他为一件不牵涉个人感情的事所作的牺牲。这是他人性中诗意之所在，而在别的方面这个人完完全全地平淡无奇，她理解这一点，因此一般总是忍受下来。她知道他善良、真诚，一生中无可指摘，就是这件事可能做错了。当由于偶然机缘她心灵上的痛苦复苏，她的神经会震颤得难以忍受，这时她像一位真正的妻子那样与他分担这切肤

之痛。

在这两人之间从没有什么明确的和解，他们只是一忘了事。拉帕姆太太只要在几天以后用早餐时讲上一句，“我想孩子们今天下午希望跟你去看新房子，”她丈夫就会边注视着杯子里的咖啡，边嘀咕：“咱们一起去吧，好吗？”

“这个，等一会再说吧，”她说。

拉帕姆驾着他的四座位大马车来到工地，不过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东西可看。墙壁已经升起，每堵墙的壁骨已经大致能把房屋内部的轮廓显示出来，地板处草草钉上了板，楼梯已粗具雏形，随便钉上几块板供踏步用；楼梯还没有钉上板条和上石灰，不过墙上灰浆的干净、清新的气息跟红松刨花的刺鼻气味混合在一起把从河面上吹来的具有威尼斯特征的气味中和了。里面很阴凉，其实上午的炎热已经被中午一阵东风吹掉了，而波士顿夏季下午常有的令人振奋、沁人心脾的凉爽使每根神经都受到了清洗。

工头带着拉帕姆太太到处走走，把未来的开门处指给她看，拉帕姆很快就不耐烦了，他找到一根纹理极佳的红松木，就坐在未来接待室的凸形窗前面，边向街上探望，边用小刀削木棍消遣。不多时两位女儿来到他身边，她们在音乐室上面找到了自己临河的房间以后，就像她们的父亲一样不想多问了。

“两位小姐来凸窗里坐一坐，”他对从墙骨架里朝他张望的两个女儿说，随即在他坐的搁架上挪了挪屁股，乐滋滋地为她们让出了地方。

她俩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似乎还没拿定主意，青年女子就是这样：明明心里决定了要做某事，可是又装作并不那么想做。她们在支架上坐下后不禁笑了起来，而笑声中的轻蔑意味她们的父亲听得很清楚却并不在乎。这时艾琳以她常用的姿势微微

翘起下巴颏，对姊姊说，“真笑死人！”

“呃，我可以告诉你们，”上校很赞赏女儿的大家闺秀气派，“我第一次把咱家的漆刷在屋子上以后，我就坐在支架上这么看着，我叫你妈来坐在我身边，她可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佩内洛普确信她父亲会喜欢听她说的话的。“我们是靠这个故事喂大的。”

“啊，这故事挺不错嘛，”父亲说。

正在这时，蓦地一位年轻男子闯入他们的眼帘，他一面走过来，一面朝上望着施工的情景，走到凸形窗前他刚垂下的目光恰好与凸形窗齐平。当看到坐着的拉帕姆与他的两位女儿时，他脸色一亮，随即取下帽子向艾琳鞠了一躬。她机械地从支架上站了起来，脸上也露出了喜色。她的身材非常俏丽，很符合我们对时髦少女的要求：周身浑圆却又苗条、灵活；容貌端正，令人赞叹；不过她最动人的地方——确实动人——是她的肤色。除了“鲜艳”以外，再也想不出别的词来形容了。我们不是也用这个词来形容水果和鲜花吗？一头红发，就像青年时代的父亲一样；两颊和鬓角的色泽令人想起山楂花、苹果花或桃花。眼珠如果是灰色，那就会使这种肤色显得呆滞，多亏她有一双既温柔又热情的蓝眼睛；如果她在注视着什么，眼睛里仿佛在燃烧柔和的火苗。她的姐姐和母亲都很清楚她的一双眼睛所能表达的比她能想到或感受到的要丰富得多；当然这并不是说她不很聪明或者不很诚实。

年轻人显然有点畏缩，这时艾琳略略上前半步，于是两人顿时放松地互相含笑致意，大概是他以为她已经离开而她则不知道他已经回来。接着一个停顿；这时她脸色又转成绯红——她没把握这样做是否妥当——说道，“我父亲，科里先生，我姐姐。”

年轻人又把帽脱下，露出了他匀称的头部，不久前刚理过的

头发剪得短短的，发边有一条阳光下照晒后的痕迹。他穿了一件优雅的方格夏季上装，围着一条蓝底白点领巾，那顶放回头上的白帽使他显得格外英俊。一身似乎全新的衣着给人以朝气感；实际上他昨天刚脱下在得克萨斯州的那身打扮。

"你好，先生，"上校走过来把手伸出窗外，年轻人忙上前握手。"请进来吧，我们在这儿接待客人，我在造这幢房子。"

"啊，真的？"年轻人答道，他很快走上台阶，穿过框架，走进接待室。

"坐在支架上行吗？"上校问道，两个女儿交换了眼色，目光中略带惊恐，但又感到有趣的表情。

"谢谢，"年轻人简短地说了一声便坐了下来。

"拉帕姆太太在楼上跟木工谈话，不过就要下来了。"

"我祝她万事如意，"科里说。"我原以为——我怕她已经离开这儿了。"

"这个，下星期我们去纳塔斯喀特。这幢房子把我们拖在城里了。"

"一定很兴奋吧——我是说造房子，"科里对姐姐说。

"是兴奋，"她同意道，不过为了对艾琳表示忠心，就此收住不再说下去了。

科里又跟艾琳说。"你们一定都参加设计了吧。"

"哦，没有；是建筑师跟妈妈设计的。"

"不过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听话就开恩让我们表示同意，"佩内洛普说。

科里看了她一眼，见她比妹妹矮，肤色也稍黑。

"是挺兴奋的，"艾琳说。

"上楼吧，"上校站起来时说，"如果高兴就一起去看看。"

"我很高兴去，"年轻人说。

年轻人一直照应着两位小姐,其实她们原来在狭窄的木板道上行走或跨过木板与木板间的间隙时都不曾有人帮助过。姐姐不想沾光,尽量让妹妹从他的殷勤中得到好处。父亲在前领路,她居中,他与妹妹则在后面。父亲不住地对每一部分发表意见,越讲下去越把整幢房子的好处都揽到自己的功劳簿上。

“瞧!”他说道,“我们准备在这儿开一扇凸形窗,这样水面景色可以尽收眼底,这是女儿的房间,”在他加上这句时,他自豪地注视着她俩。

这未免太不分彼此了,艾琳的脸涨成深红色,忙把头转了过去。

谁知这位年轻人听了似乎跟她们的父亲一样不在乎。“在这儿眺望景色太美了,”他说。后湾水平如镜,空空荡荡的只有几艘小船和一艘大纵帆船,船帆已经卷起,帆桁上水像雪花一般洒下来,帆船正由一艘拖轮飞快地拖向坎布里奇。那整个城市外有长堤保护,里面绿荫掩映,与远方的查尔斯镇平分美色。

“是啊,”拉帕姆说,“我赞成主人在自己的房子里应该住最好的房间。如果有客人来住,他们只得委屈住稍差的房间。不过我们不会有什么稍差的房间的。在这整幢房子里,从屋顶到底层,每一间房间都将是顶呱呱的。”

“哦,但愿爸爸别吹得这么厉害!”艾琳低声对姐姐说,她俩正站在稍远处一起向外眺望。

上校接着说道,“是的,先生,”他粗声粗气地说,“我已经下了决心要把这幢房子造得尽善尽美。我的建筑师是全波士顿最棒的,我要造一幢配得上我的房子。只要金钱有这份力量,我看是能够配得上我的。”

“确实令人心旷神怡,”科里说,“设计也新颖。”

“是啊,先生。那家伙只谈了五分钟我就看出他准是个

内行。”

“我真希望妈妈能来!”艾琳又轻轻说了一声。“爸爸再谈下去,我可一定要钻到地板下去了。”

“现在正在建造一大批很漂亮的房子,”年轻人说,“完全不是过去的式样了。”

“这个,”上校说话时在语调上努力克制自己,他深深吸了口气把宽广的胸部涨满。“这年头我们在房子上多花些钱不在乎。一开始我给自己定下的造价是四万元。嘿,先生!那家伙已经花了我六万元,我怕造好了少不了要十万。要造幢漂亮房子怕花钱可不行。就像在画家那儿订幅画,你出大价钱,他就给你一幅第一流的画;你不出,他就不画,就是这么简单。呃,有人告诉我,不久前A·T·斯图尔特出六万元要一个什么法国画家画一幅七英尺宽九英尺长的画。没错,先生,只要出大价钱请建筑师,他准能给你造一幢漂亮的房子。”

“我听说他们精明得很,很会从主顾那儿搞到钱来实现自己的设想,”年轻人笑吟吟地同意道。

“啊,是这样!”上校高声说。“他们来找你,说什么地方可以改进一下,你就没法回绝。这种改进能增光添彩,又合情合理,什么都好,好像一回绝你的钱就白花了。而且他们总是在你太太在场的时候找到你,于是你就毫无办法了。”

笑话说了以后,上校亲自带头大笑了起来,年轻人也笑了,不过没有那么忘乎所以。见小姐们转过身去,他接着说道,“我从没见过景色竟被衬托得这么美。在那儿的纪念会堂和坎布里奇尖顶竟起了这么好的烘云托月的作用,真令人惊奇。在这儿看日落景色肯定很壮观。”

拉帕姆没等女儿回答便抢先道,“是啊,先生,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景色。我一直喜欢灯塔街临河这一头。这还是很久以前

了:我跟我太太常常坐车到这儿来欣赏河景,当时不要说我在这儿置办产业,我连想都不敢想。别人跟我谈起山上的住宅区,我能理解他们。那儿舒适,古色古香的,他们住在那儿已好几代了。可是当有人谈起联邦大街,我就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那地方根本不能跟灯塔街河边相比,那儿跟这儿一样风大,灰尘也一样多,可是你只能看到街上的景色。不,先生!既然要在后湾区居住,那就得住在灯塔街的河边。"

"哦,我想你说得很对,"年轻人说。"这儿的景色是压倒一切的考虑。"

艾琳瞟了姐姐一眼,仿佛在说,"我不知道下面爸爸还会说什么!"这时,母亲的声音在头顶上面响起,顿时就到了天花板上一个准备放楼梯的大窟窿处;一会儿她就下来了,只见一只实实在在的脚远远伸在前面,木工工头跟在后面,量尺的一头伸在他的外套口袋外。他们边走边谈论刚才量就的几个尺寸,因此拉帕姆太太并没有注意到科里。艾琳只得说了声,"妈,科里先生。"

他急忙趋前,步伐尽量优雅大方,要知道脚底下太杂乱,这样做很不容易。拉帕姆太太的小手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他感到很舒适。

"啊,科里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我好像自己还在外地。真没想到在一所新房子里遇到你们。"

"好啊,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客人。没法招待你,实在太抱歉,好在我想你也不会在乎的,是吗?上校有没有向你作过介绍?"

"哦,介绍过了。关于这幢房子,这次我看到的够多了,以后怕没有这个机会了。"

"呃,不会吧,"拉帕姆说。"我们离城以前可以到老房子里

来看我们，我们还可以见几次面。"

可能他认为这种邀请的方式干净利落，不拘礼节，只见他瞟了妻女一眼，仿佛想得到几声夸奖。

"哦，确实是这样！"妻子说，"科里先生无论什么时候来都是很受欢迎的。"

"谢谢，我很愿意来。"

下去比较难走，走在前面的上校和他搀着太太小姐下楼。艾琳走得尤其不稳，她依在年轻人身旁，让他搀扶下楼，虽然别人不一定察觉，但是时间究竟太长了一些，要么他有心不肯松手放开。他找到机会说了句，"真高兴能见到你，"接着又加上"以及你们全家"。

"谢谢，"姑娘说，"你家里人一定很高兴见到你回来。"

科里笑了。

"呃，如果他们在家，他们会高兴的。可是事实上只有父亲和我俩人，我就要去巴港了。"

"哦！他们在那儿啊？"

"是啊，那儿的空气兼有高山和海洋之长，我妈就需要这种空气。"

"我们去纳塔斯喀特——爸爸可以方便些；我想今年夏天我们不会去别处了，妈妈脑子里只有这幢房子。我们老谈房子，谈个没完没了；佩内洛普说，我们在吃房子，睡房子，她说如果能在帐篷里住一段时间倒不失是个调剂。"

"看来她很有幽默感，"听了她的三言两语年轻人就大胆提出了看法。

别人都往房屋后部走去，因为建筑师提出要对那儿的设计作某些变更。艾琳和科里站在门道里，幸福的光华在她脸上闪烁，那是如此可爱，简直使她的美貌进入超凡脱俗的境界。一点

心事使她的微笑乍有似无，可是这样反倒加深了两颊的酒窝；她微微颤抖了一下，同时她那双漂亮的耳尖上戴的耳饰也抖动了一下。

别人很快回来了，他们便一起走下前门台阶。上校正想重复一遍他的邀请，蓦地看到太太向他使了个眼色，由于他无法确切猜出它的含意，只得忍住不说，径自去把拴马铁收起，这时年轻人把太太小姐都扶上了四座马车，接着只见他把帽子高高举起，太太小姐鞠躬回礼，最后拉帕姆一家驾车离去，只有艾琳帽子上的蓝飘带随风飞舞，好像在表达几分留恋之情。

"那就是小科里，对吗?"上校道，这时他任凭那匹高头大马迈着庄严的步伐，拉着四座大马车朝家里前进。"嗯，他外貌不错，一双眼睛既英俊又诚实。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像他那样各方面条件如此好的人竟会赖在家里靠父亲养活。我如果有他这样棒的身体和教育程度，我就会自己往外闯，闯出个名堂来。"

坐在后座上的两位姑娘手拉着手，父亲发表一点看法，她俩的手就紧握一下，顿时就会感到一股电流在手中通过。

"我看，"拉帕姆太太说，"他去得克萨斯州是为了寻找机会。"

"怕是他没找到什么就回来了。"

"呃，如果他父亲有钱养活他，又心甘情愿这样做，我不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关系，这我知道。我就是不赞成这种做法。我喜欢男子汉要有男子汉的气概。我不喜欢把他照顾得像一位千金小姐。还有，他一定参加了两三个俱乐部，整天泡在那儿向窗外呆望——我见过这种人——就是不想找工作，光明正大地过活。"

"如果我是个年轻男子，"佩内洛普插入道，"只要可能，我会参加二十个俱乐部，整天泡在那儿向窗外呆望，直到死为止。"

"哦,真会这样吗?"父亲问道。他很高兴她能向他挑战,便转过他那肥硕的头颅向她望去。"嘿,如果你是我的儿子,小姐,你休想用我的钱去做那档子的事。"

"哦,那就走着瞧吧,"女儿反驳说。

大家都笑了。谁想到上校在当天晚上又一本正经地重提了那件事,当时他正在上怀表的弦,准备把它放在枕头下面。

"如果那个家伙为我干活,我会造就他的。这是一块好料。我早先那样说,因为我不想让艾琳以为我会容忍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我身边——我才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受过什么教育,教养如何如何地好。从佩讲话的口气看,艾琳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艾琳显然并不为父亲的想法和原则感到焦虑,她担忧的是年轻人对她父亲有什么印象。上床前她跟正在对镜梳头的佩内洛普翻来覆去谈论这一点,她站在那儿注视着姐姐,一面绝望地问道,"你看他会不会认为爸爸讲话总是这样自吹自擂的?"

"如果他这样想,他倒想对了,"姐姐答道。"父亲说话一向这样的,你只是没注意到罢了。我想如果在这点上他不肯原谅父亲,那他未免太了不起了。我们很喜欢听上校吹牛。"

"我知道你喜欢听,"艾琳说时一副可怜相,接着叹了口气。"你看他外表很好吧?"

"谁? 是上校?"佩内洛普叫她父亲"上校"是从母亲那儿学来的。在她想开玩笑或者发古怪脾气时就会用这个头衔。

"你明明知道我不是指爸爸。"艾琳噘起小嘴说道。

"哦,科里先生! 你为什么不明说呢? 如果我谈起科里先生我就说科里先生,这又不是在骂人。科里,科里,科……"

妹妹忙把手捂住她的嘴,"轻些,你这个鬼丫头,"她埋怨说,"整幢房子都能听到你的叫声了。"

“哦，是啊，整个广场都能听见哩。好吧，我认为作为一个普通青年他外表相当不错，就怕他像个男孩一样不久以前头发还在用卷发纸卷紧哩。”

“头发确实剪得很短，”艾琳同意说；于是两人回忆起科里先生的头部的确很平常，不禁都笑了。“你喜欢他的鼻子吗？”艾琳战兢兢地问道。

“啊，现在你在谈实在的东西了，”佩内洛普说。“如果我能挑一只好鼻子，我倒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完全罗马式的。”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指望一个鼻子有两种式样？”艾琳振振有辞地说。

“哦，我说是可能的。看我的鼻子！”她转过脸庞，镜子里顿时呈现出她四分之三的鼻子，她双手交叉，一只手里还拿着梳子，对着镜子慎重地仔细端详。“瞧，我鼻梁上部是希腊式，过鼻梁中部就改变了主意，到了下部就变得扁平了。”

“你鼻子长得很美，佩，”艾琳也一起观赏起镜子里的映象来了。

“你恭维我是不是想要我恭维他的鼻子？”她在这儿停顿了一下，然后有心加上句“C太太[①]”。

艾琳手中也有把梳子，她扑向姐姐，用梳柄轻轻敲打她的肩膀。“你真坏！”她的喊声从紧咬的牙缝里溜了出来，同时脸涨成血红色。

“那么D太太，”佩内洛普说。“说D太太你不反对吧。不过我想C是一个很好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哦！”妹妹的叫声把一切无法明说的都表达了。

“我看他的眼睛很漂亮，”佩内洛普承认道。

---

① C是Corey（科里）的第一个字母。

“哦，确实是这样！你喜欢他那件便服吗？穿在身上真大方，又贴身，又潇洒——那一对翻领有点往外翘。”

“是啊，我敢说他有很好的判断力，挑选裁缝很在行。”

艾琳挨着椅子边坐下。“下午你插进来大谈俱乐部，太好了。”

“哦，我只是想反对一下，别的什么也没想，”佩内洛普说。“爸爸这么大吹大擂的，我忍不住要说上几句。”

“他太会吹了，”艾琳叹息道。“幸亏妈妈下楼来了，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她的长袜子。”

姑娘们发狂似地吃吃笑了起来，她们忙把脸藏在对方脖子上。“我当时恨不得死掉，”艾琳说。

“就像向画家订画，”佩内洛普回想起父亲的高谈阔论不禁神不守舍，心不在焉起来。“你出大价钱请画家作画，他就会给你画一张第一流的画。只要你给建筑师钱时不吝惜，他就给你造第一流的房子，而且次次准灵。”

“啊呀，难听死了！”妹妹呻吟道。“谁曾想到啊，他一开始，说什么也不愿意请建筑师，过了好几个星期才同意哩。”

佩内洛普又学开了。“我一向喜欢灯塔街临河这一头。早在我还没在那儿购置产业以前，我就喜欢这个地方。如果你下决心要住在后湾区，那就得住在灯塔街河边。”

“喔—喔—喔！”艾琳尖叫起来。“别说啦！”

下面母亲的房间门打开了，传来了那位真上校的声音，“姑娘们，你们在上面干什么？干吗还不睡？”

这番问话又惹得两位姑娘神经质地尖叫起来。上校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拉幕帘声和砰砰的关门声。接着听到门又开了，佩内洛普说道，“我只是把你对科里先生说的话重复一遍。”

“很好嘛，不过，”上校答道，“现在先暂停，明天吃早饭时再

把你想说的都说完，要准时起床，否则我就听不到了。”

# 五

在小科里用钥匙打开家门后径自走到书房里去见父亲的同时，那位留着白胡子的年长绅士正在翻阅《新旧世界杂志》上登载的一篇小说的最后几页，虽然普通眼镜比较舒适，他却一直舍不得放弃他的夹鼻眼镜，即使独处在自己的书房里也非戴不可。见他儿子进来，他取下夹鼻眼镜，一面用手擦着鼻子两边被眼镜夹过的痕迹，一面懒洋洋地用钟爱的目光瞅着儿子。

“汤姆，”他说，“你在哪儿买到这么漂亮的服装?”

“我在纽约逗留了一天，”儿子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我很高兴你喜欢这套衣服。”

“是啊，我一直欣赏你的穿着，汤姆，”父亲挥了挥眼镜，沉思地说，“可是我不懂你怎么买得起呢？我就买不起。”

“这个，老爷，”儿子跟父亲说话有时会用上这种古雅的称呼，显得很别致。“你瞧，我有一位疼我的长辈。”

“抽烟?”父亲从烟盒里拿了一支烟，随即把烟盒推到儿子跟前。

“不抽，谢谢，”儿子说道。“我已经不抽了。”

“啊，真的?”父亲像通常动作迟钝的老人那样摸来摸去找火柴。儿子站起来划了根火柴递过去。“啊，谢谢，汤姆。我记得有些统计学家证明，只要你能戒烟，你省下来的钱就足够让你穿得笔挺，即使你没有一位疼你的长辈。可是我太老了，不想戒烟了。不过我得承认，我很喜欢这套衣服。俱乐部里你遇到了谁?”

“很多人，”小科里说道，一面漫不经心地注视着父亲出色的喷烟技巧。

“真奇怪，那些年轻的俱乐部成员可真有忍受力，”父亲说，“整个夏天，俱乐部里挤满了青年人，好像一点也不在乎炎热的天气。而那些太太小姐呢，即使体格最健壮的，也早就飞到海滨去了。”

“夏天的波士顿再糟也糟不到哪儿去，”儿子并不愿意用讽刺的口吻谈论这件事。

“跟得克萨斯比起来当然不啰，”父亲从容不迫地抽着他的烟。“不过在俱乐部以外你在城里可能已经找不到什么朋友了。”

“是啊，你不得不在后门按铃，不管是在灯塔街还是联邦大道都是这样。对一位回头的浪子，这样的接待未免有点凄惨。”

“啊，既然浪子没有在社交季节回来，那他不得不随遇而安了。不过我很高兴你回来了，汤姆，我希望你不要急着离开这儿。你应该安安心，让你的精力有一次歇息的机会。”

“我可以肯定，你从来没有责怪过我有出格的活动，”儿子对父亲的玩笑话并不多心。

“是啊，我是没有，”老科里同意道。“不管怎样，你一向都知道怎样克制自己。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我是说等你到了芒特迪瑟特岛[①]跟母亲和妹妹拥抱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做房地产生意？你如果想从房地产生意入手，现在似乎正是好时机。或者你想结婚？”

“这个，不能那么说，老爷，”年轻人说道。“你知道我并不认为婚姻是一桩事业。”

---

① 巴港即位于此岛上。

"当然不是,这个我懂,我完全同意。不过你知道我一向认为爱情能把乐趣和利益结合在一起。我不赞成一个男人为了金钱结婚——那太糟了——不过我不懂,既然相爱了,为什么只许男人爱上一个穷人家女儿,而不许他爱上一位阔小姐呢?有些阔小姐很不错,我还认为跟她们过日子可能更安稳。她们既然要什么有什么,就不会不安分守己而野心勃勃了。你说对不对?"

"那就得看,"儿子说,"这位小姐的家庭是不是一向富裕。如果是,她在结婚前就已经有了社会地位了;如果不是,我认为她在这一方面并不胜过一个穷人家女儿。"

"嗯,有道理。不过现在暴发户跟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能平起平坐了。有了钱就能立即买到社会地位。不是说这不对。世道并不虚妄无常,交易一般说来是公平的。可以说那些新富人家出的价钱已经太高了。现在当然是金钱至上啰。它是我们时代里传奇色彩最浓的东西,是我们时代的诗,只有它能激起我们的想象力。到美国来的英国人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伟大的新百万富翁,他们最尊敬这些人。这很好嘛,我没有意见。"

"这么说,你很愿意有一位阔媳妇,别的可以什么也不管,是吗?"

"哦,那样说未免太俗了,汤姆,"父亲说,"青春、美貌、通情达理、举止文雅——什么都来一点,这些我们大可不必反对嘛。有钱没钱都可以有这些品质,而且我想最好她家里人谈起话来能合乎语法。"

"那可能你要求过高了,老爷,"儿子说,"你能指望一个满脑子生意经的人讲起话来合乎语法吗?那不是太过分了?"

"也许是,也许你是对的。不过我记得你妈妈说过,去年夏天你们遇到的那些恩人在语法方面还可以。"

“那位父亲可并不是这样。”

老人原先侧身对着儿子抽烟，此刻转过身子正面注视着他。“我可不知道你已经见过他了。”

“今天才见的面，”小科里脸色稍稍泛红，“今天下午我走在街上，看到有人在建造房屋，我走近一看，全家都坐在窗口，原来是拉帕姆先生在造房子。”

老科里把烟灰磕到肘部附近的烟灰缸里。“汤姆，我越了解你，就越相信我们是贾尔斯·科里的子孙。保持缄默的才能在我身上已经荡然无存，而你的却丝毫无损。我无法知道你在酷刑之下会有什么表现，但是在一般压力面前你肯定是能拿定主意的。吃晚饭的时候你怎么没提起这次会见呢？别人并没有指控你会呼风唤雨，你也不必为自己辩护啊！”

“是不必，”年轻人说，“可是我没有找到机会谈这件事啊，有很多别的事要谈嘛。”

“嗯，对。我想如果我没有把话题朝那个方向引，你也不一定会提到这件事，对吗？”

“这倒难说，老爷。我很想提这件事，可能是我把话题往这个方向引的。”

父亲笑了。“可能是你引的，汤姆；可能是你引的。要是你母亲就能听出来你是在有心把话题引向某一方向，可是我得承认我不行。想说些什么呢？”

“不能肯定想说些什么。只是他对语法虽然不注意我还是挺喜欢他。”

父亲定睛望着儿子；不过除非儿子主动表示对他完全信任，他绝不会向儿子要求得到信任。他只是吐出了一声“哦？”

“我想，只要在新开发地区生活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学会不那么完全按照老框框看人了；我敢说，如果我没在得克萨斯住上

一个冬天，我也许会对拉帕姆上校感到难以忍受。”

“你是说在得克萨斯更糟?”

“不能那么说。我的意思是我认识到了用我们的标准去评判他不那么公正。”

“那是因为我们犯了个错误，我经常说这样不对，”老科里说，“事实上我一直在说波士顿人不应该离开波士顿。这样——只有这样——他才可能认为天下只有我们的标准存在。谁知道我们老是出门，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念就摇摇欲坠了。这一个人去了英国，回来后就认为社交生活应该格调高雅，那一个人从德国回来又认为理智活动应寻根究底，从巴黎回来的人对文艺的看法稀奇古怪；你呢，刚从得克萨斯牛仔哥那儿回来，就在我们面前大谈应该根据拉帕姆那一帮人的标准去评判拉帕姆。这样不行，真的不行。离开波士顿的人应该被罚永远不准回来。”

儿子以微笑表示他愿意耐心聆听父亲这一番宏论。高潮过去以后父亲提了个问题作为结尾，“这位拉帕姆老爹究竟有什么品性，竟然不受我们立法的制约?”小科里叠起细长的双腿，俯身用双手抱住一只膝盖。

“这个，老爷，他会吹牛，有那么一点儿。”

“哦，那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吹牛他就与众不同呢？在波士顿我也听到过别人吹牛。”

“啊，不是那种自吹自擂——不是夸富。”

“喔，那倒确实不同。”

“我是说，”年轻人说话时斟词酌句，别人不难察觉到这一点，而且还会因此更喜欢他的，“这不过是间接地表现对有肆意挥霍能力的一种自我陶醉。”

“不能那么说，如果现实能为我撑腰，我倒也愿意这样表现一下。”

儿子又以微笑表示容忍。“话说回来，既然金钱给了他那么多乐趣，我看他满可以自我陶醉一番。这也许太俗气，不过还说不上卑劣。何况也很难说这是俗气。他在做生意上的几手杰作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富有浪漫气息的——”

父亲哈哈一笑打断了他。“姑娘一定美得非同凡响吧。她对父亲的吹牛有什么看法？”

“是姐妹俩，”儿子没有正面回答。

“哦，有两个！另一个漂亮吗？”

“不能说漂亮，不过很有趣，像她母亲。”

“那末那个漂亮的难道不是她父亲的宠儿？”

“难说，老爷。我认为，”年轻人又说，“我无法使你完全同意我对拉帕姆上校的看法。我的印象是此人头脑简单，但是身心健全。当然有时他惹人生厌，我们都会这样的；我还认为他见识狭隘，不过这却是一种力量，而且不是什么坏力量。他青云直上以后可能还在感到吃惊，如果是这样……”

“哦，辩护可以成立。你这样说一定有你的道理，汤姆。不过得记住我们祖先是艾塞克斯县人[1]，在气质上我们与那些社会中坚略有不同。我可以直率地说，如果有人想用矿漆的色彩去与莽莽苍苍的大自然的千变万化的色调相匹敌，这种人我是不会欣赏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没有更糟的人了。即使我的良知能容忍这种人，我的趣味却受不了。”

“我倒觉得，”儿子说，“搞矿漆并不一定低人一等。眼下不少人在搞一些五花八门的买卖。”

父亲把香烟从口中取出，又一次定睛正视儿子的脸庞。

---

① 艾塞克斯县位于波士顿北方，是新英格兰各州历史最悠久，最有威望的地区之一。

“哦，是吗？”

“我常想，”儿子承认道，“我一定得干点什么。时间、金钱，我浪费得够多了。在西部和西南部，处处可以看到比我年轻得多的人在自食其力。我想我并不特别适宜在那些地方干活，不过如果我回来靠你过活，我会感到羞耻的。”

父亲摇摇头，嘲讽地叹了口气。“啊，贵族阶层名存实亡啰，瞧，我们年轻人的勃勃生气使他们像平民一样羞于依赖父母或者妻室过活，这就在根本上动摇了整个封建制度。我真得要向你道歉，汤姆。我还以为你是想娶一位富家小姐作为靠山，而你实在是在低声下气地想加入她父亲的生意。”

小科里笑了，这位儿子看到了他父亲有点守旧，不过对父亲的才智他深信不疑，表现了一个小辈应有的尊敬。“我看我还不至于那么糟；不过我确实动过这个念头。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向他提这件事，也不知道是否可能。我得承认初次见面我就‘迷’上了拉帕姆上校。他看来是个‘一本正经’的人，我呢，也不是在开玩笑。”

父亲抽着烟，一面沉思着。“当然，确实像你所说的，不少人在搞一些五花八门的生意，很难说这种生意一定比另一种低贱，只要是正当的大生意。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换了你，你就会跟中国或者印度做生意——不过我并没有干，稍后，你可以做棉花生意，我也没做；现在呢，什么生意都平起平坐。房地产生意人满为患。是啊，如果你的内心深处有做这种生意的才能，我看矿漆生意有什么不能做呢？我想，要提这件事并不难，我们可以请拉帕姆老爹来吃饭，跟他谈上一谈。”

“哦，那样做怕并不恰当吧，老爷，”儿子看到父亲这种不谙世故的贵族派头不禁微微一笑。

“不行？为什么？”

“我怕开始这样不恰当。他可能会认为这不合乎生意人的常规。”

“我不明白，如果我们不在细节上拘泥，他又何必这样呢？”

“唉，他会想我们是不是在说是他主动凑上来的。”

“好吧，可能是你对，汤姆。你打算怎么办？”

“还没有想清楚。似乎最好我们有一位工商界朋友为我美言几句，而他又尊重这位朋友的判断力。”

“给你来封推荐信？”

“对。当然我得去找拉帕姆上校。我的想法是首先得对他有个彻底了解，如果我认为合适，我就直接去共和街让他决定我究竟行不行。”

“听起来这办法非常实际，汤姆，不过也许这恰好是错误的做法。你什么时候去芒特迪瑟特岛？”

“明天吧，老爷，”年轻人说。“我在外面还要对这个打算斟酌一番哩。”

父亲站了起来，虽然稍稍驼着背，还是显得比儿子高，尽管儿子腰挺得笔直。“好吧，”他的话有点玄乎，“我对于你的精神表示佩服，我也不否认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对我不失是个安慰，因为在我挥霍享乐的同时我也为你准备了高尚的前程，一个要求你勤奋工作又能使你自立的前程。你一向不会画画，不过你准备搞矿漆的打算说明你继承了我对色彩的敏感性。”

儿子又笑了，等到父亲走完了楼梯的一大半，他把煤气灯熄了，急忙追了上去把父亲引进卧室。他四周查看了一下，确信父亲需要的一切都在手头时便说道，“晚安，老爷。”当老科里回答“晚安，儿子”后，儿子便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了。

在老科里的房间的壁炉上方挂了一张他画的自己父亲的像。他站着细看片刻，似乎看到了什么过去没看到的地方。他

一定看到了他的儿子多么像这位跟印度进行贸易的商人。当波士顿这个较大城市把印度贸易从较小城市萨莱姆手中夺过来时，他也从萨莱姆搬到了波士顿。祖孙二人都有带鹰钩的罗马式鼻梁，共和国初期这种鼻梁处处可见，可是在贵族的后裔中就较罕见了，虽然这在波士顿的太太小姐的侧面像里仍然是典型的鼻梁。布鲁姆菲尔德·科里没有继承这种鼻梁。当年老商人数说儿子缺乏开创精神时他就把他的直鼻梁作为为自己辩护的论据。他说，“如果父亲没把他的鼻子传给儿子，你说儿子又有什么办法?”这个说法逗乐了这位商人，却不能使他满意。“你一定得干些什么，”他说，“由你自己选择吧。如果你不喜欢干东印度贸易，可以干别的，例如学法律，学医等。科里家的人还从没想到不干活。”“啊，那么就让我开个头吧，”当时这个年轻人振振有辞地说；如今却已经入了垂暮之年。此刻他凝神注视着他父亲画像上那双颇为严厉的眼睛。跟鼻子一样，他也没有继承父亲那严厉的眼神，而且在小科里的眼睛里也同样丝毫看不到弱肉强食的秉性，不过那鹰钩鼻的钩子他儿子却不折不扣地完全继承了下来。布鲁姆菲尔德看到汤姆充沛的精力能用温和的性格来缓冲，心里甚是喜欢。

“好吧，咱们来个折衷吧，”他仿佛说给父亲的肖像听。“我去旅行。”“旅行？多久?”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问道。“还没有定。我不会难为你的，父亲。”他看到那双眼睛变得柔和了，父亲脸上闪过一丝让步的微笑；这位商人抵挡不住这个酷似他母亲的儿子。父子之间模模糊糊地达成了谅解，似乎布鲁姆菲尔德·科里回国后不久就得从事某项工作，可是他从没有工作过。他在欧洲像达官贵人一般到处游历，每到一地就走访当地的上流社会，还晋谒过多处宫廷，在当时这算是一项荣耀。他也一直在画速写；在父亲的允许下他定居罗马，在那儿他学习绘画艺术，

一面雕琢他从新英格兰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有棱有角的性格，直到刮光磨平为止。十年以后他回到故土，就在这时他画了这张父亲的肖像。这是一幅很好的画，不过还是约略看得出是位业余爱好者的作品。如果他不是位富家子弟，他也许会成为一位著名的肖像画家，可是他有钱。尽管他那时结了婚也快要有孩子了，要他为金钱画肖像简直不可思议，但要他免费画也属荒谬可笑，结果什么也不画。他还是以业余爱好者身份出现于画坛，虽然并不放弃他的艺术，却只是断断续续作上几幅，不过谈论起画艺来倒兴致甚浓。他对提香[1] 的艺术有独到的见解；不时地有波士顿人坚持买他的画。过了不久，这位波士顿人就把他的画放在越来越隐蔽的地方，同时不无歉意地说，“哦，是的！那是布鲁姆菲尔德·科里的画。画得不错，不过终究是业余画家的作品啊。”

随着岁月的流逝，金钱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各处的收入有所削减，而生活却比过去更奢华，开销更大了。年复一年他谈起要回罗马去，可是从未成行，子女却毫不留情地日日长大。突然有一天儿子请他去哈佛大学参加毕业前的聚餐；而在这以后，儿子依旧在生活上依赖他。儿子不是不想自己谋生，无奈毫无结果，只得继续成为父亲的牵累，弄得父子俩都不满意，不过主要是小科里感到内心有愧。他有罗马式鼻梁，也就是说有充沛的精力，可是没有机遇。在提到他的这一隔世遗传的现象时，父亲说，“汤姆，那鼻子对你不合适，没有那种鼻子反倒好。你应该像我一样去游历一番。”

拉帕姆和妻子把楼上女儿房间里的喧闹声制止后，便继续

① 提香(1490? —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派画家。

交谈；内容并不只是谈论新房子的事。

"我告诉你吧，"上校说，"如果那个家伙为我干活，我就会使他成为一个好样的。"

"行了，赛拉斯·拉帕姆，"妻子答道，我确实相信你的脑子里全是矿漆，可是一个像小科里那样的人，从小受到那样的教育，即使手中拿上一根十英尺长的杆子也不会碰一碰矿漆的，你信不信？"

"为什么他不会？"上校傲气十足地问。

"这个，如果你还不明白，那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

## 六

以前科里家在纳安特① 有幢房子，后来有一两个夏天出租给别人，他们于是发现没有这幢房子也能生活，便在儿子的倡议下把它卖了。儿子看到如果情况没有变化，不久家境将会更窘迫，总有一天他家的生活方式将完全改变。据说，有些人家到了夏天迟迟不去避暑，即使等到太太小姐动身了，也只是到某地呆上一个短时期罢了，现在科里家就是这样的处境。父亲一天也不离开，儿子则在外出谋事的中途折回，然后去跟母亲、妹妹等会合，这样的安排已经多次了。

在得克萨斯度过冬天后，他回到了波士顿，现在又去巴港找母亲。他对母亲坦率地说他没有开创出什么局面。他可以像洛林·斯坦顿那样办个牧场，可是他怕洛林·斯坦顿的处境也不妙。接着他提起他正在考虑的新计划。母亲并不否认这个计划有吸

① 纳安特是波士顿东北部马萨诸塞海湾边的避暑胜地。

引力，可是她想不起别的年轻人是否也干这一类买卖，在她看来这跟做成药生意或炉子抛光材料生意没什么两样。

“他做的广告真恶心，”她说，“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在一片礁石上涂了漆，写了字。”

科里笑道，“依我看，如果漆还保存得好好的，这倒证实了这种漆涂在船壳上很经久耐用。”

“我觉得很不是滋味，汤姆，”母亲说；如果她心中还有别的话，她可没明说，只是加了一句：“这不光是做什么生意，而是你将来要跟哪种人打交道。”

“我还以为你给他们的评价不低呢，”科里提醒她说。

“那时我还没去纳金广场看他们。”

“你回去后可以到灯塔街河边去看他们了。”

接着他叙述了他在拉帕姆的新房子里邂逅他们全家的情景。母亲听完了只是讲了句：“现在在那个地方已经不足为奇了。”她再也不说任何不赞成他计划的话了。

年轻人回到波士顿后，不久便去见拉帕姆上校。会见的地点是拉帕姆的办公室，假如他懂得夏装要以简朴为宜的话，就不会以这样的衣着出现在一个讲求实际的人的面前了。得克萨斯的阳光及风沙在他双手和颈部留下的棕黑色依然没有褪去，他的外貌就像拉帕姆一样干练。

他在外面的办公室里，干脆利索地开了口，引起正在抄写的漂亮女郎不禁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拉帕姆先生在吗？”他问。许多会计听到这种问话习惯总要思索片刻，等这一片刻过去后他便看到一个人从账簿上抬起头来，向里间办公室点了点头。

拉帕姆已经听出是谁的声音。当年轻人打开上过漆的玻璃门时，他站起身来接待科里，心中却十分困惑不解。下午炎热，拉帕姆只穿了件衬衫。在他的招呼声中已很难听出几天前他在

新房子里欢迎科里时的那股带有大言不惭意味的热乎劲。他瞅了瞅年轻人的脸，似乎在等他开门见山说出他是为了什么希奇古怪的事而来的。

“请坐。最近可好？你不会见怪吧，”后面这短短一句指的是他身穿衬衫一事。“我简直是在火上烤。”

科里笑道：“希望你能允许我脱掉这件上装。”

“啊哟，快脱！”上校高声道，他马上感到很高兴。人性就是这样，一个人穿了衬衫，他就希望别人都穿同样的衣着。

“等我跟你谈上两分钟后，你那时要我脱，我就脱，”年轻人边说边像个老朋友似的把指给他坐的椅子拖上一步靠近了办公桌，这时拉帕姆早已重新坐下。“说不定你没有两分钟可以留给我？”

“哦，有，我有，”上校说。“我就要下班了，我可以给你二十分钟，那样我还有十五分钟，足够赶上渡船了。”

“好，”科里说，“我希望你能接纳我为你的矿漆生意服务。”

上校像哑巴一样闷坐着。他扭过粗壮的脖子看一看房门是否关着。他并不希望外面的人听到谈话，不过如果他的太太能在场听到科里说的话，说不定他愿意出一大笔奖金哩。

“我想，”年轻人继续说，“我能找到一些知名人士为我的勤勉和稳重作证，他们也会为我的办事能力美言几句的。不过我又想我首先得知道你是不是有可能用我，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可能性，然后再去麻烦别人写证明也还不迟。所以我就直接来找你了。”

拉帕姆把精神鼓得足足的。自从他太太暗示科里也许会瞧不起油漆生意以后，他就一直对他有看法。虽然科里的第一炮使他目瞪口呆得似乎失神落魄一般，他可不会平白放过任何可能藐视他的矿漆的人。“你怎么会想到我会雇你？”工厂里称用

工人为雇，拉帕姆使用这个词儿仿佛科里是来找工作的。不知他用了这个词儿后是否感到了满足，不过至少他的脸颊略呈红色。

科里并不理会拉帕姆的无礼，只是答道，“我怕我还没有想清楚；不过我已经对这件事从外面进行了一些了解——”

“我希望你还不曾读过那个家伙在《纪事报》上登载的那篇东西吧?”拉帕姆打断说。巴特莱的访问记刊登以后，拉帕姆的心情非常矛盾。起初他暗中得意扬扬，但又不无疑虑，不知道他妻子如何看待巴特莱对她的提法，可是她似乎对此并不留意，拉帕姆像一个逃脱惩罚的人那样不禁暗自庆幸。后来他两个女儿为这篇文章跟他打趣，他并不在乎佩内洛普的玩笑话，使他不高兴的是开玩笑的时候艾琳就不像原来那样优雅大方。工商界的朋友跟他见面时脸上挂着会心的微笑，似乎在说他们了解那些赞誉之辞全是言不由衷——似乎当初访问时他们也在场，而且知道是怎么回事。最使拉帕姆忐忑不安的是职员和听差的看法。文章刊出以后，他对他们摆出一副庄重、严肃的姿态，后来却又感到揪心地难受。他还以为人人都读过这篇访问记哩。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科里答道，“我不常看《纪事报》。”

“哦，没什么。他们派了个人到这儿来访问我，那家伙把一切都歪曲得不成样子。”

“我想他们会这样的，”科里说。“我没看过。可能是在我回家之前刊登的。”

“可能是这样。”

“我读了你的宣传品以后得到一个启示，打那以后我就开始有了为你效劳的念头。”

拉帕姆对这些宣传品颇感得意，他认为文字写得很好。“什么启示?”

“我可以把一笔小小资金投在这里，”科里说时带有试探性口吻，似乎他是来碰碰运气的。“我手头有一小笔钱，不过你不一定愿意接受。”

“不行，先生，不行，”上校直率地说道。“我有过一个合伙人，再不想有第二个了。”

“这个我理解，”年轻人同意说。无疑他对一些偶然事件有自己的看法，不过也许他像一般青年那样对任何事都抱有模糊的希望。“我并不是来提议合伙的，我只是看到你正在打入国际市场，在这方面我确实认为我也许能为你效劳，同时也为我自己。”

“具体呢?”上校简短地问。

“呃，我通晓两三种语言，我懂法语、德语，对西班牙语也相当熟悉。”

“你是说你能讲这些语言?”上校的口气中敬畏和轻蔑并存，像他这样的人对别人的才能通常采取这种态度。

“是的；而且我能用法、德两种语言写通顺的信件。”

拉帕姆擦了下鼻子。“我们很容易找到人为我们要发的信件作翻译。”

“这个，”科里继续说道；即使他有点泄气，也并未表现出来，“目前你想把你的油漆打入那些国家，而我了解它们。我去过这些国家。我去过德国、法国，我也去过南美、墨西哥，当然，我还去过意大利。我相信如果让我去这些国家，我能打开销路。”

拉帕姆聆听时脸上露出了一丝被打动的迹象，不过他依然摇了摇头。

“只要有定单，我们就分秒不失地马上发货。我的漆不需要有人照料，派人出去照料划不来。你的薪水、开销会把我们赚来的钱全吃光的。”

“不过，”年轻人了无惧色地说，“你不必包下我的薪水和开销。”

“难道你只尽义务，不要报酬？”

“我想能不能用抽回扣的办法？”上校又摇起头来。科里急忙说下去，“我没来这儿以前曾经对这种漆作过一番调查，我了解那些内行的看法。我对这种漆有信心。”

拉帕姆深为感动，他抬起头凝视着年轻人。“上帝在上，我的漆天下第一，”他好像在做庄严的祈祷。

“也是市场上质量最好的漆，”科里说；接着又重复说，“我对这种漆有信心。”

“你有信心，”上校欲说又止。如果真的金钱万能，他情愿花费一年的收入，只要能买到他太太此刻在场的奇迹。顿时他的心软了下来，于是他对年轻人热情异常，这不仅因为他对任何信得过他的油漆质量的人都是如此，而且他太对不起这位无辜青年了，此人在生意经上颇有才干，他却对他的好意大放厥词，更有甚者，这位青年并没有犯什么过错，他却一再使他感到难堪。

科里站起身来。

“别让我超过二十分钟啊，”他取出怀表。“我并不期待你马上给一个肯定的答复。我只希望你考虑一下我的倡议。”

“别急，”拉帕姆说，“请坐着别动！我要跟你说说这种漆，”他的嘶哑嗓音中含有一种对方难以察觉的感情。“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我可以陪你去码头，”年轻人提议道。

“没关系！我可以搭下班船。瞧！”上校拉出一只抽屉，取出一张漆矿的照片，这时科里也坐了下来。“这就是那块宝地。照片上根本显示不出这是座宝藏，”他仿佛在说摄影这门蹩脚艺术把一位佳人的芳颜给糟蹋了。“那一带数这地方最美，就在这

儿。”——他按下他那硕大的食指——“我父亲发现了漆矿，那是四十——多年——以前了。真的，先生。”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把那故事讲得巨细无遗，也没留意已经错过了一班船了。这时外面办公室里的职员们早已挂上了亚麻布工作服，穿上皱纹料子的或法兰绒的外套。年轻女郎也已离去，只有听差还在。他不停地有意检查一下离他很远的百叶窗上的插销或者把什么物件整理一下，弄得丁零当啷直响。上校从自传味很浓的漆矿历史的叙述中得到快意的满足以后终于觉察到该收场了。“好，先生，这就是全部经过。”

“很有意思，”科里深深吸了口气，两人同时站起身来，拉帕姆穿上外套。

“这就是一切，”上校说道。“嗨！”他又说，“我看咱们不妨再谈一次，你的倡议使我感到意外，我不明白你怎么可能自己也赚得到钱。”

“我愿意冒风险，”科里答道。“我说过，我对这种漆有信心，我想先试试南美，例如智利。”

“听我说！”拉帕姆手中拿着怀表。“我喜欢一鼓作气。现在还来得及坐六点钟那班船。你跟我一起去纳塔斯喀特行吗？”我可以让你在那儿过夜，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件事了结。”

科里有青年人通常有的火性子，与年长的拉帕姆急于求成的性格刚好不谋而合。

“啊，我看那样很好嘛，”他脱口说出了这一句。“坦率地说，我也很希望了结这件事，只要了结的方式恰当。”

“呃，再说吧。丹尼斯！”拉帕姆叫了声呆在远处的听差，那人走了过来。“要向家里带信吗？”他问科里。

“不必了。父亲和我进门出门很随便，互不相扰。如果我没回家，他光知道这点就够了，别的就不问了。”

"啊,这倒方便,结婚以后你会发现再不能那样了。没事了,丹尼斯,"上校说。

他和科里一起跳上汽轮前还匆匆在码头上买了两份报纸。"刚好赶上。我就喜欢这样。要我在开船前在甲板上哪怕多呆上一分钟我也受不了的。"说着,他递了份报纸给科里。凭他的经验他知道船上哪儿是好地方,他领科里走去时顺手拉了把折椅,同时让科里也拿上一把。接着他马上打开报纸,浏览起新闻来。年轻人则注视着城市逐渐后退的壮丽景象,对甲板上四周的人群和水面上的喧闹场景则朦朦胧胧,似觉非觉。空气新鲜,而船只逐渐稀少;他们遇到一些大帆船在夕阳中斜着船身缓缓向港口驶去,海湾里的小岛随着汽轮的驶近与离远时大时小。

"我可不赞成有人又在鼓动那些南方人,"上校正对着铺在他膝上的报纸嘀咕,"可别再在那些老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对啊,"年轻人说,"有人在干什么?"

"哦,他们鼓动国会里那些南部邦联的勇士们。我不喜欢这样。依我看,如果我们的党[①] 再也没有别的货色可卖,还不如及早关门大吉呢。"拉帕姆边浏览报纸,边断断续续地发表一些对时事问题的看法;科里耐着性子听着,心里则巴望他重提有关生意的事,终于见他折起报纸往上衣袋里一塞。"有件事我从不更改,"他说,"我坐船时心里绝不考虑生意上的事。我喜欢整个身体,整个灵魂都浸满新鲜空气。我相信既然一个人能让自己的腿部、腰背部得到休息,他也可以让他的心灵得到休息。只要他能运用自己的意志力就可以做到。我这样想,如果我不坚持我的做法,就凭这十年来的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我早完了。我爱马也是出于这个考虑。驾驭马匹非一心一意不可,不这样不

① 指共和党。

行，除非你想把脖子摔断；可是坐船不同，你得运用你的意志力。你得把握住自己的心思，放在你要放的地方。每次坐船我都要看报——别买啦！”他收住话头要科里别向船上走过来的售票员买票。“我有很多余票。我看完了报，便想找人谈谈，要么观察人。我总感到吃惊：这些人从哪里来的。我在这条线上已经坐了六七年的船，可我只认识很少几张熟面孔，好像每次都换了批人。啊，这不奇怪！在夏天城里到处是陌生人，而且不断有人从乡下上来。他们认为到海滨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他们听说水面上有电灯照射都想见识见识。不过咱们还是谈谈人的脸吧。我所惊奇的不是一张脸告诉你什么，而是它没告诉你什么。当你想起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现状，想起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三十岁以前会有过哪些经历，你还以为这些经历都挂在脸上呢，可是不，我喜欢观察那些成双成对的，猜一猜哪一对是订了婚的，或者将要订婚，哪一对是结了婚的，或者不结婚不行的，可是半数以上我简直没法猜。当然啰，年轻人活蹦乱跳的好猜，可是年龄一大就难了。是不是？”

“对，我想你说得对，”科里说，虽然他并不想避开生意谈哲学，可是也无可奈何。

“呃，”上校说，“我并不是认为我们该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那样会使一个人不知所措。一个人只要还能控制住自己，他就还有希望能有所成就；可是一个人如果被人里里外外都看透了——即使别人看出他不怎么坏——他也就差不多完了。不，先生，我并不想对一个人里里外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船上人群中的大部分——当然，船很拥挤——看上去并没有很深的城府，而且也不怕别人了解他们的秘密。他们既无风度，也无别的引人注目之处。这些人去海滨游乐、休息，也花得去这笔钱。他们容貌平常，如果说有人颇有生气，那末使他们容

光焕发的不是别的，而是符合美国人特征的那富有诗意的孜孜以求的性格；另一方面他们看起来全很精明，也很友好，他们显然很愿意和陌生人说俏皮话、交朋友，这实在是我们所有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妇女穿着很花哨，至于穿什么要看各人不同的家庭收入和鉴赏趣味；男人之间的差别可以从他对穿的态度看出：有人考究，有人随便。在美国，大批人夏天里都戴上一顶草帽；对他们也谈不上什么个人尊严。当一个英国人忽然异想天开地不再穿普通服装时，旁观者往往为之折服，我们却没有这种魅力。我们的草帽、哔叽或法兰绒便服使别人看我们就像一群毛孩子。

"总有一天，"拉帕姆站起身来，这时船已驶近最后一站的码头，"这些船上会发生可怕的事故。只要看看多么拥挤就知道了。"

他是指码头上密密匝匝的人群，他们被重重水闸和大门挡在外面，心里恨不得马上冲上船赶回波士顿，也不管来纳塔斯喀特的旅客是否已经下船。

"每次都超载，"他接着淡淡地说，似乎在行将发生的灾祸中不会有他的份。"他们每次运送的乘客都比定额超过一倍，而一旦出了事故，他们最多只能救起十分之一。你瞧吧，先生，总有一天会出事的。哈啰！我的小妞儿在那儿！"他取出折叠的报纸向码头上离人群不远的一排大小马车挥舞，在一辆马车上一位女郎在挥着小阳伞作答。

他把客人引出了人群，而她却没有注意到科里，只管自己向父亲絮叨。"啊，上校，你总算没错过最后机会。打四点钟起我们就来守候每班船——确切地说，是杰里来的。后来我对妈说我自己来，看看能不能接着，如果再接不着，下次就请你走路了。把你宠成这个样。"

上校从她的数说中得到一种乐趣，因此耐心等她说完，并不急于开口。他很得意带来了一位客人，连眼睛也闪烁有神了，对女儿则感到满意，因为她能毫不羞怯地面对客人。“我请科里先生来咱家过夜，一路上我东拉西扯，就把时间耽误了。”

还没等上校解释完毕，站在敞篷马车边上的年轻人迅速鞠了一个躬，佩内洛普·拉帕姆不慌不忙拖着长音说道，“哦，你好，科里先生。”

“科里先生，请那儿上车，就坐在拉帕姆小姐旁边，”他自己则爬到车夫旁的座位上。“不，不，”看到年轻人做手势表示谦让时，他忙说道，“我这个最佳座位可不让给任何人。杰里，让我拿一分钟缰绳怎么样？”

他总是以这种方式从车夫这里拿过缰绳，半分钟还没过去，他已经利索地把车转了过来背对着码头，尽管周围全是错落不齐的一行行一群群的徒步旅客。一瞬间，他们就沿着通向海边沙滩的道路飞驰而去，在沙滩边可以看到配有游廊的旅馆和饭店连绵不断地排成一片。“这儿很热闹，”他用马鞭一指，说话间他已驶过沙滩。“不过我对旅馆已经腻了，今年夏天我下了决心租一间别墅。呃，佩，家里人很好吧？”在他斜过身躯等她回答的同时，转向她的半边脸上的那只眼睛也向她眨了眨，显示出万分得意的神色。上校并没有丝毫自私动机，只是老惦念着一点：这下他太太可输定了；此时他的感觉，用他的话来说，挺不错。

对父亲憨态可掬的表现，这位被逗乐了的女儿不禁嫣然一笑。“从早晨到现在不见得有多大的变化。你走的时候艾琳头痛了吗？”

“没有啊，”上校说。

“啊，那么这事倒可以向你报告了。”

“嘘！”上校声调里有点心烦意乱。

"艾琳小姐身体欠安，我感到遗憾，"科里彬彬有礼地说。

"我想她一定是在海滩上散步太久了。这空气虽然凉爽，阳光还是很强的。"

"是啊，不错，"科里同意道。

"好好睡一晚就没事了，"上校头也不回。"不过你们女孩子可得留意啊。"

"一个人如果喜欢散步，"科里说，"我想海滩对他的诱惑力最大了。"

"哦，不全是这样，"女郎答道。"你走啊，走啊，走个不停，只是因为前面的路平滑笔直。我们来这儿次数太多了，闭着眼睛也能想象得出周围景色——潮起时怎么样，潮落时怎么样，风暴过后又怎么样。对我们来说，那些海蟹，还有滞留在沙滩上的海星，就跟挖沙子的小孩，坐在太阳伞下的男男女女一样，早就司空见惯了。我看那些人全一个样，全部一个样。"

上校任凭这两位年轻人交谈，不再打岔。当他再次开口时，他说，"啊，到了！"他从公路上弯进岔道，驶近一幢屋顶漆成朱红色的棕式房屋，在转弯处有一巨岩兀立，岩石间丛生着天竺葵。四周光秃秃的，一棵树也没有；大海很近，就在不远处奔腾翻滚，给人以寥廓之感。空气中洋溢着诱人的晚餐香味。拉帕姆太太坐在游廊上，眼神里露出要丈夫解释为什么这样迟的神色，可是一看到科里先生连忙收住了已到舌尖的话。

# 七

上校喜滋滋地从车座上轻轻往下一纵，漫不经心地解释了一句："我把科里先生带来了。"

拉帕姆太太欢迎了客人，上校先领他去宿夜的房间，同时也略略看一看是否缺少什么，然后自行去洗手。太太急匆匆地跟着他去卧室，但他却毫不留意她急不可待的模样。

“艾琳怎么会头痛的？”他那毛茸茸的手上涌起一层肥皂泡。

“你就别管艾琳了，”妻子赶忙堵住他的话头。“他怎么会来的？你逼他来的？假如是真的，我绝饶不了你，赛拉斯！”

上校呵呵笑了，太太则不住摇晃他的肩膀，要他轻声些。“嘘！”她悄没声地嘘道。“你难道要他什么都听见？是你硬要他来的？”

上校笑得更欢了。他想从这件事里尽情取乐一番。“没有，我没硬要他来，他似乎自己想来。”

“我不相信。你在哪儿遇见他的？”

“办公室里。”

“什么办公室？”

“我的。”

“别胡说啦！他去那儿干吗？”

“哦，没什么大事。”

“他目的是什么？”

“目的？哈，他说他要做矿漆买卖。”

拉帕姆太太一屁股坐在椅子里，只见他那硕壮的身躯因为暗暗发笑而不住地摇动。“赛拉斯·拉帕姆，”她气喘吁吁地说，“如果你想再编造出什么来唬弄我——”

上校拿起毛巾擦手。“他有个想法，说是能在南美推销矿漆。我可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别管他！”妻子高声道。“我还没跟你算账哩。”

“所以我对他说他最好来这儿洽谈洽谈，”上校装出一副率直纯朴的模样。“我可知道即使他手里拿着根十英尺长的竿子，

他也不愿去碰一碰的。”

“说下去!”拉帕姆太太气势汹汹地说。

“我做得很对,是吗?”

门上有人敲了一下,拉帕姆太太应了声。女仆说晚饭已准备好。“好,”她说,“来吃饭吧。不过我不会饶过你的,赛拉斯。”

佩内洛普一到家就去她妹妹的房间。

“头痛好一些了吗,琳?”她问道。

“好了些,”枕头边传来一个声音。“不过我不想吃饭。我什么也不要。只要我躺着不动,明天一早我就好了。”

“啊,太遗憾了,”姊姊说。“他跟爸爸来了。”

“不会的! 谁来了?”艾琳一怔,惊叫了起来,否认和问题同时溜出了口。

“哦,那好吧,你说他不会来,我又何必告诉你谁来了。”

“唉,你怎么能这样待我!”受难者发出了呻吟声。“你究竟在说什么,佩?”

“我看还是不告诉你吧,”佩内洛普说,她像猫玩弄老鼠一般地瞅着她。“既然你不来吃晚饭,又何必激动呢?”

老鼠呻吟了一声,在床上蠕动着。

“哦,我可不会这样待你!”

猫在房间另一头坐了下来轻轻问道,“好吧,如果是科里先生你怎么办? 你说过你不来吃晚饭,他会原谅你的。我已经告诉他你头痛。当然啰,你来不了啦! 否则未免太不好意思了。可是你不用操心,艾琳,我将尽力使他过一个愉快的晚上。”这时,猫噗嗤一笑,而老鼠也一时壮起了胆子,总算有了点自尊心。

“你到这儿来拿我取乐怎么不感到害臊?”

“我不懂,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佩内洛普辩解道。“如果父亲邀请他,他为什么不能跟父亲来? 只要父亲动了请他的念

头他就一定会请的。我看不出那只跳蛙比起别的跳蛙来有什么两样[①]。”

看到妹妹手足无措的模样，她也无心把玩笑继续开下去；她竭力想忍住笑，又实在支撑不住，不禁放声大笑起来。这样一来，那位受害者更加相信姐姐只是在糊弄她，可是也不看看时机。

“唉，佩，我可不会这样捉弄你，”她恨恨地低声埋怨道。

佩内洛普一头倒下在她身边睡了下来。“哦，可怜的艾琳！他**是**在这儿。这不是什么玩笑，而是庄严的事实。”虽然笑声使她喘不过气来，她还是抚慰着妹妹。“你一定得起床走出这个房门。我也不知道哪阵风把他吹来，可是他确实**是**在这儿。”

“现在太迟了，”艾琳凄然说道，接着又绝望地说，“我真傻，怎么会出去散步呢！”

“得了，”姐姐哄着她说，“出来喝一点茶吧。茶对你会有好处的。”

“不，不，我不去。就送杯茶来吧。”

“好吧，可能再晚点时候你能见见他。”

“我根本不想见他。”

一小时以后佩内洛普回到妹妹房里看到她坐在镜子前面。“你还是别起来吧，明儿一早就好了，琳，”她说。“我们一吃完晚饭，爸爸就说，‘好啦，科里先生跟我要谈点生意上的事。女士们，请便吧。’他望着妈妈那股神气我觉得真受不了，琳，你要是能听到晚饭时上校爸爸是怎么吹的就好了，你会感到那天的吹嘘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

① 这里佩内洛普在风趣地引用马克·吐温在短篇小说《加拉维拉县有名的跳蛙》中的话。

猝然间拉帕姆太太打开了门。

“我说，佩，”说着她把身后的门关上。“刚才你父亲真叫我受不了，不过我还是忍了。你如果不马上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让对方自己想象会有什么后果，佩内洛普的回答虽然语气讥讽却清清楚楚：“这个，上校父亲是有点趾高气扬，妈。可是你不用问我他们究竟在谈什么生意，因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码头上接到了他们，一路过来他们在谈——文学。”

“胡说！你说说他们谈什么生意？”

“呃，如果你要我坦率谈谈我的看法，我想所谓谈生意不过是个障眼法。可惜艾琳没能起来接待他，”她又说。

艾琳向母亲投了一个默默求援的目光，可是母亲正忙着思索什么，并没有向她提供保护。

“你父亲说他要跟他一起做生意。”

艾琳目光发直，显得既万分吃惊又大惑不解，但是佩内洛普却依然不动声色。

“呃，我看是件赚钱的买卖。”

“哼，我可不信这一套！”拉帕姆太太高声道。“我对你父亲就是这么说的。”

“他信你了吗？”佩内洛普说道。

母亲并没有作答。“我只知道一点，”她说，“他得把全部真相告诉我，否则今晚他别想睡觉。”

“好吧，妈妈，”佩内洛普说着又忍不住莫名其妙地笑了，她的古怪笑法多种多样。“如果你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

“艾琳，你去把衣服穿好，”母亲下了命令，“然后你跟佩到客厅里来。他们谈生意最多两小时，然后我们得全部到那儿接待

他。你的头痛不会严重到无法忍受吧。"

"哦,现在一点不痛了,"姑娘说道。

拉帕姆太太准予上校的两小时已经过去,她往餐厅里张望,只见整个房间都被他的烟雾熏蓝了。

"你们男人是不是请到客厅里来坐坐。这里舒适些,我们可以让给你们。"

"哦,你们别走,"丈夫说。"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科里已经伫立一旁,拉帕姆也站了起来。"我看咱们还是到她们那儿去。还有一小点明天再谈吧。"

当科里跟随拉帕姆走进客厅时两位小姐都在里面。桌子上放着一盏大台灯,四周散放着少量书和大量报纸,两位小姐并不掩饰她们对这些书报不感兴趣。科里跟艾琳打过招呼后一眼瞥见眼皮底下的一本小说,由于找不到话题(在这种时候人们有时会这样)便说道:"我看到你们在读《米德尔马契》[①],你们喜欢乔治·艾略特吗?"

"谁?"妹妹说。

佩内洛普插了进来。"我看艾琳还没读过这本小说呢。我刚从图书馆里借来这本书;很多人在议论这本书。我倒希望这位作家能让读者自己探索对书中人物的看法,"她补充道。这时她父亲插嘴了:"我没时间读书。能每天看报已经不错了;一到晚上我就感到累了,我情愿上戏院,要么听讲演,条件是要附带有一架实体幻灯机让你看看各地的风光。不过我们全家最喜欢的还是看戏。我要看能让我发笑的戏。我不爱看悲剧。实际生

---

① 《米德尔马契》,乔治·艾略特所著的小说,出版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本书情节大约发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因此作者似在暗示:即使拉帕姆家惟一有文学修养的佩内洛普,在小说阅读方面仍然落伍于时代。

活中悲剧已经够多了。有没有看过《乔舒亚·惠特科姆》[①]?"

全家都谈论开了,看来人人对戏剧和演员都有自己的看法。拉帕姆太太把话题拉回到文学。"我看在我们家里数佩内洛普书读得最多。"

"啊,妈,你可不能什么都推到我头上!"姑娘的抗议颇为诙谐。

母亲笑了起来,接着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年轻时总喜欢找本好书读读,可是那时候不准我们看很多小说。我母亲把小说叫谎言。不过有几本书离开她所说的谎言也不那么远。"

"那些书确实是讲虚构的事,"科里微笑道。

"总的说来,我们确实买了不少书,"上校说。他心目中可能是指那些他们在生日或节日互相赠送的那些昂贵书籍。"不过我读了报纸尽够了。如果我女儿想读小说,我叫她们从图书馆借,否则要图书馆干什么? 嘘!"他的喘气一下子就把这毫无利润可言的话题吹开了。"你们女人就喜欢挤在一间房间里! 为了想呼吸新鲜空气,你们去海滨,上高山,然后就把自己塞进一间狭小的房间里,那儿可什么空气也没有。好了,姑娘们,请戴上帽子带科里先生去岩顶看看旅馆的夜景吧。"

科里说很乐意去。姑娘们互相使了个眼色,然后又跟母亲交换了眼色。艾琳把漂亮的下巴一翘,对父亲的不可救药表示不满,佩内洛普把嘴撇成一个滑稽模样,只有上校安详自若,对自己的手腕表示满意。见他们走了,还没等妻子来得及向他进攻,他就开口了,"我把他们支了出去因为我跟他已经谈完了,现在该跟你谈了。我以前说的全是真的,珀西斯,他要参加我的企业。"

---

① 《乔舒亚·惠特科姆》是当时一出流行喜剧。

“便宜了你,”妻子的意思是他企图蒙骗她的罪过现在可以得到从轻发落,实际上她也无心再考虑此事,因为她对他的话产生了浓厚兴趣。“你看他到底是什么意图?”

“呃,听他说来,他大学毕业后在很多方面都试了试,一直没找到他称心的事——也可以说他顺手的事。没那么容易啊。现在他有了个主意,说是可以把矿漆推销到外国去——墨西哥啊,南美啊。他精通西班牙语,”——实际上科里只是谦虚地说他懂得一点西班牙语——“况且他去过那些地方,了解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而且他对我的漆很有信心,”上校最后说道。

“我看他不光是对漆,对别的东西也有信心,”拉帕姆太太说。

“你在说什么?”

“唉,赛拉斯·拉帕姆,如果现在你还看不出他在追求艾琳,我不知道究竟什么能使你张开眼睛。就这么回事。”

上校装作在默默考虑,似乎他从未意识到这件事。“喔,那么我只能说他在绕一个很大的弯子。我不是说你错了。不过如果是艾琳,那我不明白他又何必到南美去追她呢。这是他自己提的。我看还是与漆有关,珀西斯。他说他对漆有信心,”上校压低了嗓门热诚地说,“而且他愿意负担在那儿开代理处的费用,只要拿销售收入的回扣就行。”

“当然啰!如果他感到欠你的情,他就不肯干这买卖了。他自尊心很强,不会那样做的。”

“如果他不是把油漆生意放在首位,把艾琳放在第二位,他就根本不肯干了。我很清楚在这两方面我都不会有意见,不过这件事不能搅在一起;我可不希望他在糊弄我——别人也一样。不过从我所听到的,迄今为止,他自始至终是在谈生意。不管怎样,我就在那个基础上跟他打交道。他有些主意真不错,我们刚

才那番把产品打入国外市场的谈话使他感到很兴奋。现在各种产品都有积压，我们必须推销掉，否则只好停工等国内需求增加了再说。我们已经有过两三次市场波动，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人说我们的高关税政策使我们无法扩展贸易，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采取相应政策——我们光要人家采取相应政策——每次英国人总占我们的便宜。我不知道情况是不是这样，不过我不明白这跟我的漆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怎样，他想试一试，我也差不多下决心让他试。当然啰，我不会让他担当全部风险。我也对这种漆信心十足，我还是会支付他的开销的。"

"这样说，你到底还是跟别人合伙了?"拉帕姆太太忍不住说。

"是的，如果你认为这是合伙。这可不是我的看法，"丈夫淡淡地回了一句。

"好，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赛，我想你能听得进别人的劝说了吧，"拉帕姆太太说。

上校听了这句话觉得很有趣。"是啊，我能。你有什么反对意见?"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如果你满意，我也满意。"

"嗯?"

"他什么时候去南美?"

"我将先让他参加一段时间办公室的工作。他可以等到冬天再出发。他得先熟悉一下这种生意。"

"哦，那当然！你准备让他在咱们家搭伙吗?"

"你说这个干什么，珀西斯?"

"哦，没什么！即使他不在咱们家搭伙，我相信他来我家做客不会感到拘束的。"

"是这样。"

“如果他并不利用这种特殊关系，你认为让他在南美做你的代理人合适吗？”

上校自己觉得脸刷地红了。“我并不是因为这层关系才让他参加的。”

“哦，是的，你是因为这层关系！你可以骗自己说不是，可是你瞒不了我。因为我了解你。”

上校笑了。“嘘！”他说。

拉帕姆太太接着说，“希望他喜欢她，这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两桩事不该搅在一起，我劝你别跟科里先生合作。如果他真的喜欢上她，那万事大吉；如果他不喜欢她，你知道你的感情会怎么样。我很了解你，赛拉斯，如果事情那样发展，你不会公正地对待他的。而且我认为除非你很有把握，否则你不应该跨出这一步。我看得出你已经被这件事迷住了——”

“我根本没被迷住，”拉帕姆争辩说。

“而且如果你没办成，你就会很不高兴，”他妻子不理睬他的争辩继续说道。

“那好吧，”他说，“如果你比我更了解我的心思，那我看就没有什么好争的了。”

他站起身来，漫步走出房门到游廊上去松弛一下神经。当他看到那几位年轻人正站在南面的岩石上，胸中不禁涌上一股暖流。他一直说他从不看重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可是现在小科里到他这儿来谋求工作，在他这儿做客，又可能是在追求他的女儿，这种种使他尝到了自发家以来最甜蜜的滋味。他深知科里一家的地位；他看问题既简单又粗鲁，对这个象征华贵的名字他脑中只有一个恨字。他原以为除非他能四世同堂，看到他以下三代人都能由于经营矿漆而闪闪发光，光凭他这一代是无法与

他家媲美的。由于生意上的原因，他有点熟悉老菲利普斯·科里家的传统，他也听到过关于他儿子的传闻，说他在国外虚度青春，到处挥霍父亲的金钱，又说他什么事也不干，只会讲些俏皮话。当别人把有些俏皮话传给他听时，拉帕姆竟听不出妙处何在。有次他遇见这位老头，在他眼里，这位又高又瘦、胡子花白、身躯微伛的男人身上的一切都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贵族气息。当妻子告诉他去年夏天她如何跟这一家认识时，他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怒气冲冲；后来他听说小科里可能对艾琳有意时，他认为这种想法太荒唐无稽了，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原先他对小科里已经形成一定的看法，不料他们一见面，他就喜欢上他了，对这一点他直言不讳，这么一来他也背上了他妻子无稽想法的包袱，而她却反而想说是他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

过去在木料谷的学校里，那位教他拚写和语法的少女说愿意嫁给他，这下总算触动了他那笨重的想象力，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他才算有了类似的体会。

岩石上黑黝黝的人影开始移动，他看到他们正向屋子走来。为了不让他们发现他在注视着他们，他走进了屋子。

# 八

与儿子在巴港分别一周后的某天早晨，科里太太突然走进波士顿寓所来见科里先生。他正在用早餐，欢迎太太时的那副神气十足的表情并不陌生；当妻子忽然从山间或海边避暑地回到整个夏天留在城里的丈夫身边时，在丈夫脸上就能看到这副神气。有一阵子她感到在家里仿佛是个陌生人，任凭他把自己当客人招待，然后由于对他的舒适生活产生了妒忌，她才不无气

恼地重新摆出女主人的威严。科里太太出身高贵，即使有嫉妒之心也不会公开责备。

“啊，安娜，我这么舒舒服服都亏了你，你来的时候姑娘们怎么样?”

“姑娘们很好，”科里太太说，一边心不在焉地注视着丈夫身上那件棕色丝绒外套，他穿在身上显得很英俊。很少有两鬓已转成灰白色的男子还这么风度翩翩的。头发已经不那么乌黑了，那样的话未免与胡子的对比太强烈，然而仍然比胡子稍黑，同时由于稍显稀疏，使波浪形更为优雅。他那珠白色的皮肤有时可以在某些长者身上看到，而时间老人在上面刻画的线条太纤细了，很难说这是皱纹。他从来没有个人虚荣心，现在对自己的潇洒外表木然不知。

“我听了很高兴。儿子在我这里，”他答道，“确切地说，当他跟我同在一起的时候。”

“啊，他在哪儿?”母亲问道。

“可能正在跟那位忘年交拉帕姆在什么地方开怀畅饮。昨天下午他离家去向那位矿漆大王效忠了，到这时候还没回来。”

“布鲁姆菲尔德!”科里太太高声道，“你为什么不制止他呢?”

“这个，亲爱的，很难说这不是件好事。”

“好事? 糟透了!”

“不见得吧。应该说是件体面事。汤姆发现——当然用不着研究那些自然景观，因为到处都有广告在宣扬这件事的好处——”

“太丑恶了!”

“这是件好事；他认为他在如何在海外打开销路这一点上能出些主意。”

“为什么他不能干些别的?”母亲哀叹道。

“他差不多什么都干过一阵子,可又不干了。所以这事可能也干不长。不过因为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向他提出,我想还是不干涉为上策。事实上即使我对他说矿漆这生意很糟又有什么用? 我估摸你告诉过他这种生意不光彩。”

“是的! 我说过。”

“你瞧,又有什么用,况且他对你的意见比对我的要重视三倍。大概你这次来想再次告诉他这生意不光彩?”

“我心情很不好。他在自暴自弃。是的,如果有可能我就要阻止这件事。”

父亲摇摇头。

“如果拉帕姆同意了,我看为时已晚。不过可以对拉帕姆抱几分希望。至于说汤姆自暴自弃,我不能同意。毫无疑问他是天下最出色的小伙子之一。他精力旺盛,而且他也有足够的我们所谓的一般判断力。不过他的才华并不出众,是的,并不出众,我看他干自由职业不会有多大出息,况且他本能地避开这些职业。可是他总得干些什么。他干什么好呢? 他说干矿漆,我呢,也看不出他为什么不能干这一行。只要赚钱的方式光明正大,咱们何必装出很计较干的是哪一行呢? 说实在的,咱们也并不计较。那种迷信到处都已经失灵了。”

“哦,不只是干矿漆这一点,”科里太太显然不愿再往下说,而是岔了开去,“我希望他能找一门亲事。”

“找有钱人家?”丈夫试探道。“我常常想用这个来腐蚀他,可是我看良心不允许他这样做,我也欣赏他这一点。我自己结婚是为了爱情,”科里从桌子那头瞅着妻子。

她宽厚地回了一眼,不过觉得应该加上一句,“乱弹琴!”

“此外,”丈夫接着说,“如果你讲财富,那可是位漆公主。她

将来有的是钱。”

“啊，这是最糟糕的了，”母亲叹息道。“即使我还能忍受矿漆——”

“可没法忍受公主？你不是说过她是位容貌出众，举止得体的姑娘吗？”

“她是容貌出众，举止也得体，可是别的什么也不是。她很呆板，真的很呆板。”

“可是汤姆似乎很喜欢她的风采。”

“我怎么说呢？当时咱们多亏了她们的帮助，我自然希望他对她们能彬彬有礼。事实上，是我向他提出这个要求的。”

“而他却超过了分寸。”

“这倒难说。不过那孩子确实非常漂亮。”

“汤姆说有两位姑娘。可能会互相抵销吧。”

“是的，还有一个女儿，”科里太太同意道。“我不懂你怎么能拿这种事开玩笑，布鲁姆菲尔德，”她加上一句。

“我也不懂，实话告诉你吧，亲爱的。我对自己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也感到吃惊。眼睁睁我的儿子不得不降低身分去赚钱养活自己。太不可思议了，”科里岔开话头说，“有些价值特别容易贬值。你从不会听到画的价值会贬低；可是租金、股票、房地产——这些东西的价值下降得可厉害了。可能有人会提出应该把人的价值全部放在画里；我自己有很多价值藏在画里。”

“汤姆用不着去赚钱，”科里太太并不理会丈夫的玩笑话。“咱们一家人还够花。”

“有时我就是这么劝汤姆的。我向他证明，只要不乱花钱，对家产严格管理，他一生都不用干活。当然啰，他要受些限制，我们也会被框住，可是这世界既有牺牲也有妥协。他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举了一些欧洲上流社会人物的例子以说明悠闲生活

的好处，可是这一点也不能打动他。看起来他希望干些什么——为自己干些什么。我怕汤姆是个自私的人。”

科里太太疲惫无力地笑了笑。三十年前她嫁给了这位富有的青年画家，他说的话比画的画更讨人喜欢——说得娓娓动听，正好投合一位对待人生过于认真和太讲实际的姑娘的心意。她随他回波士顿老家后，她对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他的话依然那么动听，可是除此之外他没干过什么事。事实上，他青年时期的才华仅止于此，再也没有发展余地。他有个优点：他虽然奢华，却能够随遇而安，并不贪得无厌。他从不拿钱去冒什么风险；他的欣赏趣味像意大利人那样简朴，也没有耗费昂贵的癖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趋向于过一种退隐的生活。要请他出去并不容易，即便是宴会也难得见到他。在日益窘迫的境况下他的耐性显示出一种凄凉感，这点在她一步步掌管起全家生计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楚了。有时他感到很糟：几个孩子的抚养，还有他们的教育和娱乐费用怎么化费这么多。况且她也知道，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她早就会跟他一起回罗马，在那里可以像王侯一般生活，而开销比起在波士顿即便只过体面的生活都要少。

“汤姆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父亲接着说，“不过他问过别人。他得出的结论是干矿漆大有可为。有关矿漆的一切他都打听清楚了，对它的奠基人——也可说发明人——他一清二楚。听他侃侃而谈确实令人折服。既然他一定想干一番事业，我看，无论在哪种形式中让他的自我得到体现都可以嘛。加上个矿漆公主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不过那可能性毕竟还很遥远，对这一点你主要的依据只是你的母爱。不过即使此事可能性很大并且迫在眉睫，你又有什么办法？咱们美国的父母亲在此类事情中最大的慰藉是束手无策。如果咱们是欧洲人，甚至如果是英国人，咱们就会对孩子们谈恋爱有所察觉，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去开导他

们如何对待青春时期的爱情;可是咱们的习俗是不理不睬,一旦木已成舟,他们就不听咱们的了。咱们太温文尔雅,不会安排儿女们的婚事,看到他们自己安排了,咱们就缄默不言,生怕越说越糟。咱们所能采取的正确途径是学会听之任之,这本来是别的地方年轻人不得不持有的态度,在这儿却成了咱们的地位的惟一逻辑结果。咱们既然不干涉,要说对此有什么不快也就荒唐无稽了。"

"哦,干涉子女婚姻的事不是常常发生的吗?"科里太太说。

"是的,不过只是半心半意而已,这样如果到最后还是无法左右婚事,他们就不会感到难堪,况且大半他们也左右不了。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应该取消汤姆的继承权。那样就既简单又经济。不过你绝不会同意,而汤姆也不会在意的。"

"我看咱们在这类事上的做法不对头,"科里太太说。

"嗯,很可能。不过这是咱们全部文化的基础。谁会来带个头?我应该去找咱们的熟人中的哪位父亲并向他提出让汤姆跟他的女儿联姻呢?这样我不成为一头笨驴了?你会不会去找两位母亲,请她们让儿子跟你的女儿结婚?你会感到像只呆头鹅。这不行,咱们惟一的格言是:彻底撒手。"

"到时候我会跟汤姆说的,"科里太太说。

"那时我得请你准我离开,免得看到你的难堪样子,亲爱的,"丈夫答道。

那天下午儿子回家了,他说看到母亲在波士顿颇觉愕然。他如此坦率,反倒使她没勇气直说她来的原因,只得编了个借口。

"呃,母亲,"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已经跟拉帕姆先生达成了协议。"

"是吗,汤姆?"她有气无力地说。

“是的。目前我将负责他的国外通讯事务。如果我能找到获利的路子——我认为是有利可图的——我将赴南美和墨西哥去经营他这方面的贸易。他做事很漂亮。他说如果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他除了佣金外还会付给我薪水。我跟吉姆舅舅谈过,他认为这样的开头很好。”

“你的吉姆舅舅真的这样认为吗?”科里太太惊愕地问。

“是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在向他请教,而我是根据他的意见行事的。”

她兄长的背叛她无法理解。

“是啊,我想我这样做你会高兴的,况且我也找不到比他更适合指导我的人了。”

母亲沉默不语。事实上,矿漆生意虽然令人痛心,此刻却被一种更刺人的焦虑所替代。她于是小心谨慎地在这个问题上绕起弯子来。

“整个晚上你都在跟拉帕姆先生谈生意?”

“嗯,差不多整个晚上,”儿子说时还大大方方地笑了一声。“昨天下午我去拜访他之前跟吉姆舅舅把整个设想全面议论了一番。拉帕姆先生请我去海边把这件事谈妥。”

“去海边?”科里夫人重复了一遍。

“是的,去纳塔斯喀特。他在那儿有所别墅。”

“在纳塔斯喀特?”科里太太略略皱了皱眉头。“纳塔斯喀特的别墅究竟是什么模样?”

“跟别处的别墅相差无几。别处有的红屋顶、游廊等那儿也有。海边有涂刷注意事项的岩石;海滩上的大旅馆群约有一英里长,到晚上电灯和浪漫的烛光使那一带灯火辉煌。这种景色纳安特是看不到的。”

“是的,”母亲说。“拉帕姆太太好吗? 女儿呢?”

“我看都很好，”年轻人说。“两位小姐晚饭后通常要去岩石上散步，昨儿晚上她们陪我去了。回来后我跟拉帕姆谈矿漆生意一直谈到深夜。直到今天早上我们一齐坐船上来时才达成了协议。”

“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你看他们是哪一类人？”

“哪一类人？啊哟，我倒没有注意。”科里太太本想忍住，但仍不免宽慰地吐了半口气；儿子笑了笑，但显然不是在笑她。“他们正在读《米德尔马契》。他们说这本小说引起了不少议论。哦，我看他们是很好的人。彼此间很融洽。”

“我想是那位容貌平常的姐姐在读《米德尔马契》。”

“容貌平常？她不漂亮吗？”年轻人似乎在探索自己的意识世界。“是啊，显然是那位姐姐在读。不过即使她也不像是个书呆子。他们喜欢谈话。在这一点上他们像南方人。”年轻人微微一笑，似乎被拉帕姆一家的印象逗乐了。“日子过得非常富裕。上校——他是一位上校——把咖啡叫做太太的咖啡，好像是她亲手煮的，实际上我想只是在她的指导下煮的。家里凡是钱能买到的都有了。不过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花钱买到的。”

在科里太太的生活里她越来越不愉快地认识到金钱的作用，不过如果应用到拉帕姆家对她倒不无安慰。“是啊，到了某一限度鉴赏力就开始起作用了。”

“为了家中书籍不多，他们简直要向我道歉，”科里说。“其实何必如此哩。上校说他们总的来说买了不少书，不过看来他们并没有带到海滨去。”

“大概他们从不买新书。最近我遇见几个阔佬，为了尽情享受，他们肆意挥霍，可是书是借来的，而且是廉价的平装本。”

“拉帕姆家恐怕就是这样的，”年轻人笑着说，“不过他们是好人。另一位女儿很有幽默感。”

"很有幽默感?"科里夫人困惑不解地皱起了眉头。"你是说像塞耶太太?"只要有人提起幽默感,波士顿人就会想起这个名字。

"哦,不,完全不像。她从不说令人难忘的,所谓像闪光般的或像涟漪般的俏皮话;也不说有文学趣味的俏皮话。只是她看问题的方式相当逗,也可以说她有使事物呈现滑稽相的本领。究竟怎样我说不上。她只是把看到的说出来,有时候模仿模仿。"

"哦,"科里太太冷冷地说。过了一会儿,问道:"艾琳小姐还是那么漂亮?"

"她的肤色美极了,"儿子不大满意地说。"父亲和拉帕姆上校见面时我可要在场," 他莞尔一笑道。

"啊,是了,你父亲!"母亲的口吻就像一位妻子往往在孩子面前既同情也责备他们的父亲那样。

"你是不是认为他会感到难以应付?"年轻人很快问道。

"不,不,不能这么说。不过我得承认我宁愿你挑选别的事业,汤姆。"

"这个,母亲,我就不懂了。现在人们眼里最主要的是有多少钱,如果是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肮脏钱,那我情愿挨饿也不肯碰一碰……"

"当然,你会情愿挨饿的,孩子!"母亲自豪地插了一句。

"如果钱上面沾有矿漆,那我可毫不在乎。我将用我对拉帕姆的影响——如果有的话——让他把景观上的漆刮掉。"

"我想你要等到秋天才开始工作吧。"

"哦,不是那样,"看到母亲对生意如此一窍不通,儿子不禁笑了。"明天早晨就开始。"

"明天早上!"

“是的。已经指定一张办公桌由我使用。明天早晨九点钟我就去那儿启用这张桌子。”

“汤姆!”母亲高声道,“你想想拉帕姆先生为什么这么爽快让你参加?我一直听说年轻人不容易进去。”

“难道你以为他轻易就让我进去?我们足足谈了十二个小时。”

“你不认为这是因为——个人考虑吗?”

“呃,我不懂你究竟指什么,妈。我想他喜欢我。”

科里太太说不出她在指什么。她的回答疲软无力:“好吧。你并不喜欢这是什么照顾吧,是不是?”

“我看这个人在照顾自己利益这一点上不会马马虎虎的。不过如果一开始他就喜欢我,我也觉得挺好。如果我这个人将来对他无足轻重,那就是我的过错了。”

“好,”科里太太道。

“呃,”丈夫在她与儿子谈话以后一见面就问,“你跟汤姆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我发现他已经下了决心,如果我硬要他改变主意,他会觉得很难受的。”

“我也是这么说的,亲爱的。”

“除此之外,他已经跟詹姆斯充分讨论了这件事,看来他舅舅还给他出了点子。我不能理解詹姆斯。”

“哦,这么说,他的决心与漆有关,而不是跟公主有关。好,你不干涉他这是很明智的,安娜。咱们代表的传统已经褪了色。咱们并不真的关心某人做的是什么生意,只要规模大,还有那个人做的广告不要太恶心;可是咱们以为不装出勉为其难的模样会不体面。”

“你真的这样想吗，布罗姆菲尔德？”妻子严肃地问道。

“当然是真的。年轻的我不自量力，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自己是精瓷制品，最后终于认识到和别人一样也不过是普通泥土做的；这反倒使我宽慰。一旦我打碎了，换一件并不困难。”

“既然汤姆铁了心要参加这项生意，”科里太太说，“我很高兴詹姆斯能赞成。”

“恐怕即使他不赞成，汤姆也不会在乎；我也不会重视这一点的，”科里的话无意中露出一点：在他一生中他可能已经听够了这位大舅子的意见。“有关汤姆娶公主的事，你倒不妨向他请教一下。”

“目前尚没有这个必要，”科里太太神情严肃地说。过了一会儿她问道，“如果问题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你还会感到很轻松吗，布鲁姆菲尔德？”

“这问题有点牵涉到个人。”

“你的想法跟我一样。当然，咱们俩都活到这把年纪，阅历也深，总不会认为咱们能控制这类事。那孩子不错，对这点我丝毫不怀疑，这种事只要安排得妥当，咱们也不会感到丢面子。问题是她的教养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希望汤姆娶一个有另一种教养的女孩子，但是他一参加这个企业，我的想法就更没有指望实现了。我想到的就是这些。”

“‘它既不深如水井，也不阔如教堂大门，可是这一点就够了。’”①

“我不喜欢这桩婚姻。”

“可现在还不是现实。”

---

① 出自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一场中茂丘西奥身受致命剑伤临死前的一段话，“它”指剑伤。

"咳，你总是没有先见之明。"

"可能我反而因此少受一些折磨。想不到你一下子有两件烦心事，这反倒足以欣慰。我一向认为那非常有利。你可以让它们互相抵消。"

科里太太长吁一声：她没有感到欣慰的福分。她安排了一下，准备第二天下午离开她吃了败仗的地方，实际上她也没有勇气开仗。儿子在拉帕姆的办事处上完第一天班后就去送她上船。他兴高采烈，她在离去前也沾了点他那勃勃兴致的余光。他和她坐在船尾谈了很久，把当天见闻一股脑儿全讲给她听，直到要开船了，他才利索地跳上岸去，他这种分秒必争的做法很像那天拉帕姆要等水手们准备拉跳板时才跳上船一样。在码头上他用手触了触帽檐，仿佛在向她确切表示他并没有被征服，一转眼他的笑脸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他沿着长长的码头走去，脸上依然挂着微笑。码头上到处阻塞着一堆堆货物、货车、马车，正是一派繁忙和拥挤的景象。他转向码头旁边的街道走去，在这些空荡荡的街道上设有各种企业的办事处和仓库。他有心走过拉帕姆的仓库，只见在仓库大门的侧面正方形的白色底壁上用黑字标出拉帕姆的名字和他经营的矿漆。门依然开着，科里在门前徘徊了片刻，很想上楼去把留在他办公桌上的几封国外来信取走以便在家里把这些信处理完。他热爱他的工作，这种热情只有当我们把工作干得相当出色时才会激励起来。他相信，在徘徊张望了很久之后他总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心中既宽慰又宁静：他感到这位置对自己很合适。日子虽然平平常常却意义重大：从他在办公桌边坐下后听差把国外信件取来开始一直到一小时前他离去为止，每一件小事都在他心中唤起了快慰。拉帕姆一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可是他没有正式跟他打招呼，事实上要到上午

快结束时才跟他说话。当时他冷不防地从老窝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几封信，在简短地说了声“你好！”后，他讲了几句有关这几封信的话，接着把它留下就走了。他还是只穿件衬衫，气血旺盛的全身仿佛散发出正在折磨他的暑热。科里离开办公桌时看到他正在用午餐，原来他不到外面吃午饭，而是有人把饭送到办公室来。科里则在一家闹市区的饭馆的长柜台前找到一张转椅，他就坐下来用了午餐。他注意到别人都在十二点吃午餐，而他原来吃得比较迟，就决定把吃午餐的时间提前。他吃完饭回来时看到那位整个上午打字打个不停的漂亮女郎正在把打字桌上的馅饼残屑整理掉，准备接着打下去，拉帕姆则坐在办公室里的圈椅上打盹，一张报纸盖在脸上。

此刻科里正停留在楼梯下面的平台上，只见拉帕姆和女打字员一起走下楼来，他听到拉帕姆在说，“这么说，你还是离婚吧。”

他激动的脸显得通红，那女郎一见到科里连忙把面纱放下，可是科里已经看到了脸上的泪痕。她绕过他径自走到街上去了。

可是拉帕姆停了下来，一脸的惊愕：“你好，科里！你要上楼吗?”

“是啊，有几封信我还没有处理完。”

“丹尼斯在上面。不过我看你还是等到明天再说吧。我的原则是结束了就不干活了。”

“可能你是对的，”科里让了步。

“陪我一起到渡船码头去吧，我想跟你谈件小事。”

是件生意上的事，跟科里想入股一事有关。

第二天，与科里在同一家饭店的长柜前吃午饭的会计主任沃克跟科里谈起了拉帕姆。沃克显然不是由于工龄长而提升为

主任的。他从前额到头顶都是光秃秃的,圆圆的脸显得很光滑,乍一看还以为他是位发福的长者,转眼间又以为他像一位胖娃娃,正当你想断定他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时,厚厚的黄褐色胡子使你只得立刻打消这种想法,而他的一切动作,恰如一位三十岁的青年显得利索有力,他恰好也就是这个年纪。他当然明白科里是谁,他一直想认识一位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人,只要那人主动表示愿意谈公事以外的事,他是有问必答;他见科里主动和他搭话,便毫无拘束地大谈对拉帕姆本人以及他的生意经的看法。

"我看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有人知道他想要什么,而有人不知道。呃,"沃克边说边敲敲盐瓶的底部以便让盐撒出来,"这个老头子每次都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而且一般他总能达到目的,对,他一般总能达到目的。他很清楚他在干什么,但是我们这些人如果有一半时间明白我们在干什么,那就上上大吉了。总之,我们懵懵懂懂的,就看他愿不愿意告诉我们了。就拿我这个位置说吧,在大多数企业里这个职位要让心腹人来干。会计主任时时刻刻都知道企业里究竟有多少资产。我可以保证我并不知道。在你那一部门,他可能让你知道得多一些,可是,就别人来说,他口闭得很紧,即使开口,也像一只放在热砖上的牡蛎只开一点儿。有人说他有过一个合伙人,可能那人已经死了。我可不愿意做老头子的合伙人。是啊,你瞧,他的漆就像他心头上的肉。最好别去拿这个跟他开玩笑。我偶尔见过一些人来试上一试,最后讨个没趣。"

沃克边说边从盘子里挑起肉块,又从法式长面包上拿下几块,不动声色地把它们塞进嘴,犹如在为锅炉添煤。

"他是不是认为,"科里提出了一点看法,"只要他不开口,别人也不会说了。"

沃克喝了一大口啤酒,接着把胡子上的泡沫抹去。

"咳，只是他太过分，成为他的缺点了。很多事都是这样秘而不宣。瞧瞧他如何保守他那位女打字员的秘密的。你还以为她是一位化名旅行的公主哩！我们谁也不知道她是谁，打哪儿来的，有没有嫁给谁。有一天早晨他把她以及那架打字机带进了办公室，安排了一张桌子，我们就知道这么多。这太难为那位姑娘了，因为我看她还是喜欢说说笑笑的；对不了解老头子的人——"沃克停了下来，一口气把杯里的酒喝光。

科里想起了他无意中听到的拉帕姆对那女郎说的话。不过他说，"她好像工作很忙。"

"哦，是的，"沃克说，"无论在什么部门都没法悠哉游哉，打老头子起都是这样。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要把什么事都往脑子里藏起来，他就得加倍干。不过他不怕累，这是他的一大优点。杜威小姐也得跟我们合上拍子。不过她不像个天生能吃苦的人，像她长得那样美的姑娘总认为只要把自己修饰得漂漂亮亮的，也就尽够了。"

"她是漂亮，"科里冷淡地说，"不过我看到很多漂亮姑娘也不得不在外谋生。"

"她们不是心甘情愿的，"会计主任有自己的看法，"她们认为这是件苦事，我并不是责备她们。她们有权利结婚，也应该有这个机会。况且杜威小姐挺机灵，是个聪明人。我猜想她有难处。如果杜威小姐原先不是这个名字，或者还有别的名字，那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异的。是的，先生，"他们两人一起向拉帕姆的仓库走去时，这位会计主任依然说个不停，"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不是什么具体的事——我总觉得那位姑娘已经结了婚。对别人我可不会随随便便说这个的，科里先生，请你理解这一点，况且这又不关我的事；这只是我的看法而已。"

走在旁边的科里默不作答，那位会计却继续说个不停，"奇怪

的是一个人结婚前后竟会判若两人。瞧，我知道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单身汉，就好比我一点也不像月球人一样。可是我说不上来我怎么会有这种变化的。女人也一样。你对一张女人的脸的第一眼印象就会告诉你她有没有结过婚。你说这是什么原因？”

“那我肯定不知道，”科里急于要以笑声结束这个话题。“有些人一再重尝这种幸福的滋味，就我所读到的关于这些人的描写看来，很难说那些微妙的迹象一定可靠。”

“哦，那倒是啊，”沃克毫不费力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天气干燥的季节里什么迹象都不可靠了。嗨！那是什么？”他一把抓住科里的胳膊，两人都停下了脚步。

在他们前面的拐弯处，夏日中午的寂静被一场小小的戏剧场面破坏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横街里走出；他们刚看到这两个人，只见那个水手模样的男人把女人的手臂一把抓住，仿佛不想让她走，接着两人动起手来，女人想挣脱，男人则又是劝又是骂。围观的人这时才看出他喝得酩酊大醉，等他们决心干涉时，那女人突然用双手向男人胸前猛地一推，他打了个趔趄，滚成一团后跌到明沟里去了。那女人迟疑了一下，似乎想看看他摔得怎么样，可还是转身跑了。

当科里和会计主任回到办公室时，杜威小姐已经用完午餐，正在把纸放进打字机。她抬起一双碧蓝的眼睛朝他们望了一眼，她那波浪形的头发整齐地披在低低的雪白前额上，然后就开始敲击字键。

## 九

拉帕姆成功的个人奋斗使他踌躇满志。在公开场合他不愿

对刚吸收进来的年轻小伙子另眼相看；在工作时间里他对科里的态度跟他对外面办公室里其他六七个职员或会计一模一样，但是他对布罗姆菲尔德的儿子是自己找上门来的这一事实并非闭口不谈。“你看见那个坐在打字员对面的小伙子了吧？啊，先生，他是布罗姆菲尔德的儿子，老菲利普斯的孙子。我很愿意为他说句公道话。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在工作上比得过他。他干什么都得心应手。每天早晨，钟还没有敲完九下他就准时来了。看来他继承了他祖父的遗风。他负责与国外通讯。我们正在到处推销我们的矿漆产品。”使他得意的是他并不曾主动张扬这件事。他妻子曾告诫他不能那样做，不过他至少可以表扬一下科里嘛。他吹起来仿佛是在为他的理论加注脚。“谈起商业训练，我说关键是这个人本身怎么样！过去我信奉老贺拉斯·格里利对大学毕业生的评价，他说那些人干起重活来最差劲，现在我的看法有了些改变。就拿那个叫科里的来说。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别的小伙子所有的优势他都具备，而且他哪儿都去过，能讲五六种外语，讲起来跟英语一样流利。我看他完全可以像父亲一样，手都不用抬一抬就能过舒舒服服的生活；要知道他可是布罗姆菲尔德的儿子啊。可他是个天生的买卖人。我认识不少人，他们出身贫寒，苦干了一辈子才取得今天的地位，可是他们从不改变他们对做生意的成见。不过科里喜欢干，我相信这个人即使日日夜夜守在办公桌边也是心甘情愿的，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特点的。一定是他的祖父，老菲利普斯·科里；要知道常常是隔代遗传。我的意思是，一个人的特点是天生的，如果生来没有，什么人间艰辛也不会培养起这个特点，如果有，受的大学教育再多也不会把它消磨掉。”

拉帕姆有时在家中的餐桌上向邀请来纳塔斯喀特过夜的客人推出这种观点。事过之后，只要一有机会，妻子就会拿这取

笑他，出他的洋相。她可绝对不让他把科里再带到纳塔斯喀特来。

“不行，真的不行！”她说，“我可不能让别人说咱们在钓他的鱼。如果他要见艾琳，他可以自己找到办法嘛。”

“谁要他来见艾琳？”上校气冲冲地反驳道。

“我要，”拉帕姆太太说，“而且我要他在你不插手的情况下去见艾琳，赛拉斯。我不能让别人说，我在故意放女儿出去引人上钩。你怎么不请其他职员来呢？”

“他不是一般的职员，他将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这是另一码事。”

“哦，真的？”拉帕姆太太烦躁地说。“这么说你是要跟别人合伙啰？”

“我只要愿意就会请他来的！”上校听她话中有话很反感，就这样回敬说。

妻子放声大笑，一位深知丈夫的女人就会这样毫无顾忌。

“如果你仔细考虑过这件事，你就不会愿意了，赛。”看他如此忿忿不平，她就加了些润滑剂。“你难道没看到我们的感觉是一致的吗？我知道你自尊心很强，因此我不愿意你去做任何你可能后悔的事。你就听其自然吧。如果他要艾琳，他会找到见她的办法。如果他不要她，任何锦囊妙计也不会奏效。”

“谁在安排什么妙计？”上校反驳道，不过使他吃惊的是，一个男人羞羞答答地把自己的希望和筹划秘而不宣，而一个女人却大大方方、随随便便地谈论此事，仿佛在谈一张帽店的账单。

“哦，当然不是你！”妻子得意地说。“你要什么我懂。你要这个小伙子到这儿来谈生意，可是他既不是合伙人又不是一般的职员。那好吧，你就在办公室里跟他谈吧。”

拉帕姆希望社会上都知道科里在他手下工作，可是他的办

法不外是常常带着科里坐上他的马车去磨坊坝兜风。他把那匹牝马留在城里。有时，下午天气宜人，他会兴致勃勃地提前下班出去遛一遛那匹牝马。科里对马并不完全是外行，只是没有一股热情，如果要他谈马，他倒情愿谈业务上的事。但是他对这位企业中的上司还是毕恭毕敬的；美国人表面上独立不羁，骨子里还是讲尊卑的。如果说科里情不自禁地会感到他跟拉帕姆之间身份上的差异，那末在他面前，他把传统深深埋在心底，因此他对拉帕姆的尊重决不逊于企业中其他职员。他陪他谈论马经，也可以顺上校的意谈论建房经。除了他自己和他的漆以外，拉帕姆的话题并不多；但是马究竟不如灯塔街河边的建筑那样有吸引力。如果让拉帕姆挑选，此刻他情愿谈论后者。当马车进进出出的时候他们常经过建房工地，他有时停了下来，既然不能请科里去纳塔斯喀特，总可以请他到这儿做客吧。一天年轻人和艾琳凑巧在这里再次邂逅。她独自一人跟着母亲上这儿来。当上校从马车上跳下在人行道旁拴马的时候，她俩正在屋里跟木匠谈话，这是她们的例行公事，实际上是拉帕姆太太一人在跟木匠谈话，艾琳则坐在凸形窗前的木工支架上眺望着来往的车马。她看到他随父亲走了进来，便红着脸鞠了个躬。父亲上楼去找母亲了，科里在屋子后面找到另一个支架，拖到她身旁坐下。屋子各处已铺过底层地板，分隔房间的隔板上的板条亦已钉好，各个房间的轮廓已有了眉目。

“我猜想将来你会常常坐在这里，”年轻人说道。

“是的，这样闲眺很有意思。这儿比广场那儿热闹多了。”

“看到房子一点点成形一定很有趣吧。”

“是的。只是还不如我想象中造得那么快。”

“噢，不过我每次来看到你们的木工活进展得这么快总感到吃惊。”

少女先是垂下眼帘，然后又抬起来，仿佛是在胆怯地诉说道："你上次来纳塔斯喀特后我一直在读那本书。"

"书？"科里重复道，这时她的脸由于失望而转成绯红色。"哦，是啊，《米德尔马契》。你喜欢这本书吗？"

"我还没看完。佩看完了。"

"她有什么看法？"

"哦，她大概很喜欢。我不常听她谈起这本书。你喜欢吗？"

"是的，我非常喜欢。不过我是好几年前读过的。"

"我不知道它出版这么久了。不久前海滨图书馆才有，"她话音急切，语调中稍带不平。

"哦，这本书出版并不太久，"科里有礼貌地说。"比《丹尼尔·德隆达》早一点。"

姑娘又沉默不语。她只是用花伞伞尖绕着地板上的一卷刨花的螺圈转。

"你喜欢那个罗莎蒙·文西① 吗？"她低着头问道。

科里友善地微笑着。

"我看她不会有任何知心朋友。我不能说喜欢她，不过也不像作者那样厌恶她。这位作家不喜欢那些漂亮……"他本想说"姑娘"，可是这么一来可能显得有所指，于是改说"人物"。

"嗯，佩也是这么说的。她说她可不会让她变成好人，她又说，如果她处在罗莎蒙的位置，她会像她一样坏。"

年轻人笑了。"你姐姐挺会挖苦人，是吗？"

"我不知道，"艾琳说，她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刨花的螺圈上。"她老让我们笑个不停。爸爸说没有一个人的谈话能赶得上她。"她把刨花卷轻轻往边上一甩，把花伞放在膝盖上。拉帕姆

---

① 罗莎蒙·文西，《米德尔马契》中的人物，是一位美貌、娇生惯养的金发女郎。

家的小姐虽然不谙世故，衣服却合习俗；艾琳的穿着很时髦，头部与肩部的动作也符合摩登女郎的要求。“我们准备把楼上后面一间布置成音乐室和图书室，”她突然说道。

“哦？”科里回答道。“那太迷人了。”

“我们本来打算订购书橱，不想建筑师却要造暗橱。”

把这件事告诉科里似是希望能了解他的看法。

“我看这是个绝妙办法。这样，橱就成了房间的一部分。你们可以把橱造得低些，上面挂些图画。”

“是的，他就是这么说的。”姑娘边向窗外眺望边说，“我想如果书的装帧漂亮，看起来会挺神气的。”

“啊，书是房间最好的装饰品。”

“对。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书。”

“那得看房间的大小和书橱的数量。”

“当然！我想，”艾琳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得有吉朋[1] 的著作。”

“如果你想读他的书，”科里说，他把这当作一个不难想象的笑话不禁同情地笑了。

“上学时我们听到不少有关他的故事。我们还买过一本他的书。我的丢了，不过佩会记得的。”

年轻人望了她一眼，然后一本正经地说，“当然应该买格林的著作，还有莫特利，帕克曼[2] 的书。”

“好的。他们写了些什么书？”

“他们也是历史学家。”

---

① 爱德华·吉朋(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

② 乔治·华盛顿·格林(1811—1883)，约翰·L·莫特利(1814—1888)，弗朗西斯·帕克曼(1823—1893)，都是英国历史学家。

“哦，对了，我现在记起来了。吉朋是历史学家。叫吉朋还是叫吉朋斯?”

年轻人对这一点作出裁决时显然过分婉转。“我想是吉朋吧。”

“作家太多了，”艾琳轻松地说。“我老是把他们混淆起来，我也没法把他们跟诗人区别开来。你说要不要买些诗集?”

“要的；例如一些英国诗人的诗集。”

“我们家里谁也不喜欢读诗。你喜欢吗?”

“我也不怎么喜欢，”科里承认道。“当然，过去有一段时间丁尼生[1]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很高。”

“我们在学校里也读过一些他的诗。这名字我倒还记得。我看所有美国诗人的诗集我们都得有。”

“呃，不必吧。五六个最优秀的就行；例如朗费罗、布莱恩特、惠蒂埃、赫姆士、爱默生、罗威尔。[2]”

姑娘侧耳静听，仿佛在用心把这些名字记住。

“还有莎士比亚，”她补上一句。“你不喜欢莎剧吗?”

“哦，很喜欢。”

“我过去简直迷上了他的戏剧。《哈姆雷特》真棒，是吗? 我们过去学了不少莎士比亚。当你发现他写了那么多剧本，你难道不会大吃一惊? 我一向以为只有《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理查第三》和《李尔王》；还有一出罗伯逊和克兰合演的《错误的喜剧》。”

“这些是经常上演的剧目，”科里说。

---

① 丁尼生(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

② 亨利·华兹渥斯·朗费罗(1807—1882)、威廉·柯伦·布莱恩特(1794—1878)、奥列佛·温德尔·赫姆士(1809—1894)、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1803—1882)、詹姆斯·罗塞尔·罗威尔(1819—1891)，都是美国名诗人。

“我认为我们得买司各特[1] 的作品，”艾琳又回到买书的话题。

“哦，是啊。”

“我有个同学老是说他伟大。她谈起司各特来就没个完。”艾琳轻蔑地把小嘴一噘，显得那么可爱。“他不是美国人吧，”她提道。

“不是，”科里说，“我相信他是苏格兰人。”

艾琳用手套拂过前额。“我总把他跟库柏[2] 混同起来。好，爸爸一定得买他们的书。如果我们有间图书室，就得有书啊。佩说造图书室简直荒唐，可是爸爸说建筑师的话是对的，一开始他可竭力反对。我不明白有的人怎么能记得谁是诗人，谁是历史学家，谁是小说家。当然，只要我们说声要买，爸爸就会买来的。可是我不清楚怎样对他讲明白该买谁的书。”她脸上闪光的喜色消失了，而代之以沉思的表情。

“噢，如果你愿意，”年轻人取出支铅笔，“我可以把我们谈到的名字记下来。”

他把上胸的两个口袋拍拍，看看有没有零星的纸张。

“真的？”她高兴得叫了起来。“喏，拿一张我的名片去，”她取出名片盒。“木工要记住什么就把它写在一块三角形的木块上，然后朝口袋里一塞，因为这么一来太不舒服，反倒忘不了啦。佩说她准备要让爸爸也采用这个记忆法。”

“谢谢，”科里说，“我还是用你的名片吧。”他跨上一步，在她坐的支架上坐了下来。她低头看他写在名片上。“这些人是我

---

①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

② 詹姆斯·库柏（1789—1851），美国小说家，多种题材小说的开创者。

们提到的，可能还得添几个。”

“啊，谢谢你，”她看他把名片两面都写得密密麻麻的。“而且他一定得买装帧最精美的版本。我会告诉他这些书能起装饰房间的作用，这样他就不会反对了。”她没有立即收起名片，而是若有所思地凝视着。

可能科里看出她心烦意乱。“只要他把名片送到书店里去，指明要什么版本，书店会满足他的要求的。”

“哦，太感谢了，”她把名片放回到名片盒里，她的疑虑显然已烟消云散。然后她那可爱的脸庞转向这位年轻人，脸上一副扬扬得意的神气，大凡一个女人要的小花招成功了就会这样的。此刻她又像先前那样欢愉地谈论起别的事情；原来那个芝麻似的小问题其实毫无必要如此令她烦恼，不过既然已经解决，现在不妨可以得到一点补偿了。

科里没有回到自己的支架上去。她又为她的小花伞找到一卷刨花，再次用伞尖戳进去绕着螺状圈转。科里向她注视片刻。

“你好像对玩刨花非常爱好。是不是新近才有的？”

“什么新近才有的？”

“爱好。”

“我不知道，”她垂下眼帘，继续转她的玩意儿。接着腼腆地斜睨着他。“可能你不赞成玩刨花吧？”

“哦，我赞成。我很欣赏。看上去倒挺难的。我很愿意把这卷刨花的尾部踏住，让它固定住。”

“好吧，”姑娘说。

“谢谢，”年轻人说后便踏住刨花，这样她就能轻易地把伞尖穿过刨花。他们彼此望了望，笑了。“太妙了。再试一个好吗？”

“不了，谢谢，”她答道，“一个就够了。”

他俩又笑了，不知为什么笑还是不为什么笑，于是少女清醒

了。对女孩子家来说，一个小伙子不管做什么都是有含意的；既然他踏住一卷刨花好让她把伞尖穿过，她必须问问自己，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他们今天跟木匠师傅似乎谈了很久，”艾琳边说边心不在焉地把目光投向天花板，接着很有礼貌地转身对科里说，“恐怕你被他们牵住了。你用不着这样嘛。”

“哦，没有，是你留住了我，”他答道。

她把头一扬，高兴地咬咬嘴唇。“我想他们马上就要下楼了。你喜欢不喜欢木料和灰浆的气味？闻起来挺爽人的。”

“是啊，有股清香，”他弯下身躯把他们刚才在玩的那卷刨花捡起来放在鼻子下。“就像一朵花。我能把它献给你吗？”他似乎在假戏真做。

“哦，谢谢，谢谢！”她接过来放在衣带里，于是两人又一次笑了。

传来了下楼的脚步声。老夫妻俩一走到楼下，科里站起身来马上告辞。

“你为什么这样严肃，琳？”拉帕姆太太问。

“严肃？”姑娘应声说。“我一点儿也不严肃。你在说什么？”

科里当天晚上在家里用膳。他望着坐在对面的父亲说道，“我在琢磨没有教养的人一般读些什么书？”

“啊，”老人说道，“我怀疑即使有教养的人一般水平也很低。你不是自己也不大读书吗，汤姆。”

“是这样，”年轻人承认道。“去年冬天跟斯坦顿在一起我读了不少书，比我过去读的全部加起来还多。然而我读书因为不得不读——我没别的事好干，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读书，尽管这样，我读书的时候对文学还有点感觉，也能够注意到作家的区

别。我看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我遇到一些人，他们读书时连作家是谁也不愿意花气力记住，更别提试一试去鉴别作品的质量了。我看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读书的。"

"是的。幸亏作家被各种因素所限不得不像隐士一般与世隔绝，他们也不知道别人对他们如此无知，否则我看他们准受不了。当然，他们最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这些可怜虫；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是想名垂千古，而湮没无闻的威胁却时时刻刻紧逼在他们周围，这实在太令人沮丧了。我们这些人还有读书习惯，至少跟文学有点头之交，我们就很难想象人民大众浑浑噩噩的境况——甚至有的人家中房屋虽然堂皇，衣着虽然富丽也是这样。当然这种蒙昧境况我们也不是毫无所知。你上次去拉帕姆的别墅时是不是看到最新的出版物到处都是?"

小科里笑了。"说不上里面到处是最新的出版物。"

"不是这样?"

"说老实话，我看他们根本不买书。小姐们听到某本小说流行就从流通图书馆借来看。"

"他们有没有自知之明，对无知是不是感到羞愧?"

"是，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

"这东西真奇怪，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老人沉思说。"我们以为它跟时代、民族有关，实际上它跟个人有关。在两兄弟里面，这个人可以是文明人，而另一个却是野蛮人。有时候我碰到一些小姐，她们对构成文明的各种艺术故意不理不睬，显得那样野蛮和傲慢，应该让这些人穿上兽皮，光着脚，肩上扛根大棒，可是她们出身于知书达礼的家庭，这些小兽仔所看不起的东西至少她们的父母亲对之还是恭恭敬敬的。

"我倒不认为拉帕姆家属于这类人，"儿子微笑说。"老夫妻俩对挤不出时间读书觉得歉疚，而两位小姐则一点儿也不轻视

读书。”

“那倒挺先进啊！”

“他们准备在灯塔街的房子里造一间图书室。”

“可怜虫！他们有什么办法能把应买的书买来？”

“这个，老爷，”儿子稍稍有点脸红，“我间接地提供了帮助。”

“你，汤姆！”父亲往椅背上一倒，笑了起来。

“我推荐了知名作家，”儿子说。

“哎，我从没想到你会孟浪行事，汤姆！”

“不过说正经的，”年轻人看到父亲乐呵呵的样子宽厚地咧嘴一笑以示附和，“他们不愚蠢。他们脑子动得快，人既精明又通达事理。”

“我敢肯定印第安人中的苏族也是这样的，但是不能说他们是文明人。目前全部文明都来自文学，在我们国家里尤其如此。希腊人通过谈话和观察成为文明人，现在只有巴黎人在某种程度上还能这样做。可是我们跟历史、古迹沾不上边，我们只有依赖读书，否则就成了野蛮人。我们如果算不上被宗教润饰过，也可以说得上受宗教熏陶而变得温和了；可是我怀疑它在传布文明中的作用怕是大大缩小了。”

“他们翻阅大量的报纸，经常去戏院，常去听讲演，如果讲演同时放幻灯，倒很合上校的心意。”

“通过这些途径他们可能学到一点什么，”老人沉思地说。“是的，得把这些估计进去——尤其报纸和讲演。至于戏剧是不是我们文明中的一个因素，我有怀疑。不能说它使我们堕落，不过根据我所看到的，它只能降低我们的智力水平。可能他们从中能得到某种提高，我说不上。汤姆！”他沉思片刻后说道，“我确实认为应该见见你的这位恩主。你说我跟他认识一下难道不是我合乎礼节的表示？”

"呃，如果你愿意，老爷，"年轻人说道，"不过这并不是什么义务。上校决不愿意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带上一层社交色彩。到了一定阶段自然而然你们就会见面。"

"啊，我并不是说马上见面，"父亲说。"夏天做不成什么事，何况我还愿意得到你母亲的监护。不过，我无法摆脱举办宴会的想法。我感到应该举办一次宴会。"

"这个，千万别认为有什么必要。"

"好吧，"老人很轻易就退让了，"至少并不着急。"

"有件事我不喜欢，"拉帕姆在跟太太许多次有关科里的谈话中有一次这样说，"至少我不理解，那就是他父亲的态度。我并不想把自己强加于人，不过他这种超然的做法使人感到很怪。我想他总该十分关心儿子，一定想了解儿子的工作情况。他害怕什么呢？"拉帕姆怒气冲冲地问道。"他是不是想如果他给我一次机会我就会抓住不放高攀他。如果他这样想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我才不想认识他哩。"

"赛拉斯，"一位妻子总是以她特有的方式来理解丈夫的谈话的，她的回答并不死抠字眼，而是针对对方的精神，"我希望你从没有向科里先生说过任何会流露感情的词语。"

"我可从没向他提过他的父亲！"上校吼道。"这就是我的感情。"

"因为这会把一切都搞糟。我不愿意他们会以为咱们想高攀，其实咱们一点点这种想法也没有。这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咱们不认识他们圈子里的人，咱们的兴趣也天差地别。"

拉帕姆对妻子的话中的弦外之音恼火得简直透不过气来。"我难道没告诉你，"他喘着大气说，"我不想结交他们？这件事谁起的头？他们本来就是你的朋友，别人谁也不认识他们。"

“他们和我只是一面之交，”拉帕姆太太心平气和地回答道，“而这个小科里是你手下的职员。我的意思是咱们应该与他们保持不即不离的距离，这样一旦他们愿意采取主动，咱们可以选择作出怎么样的反应。”

“正是这使我受不了，”丈夫高声叫道。“为什么咱们得等他们采取主动？为什么咱们就不能？他们比咱们好在哪里？在今天的市场上我的签名要比布鲁姆菲尔德·科里的价高百倍！我的钱是我自己赚的。我的一生不是在游荡中度过的。”

“哦，这跟你赚多少无关，也跟你干了些什么没多大关系。问题在于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那好吧，那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你不去想它，就没什么了不起，也不会使你烦恼。可是他一生都在社交界里混，他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还能谈一些社交圈里的人喜欢谈论的事，而你——不能。”

拉帕姆气得直哼哼。“他就那么高贵？”

“不。可是他处于有利地位；他能既采取主动又不至于失去身分，而你却办不到。听我说，赛拉斯·拉帕姆。这种事你跟我一样了解。你知道我钦佩你。我宁死也不愿看到你在一个活人面前低声下气。可是我也不愿意看到你跑来跟我说什么你能在布鲁姆菲尔德·科里的圈子里和他平起平坐。你不能。他受的教育比你多，如果说他并不在智力上比你强，至少他的智力是属于另一类型的。而且他，他的妻子，还有他的父辈、祖辈都一直身居高位，这你是无可奈何的。如果你想认识他们，你得让他们采取主动。如果你不想结交他们，那很好，什么事也没有。

“我看哪，”上校虽然烦躁不快，但显然已被制服，他犹如刚吞下一颗苦药，过了一会儿才说，“去年夏天你如果拖一拖，让她们采取主动，那就要她们的好看了。”

“那完全是另一码事。我又不知道她们是什么样人，也可能我应该等一等。总之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你雇用小科里是为了能挤到他父亲的社交圈子里去，你最好马上请他走。因为我不愿意依靠这种关系。”

“谁愿意依靠这种关系？”

“如果不是你，那就没有别人啦，”拉帕姆太太镇静自若地说。

父亲没有注意到艾琳回家时衣带里捎了一卷刨花，而母亲一句也没问。姐姐一下子就看到了，问她带来干什么。

“哦，没什么，”艾琳说，不过她的微笑是那么欢愉，别人一看就明白了。她小心谨慎地取出刨花，放在抽屉里，和花边、绸带放在一起。

“是不是最好用水养起来，琳？否则明天早晨就枯了，”佩说。

“你这个坏东西！”幸福的姑娘高声叫道。“这又不是一朵花！”

“哦，我还以为是整整一束花哩。谁送给你的？”

“我不告诉你，”艾琳没好气地说。

“哦，那好吧，没关系。你知道吗，科里先生今天下午上这儿来了，一直跟我在海滩上散步。”

“他没有，根本没有！他跟我一起在新房子里。瞧，我可把你逮住了。”

“真的吗？”佩内洛普拖长了声音说道。“那我可无论如何也猜不着谁把那珍贵的刨花送你了。”

“当然猜不着！”艾琳涨红的脸显得很美。“你猜，你猜，你猜啊！”她那双迷人的眼睛似乎在央求姐姐继续逗引她，而佩内洛普则以女人在这时所特有的耐性继续把这场喜剧演下去。

"啊,我可不想猜,既然猜也没有用。谁知道现在流行的不是送鲜花,而是送刨花啦。不过这很有道理。刨花干枯了,可以引火,花干枯了,什么用也没有。我看他会整桶整桶地送的。"

这种折磨使艾琳笑得乐呵呵的,"哦,佩,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

"哦,那末是他送给你的?啊,那我看还是不听为妙。"

"你得听,一定得听!"姐姐正装模作样要离开房间,艾琳忙跑上前去一把抓住她,按在椅子上。"坐好,别动!"她拉过另一把椅子坐下来,正好堵住姐姐的出路。"他走过来跟我坐在一个支架上——"

"什么?就像你现在这样跟我接近?"

"小坏蛋!我饶不了你!不是的,有一定的距离。这卷刨花就像这样躺在地板上,我呢,一直用花伞伞尖戳它——"

"把你的难为情模样藏起来。"

"喔,我才不难为情呢。我大大方方的。这时他问我要不要用脚踩住刨花好让我放手戳。我说行——"

"这姑娘胆子好大!你说了他可以为你踩住刨花?"

"后来——后来——"艾琳神不守舍地抬起两眼,她已经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了,"后来——哦,对了!后来我问他喜欢不喜欢松木刨花的气味。后来他把刨花捡起来,他说像花一样香。后来他问我能不能把它献给我——你知道,这只是开个玩笑。我就收下了,塞在衣带里。我们笑得可欢哩!我们是真正地哈哈大笑。还有,哦,佩,你说他有什么用意?"她猛地紧紧依偎在姐姐的胸前,把发烫的脸藏在她肩上。

"呃,倒是有一本书谈鲜花的语言。不过对刨花的语言我所知不多,我说不确切——"

"哦,别——别说,佩!"这时艾琳收住了笑声,转而在姐姐怀

里抽泣了起来。

“怎么啦，琳！”姐姐高声道。

“你明明知道他什么意思也没有。他对我一点也不在乎。他恨我！他看不起我！哦，我该怎么办？”

姐姐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烦恼，她只好默默地抚慰怀中的小姑娘，俄顷之间眼神中又出现了调谑的闪光。“哎，琳，你根本用不着做什么。女孩子家就是有这个好处——不过我也说不准这是不是真的是好处。”

艾琳破涕为笑。她抬起头刚巧看到一面镜子正对着她们，她看到她的美貌由于方才的阵雨更显得光彩照人，也许这景象使她勇气倍增。

“如果非得做些什么那太可怕了，”她对着镜中自己的脸微笑。“我不明白他们怎么就能呢？”

“有些人就不能——尤其当旁边有一位泪美人在场。”

“嘘，佩！你知道不是这样。你的嘴才美哩，佩，”她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的嘴，接着噘起嘴唇试试效果。

“这张嘴可有用，”佩内洛普承认说，“我现在没有它可没法过活，咱们已经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

“它的表情才滑稽哩——跟你的眼神真是天生一对，似乎一些逗人的话就在嘴边。他第一次见到你就说你幽默。”

“这可能吗？既然印度莫卧儿王国君主这么说，那肯定是啰。你以前为什么没对我说，不让我继续做一个普通老百姓？”

艾琳笑了，她仿佛很赞赏她姐姐用这种方式打发他的谀辞。“我的嘴长得很呆板，太一本正经了，”她耷拉着小嘴忧心忡忡地说。

“我希望在他给你刨花的那一刹那，你脸上可不是这种表情。否则我看他以后连一块小木片也不会给你。”

后来严肃的小嘴咧了开来，化为可爱的笑容，接着它贴紧佩

内洛普的脸颊给了她一个吻。

“瞧你！好了，傻丫头！不管怎么样，我可不愿意在我表示同意之前你就以为我是你的。”她挣脱了妹妹的双臂，绕着房间跑了起来。

艾琳在后面追着，她多么想把脸再次藏在她的肩上。“哦，佩！哦，佩！”她高声叫道。

第二天，拉帕姆太太一找到和大女儿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便问道，“昨天艾琳腰带里带了一卷刨花回来干什么？”她的口气仿佛佩内洛普已经就这件事问过妹妹了。

“哦，不过是她跟科里先生在胡闹罢了。他在新房子里送给她的，”佩内洛普并不愿意抬头与母亲严肃的目光相遇。

“你看他是什么意思？”

佩内洛普把艾琳讲的经过重复一遍。母亲听了并不见得从中得到多少鼓舞。

“他不像是个跟她打情骂俏的人，”她最后说。沉思片刻后又说：“艾琳是个再好也没有的女孩子，长得又很美。不过如果别人就为我女儿长得美才跟她结婚，那我可受不了。”

“在这点上你不必为我担心，妈。”

拉帕姆太太苦笑了一下。“她不一定配得上他，佩。一开始我就这样担心，现在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她的智力一般。”

“我没听说过男子会爱上一个姑娘的智力，”佩内洛普平静地说。

“哦，不是这么回事。他根本没爱上艾琳。如果他爱上了，智力高低便不会成为问题了。”

佩内洛普并没有就母亲的自相矛盾发表意见。

"说不定他就是爱上了。"

"没有,"拉帕姆太太说。"他看见她感到高兴。可是他没有想方设法去找她。"

"他没有机会嘛。你又不让父亲把他带到这儿来。"

"如果他想来,他会找到上门的借口的,用不着你父亲带他来,"母亲说,"问题是他没把她放在心上。一分手他就再也不想她了。她还是个孩子,是一个好孩子,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可惜她只是个孩子。这不行,她一定得忘掉他。"

"可能不那么容易。"

"我也这么想,现在你父亲起了这个念头以后,他就会上天入地去实现它。我看得出来他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上校的意志可坚强哩,"女儿坐在前俯后仰的摇椅上注视着母亲。

"要是从没碰到过他就好了!"拉帕姆太太高声道。"要是从没有想到造房子就好了! 要是他能离开你父亲的生意远远的就好了!"

"唉,现在太迟了,妈,"女儿说道。"可能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坏。"

"唉,不管怎样,咱们得忍受,"拉帕姆太太说,她像一位古老的新英格兰人,虽然顺从却坚韧不拔。

"哦,是,咱们是得忍受,"佩内洛普说,她却像一位现代美国人那样信奉古怪的宿命论。

# 十

科里回到波士顿正是六月底七月初时分,对处在波士顿的

人来说，夏季正在不知不觉中悠然离去。如果你很早就离开到十月份才回来，你会感到夏季漫长无边；但是如果你留在城里，飞逝的夏天显得很短，仿佛只有一个月的时光。只有几天溽暑天气特别热，但是大部分时间很凉爽，习习东风使人们的心灵中充满了惬意的振奋之感。然后，不时出现刮西风的灰沉沉的天气，于是空气中充塞着早秋的情调。后湾的空地上在点缀着鲜花的杂草里不时能听到蟋蟀的颂歌，也能看到蚱蜢正在麇集；弗农山大街的长长的斜坡上日益枯黄的叶子在漫步观赏的行人心中激起了淡淡的忧思。毛虫在饱餐了契斯特纳街上椴树叶以后，在砖瓦结构里找到了栖身之地并开始织造包住自身的尸衣，这表明七月中旬时夏天正在消逝；即使八月接踵而至，带着又粗又急的气息，而留在城市里的人还来不及对不在社交季节的城市的性格加以思索和判断，九月就已悄然来临了。

但是看来夏天最大的特点是布鲁姆菲尔德·科里所认识的人一个也不在。这一点也是他偏爱波士顿夏天的原因。他儿子精神抖擞地开始了新生活，但是可能他还有什么疑虑，假如是这样，他可以告慰的是城里已经没有人来表示惊讶或同情。等到人们回到城里，他与矿漆老板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旧闻，别人在远处乍一听到可能表示不同程度的惊奇，再略作考虑后又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漠态度。一个男人在生他养他的社会阶层环境中活到二十六岁，他的能力不可能没有被仔细地衡量过。波士顿以如此入木三分的彻底性来分析一个人，这常使外地人得到一种印象，起先这些外地人被流行的看法所迷惑，还以为波士顿人互相盲目推崇哩。波士顿人对某人品质鉴别时之精细程度丝毫不逊于雅典人或佛罗伦萨人。既然那两个城市最后会表示一点怜悯，因为考虑到此人虽说有很多局限性毕竟还是雅典人或佛罗伦萨人，那么波士顿也完全可以以同样理由打些折扣。

还在大学时代科里的才能就被估价过了，出了校门后他所结交的人并不认为有什么必要重新作出估价。他被认为是个精力充沛的人，目标稍嫌模糊，也极少有出类拔萃的灵感。他的才智并无出色之处，只是思路清晰、考虑实际而已，不过由于感情方面品质的某种结合，男人们信任他，而女人们则说他是个甜人儿——她们爱用这个字眼表达无法表达的优点。有些神经过敏、感情冲动的人还说什么汤姆·科里甜极了，不过这大概跟光用一个"甜"字是同样意思。像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这样人生的儿子与父亲竟如此不同确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汤姆·科里说几句俏皮话，别人早就忘了；但是他对父亲说的俏皮话却比任何人理解得更深。一个只考虑实际效果的清晰心灵反映事物时所达到的明确性非常迷人，这无疑说明了为什么有的人跟汤姆·科里还没有说上十来个词儿便会喜爱他。在一个人人有足够理由力争使自己头角峥嵘的城市里，如果某人对此并不在乎，又不千方百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并不缺少人人称许的许多优点；所以那些歆羡并欣赏布鲁姆菲尔德的谈吐的人喜爱他的儿子也就顺理成章了。话说回来，如果要对汤姆·科里之为人作出解释——在这个社会阶层里，每一代人的远亲近戚都被人们了解得一清二楚——人们无法把他的讨人喜欢的性格归诸于母亲，因为安娜·贝林厄姆本人或者她的威厄姆① 娘家都不能给人以甜蜜可亲之感——虽然每年冬天很多人到威厄姆的小湖里割取大量洁净无瑕、方方正正的冰块；相反，他们认为儿子的这种品质来自父亲的清谈之风，只是这种清谈之风并不使别人认为父亲甜蜜可亲。他们认为他的讲求实际和通情达理才来自于母亲，但是这种品质几乎使他入于庸庸碌碌之流，因此再三斟酌之后他们认为实

① 威厄姆也是一个小镇名字，位于萨莱姆北面约五英里处。

在不必对他的人品作如此费心的探讨。

夏季一天天地消逝，他工作得有板有眼，仿佛这是他毕生的事业；他一面与父亲共享单身汉的自由和孤寂，一面又和父亲耐心等待母亲和妹妹在秋天回家。有一两次他挤出时间去芒特迪瑟特岛探望她们，在那儿他听说费城人和纽约人无处不在，同时也有人告诉他应该为纳安特的房子惋惜，本来是他积极主张卖去的。他回来后工作得更加卖力，他的勤勤恳恳只起了说明作用，其实并无必要，因为拉帕姆对他几次短期请假毫不计较，至于科里在办公室里的见习期何时期满也不作明确规定；科里本准备在初冬出发去南美开辟市场，只是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夏季不仅对漆的生意是淡季，对其它商品也是这样。拉帕姆说啦，在秋季生意转旺以前，他准备花大量时间在新房子上。过去从没有人把审美观念清楚明白地介绍给他，现在他感到能理解这种观念是一种愉快，这得归功于那位富有想象力的建筑师。一开始那位建筑师预料跟这位顾客打交道会遇到一连串倒霉的失败或者灾难性的胜利；谁想到他从没见过这样的顾客，只要用得在理，他对一项一项的支出便无怨言。看来拉帕姆只要能理解或感受到预期的审美效果，他就乐意付钱。当建筑师设法使他悟出为什么这样才美的时候，他那倔强的自尊心也同时在起作用，他相信这是他自己看到的，说不定还是他设计的呢。在某种程度上，建筑师也似乎和他有同样想法，他大方地说拉帕姆很善于启发。他们两人一会儿把这儿的窗户移到那儿，一会儿又把门和走廊作了改动；再不就是把已装上的上楣拆除，而代之以另一种图案的上楣；他们常常试验费用昂贵的装饰花样，为了追求新奇，多大价钱也在所不惜。拉帕姆太太像一般妇女那样对新的领域兴致勃勃，最后却被那大宗的开支吓坏了。她不准丈夫超越一定限度，而他试图让她看到虽然目前开始浩繁，将

来还是合算的。因为在任何时候只要卖掉这幢房子便能收回所有费用。可是他说服不了她。

“我可不要你卖掉它。而且你也不可能把投入的金钱都收回来，除非你能找到同样呆头呆脑的鹅，不过这不大可能。不行！不能超过十万，别让他多要一个子儿。啊哟，你完全被那个家伙迷住了！你丢了理智了，赛拉斯·拉帕姆，如果再不小心，你会吃大亏。”

上校笑了。他喜欢她这样说话，他答应在造价上收一收。

“不过不必着急，珀，这只是一个怎样花钱的问题。我可以再投资，也可以花掉；过去我从没有这么多钱可以花呢。”

“那就花吧，”妻子说，“可不能乱丢啊！还有你怎么会钱多得连怎么花也不知道了，赛拉斯·拉帕姆？”她又问道。

“哦，最近我在股票上得了手。”

“股票？你什么时候靠赌博谋生的？”

“赌博？胡说！什么赌博？谁说这是赌博？”

“你说的，好几次了。”

“哦，是，靠买进卖出时的差额。可是这是一笔十足的买卖。我进手时花四十三元一股，出手时一百零七元，进出时都用的现金。”

“唉，你还是别去碰股票了，”妻子就像一般女性那样保守。“下次你会买进一百零七元，卖出四十三元的。那时你这个人往哪儿呆？”

“没人理睬了，”上校承认道。

“你目前还是做你的矿漆生意吧。”

上校对这样的谈话也是很欣赏的，他轻松地笑了，一个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的人就是这样自信。数天后的一个下午他回到纳塔施喀特时脸上容光焕发，一般当他在买卖上得手而又需要

妻子赞赏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得意的表情。不过他一直守口如瓶,要等到只有他和妻子两人单独在卧室里才肯把发生的事说出原委来;当然,整个晚上他眉飞色舞,讲了好几个笑话,据佩内洛普说只有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才会使他这样:她们都理解他的这种心理变化。

"呃,怎么啦,赛拉斯?"时机一到妻子便问道。"是不是又有什么大人物要参加你的矿漆生意?"

"比这个还要美。"

"我能够想象到许多还要美的事,"妻子叹了一口气,她的话里不无讥刺。"这次是什么?"

"有个人来见我。"

"谁?"

"你不能猜猜看?"

"我不想猜。是谁?"

"罗杰斯。"

拉帕姆太太往椅子上一坐,双手放在裙子的下摆上。她呆呆地盯着坐在对面的丈夫脸上的笑容。

"我想你总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开玩笑吧,赛,"她声音有点嘶哑地说,"当然你一定有什么好消息,要不你不会笑得这样乐呵呵的。我不知道出了什么奇迹,还是快说吧……"

她停了下来,再也没法说什么了。

"我就说,珀西斯,"丈夫说。只有当他谈论他的矿漆的优点时能听到这种肃然敬畏的口吻。"他来向我借钱,我借给他了。这是短说;至于长话呢——"

"说下去,"妻子温柔而又耐心地说。

"嗨,珀,当那个人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从来没有这样惊讶过。那时候你吹口气就能把我吹倒,简直是——唉,我说不上

来了。”

“这我不奇怪。说下去。”

“他跟我一样不好意思。我们俩就那么站着，目瞪口呆地互相望着，我够糊涂的了，也没请他坐下。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俩怎么谈起来的。而且我也不记得他怎么说起来他是为了看我才来的。他说他手中有一项专利，准备大规模地干一场，他希望我能提供贷款。”

“说下去！”拉帕姆太太的嗓子眼像是被堵住了。

“对罗杰斯，我的想法从来就跟你的不一样，不过我了解你的感情，我想我的回答使他吃了一惊。他带了一大批证券作为保证……”

“你没有拿下来吧，赛拉斯！”妻子脱口而出。

“不，我拿了，”拉帕姆说。“你听我说。我们把贷款的事解决了，接着我们又谈起了老疙瘩，从头开始谈。我们谈得很彻底。谈完了我们俩握了手。啊，我不知道跟任何人握手会比这一次更使我高兴了。”

“你告诉了他——你向他承认你过去错了，赛拉斯？”

“没有，我没有，”上校回答得很干脆，“因为我没错。我们还没谈完，我看他就同意我的看法了。”

“哦，这又算什么！这样你得到了一个说明你想法的机会。”

“可是我从来不那样想，”上校坚持说。“我借钱给他，拿了他的证券作抵押。他呢也从我这儿得到他需要的钱。”

“把证券还给他！”

“不，我不还。罗杰斯是来借钱，不是来求乞的。你不用为他的证券操心。以后这些证券会看涨的，不过目前没什么价值，没有一家银行会接受这种证券作为保证。我可得等它们涨上去。这下你可满意了吧，珀西斯，”丈夫说，他得意地看着她，就

像一个做了好事的人渴望得到别人的夸奖。"我借给他的那笔钱本来准备用在房子上的,我听了你的话才没有用掉。"

"真的吗,赛?好,我满意,"拉帕姆太太吸了一口又长又颤的气。"上帝对你很仁慈,赛拉斯,"她庄重地继续道。"你愿意笑就笑吧,很难说我是不是相信他是否干预人世间的事,不过这次我相信他干预过;我告诉你,赛拉斯,他不总是让人能在活着的时候就来得及弥补过去对别人犯的过错的。我曾经害怕你不能在死前得到这种机会,谁想上帝让你现在就偿还对罗杰斯的欠债。"

"上帝能让我活着我倒很高兴,"拉帕姆执拗地说,"可是我没欠米尔顿·K·罗杰斯什么债。而且如果上帝让我活着是为了这个……"

"哦,随你怎么说,赛!既然已经做了,随你怎么说都行!我不来拦你。你已经把那个一直存在的污点——芝麻大的污点——抹掉了。我满意了。"

"没有什么芝麻大的污点,"拉帕姆寸步不让,不过已经越来越求助于俗话了;"我干什么都是为了你,珀西斯。"

"为了你的灵魂我得谢谢你,赛拉斯。"

"我灵魂没问题,"拉帕姆说。

"我要你再答应我一件事。"

"你不是说你满意了?"

"是满意。可是我要你答应我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情况!——你都不要向罗杰斯讨还那笔款子。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钱全部损失了。你答应吗?"

"这个,我没想过会不会逼他还债。我借给他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当然啰,那个老伤口愈合了,我很高兴。我不认为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我从没有这样想过;不过如果真的是我不对

——如果这竟然是真的——我愿意就此拉倒,即使一个子儿也收不回来。”

“好吧,就这样吧,”妻子说。

他们没有庆祝他和夙仇的和解——自从那人不再是合伙人以来他们就是这样看他的。他们既不欢喜雀跃,也没有亲热一下。这两个人,不管是男的或是女的,他们都有不被苦乐所左右的传统,所以此时他们既不亲吻也不拥抱。她感到满意的是她对他说过了他已尽到了责任,而他所满意的是她讲过了这句话。谁知在就寝前她不知怎的又找了几句话补上,说她过去一直害怕他在罗杰斯这件事里所扮演的自私角色会使他软弱得无法抵御各种诱惑,这就是她过去一直忐忑不安的原因,现在她再也不必为他担心了。

这次对她这种隐含谅解的责难他并没有一口否认掉。

“不管怎么样,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不希望你再去想它了。”

进城的时候,他意气风发,很为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高大形象而得意,不料他竟把科里带回来吃晚饭,这未免做过了头。但是对这时候他做出的这种不驯服的举动,他太太也不得不原谅一二。佩内洛普说,她佩服上校的卤莽和母亲的容忍,只是她被夹在中间,对该怎样招待客人感到颇是为难,她只能尽力而为了。

艾琳喜欢听别人跟她说话,自己却不愿多说。如果看到姐姐在旁,她总是或明或暗地央告她附和一下自己说的话。当她一面瞅着那位年轻人,一面聆听姐姐的诙谐谈吐,她感到只要像一位漂亮女郎坐在一旁就心满意足了。她笑了起来,一面又不住地把目光瞟向科里,看看他是否理解她。他们去游廊上去玩赏水面上的月光时,佩内洛普在前面引路,艾琳则走在最后。

他们赏月的时间不长。年轻人坐在游廊的栏杆上,艾琳坐

在红漆摇椅上，这样她可以很方便地把他和姐姐都置于视线之内。佩内洛普则懒洋洋地向前倚在栏杆上，口中真是所谓滔滔不绝，她那低声吟哦的语调很动人，她的脸庞一会儿微微转动，一会儿稍稍抬起，在月光下显得时明时暗，这不禁把他迷住了。不过她似乎没有觉察到自己谈话的魅力，她并没有谈什么文学艺术，只是谈些日常琐事，或者描绘一番她感兴趣的人的性格与外貌，这些有趣的人和事虽然并没有警句点缀，却足以显示她周密的观察力。有时她以模仿取乐，不过点到即止，她只是提一下，那人或事就自然而然地活灵活现。她自己并不笑，等科里笑声停止了，她咽喉里才轻轻咕噜一声，似乎对他的尽兴表示满意，接着又继续说下去。

上校从城里回来后到现在才有机会跟太太单独在一起，于是马上发话。"好，珀，我已经跟罗杰斯把一切都安排妥了。你听了这消息会满意的。他欠我二万元，如果我不得不把他给我的证券卖掉，它只值这笔款子的四分之一。"

"他怎么会跟你来这儿的？"拉帕姆太太问道。

"谁？罗杰斯？"

"科里先生。"

"科里？哦！"拉帕姆假装没想到她会指科里。"是他提的。"

"可能吗？"太太哂笑道，不过模样还是可亲可爱的。

"是真的，"上校分辩道。"就在我离开之前，我们谈起了一件事，于是他送我到码头，他说啦，如果我没意见他可以一直送我到这儿再乘原船回去。当然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

"你不能，这很好嘛。"

"而且我不得不请他吃晚饭。"

"哦，当然得请。"

"不过他不会过夜的，除非……"拉帕姆犹豫地说，"你

留他。”

“哦，当然，我会留他的！我看他可能会肯的。”

“唉，你要知道末班船一直拥挤不堪，而别的船又没有。”

拉帕姆太太对这种拙劣的伎俩只是一笑而已。“如果他最后竟然不要艾琳了，赛，希望你也一样感到满意。”

“嘘，珀西斯！你怎么老爱提那件事？”上校以恳求的口吻说，接着就不吭声了。顿时，他粗鲁而强横的脸上不自觉地被紧锁双眉的阴影所笼罩。

“嗨！”妻子的喊声吓了他一跳，使他从沉思中醒来。“我知道那时你会怎么想；希望你能记住应该责备谁。”

“那就冒次险吧，”拉帕姆就像一个在事业上得意的人那么自信。

从游廊方向，佩内洛普的懒洋洋的语调透过紧闭的窗户传了进来，同时伴有艾琳的欢快的笑声和科里的哈哈大笑声。

“听！”屋内的父亲眉飞色舞，说不出多么得意。“那个妞儿谈起来一个能抵二十个，从头陪到底。她比任何马戏团都强。我很想知道她又说了些什么。”

“哦，大概是在胡诌自己编的那些故事，要么是在说别人。她只要一出门，回来准带上一大堆新闻之类的东西，从日本回来的人也没有那么多可以吹的。她只要看到一个滑稽可笑的人，一定能谈出些什么来让你发笑。那姑娘自夸说，只要家中来了什么人，她总能从那个人身上学到一些可笑的话或者想出什么把戏来把那个人学得惟妙惟肖，使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有时我想阻止她，谁想到只要她在兴头上什么也拦不住她。我想艾琳幸亏有佩帮她一起招待客人。只要有佩在场，我就不会感到心情不好。”

“是这样，”上校说。“而且她的教养不比他们之中任何人

差，你说是不是？"

"她读书很多，"母亲同意说。"她好像整天在读书。我担心她会不会把身体搞垮了，有时候真想把书从她手中夺过来。我怀疑一个女孩子读这么多书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小说，我不希望她想入非非。"

"哦，我想佩是知道怎样照看自己的，"拉帕姆说。

"她是有头脑，不过不像艾琳那么讲求实际。她更像是在腾云驾雾——一个所谓的梦想者。艾琳则每分钟都很清醒；我敢说，当她俩在一起时，如果当时需要做一件事，或者带一个头，旁人看了十有八九会说艾琳是姐姐。只有当两个人开口谈话时，你才看得出佩要聪明得多。"

"好，"拉帕姆默认了这个观点，他十分惬意地往椅背上一靠。"你有没有看到过比她们俩更好的姑娘吗？"

妻子看他这么得意笑了。"我看别家的家鹅跟咱们家的天鹅不相上下。"

"不可能；说正经的，好不好？"

"嗯，她们是好；不过别犯傻了，赛，尽量别。"

三个年轻人都进来了，科里说他该坐船回去了。拉帕姆太太一定要他留下，他一定不肯，他也不让上校驾车送他，说是愿意走到码头。出门后，他就直向码头赶去，不一会儿就看到船躺在旅馆区左侧沙地对面的港湾里，他虽在疾走，有时却几乎完全停住脚步，一个人高兴得心慌意乱时就会这样的；接着又以更快的脚步朝前走去。

"她多迷人！"他还以为他说出了声。蓦地他发现自己离开了道路而在沙滩的深沙里艰难地跋涉。他急忙走回到原路，刚好赶上即将启碇的船只。当船上的售票员提着灯来卖票时，在灯下显得容光焕发的科里含笑瞅着他，那笑容一定已经挂在脸

上很长时间了，因为他的两颊被笑容扭得有点僵。有一次站在他身边的几个人突然胆怯地往边上让，这时他才怀疑起自己是不是笑出了声。

# 十一

科里紧皱起眉头，这才把那僵化的笑容收住。谁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眉头一直紧攒着，等到了家，父亲发问“汤姆，是不是你那个高级艺术部门出了什么岔子?”时他才醒悟过来。

“哦，不，不是，”儿子赶忙让双眉从紧张状态下松弛开来，脸上又泛出了红光。“只是我在想：你不是在考虑最好早点跟拉帕姆上校结识吗？我想这种考虑并没错。”

“是不是他用某种方式提出来啦?”布罗姆菲尔德把书往边上一放，圈起双手把瘦削的膝头抱起。

“哦，根本没有!”年轻人急忙答道。“我只是在想，你不去认识他是不是会被认为是故意的?”

“唉，汤姆，你知道我把这件事的决定权交给你了。”

“我当然知道，我不是想催……”

“你知道你比我更具备波士顿人的风度。我一直在等你的手势，因为我完全相信你知道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如果任凭我受自己那无法无天的冲动的支配，我早就去看望你那位恩人了。我想，如果我的父亲跟一个人的关系就像拉帕姆上校跟我们的关系一样，他一定会找到某种办法向那个人暗示他希望他去看他。

“你这样认为吗?”

“是的。不过你知道在这方面我并不想冒充什么权威。在

这类事情上我总是听你母亲和子女的。”

“我很抱歉，我没想到你的判断要根据我的意见。我不过是想让你免掉这次应酬，我原以为火候还没有到。太抱歉了，”他又说了一遍，其实这次他致歉的对象已经扩大。“我不该怠慢一个那么关心我的人。他们都是些善良的人。”

“我想，”布鲁姆菲尔德·科里很得意，当一个长者认为自己比年轻人高明时往往会这样的，“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办公室拜访他还不算太迟。”

“不，不行，我没想让你马上去，老爷。”

“啊，不过我既然已经套上了马具就没人能拦得住我，”父亲愉快地说，意志薄弱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弱点时有时反而感到高兴。“他们的新房子造得怎么样了？”

“我相信他们希望能在元旦前搬进去。”

“他们会不会成为社交界中高贵的一员？”布鲁姆菲尔德·科里的一本正经真可谓无可指摘。

“我不懂你的意思，”儿子心中不无忐忑之感。

“啊，我看得出你是懂的，汤姆。”

“人人都会感到他们都是些很有头脑的人，而且——想法正确。”

“哦，那不行。如果社交界把有头脑的、想法正确的人都吸收进来，那么它将大大膨胀，结果连活动最积极的人也没法一一串门了。即使以你母亲对社交的那种自觉，她也应付不了。社交界这玩意儿跟头脑清楚、想法正确可不一样。当然啰，要以这两点为基础，不过我们所熟悉的那捉摸不定、仪态万方、令人心醉的上层建筑所要求的却是不同的品质。你的朋友有没有这种品质，就是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那种品质？”

儿子笑了。“老实说，老爷，咱们所理解的关于社交界的一

些概念，他们连一丁点儿都没有。我相信拉帕姆太太从没有宴请过客人。”

“而他们却有万贯家财！”

“我也相信他们用餐时没有喝酒的习惯。他们要么在吃饭时喝点茶或咖啡，要么喝冰水。”

“真糟糕！”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说。

“我看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说明。”

“哦，是啊，有的人设宴请客，有的人连做做上客的资格也没有[1]。可是从不设宴请客的人社交界怎么可能吸收他们呢？”

“它的胃口能容纳一大批人，”年轻人提醒道。

“是的，不过那一大批人身上有开胃的调味品，而根据你所说的看来，你的这些朋友可没有什么调味品。”

“哦，这我可不知道啦！”儿子高声道。

“呃，我猜他们有的是粗犷的本地风味，不过这不是我的意思。好吧，总之他们得花钱。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来得到大家的承认。我们得让上校入选于十点钟俱乐部[2]，他呢，得参加愿意设宴款待的人的行列。任何人都吃得下一顿丰盛的晚餐。好，我看到在那个方向他有了一线希望。”

早晨布鲁姆菲尔德·科里问儿子十一点钟就去他的办公室找拉帕姆是不是太早了点。

“我想你在十一点以前就能找到他了。我从来没有比他早过。我怀疑那个听差也不比他早多少。”

“噢，那么我跟你一起去行吗？”

---

① 布鲁姆菲尔德·科里是在说拉帕姆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

② 这是一句玩笑话。十点钟指办公室的上午休息时间，通常人们在这时间内喝点咖啡之类。

“嗯，如果你喜欢这样，”儿子有点不情愿。

“哦，问题是他喜不喜欢？”

“我想他会喜欢的，老爷，”父亲看到儿子变得非常高兴。

他们在拉帕姆的里间办公室门口出现时，他正在晨报的大量新闻中急不可耐地驰骋往来。他从桌上摊着的一大堆报纸中抬起头来，随即站了起来。他假装没有一眼就看出这是布鲁姆菲尔德·科里。

“早安，拉帕姆上校，”儿子说。拉帕姆等他说下去，“我想介绍一下我的父亲。”

这时他才答道，“早安，”接着又颇为严肃地对老科里加了一句，“您好，先生。请坐。”他推过去一把椅子。

他们握了握手坐了下来，拉帕姆对他的下属说，“请坐，”可是小科里依然站着，看到他们互相打量，心中感到既有趣又有些不安。拉帕姆等来访者先开口。

“我很高兴认识你，拉帕姆上校，我早就该拜访你了。我的父亲如果处在你的地位会期待处在我这个地位的人马上这样做。不过我并不觉得我是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我想拉帕姆太太身体好吧？女儿也好吧？”

“谢谢，”拉帕姆说，“她们都很好。”

“她们帮了我妻子一个大忙——”

“哦，这没什么！”拉帕姆高声道。“拉帕姆太太为有那种机会感到非常高兴。科里太太和小姐们都好吧？”

“很好，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消息。她们不在城里。”

“是啊，我听说了，”拉帕姆向小科里点了点头。“我相信这位科里先生是这样跟拉帕姆太太说的。”他向椅背上一靠，执拗地想让别人看到这些寒暄一点也不使他感到难堪。

“对，”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说，“汤姆很荣幸能见到你全家，

希望你能让他在这儿对你有用吧?"科里茫茫然地环视一下拉帕姆的房间,接着他把目光投向外面装着栏杆的办公室里的职员们,最后停留在一位正在打字的非常漂亮的女郎身上。

"呃,先生,"拉帕姆听到他开始谈到工作,口气才缓和下来,"我想如果没有用,那将是我们的过错。顺便说一句,科里,"他对年轻人说,一面从桌上拿起几封信,"这儿有几封信请你处理。我想是西班牙文,或者法文。"

"我很快就办好,"科里拿起信往自己的办公桌走去。

他的父亲想站起身来。

"别走,"拉帕姆打了个手势请他坐下。"我只是想请他回避一下。我可以当着他的面说——可我不喜欢这种做法——既然你问起了,我很乐意说,我从来没有用过能和你儿子相匹敌的青年。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你这样说我太高兴了,"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说。"确实很高兴。我一直有个想法:我儿子身上蕴藏有某种才能,问题是他能不能找到发挥这种才能的途径。看来他进你的企业是因为他爱上了这种工作。"

"他找到的途径很正确,先生! 他曾经告诉过我他进行过调查,而那种漆是经得起调查的。"

"哦,是啊,如果你看到他谈起漆来那么眉飞色舞,你还以为是他发明的呢。"

"真的吗?"拉帕姆心花怒放地问道。"啊,这是必然的。首先你得相信这种东西,然后你才能把心交给它。唉,我过去有个合伙人,那还是在内战刚结束的时候,他总是三心二意,想干些什么别的。'啊哟,'我说,'你现在手头上是天字第一号的好东西,干吗还不满意呢?'最后我只得请他走开,我还是干我的漆,而那个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简直把全国都游遍了,手上的资

金越来越少，前几天我刚借给他一笔钱让他重整旗鼓。这不行的，先生，你得对一件东西有信心。我对你的儿子就有信心。现在他走开了，我可以坦率对你说，他真棒。”

“你太客气了。”

“没什么客气。前些日子我刚跟一位朋友说过，我有很多从小就在一起的伙伴，他们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也没有像你儿子那样把根扎得这样牢。”

拉帕姆在唠叨时一派顾盼自雄的神气。可能他也意识到这样讲表面上似乎毫不经心，实际上既夸耀了他的矿漆那至高无上的品质，又吹嘘了他自己的睿智和仁慈。现在对面正坐着布鲁姆菲尔德·科里，他夸他儿子时，那父亲连声道谢，仿佛只是个小听差的父亲，而拉帕姆只是由于慈悲为怀才给了那孩子一份差使。

“不错，先生，你儿子当初建议在这儿工作时，我对他的想法并不抱有多大信心，这是事实。不过我对他这个人有信心，而且我看出这个人丁是丁，卯是卯的。我看得出这是他的天性。任何人都看得出。”

“我怕这一点他不是从我这儿继承到的，”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说；“不过确实是遗传，父母双方都有。”

“呃，先生，这种事我们要听老天安排啰，”拉帕姆深表同情地说。“有些人有这种天性，有些人没有。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们的禀赋。”

“是啊，这是关键。毫无疑问。”

“你只有着手干才知道你究竟有什么禀赋。我当初创业时很不了解我自己的力量，现在回顾起来，我不能说我经历中的各种考验都经受住了。我只是一面前进，一面发展自己，就像在健身房里发展肌肉一样，锻炼一个月以后你就能举起比锻炼前重

一倍到两倍的家伙。我看你儿子也会发展的。大学毕业对他不会有害处——那一套他会很快丢掉的——他的出身也不要紧；用不着担忧。我在军队里注意到打仗最勇敢的人往往在战前不比女孩子干活干得多。你的儿子会出头的。"

"谢谢，"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说，随即微微一笑——不知是因为他在有时引以为得意的谦卑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安全感呢，还是因为面对上校的好意，他的精神需要用傲气来进行三倍的武装。

"他会出头的。他是个能干的生意人，人品也好。你一定得走吗？"拉帕姆问道，他看到布鲁姆菲尔德·科里更坚决地站了起来。"好吧，很高兴见到你。你想来看看他干得怎么样，这是很自然的，我很高兴你这样做。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这儿是我们的一些产品，"他指着办公室里不同包装的样品说，其中也有珀西斯牌。

"啊，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客人说。"通过瓶子看那颜色——很绚丽——迷人。珀西斯·布兰德[①] 是个人的名字？"

拉帕姆的脸红了。

"呃，珀西斯是名字。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过不久前《纪事报》上登的一篇访问记？"

"什么《纪事报》？"

"是威瑟比创办的一份报纸。"

"没有，"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说，"我没看到过。我看的是《日报》，"他解释道，《日报》指的是《广告日报》，老派的波士顿人觉得只有这张报纸才值得一看。

"很多话我根本没说，他说是我说的，"拉帕姆接着说，"不过

---

① 布兰德(BRAND)在英文中是"品牌"的意思，但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姓。

既然你没看过，这些就无关紧要了。这儿是你儿子工作的部门，”他把外文标签给他看，然后他领他去货栈去看大包装的货物。在楼梯口，客人停了下来向他儿子点了点头说，“再见，汤姆，”拉帕姆则一定要把他送到底层门口。“好，下次来，”这是他客气的打发方式。“什么时候来都欢迎。这个季度我不忙。”布鲁姆菲尔德·科里道谢时无可奈何地由着自己的一只手让拉帕姆握住不放。“如果你愿意坐一辆好马拉的车……”上校刚开始说道。

“哦，不不不，谢谢！ 马越好，我越害怕。汤姆谈起过你的驾车本领！”

“哈哈哈！”上校笑了。“各人口味不同嘛。好吧，再见，先生！”他放他走了。

“今天早上老头子跟谁在吹?”会计主任沃克特意走到科里桌子跟前问。

“我父亲。”

“哦，是你父亲? 我还以为他一定是位跟你通信的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客户，而你是在带他来到处转转呢。”

不错，当布鲁姆菲尔德·科里悠然自得地在作为波士顿繁荣基础的大街上行走时，再也没有一位行人比他更像一位外国人那样与街上景色如此不相称了，尽管他是此地生人。他上下打量那些店面，又前后眺望并不整齐的街景，活像一位外地人；他从一位肤色黝黑的水果摊贩那儿买了一只苹果，显然只是为了握在手中有一种快感，他买苹果时用的是那位小贩的本国语言，而那位外裔小贩却也并不感到意外。

拉帕姆穿过外面的办公室走回自己的房间时，看也不看科里一眼，那天的谈话也只限于生意，显然为了让科里知道他并不认为他父亲的来访是什么殊荣。不过在纳塔斯喀特家中，他的

一举一动无不标志着他心上老挂念着那件事，难怪他太太问道：“喂，赛拉斯，是不是罗杰斯又向你借钱了？我看你不能让他走得太远了。你做得已经足够了。”

“别怕，我好久没见到罗杰斯了。”他沉吟了一会儿，这样才能使这次见面显得无关紧要。“科里的父亲今天早晨来看我。”

“是吗？”拉帕姆太太说，看到他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她就顺水推舟迎合了一下。“他也想来借钱吗？”

“据我所知不会吧，”拉帕姆抽着烟，心情很轻松，妻子则在灯的另一旁钩花边。

两位小姐在游廊上又在眺望水中的月影。“今天晚上没有男人在里面了，”佩内洛普说，艾琳听了凄然一笑。

“那末他来干吗？”拉帕姆太太问。

“哦，我不知道。看来只是一次友好走访。他说他早就该来了。”

拉帕姆夫人沉默片刻，接着说道：“好了，现在你可满意了吧。”

拉帕姆对这种堂而皇之的同情绝然不受，“谈不上什么满意不满意的。我并不急于要见他。”

妻子又一次默许了他的掩饰。“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呃，不大像他的儿子。没有生意人的气度。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描绘他。高个子，白头发，还有一把胡子，手指细长而灵巧。他坐的时候手放在手杖顶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他的手指。对衣着不那么讲究，举止跟别人一模一样。话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讲话。他说他很高兴看到我对他儿子的工作表示满意。他问起你和艾琳，他还说他不认为自己是陌生人，又说你对他的太太很关心，当然我把话岔开了。是的，”拉帕姆沉思地说，他的双

手放在膝上，左手手指还夹着根雪茄烟，“我认为他要求自己的行为都无懈可击。不知道有没有见过比他更可亲的人。说不定他是我见到过的最可亲的人。”他别过脸去，不让妻子从他脸色上看出内心斗争的痕迹——一个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坚毅的人在搏斗着，他告诫自己不要因为受到那断子绝孙的风雅之士的青睐就飘飘然起来，不要由于别人的可亲可爱便窃窃自喜，而应该挺直腰杆，在同一水平面上目光对着目光地与他分庭抗礼。上帝根据自己的面貌塑造了人类——其实不过用泥土为原料——只有他知道这类斗争何时才能了结。有一段时间拉帕姆无法想象，只要他愿意，世上还有什么奇珍异宝他不能花钱买来；谁知就在他对世道如此无知的同时，他妻子却半明半暗地有所发现，这使他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疑虑之感。原来认为没有什么不能买到，现在却依稀看到并非如此，尽管他的自尊心作了顽强的抵抗，这毕竟使他畏缩了。

“我认为他这个人不可能不可亲，”拉帕姆太太说，“他又从来没干过什么。”

拉帕姆觉察到了什么，他抬起头来，不安地笑了笑。“嘘，珀西斯！你什么都记得！”

“哦，我记得的比这多得多！我猜想你请他坐马车了吧？”

“呃，”拉帕姆像做了亏心事似的脸刷地红了，“他说他怕好马。”

“这么说，当然你没有请他啰。”拉帕姆默默地钩着花边，丈夫则靠在椅背上抽起烟来。

他终于说话了。“我准备加快建房速度。他们在磨洋工。他们没理由不让我在感恩节[1] 前搬进去。我不喜欢在严冬季

① 感恩节在美国是在十一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

节搬家。"

"我们可以等到春天。在老房子里还挺舒服的,"太太答道。接着她猝然发问:"你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要搬到那儿去?是不是想请科里家来吃乔迁酒。"

拉帕姆无话以对,只是干望着她。

"你难道不明白我一眼就能看穿你?我敢说,赛拉斯·拉帕姆,这点我很清楚,我说你简直是第一号大傻瓜!你怎么什么也不知道?你难道不知道在他们还没邀请咱们去他们家以前,咱们是不能请他们的?他们会当着咱们的面笑咱们!"

"我不信他们会当面笑咱们。咱们请他们,他们请咱们,这又有什么两样?"

"哦,算了吧!既然你不懂!"

"是,我是不懂。不过我并不想请他们上咱们家里来,我看可以请他去塔夫脱饭店吃鱼鲜。"

拉帕姆太太往椅背上一仰,手中的活计随着"咄!"的一声掉到膝盖上,女性很善于用这种声音来表达彻底的蔑视和绝望。

"怎么啦?"

"唉,如果你做得出这种事,赛拉斯,我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那没有用!没有用!我原来想,你在罗杰斯这件事上干得很在理,我可以稍稍信任你了。现在看来不行。我看你活得再老还得有人牵着你的鼻子就像牵一个完完全全的——唉,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在嚷嚷什么?"拉帕姆垂头丧气到极点,不过还想强打精神。"我又没干什么。我怎么问你一点点主意你就大发雷霆。真见鬼!以后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得了。"

似乎他无法忍受这种把人看扁的气氛,他站了起来。他太太听到他在餐室里倒了一杯冰水喝下,接着又听到他上楼回房

后砰的关门声。

“你知道你父亲现在想干什么?”拉帕姆太太问长女,后者臂上挂着披肩刚漫步走进客厅,而妹妹则径直回房睡觉了。“他想请科里先生的父亲到塔夫脱饭店吃鱼鲜!”

佩内洛普正在把手捂住嘴打呵欠,她忙收住呵欠笑了一声,感到既有趣又好奇。她身体往椅子里一沉,双肩却耸向前方。

“怎么啦! 究竟什么事挑逗了上校,使他这样打算的?”

“挑逗! 那个人早就该来看他了,今天早上才随便走进他的办公室,跟他谈了五分钟的话,你爸爸就受宠若惊,高兴得忘乎所以了。他发疯似地要挤到这些人中间;看来要使你父亲不出轨,我得好好干一仗哩。”

“这个,珀西斯,夫人,说不定你已经开始干了,”佩内洛普说。

“哦,是的,我已经开始了,”拉帕姆太太承认道。“佩,”她猝然说道,“你认为他是什么意思?”

“谁? 科里先生的父亲? 上校怎么想的?”

“唉,上校!”拉帕姆夫人高声道。她又颤巍巍地加了一句:“可能他是对的。去年夏天他确实对她有好感,现在既然他这样来拜访他……”她让女儿自己去琢磨这几个“他”指谁,接着又说道:“当然,我早就该说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去年就该说这句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至今还不肯这样说,我想现在总比那个时候明白些;你父亲这么一心一意真叫我哭笑不得。他以为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我不是说金钱没用,有了钱很多事都能办到,艾琳又是再好没有的孩子,她是长得漂亮,配得上任何小伙子。她举止也大方,而且她再能干也没有了。我猜啊,年轻人现在不那么讲究这些方面了,可是又有几个女孩子能像她在昨天那样走进厨房就能做这么好的蛋羹来。再看看她在家

里上上下下收拾，有多利索！她随便走进一个房间，东西马上就各就各位。如果明天起她得为自己做衣服，她做的一定比我们花钱买的好得多。说不定他是小伙子中间数一数二的哩。瞧！我这样没完没了地真叫人害臊！”

“呃，妈，”姑娘稍等了片刻才说，看来她对这个题目已经感到厌倦，“你又何必担忧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对，我就是这样对你父亲说的。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我明白要他不声不响是多么困难。我就是怕我们大家会做一些以后会后悔的事。”

“这个，夫人，”佩内洛普说，“我可不想做什么错事，不过即使做错了，我一定不吃后悔药，我一定会这样的。而且我想，如果我处于你的位置，妈，我也不会事先就懊恼。上校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他喜欢耍小聪明，但是他不会伤害别人，我看用不着为科里一家费神。”

她耷拉下嘴角，把笑声紧闭在咽喉里；她看到母亲这样坚决要摆脱掉烦恼的重荷感到很有趣。“佩！我相信你是对的。你总是这样来看问题！好吧！他就是每天把他带来我也不在乎。”

“好啊，夫人，”佩说，“我看琳也不会在乎的。她就是这么满不在乎！”

上校那一晚没睡好，早上拉帕姆太太来吃早饭时，他没一起来。

“你们的父亲身体不好，”她通报了一声。“他又发了一次病。”

“我倒还以为他发了两三次病哩，”佩内洛普说，“我根据的是他的跺脚声，他会来吃早饭吗？”

“暂时不会，”母亲说。“他睡着了，只要他能打一个长盹，就会好的。你们两个姑娘别弄出大响声来。”

“哦，我们会不声不响的，”佩内洛普回道。“我很高兴上校不是在装病。原来我还以为他在装病哩！”她先哈哈一笑，接着懒洋洋地把底下的笑声忍住了。她瞅了瞅妹妹。“妈，他既然起不来，有没有必要让办公室来个人听他坐在床上发指示，你说呢，妈？”她问道。

“佩！”艾琳叫道。

“他一会儿就会好的，坐十点钟的船还不成问题，”母亲说得很干脆。

“我想爸爸整个夏天工作得太辛苦。你怎么没要他休息一下呢，妈妈？”艾琳问道。

“哼，休息！这个人一年比一年更劳累。过去他还不时稍稍休息一下；可是现在他好像一离开办公室简直就没法呼吸了。今年他说不打算去拉帕姆镇了，如果去只是去几天看看工厂，我简直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好像他钱赚得越多，就越要赚钱。我真害怕如果他把钱丢了会出什么事。有一件我可以肯定，”母亲断定说。“今天不能让他去办公室。”

“那么他就不能坐上十点钟的船了，”佩提醒她说。

“对，不能了。你们准备好了就去旅馆打个电报去，就说他不舒服，今天不去了。我也不愿意他们派个人来打扰他。”

“这可是个打击，”佩说，“说不定他们会派——”她假装正经地望着妹妹——“丹尼斯来！”

“妈妈！”艾琳喊道。

“嗨，说真的，简直没法子在这个家里住下去！”

“好了，佩，别说了！”母亲下了命令。不过说不定她并不真的不让她开玩笑。因为这使她的心上事带上一层令她愉快的现实色彩，也使她的愿望的实现看起来不仅可能，而且大有希望。

拉帕姆起来后正懒洋洋地在四周走来走去。这一整天他看

到一次次船离去却无法搭乘，急得他团团转，夜色降临前他变得很暴躁，全家怎么劝慰他都不听。他嘟哝着发问为什么她们不让他去城里。他不住地说，“我还是去一趟好，”妻子终于忍不住了。

“好吧，明天你去，赛拉斯，即使差人把你抬到船上。”

“我说啊，”佩内洛普说，“上校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六点钟的班船把科里带来了。两位小姐正坐在游廊上，艾琳首先看到了他。

“哦，佩！”她悄没声地说，心上事顿时涌向脸庞；佩还来不及说句玩笑话他已经走上了台阶。

“但愿拉帕姆上校没生病吧，”他说，与此同时她们听到了母亲正在屋内就礼节问题跟父亲进行较量。

“把外套穿上！我说穿就穿！不管在办公室里他看到你的时候是不是穿的是衬衫。这儿是绅士的家——你也应该成为一个绅士嘛——穿了睡衣见客人那可不成！”

佩内洛普急忙入内解劝，好把母亲的火气平息下来。

“哦，他好多了，谢谢！”艾琳声音很响，她想以此把争吵声遮掩掉。

“我很高兴，”科里说，当她把他领进屋时只见身穿双排扣长礼服的上校正在扣钮扣。他简直不能相信科里竟然不是为了生意上的急事而来，当他搞清楚他此来是出于礼节，不禁又惊愕又高兴，因为自己居然成为这位年轻人所关心的对象。在拉帕姆的朋友圈子里，一个人生病总免不了唠叨几声，不过他们并不会询问彼此的健康情况，那未免太婆婆妈妈了。他们非到病情严重时不上门问疾。他跟科里共进晚餐，饭后，他本来想留下来跟科里聊聊，以尽主人之谊，如果有可能，他将详详细细谈这次小恙的具体细节，不料太太马上催他去睡。她跟他上了楼，为的是

亲自看他把她准备的药服下，可是她先去了佩内洛普的房间转了转，只见大女儿手里拿了本书，不过没有在读。

“你还是下楼去吧，”母亲说。“我得去你父亲房里，艾琳一个人在陪科里先生；我知道你不去陪陪她，她会局促不安的。”

“她得学会没有我在场也能应付，妈，”佩内洛普说得很在理。“我不能老是跟他们在一起。”

“好吧，”拉帕姆太太答道，“那末我一定得去，否则楼下就成了教友会集会了①。”

“哦，我猜想如果你让琳一个人应付，她也会找到谈话的题目的。如果她不行，他一定会的；你事办妥了再下楼也不迟。我可要等到最后才去。如果他来是为了见艾琳——我不相信他是为了父亲来的——那他要见的是她，而不是我。如果她一个人使他感到乏味，那么他晚发现，不如早发现。不管怎么样，我看你还是试上一试。下次他再来，你就可以知道事情成不成了。”

“这个，”母亲说，“可能你是对的。我很快就下去。看来他确实有点意思。”

拉帕姆太太没有急匆匆地赶回到客人那儿。在她年轻的时候，一般人都认为如果一位青年男子来见一位姑娘，那么顺理成章的是他希望单独会见她；城里生活经验并不曾改变拉帕姆太太在这方面的单纯信念。她现在对待女儿的方式正像过去她母亲对待她一样。

正在看书的佩内洛普听到楼下不断传来一阵阵低语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她才听到母亲的下楼声。虽然她的眼睛紧盯着摊在膝上的书里的印刷字母，她可什么也读不进去。一次她站

① 教友会，基督教教派之一，集会时信徒们不发一言；等有人感到上帝赐予了“灵感”，他始可发言。

起身来去关门，想不让任何声音传进来，谁想到随即带着自我鄙夷的神情把门敞开，接着她下决心把书看下去，可是她还是看不进。她总算挨到科里该坐船回去的时候才下楼去。

当艾琳看到屋内只有她们姐妹俩时，她佯装责怪姐姐不该让她一个人接待科里先生。

“怎么啦？你不认为这次来访多么令人愉快吗？”佩内洛普问道。

艾琳张开双臂抱住姐姐。“哦，他来真太好了！我没想到我能够应付得很顺当。我们差不多一直在谈论你！”

“我看这题目并不十分有趣吧。”

“他一直问起你。他什么都问。你不知道他多么钦佩你，佩。哦，佩！你知道他为什么来？你认为他真的来看望爸爸的吗？”艾琳把脸埋在姐姐的脖子上。

佩内洛普无可奈何地站着，两臂垂在体侧。“是啊，”她说，“这我一点儿也不信。”

容光焕发的艾琳放开了她。“你真的——真的这样想？哦！佩，你看他多好！你看这个人多么潇洒大方！今天晚上他来的时候我没有首先谢谢他的来访，你看我待客多么糟糕！我知道他认为我不懂礼貌。不过那么一来不是在谢谢他来看我了吗？他说再见的时候，我该不该请他再来？我没有说，我说不出口。你说他会不会以为我不要他再来？你想他以后会常来吗，如果他不愿意来……”

“不过他还没来过几次啊，”佩内洛普提醒道。

“是的，我知道。不过如果他——如果他常来呢？”

“那么我就认为他愿意。”

“哦，真的——你真的这样想？哦，你总是那么善良，佩！而且你总是说真心话。我希望也有人来看你。只有这点使我不大

高兴。可能——他谈了他在得克萨斯的朋友——"

"这个,"佩内洛普说,"他朋友不可能常常从得克萨斯来做客。你不必让科里先生为我担忧,琳。只要你满意,有什么担忧的事我自能对付。"

"哦,我满意,佩。你说他什么时候再来?"艾琳把梳妆台上几件姐姐的东西推在一旁,准备搁上胳膊肘,好舒舒畅畅谈一谈。佩内洛普走过来把东西放回原处。

"好了,至少今晚上不来了,"她说;"如果你准备守在这儿等……"

艾琳又抱了抱姐姐的脖子,接着就跑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上校坐八点钟的班船走了,他虽然已复原,却并不能阻止科里在一周之内作第二次拜访。这一次艾琳喜气洋洋地走进佩内洛普的房间,对再次躲在那里的姐姐说,"你一定得下来,佩,他问起你是不是不舒服。妈妈说你一定得来。"

从那次以后,凡科里来访时佩内洛普就下楼来帮助妹妹应付,科里走后又跟她议论到深夜。她妈急不可耐地想知道她对这件事的看法,她说,"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

"他有没有跟你谈起过她——例如称赞她几句,有吗?"

"他从不在我面前提艾琳。"

"他也没跟我提起,"拉帕姆太太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那么他为了什么常到这儿来呢?"

"我没法回答你。有一点,他说过目前在波士顿他熟悉的人家还没有开始接待客人。等他的朋友回城后再说,如果到那时他还常来,再问也不迟。"

"好吧!"母亲说。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她越来越没法认为科里的做客跟他在城里没有去处有关,她只好从丈夫那里寻求解答。

“赛拉斯，我考虑是不是继续让小科里老是到这儿来做客。我不喜欢他这样做，他家里人又不在城里。”

“他已经成年了，”上校说。“他喜欢上哪儿就可以去哪儿，这跟他家在不在城里没有关系。”

“对，不过如果他家里人不赞成他来呢？这样随他来你认为没错？”

“你有什么办法阻止他呢？我起誓，珀西斯，我不知道你着了什么魔？是什么？你过去不是这样的。听你的口气，你似乎在说，这些科里家的人太超凡脱俗了，我们连给他们垫脚也不配。”

“我不能让他们说什么我们利用他家在外地避暑的机会引诱他来。”

“我倒是想听听他们说这种话！”拉帕姆喊道。“谁敢说这种话！”

“算了，”太太不提这点令人烦恼的顾虑了，“我弄不清楚他究竟喜不喜欢她。佩也说不准，也许是她不愿意说。”

“哦，我看他是喜欢她的，相当牢靠，”上校说。

“我想不起他说过些什么或做过些什么来显示这一点。”

“唉，当初我还不是过了一年多才鼓起勇气的嘛。”

“哦，那不一样，”拉帕姆太太对这种比较不屑一提，不过口气还是有点亲热成分。“如果他喜欢她，一个处在他地位的人不会这么久还下不了决心对艾琳明说。”

拉帕姆把拳头往他与太太中间的桌子上一放。“瞧你，珀西斯！这是最后一次，别再让我听到你说这种话了！我的身价差不多有一百万，其中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来的；我的女孩子配得上任何人，不管这个人是谁。他不配摆什么架子，如果他竟然敢在我面前摆，我立刻请他走开。我会找他谈的，如果……”

“不，不，别那样！”太太央告说。“我没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的话里有什么含意。他只是非常谦逊罢了，我也认为艾琳配得上任何人。你就让事情自然发展吧。一切都会好的。咱们不懂年轻人的心理。可能她有些冷淡。现在你别——别说什么好吗？”

拉帕姆勉强听从了。他这样轻易让步无疑因为脾气发作以后他一定也已觉察到他的自尊心不会让他去做由于自尊心作祟而声称要做的事。既然妻子保证说对这件事再也不提那令人难堪的看法，那他也就心满意足了。他那顽固的自尊自大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太太的支持呢。

# 十二

十月上旬科里太太带着女儿回家了。她们离开巴港后在因特凡尔住了三四个星期。跟六月份离城时相比她们稍许晒黑了些，而其它方面都不见有什么改变。大女儿莉莉带回来一大批巨藻和有毒伞菌的标本，这些东西，连同它们所附生的岩块和烂木头，对她说来可说是兴味无穷；她知道它们毫不值钱，所以绝不肯示人。小女儿南妮读了不少书，深切感到它们对人生的反映颇不准确，她也惋惜她所看到的大量生活现象跟小说很不相同。两位小姐人品好，有教养，衣着当然精美，脸庞也颇俊俏，不过无论在海滨或山里，她们没有遇到一个够得上她们的高雅趣味因而能影响她们命运的人。回家后她们又继续做原先中断的事，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畏惧在分她们的心，没有了这两样东西，她们倒很适合去为哥哥的事操心。当重逢以后最初那欢聚的时刻过去后，她们就看出母亲为了哥哥的事心事重重。

“哦，看来这件事一直在发展，而你们的爸爸在信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她摇摇头说。

“提又有什么用?”南妮问道。她身材瘦小，肤色偏白，一圈圈浅色头发堆在帽子的下前方显得很漂亮；她戴女帽时的模样最可爱。“那只会使你烦恼。他又阻挡不了汤姆；你也无能为力，你不是回来过一次想阻挡他吗?”

“我猜爸爸对这件事了解不多，”莉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身材颀长，肤色黝黑，看起来不那么热情，你见了一次以后就会老是把她跟具有截然不同的审美效果的外衣联想在一起。

当一个家庭里的女人有理由怀疑家中某个年轻男人对别家的某个女人感到兴趣时，这对她们说来永远是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女婿、姐夫或妹夫并不会成为家庭中的一员，不必讨好他或者为了他大惊小怪的；可是媳妇、嫂嫂、弟妹就是另一码事了，她们跟婆婆、大姑、小姑等的亲密关系是无法回避的。女性的习惯做法会要求她们对新来的女人表示亲热，表明自己喜欢她，或者装着喜欢她，把她引为知己，尽管内心可能对她非常厌恶。对科里家这还不仅仅是个感情问题。她们的家境毫不困难，她们并不想在金钱上依靠汤姆·科里；但是母亲无意中在桩桩事情上都依靠他的判断力和主意，而他的妹妹们则看到他过去对姑娘颇为冷淡，也不知不觉地渐渐认为他是属于她们的，要等到她们出阁——而不是等到他结婚时——才松手让他离开，不过时光流逝，出阁之事依然渺茫。某些类型的姑娘——她们相信她们可以很容易地代选一种——与他结婚后并不一定能把他从她们身边夺走，无奈像拉帕姆小姐这样的姑娘可不会这么大方。

“也许，”母亲想鼓鼓劲，“并没有这么糟。在她母亲身边，她看上去像个可爱的小东西，性格并不鲜明，当然在某些方面还是很能干的。”

"啊,那她在汤姆身边也将是个可爱的小东西,这没错,"南妮说。"性格不鲜明的精明能干将使她变得心地无比狭隘。她会以为一开始咱们就跟她作对。"

"她找不到那样想的理由,"莉莉插嘴道,"咱们也不会给她以任何理由。"

"不,咱们会的,"南妮反驳道,"咱们防不胜防;咱们防不了加上她的无知,这就是足够的理由了。"

"我并不觉得她完全无知,"科里太太公正地说。

"当然她能读能写,"南妮承认道。

"我不能想象他跟她有什么可谈的,"莉莉说。

"哦,那很简单,"南妮答道。"他们谈谈自己,有时谈谈对方,我听到过有人在旅馆游廊上这样无休无止地谈。女的在刺绣,要么在编结、钩织等诸如此类的事,男的就说,她好像很喜欢做针织活,女的说啦,是啊,她完完全全迷上了,人人都笑她这么着迷,可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从小就着了迷,而且将来也永远会着迷的——还拉扯上一些细枝末节。最后她说啦,可能他不喜欢看别人钩织、编结、绣花等等,他就说,啊,不,他喜欢,她怎么会这样想呢?不过,他本人还是比较喜欢划船,如果在树林里,那么野营也还不错。接着她让他拿住活计的一个角,可能他碰到她的手指了,他感到受到了鼓励,于是就说,是不是没有什么能使她把手中的活放一放,为什么不去爬爬山,或者到越桔林里玩玩。她头一偏,就说啦,好吧。于是两个人就去了,在山上他躺在她脚边,兴许采撷一些越桔果往她衣兜里一堆,又接着谈自己,再谈了两人对于对方的印象,看看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于是……"

"行了,南妮,"母亲说。

莉莉抑郁地微笑道。"哦,太恶心了!"

"恶心？一点也不！"妹妹争辩道。"你看见会感到可笑的，当你这样做……"

"人与人相互之间看到了什么，这真是个谜，"科里太太严肃地说。

"是啊，"南妮同意道，"不过实际生活中咱们不会因此而感到欣慰的。"

"是这样，"母亲说。

"咱们能做的最多只是希望一切如愿，直到有一天希望落了空。当然，即使希望落了空咱们也要尽力而为。"

"对，也许并不那么糟。七月份我回来时就对你父亲说过，这种事情总能找到对付的办法。问题是咱们必须正视它们，不要认为它们是节外生枝。咱们不能走错了棋，结果弄得怨艾不休。"

"这很对。不过我认为不能在事情还没临头前就消极退让。那等于让步，"南妮说。

"当然咱们要以一切适当的方式反对这件事。"

莉莉早就不再发表意见了。鉴于她的艺术家气质，她被认为不很实际。是母亲和南妮在操心，把她们的打算讲给科里听，征求他的意见和同意。

"你父亲写信说他到拉帕姆上校的办事处去拜访过他了，"科里太太一见有了机会马上就把这个题目向他儿子提了出来。

"是的，"科里说，"父亲原来想宴请他，后来在我的建议下，他改为简单一些的走访。"

"哦，"科里太太以欣慰的口气说，仿佛经科里这样一说，这次走访原是他所建议这一事实就取得了新的意义。"他信中写得那么简略，我简直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认为他们应该见次面，"儿子解释说，"父亲也这样想。

后来我很高兴我提了这个建议，拉帕姆上校对这件事感到很愉快。”

“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次见面是应该的。我猜想你在夏天去过他家几次吧。”

“是啊，好几次哩。我常常去纳塔斯喀特。”

科里太太垂下了眼睛。接着又问道，“他们好吗？”

“很好。只是拉帕姆自己有时候不舒服。我曾经去探望他一两次。今年夏天他没有休过假，他对他的生意着了迷，很难不时时刻刻想起它。他把造新房子作为留城不走的借口——”

“噢，对啦，他的房子！会造得很美观吧？”

“会，房子很美。是西摩负责建造的。”

“那肯定很漂亮啰。我猜两位小姐对房子很感兴趣吧，还有拉帕姆太太。”

“拉帕姆太太，是的。那两位小姐倒不见得很关心。”

“是为了她们建造的。她们眼界很高吧？”科里太太在很委婉地继续探问。

儿子想了一会儿，笑着说，“不，我并不认为这样。我该说，她们眼界不高。”科里太太不禁长长吁了口气，谁料儿子又加了一句，“她们的父母亲却要她们往高处走。”这时她的呼吸又急促了起来。

“是啊，”她说。

“她们俩既单纯又可爱，”科里继续道。“你对大女儿有所了解以后，你会喜欢她的。”

对大女儿有所了解以后。言外之意是希望两家彼此将更加了解。

“那就是说她在智力上比妹妹高出一筹？”科里太太试探地问。

“智力上?”儿子重复道。“这个词用得并不恰当。虽然她确实聪明些。”

“妹妹看上去很理智。”

“哦,理智,是啊。既讲实际又漂亮。她手很巧,也喜欢动手做,你不认为她长得非常美吗?”

“是——是,是美,”科里太太说得很勉强。

“心肠也好,”科里说,“非常单纯,单纯得晶莹透明。你对她了解得越多,就会越喜欢她的。”

“一开始我就认为她不错,”母亲说此话时鼓足了勇气,但顿时本性显现。“不过我怕的是到后来她可能会令人厌倦,她的思想范围似乎非常狭隘。”

“是啊,我原来也害怕这一点,可是实际上她并不是这样。正因为她狭隘你才感到有趣。就像一个小孩那样你可以看到她思维的全过程。她甚至没意识到她有多美。”

“我不相信年轻男人能够看得出一个女孩子是不是意识到自己美不美,”科里太太说。“不过我不是说拉帕姆家的小姐不足——”儿子正坐着出神,脸上不由自主地泛出了微笑。“你在想什么?”

“哦,没什么。我正想拉帕姆小姐和她说的一句话。你知道,她很风趣。”

“说的是姐姐? 对,你谈起过。你同样能看到她的思维过程?”

“不能。她完全无法预料,”科里又走了神,又一次出现了微笑;但是他没有解释他想起什么有趣的事,而母亲也不想多问。

“我不懂什么东西能使他如此坦率地承认他对这位姑娘非常仰慕,”后来她跟丈夫说道。“只有当他跟她谈过以后才会产生这样自然的仰慕之心,可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还没有。”

“你们妇女还不够高明，这说明女性还是落后于男性，你们不理解俾士麦在外交上的一个观念。你们还以为如果一个男人赞美一个女人，那他爱上的是另一个女人。你是不是说假定汤姆不怎么赞美姐姐，那他一定和她谈过了?”

科里太太仍然认为儿子没有跟那位姐姐谈过话，她说丈夫的推论不妥，“况且，他确实赞美过她。”

“既然现在一切正常，你该为此高兴才是。退一步说，你也无能为力。”

“唉，这个我知道，”科里太太叹息道。“我希望汤姆能对我开诚布公些。”

“他具有美国出生的儿子的天性，对父母的态度是坦率的，我猜想如果你直截了当地问他对那位小姐有什么打算他会告诉你的，问题是他自己心中是否有数。”

“呃，你不认为他心中有数，布鲁姆菲尔德?”

“我不相信。你们女人总以为一个青年男子追求一个女子，或同时追求几个女子，他一定爱上了她们。不能这么说。他追求因为这是他的天性，否则他不知道怎样打发他的时间，而且也因为她们喜欢有人追求。我想汤姆追求她们这样起劲是因为他在城里找不到朋友。”

“你真的这样想?”

“这只是我的一个看法。这使我想起夏天里一位小姐最好留在波士顿，最多在波士顿近郊。大多数男青年因为有工作留在城里，晚上他们只能在当地或者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活动。在海滨地区，或者在山里，男女的比例如何?”

“很糟。至少有二十个女孩子对一个很难说是像样的男青年。”

“瞧，我理论中一部分已经是正确的了，那么另一部分为什

么就不能也是正确的呢?”

“我倒希望你正确呢。不过也难说。对女孩子来说这种事情是很严肃的。如果汤姆没有什么意思,我可不喜欢汤姆常到她们家里做客。”

“然而如果汤姆有意思,你也不会喜欢的。要使你喜欢可不容易,亲爱的。”丈夫从桌上拉过一张打开的报纸。

“我觉得汤姆不是那样的,他不会那样做的,”科里太太越来越感到词不达意,女人即使思想非常清晰时也经常会这样。“别看报了,好不好,布鲁姆菲尔德! 我真为这件事烦死了。我必须知道情况究竟怎样。我不能让它发展下去。我不明白你在没搞清楚以前怎么能安得下心来。”

“我完全不知道死后会变成什么,可是我还是睡得很香,”布鲁姆菲尔德放开报纸答道。

“啊,不过这件事大不相同。”

“这么严重? 可是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夏天你回来的时候咱们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你也同意咱们是无能为力的。现在还是那种形势。”

“不,形势有了变化,形势还在继续,”科里太太在用自相矛盾的词语来说明这一事实。“我得马上问汤姆。”

“你知道你不能那样做,亲爱的。”

“那么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啊,这他可不能做,如果他是按美国方式在向艾琳小姐求爱——我想这是她的名字,他得先告诉她然后再告诉我们。我当初就是那样做的。别忘了你自己的青春时代,安娜,虽然我知道这已经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

“那完全是两码事,”科里太太颇为震惊。

“我看不出有什么两样;我想拉帕姆大妈知道汤姆是不是爱

上了她的女儿；而毫无疑问拉帕姆大伯则间接地也知道这件事。不过咱们得等那位小姐首先知道，咱们得挨在后面。这一点可以肯定。你的母亲知道了告诉你的父亲，可怜我的父亲在我们订婚前一无所知；而我却一直在你家里转来转去——你管这叫追——”

“不，不，是你这样叫的。”

“是我吗？——那阶段不止一年吧。”

虽然做妻子的不喜欢把自己年轻时的恋爱史跟儿子对艾琳·拉帕姆的感情联系在一起，这番话勾起来的回忆不可能不对她起一点慰藉作用。她若有所思地莞尔一笑。“那末你认为还没有到与他家达成默契的程度？”

“默契？哦，可能还没有。”

“那么解释呢？”

“从咱们的谈话中咱们能得出的惟一合乎逻辑的推理是还没有。不过我并不因此要求你接受我的看法。我现在可以看报了吗，亲爱的？”

“好，你看吧，”科里太太叹了口气，可能这表达了女性对普天下丈夫的不满，而并不只是针对她的丈夫。

她不再去打扰他，也不再去探知儿子的秘密了，但是她并不因此而停止活动。这时拉帕姆一家已从纳塔斯喀特搬回纳金广场，她很早便去拜访了。当然，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她对自己都不肯承认，更不用说对别人承认了。她对女儿说，过去她曾利用和他家认识的机会从他家募到不少慈善捐款，后来又似乎不再来往了，她一直为此感到有点惭愧。况且她认为应该用某种方式对汤姆和拉帕姆先生之间在生意上的关系加以确认，不能让他们以为他的家庭不赞成这种关系。

“是啊，生意归生意，”南妮哈哈一笑。“这次你还要我们陪

你去吗？”

“不用了；这次我一个人去，”母亲庄严地答道。

这次马车很快就找到去纳金广场的路。她送进去一张名片，拉帕姆太太收到的时候女儿佩内洛普刚好在场。

“我只好见她了，”她气喘吁吁地说。

“啊，别看起来仿佛你犯了什么过错似的，母亲，”姑娘开玩笑说，“你又没有做过什么大错事。”

“说不定是做过错事哩。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过去我并不怕这个女人，现在我好像没法正眼见她。是他自己要来这儿的，而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想法不让他来，上天有知。我不要他来。就这点来看，咱们跟他们一样也是正经人家，而你父亲的财富比他家要多一倍。咱们没必要去求他家赏脸。我看他能来为你父亲办事，他家是挺高兴的。”

“对，这些都没错，妈，”姑娘说；“如果你没完没了地嘀咕这几句，再在每次讲话前数到一百，我看你就不会犯愁了。”

为了准备和科里太太见面，拉帕姆太太已经心烦意乱地摆弄了好一会她的头发和绸带。现在她吸了一口又长又颤的气，瞪着眼睛对住女儿，却又没有看见她，接着就匆匆下了楼。确实，过去她跟科里太太见面并无畏惧之心，但是后来她至少看到了自己对人情世故原来茫然不知；此外，有些事她想到岔道上去了，有些事她曾精明地作过一些猜测，而这些事她曾不止一次地与人谈论过，因此她反倒不能像以前那样平起平坐地接待科里太太了。拉帕姆太太秉性勇敢，襟怀坦荡，在这两方面丝毫不比任何别的女人差，但是此刻她在内心里感到怯懦，她战战兢兢地估摸着来客的目的。她的脸色由煞白转成绯红，招呼客人时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跟科里太太谈起了小科里。科里太太极有分寸地提到她儿子对新的工作很感兴趣，

很满意，一边目光盯住拉帕姆太太的眼睛，看到了她的忐忑不安，这种盯视使她感到内疚，仿佛她乘母亲不在时不光彩地离间了儿子和母亲的关系，硬要他娶艾琳，虽然与这种内疚感一起也同时存在着愤怒的辩白愿望。就在这种种想法在拉帕姆太太心中七上八下之时，她忽然听到科里太太在问她能否荣幸地见见艾琳小姐。

“她出去了，刚走，”拉帕姆太太说。“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她去借本书。”这时她脸又红了，因为她知道艾琳是去借一本科里谈起过的书。

“哦，太遗憾了，”科里太太说，“我很想见到她。你的另一位小姐呢？可惜我没有与她见过面。”

“佩内洛普？”拉帕姆太太这才稍觉安心。“她在家。我去叫她。”拉帕姆家尽管富裕有余，还没想到把钱花在雇佣许多仆人上，否则此刻只要按按铃就行了；过去十年来他们一直用了两名女仆和一名照看壁炉的男仆。如果拉帕姆太太在客厅里按铃，小女仆竟会去大门口看谁来了。所以她自己上楼去找佩内洛普，姑娘大不情愿，讲了一些嘲讽的话，不过还是跟着母亲下了楼。

等介绍完毕而佩内洛普向房间的另一头走去时，科里太太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佩内洛普不慌不忙地坐了下来，表面上顺从地等候着即将来临的考验，嘴里却紧随着科里太太那古怪的带拖腔的谈话。

“两位小姐对即将乔迁新居当然很高兴啰，”她很有礼貌地说道。

“这倒难说，”佩内洛普说，“我们在这儿住惯了。”

科里太太打了个愣，接着同情地说，“当然离开老房子你会感到不好受的。”

拉帕姆太太不得不站在女儿的立场上插进一句话:“我想如果让姑娘们决定,我们根本就不会搬家的。”

“哦,真的?”科里太太说,“她们这样有感情? 可是我理解。要我的孩子离开旧居,他们也会伤心的。”她转向佩内洛普说,“但是你得想,新房子多么可爱,那地段多好。”

“是的,我想慢慢也会对新房子习惯的,”这是佩内洛普对这类教诲性质的安慰话的反应。

“唔,我甚至认为你们会很喜欢的,”科里太太还在以长辈的口吻谈这个题目。“我儿子告诉我,那儿可以看到很可爱的河景。他认为你们的房子太美了。我想他刚回城的时候曾有幸在那儿见到过你们。”

“是的,我想他是我们新居的第一位客人。”

“他大为赞赏你们的房子,”科里太太目光炯炯地盯住佩内洛普,同时又不失体统,仿佛在她脸上可以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使她儿子大加赞赏的秘密无可奈何地暴露出来。

“是的,”姑娘说,“他跟我父亲去过那里几次。房子的优越性我们都一五一十地让他看了。”

女儿的镇静自若使母亲增加了一点勇气。“姑娘们老跟她们的爸爸开玩笑,说新房子使他这么兴奋,逢人就把新房子夸个不停。”

“哦,真的!”科里太太有误解也有疑问,然而却显得那么有礼貌。

佩内洛普的脸刷地红了,而母亲还在继续说下去,“我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比女儿更像个孩子。”

“现在的年轻人非常老练旷达,”科里太太道。

“是啊,是这样,”拉帕姆太太说。“我跟她们说她们一向要什么有什么,因此什么也不能使她们吃惊,我们年轻时就不

同了。"

"是的,"科里太太的语气却并未表示赞同。

"我是说上校跟我,"拉帕姆太太解释说。

"哦,对——对!"科里太太说。

"有一点我能肯定,"拉帕姆太太有点不知所措地继续说道,"我们过去每得到一件东西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因此我们很珍视我们所得到的一切。"

"那年头很多事不为年轻人考虑,"科里太太并没有理解拉帕姆太太的早年艰苦的观点。"不过不能说现在的年轻人一定比过去强,"她含含糊糊地说,但是心中颇为得意,当我们讲了一句貌似公正的老生常谈后都会这样的。

"一个一向有福分的人要不辜负他的福分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佩内洛普说。

"是啊,"科里太太心神不定地答了一句,原先她把自己跟佩内洛普在精神上的距离拉得很开,此刻却慢慢地收拢。她再次细细观察她,仿佛要确定这是不是她儿子提到过的所谓风趣感。然而她只说了一句:"你们将来可以经常观赏到后湾的落日景色了。"

"啊,除非这种景色颇为新奇,"佩内洛普说。"我不能说一定很欣赏我常见到的落日景色,至少不是很欣赏。"

科里太太用疑虑的目光望着她,最后疑虑转成不悦。"是吧,"她的语气有些含糊。"听我儿子谈起,从你们在纳塔斯喀特的别墅可以看到旅馆区引人入胜的夜景,"她转向拉帕姆太太说道。

"是啊,那是非常美的!"太太大声说道。"每次他来我那两个姑娘都要陪他到山岩上去观赏夜景。"

"噢,"科里太太淡淡地说了声,接着忍不住又说道,"他也谈

起那山岩。我想你们住在那里时两位小姐常去那上面玩吧。在纳安特我的孩子也经常在山上玩。”

“艾琳喜欢到山岩上去，”佩内洛普说。“我不怎么喜欢，特别是晚上。”

“哦，真的！我猜你们从游廊上一样可以看到海滩边的灯光吧。”

“不行，在家里是看不到的。”

“哦，”科里太太说。停了一阵子，她转向拉帕姆太太说，“幸亏你们让我儿子去纳塔斯喀特走走，否则我不知道他今年夏天要在哪儿才能呼吸到海洋的空气。要他把工作停一停去休假，他才不愿意哩！”

“是啊，他是个天生的企业家，”拉帕姆太太热诚地答道。“只要是天生的，总有一天会表现出来，上校就是这么说科里先生的。他说他天生是做生意的，这是他躲也躲不掉的。”她很乐意再次提起科里先生，因为她感到他母亲首次讲到他在拉帕姆这里的工作时自己没说几句话。“我相信，”她兴奋地接着说，“拉帕姆上校从来没有这样夸过他的工作人员。”

“你们都对我儿子非常好，”科里太太僵硬地向前弯了弯身体以表示谢意，“我们全家都很感激，非常感激。”

听了这些感激话，拉帕姆太太的脸又转红了，她嗫嚅地说，她家为此感到荣幸，这点她可以肯定。她瞟了女儿一眼，希望她能添上一句，不料佩内洛普只是干望着科里太太，而科里太太只管继续与她母亲说话，同时无疑地也从眼角里斜视着她。

“他曾说过拉帕姆先生——上校？——夏天里不大舒服，我听了很不安。希望他现在好了吧？”

“哦，是这样，”拉帕姆太太答道，“他现在很好。他很少生病，但是又不肯照料自己。就是这样。我们也不会保养自己，不

过身体倒很好。”

“健康是天赐的福分，”科里太太叹息道。

“是这样。你大女儿身体怎么样？”拉帕姆太太问道。“还是那么娇弱吗？”

“回来后她的身体好多了。”科里太太这时不由自主地谈起她的女儿，她说她两个女儿原想跟她一起来的，可是被什么事耽搁了。她没想到这样说有失礼貌。这句话的基础原是南妮的一句带讽刺意味的反问，现在基础已经在摇晃，她连忙起身告辞，免得坍下来的时候她还在场。“不过我们希望还有——还有机会见面。”她含含糊糊地说着，脸上露出分手时惯有的微笑。她跟拉帕姆太太和佩内洛普握握手，又讲了句客套话，就从屋内走了出来。

佩内洛普和母亲互相凝视着，她们正在为弄清这次拜访的真正目的及后果而大动脑筋，蓦地艾琳从外面闯了进来。

“哦，妈妈！是不是科里太太的马车刚走？”

佩内洛普的回答中还伴着笑声。“是啊！你刚错过了一次最最有趣的串门，琳。一切顺顺当当，令人愉快。一点也不尴尬！科里太太非常友好！她仿佛出了一笔过高的价钱把我买进，却又有办法不让我感受到这一点；妈妈则头抬得高高的，似乎只有她才是货真价实的，而暗地里又希望能有人出来否认这一点。”

她只用三言两语便把刚才那场戏大体模仿了一番：母亲如何惶恐不安，科里太太的风度如何高雅，她如何把她们俩仔细打量而又不失礼节等等。最后她表演了她自己刚才如何畏缩在暗角落里，怕得连话也不会讲了。

“如果她来是为了看看我们的言行是否出格，那她走的时候一定很满意，可惜你方才没有在场帮忙，艾琳。我不会有意给人

一个坏印象，不过看来我成功了——成功得我简直不能相信。”她哈哈笑了，突然从她口中急切地爆发出一句话：“她是那么可恨，如果我忘了做出任何能使她同样恨我的事——”她忍住话头，反而纵声大笑。接着笑声猛地收住，眼睛里泪水涌了上来；她奔出房门向楼上跑去。

“这——这是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艾琳问道。

科里太太的来访把拉帕姆太太丢进了一种冷森森的麻木不仁境地。佩内洛普的发作也没有使她醒悟过来。她只是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说，“我不明白。”

“佩何必担心她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科里太太喜欢不喜欢她，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是没关系。不过我看得出来她当时每一分钟都很紧张。我想她一开始就不喜欢科里太太，因此举止有些失常了。”

“讲给我听吧，妈妈，”艾琳往椅子上一倒。

回到家里科里太太把做客情景对丈夫描述了一番。“好吧，你有什么推论？”他问道。

“她们既兴奋又局促不安——我是说那母亲。我不想对她不公平，不过她确实有些做作。”

“我看那是你的缘故，安娜，我能想象得出你当时一定咄咄逼人，仿佛是一位指责女神出现在她们面前，可是又像位贵妇人不肯实话实说，你有没有暗示了些什么？”

“我什么也没暗示，”科里太太已降为虚弱的防御一方。“可是我看得明明白白那姑娘爱着汤姆，而那母亲也知道这一点。”

“那太遗憾了，我还以为你去是看一看汤姆是不是爱着那姑娘。她还是那么漂亮吗？”

“我没看到她，她不在家，我见到了她姐姐。”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安娜，不过不要紧。她姐姐怎么样？”

“一点也不讨人喜欢。”

“她干了些什么？”

“没什么，因为她太狡黠了。不过那只是印象。”

“那么说你不像汤姆认为她很有趣？”

“我看她没规没矩的。这个词再合适也没有了，她讲些没头没脑的话让你下不了台。”

“啊，那比没规没矩还要糟，安娜，那是罪过。好吧，让我们感谢上天妹妹长得那么漂亮吧。”

科里太太没有直接回答。“布鲁姆菲尔德，”隔了一阵心慌意乱的沉默以后，她说，“我已经考虑过你的打算，我看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我打算什么？”布鲁姆菲尔德·科里问道。

“宴请。”

丈夫哈哈笑了起来。“啊，你扮演指责女神过了头，现在又想修好了。”科里太太不管他，继续急匆匆地说下去，神情庄重中带有不安：“咱们对汤姆和他家的亲密来往不能视而不见——说亲密并不过分，即使这仅仅是心血来潮，但很可能会发展下去；不管结局如何，咱们不能装聋作哑。这家人家很单纯，不追求时髦，又不谙人情世故，不过不能说令人讨厌，除非——除非，”为了制止丈夫脸上即将展开的微笑，她说道，“那父亲——你认为那父亲怎么样？”她以恳求的口吻说。

“他讲起话来非常引人入胜，”科里说，“假定你让他谈他的油漆。那位不讨人喜欢的姐姐长得怎么样？你请她吗？”

“皮肤黝黑的小个子。我们得把他们全家请来，”科里太太叹了口气说，“那么你不赞成宴请了？”

“不，我赞成。正如你说的，我们不能对汤姆和他家的关系

装聋作哑，不管这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最好还是承认这一点，把不可避免的事尽量处理得好些。我看宴请拉帕姆一家会很有意思的。"他瞧着她，言辞中笑容里不无一丝微妙的讥讽意味。当他听到她又一声深沉而苦恼的叹息时，他不禁失声笑了。"也许，"他提醒说，"这是使汤姆免去心血来潮的最好方法，如果这真是心血来潮的话。做母亲的都知道让女儿在家庭范围内跟青年男子见面对女儿是有利的，因为他无法将她跟别的女子比较，而对那男子来说这是危险的，现在汤姆就处于这种境地。你必须请几位漂亮姑娘来。"

"你真的这样想吗，布鲁姆菲尔德?"科里太太稍稍有了点勇气。"可以嘛。"谁知道她的精神又显著地低沉下去了。"我认识的姑娘都没有她一半漂亮。"

"呃，那么出身高贵的。"

"她很有风度，很谦逊，很令人喜欢。"

"啊，那末更有教养的。"

"汤姆跟这些人不大合得来。"

"哦，我明白了，你是希望他娶她呀。"

"不，不是——"

"那你最好还是设宴让他们俩聚聚，可以促进一下嘛。"

"你知道我并不希望这样，布鲁姆菲尔德。我只是感到必须做些什么，如果不做，那就显得不那么光明磊落了。这对他们也不公正。宴请不会对我们不利，反而可能对我们有利。是的，"科里太太再次沉思片刻后说，"我们一定请他们，请全家来。这事不麻烦。"

"啊，你请客不会半遮半掩的吧，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亲爱的。既然要请，就得大大方方地请。我们必须请一些人来和他们见面。"

“对了,”科里太太叹息道。“现在城里人还不多,”她说这句话时的轻松感使丈夫脸上又一次露出笑容。“真好像是命中注定似的,”她以虔诚的口气下了结论。

“那你最好不要违抗它。去,让莉莉和南妮也尽快向命运低头。”

科里太太岔开了话题。“那么你是不是认为这样做最恰当了,布鲁姆菲尔德?”

“我确实这样看,亲爱的。宴请是我首先提出的,这是惟一使我信心不足的顾虑。既然你采纳了我的建议,那就错不了,安娜。不能说当初我就料到能被采纳。”

“是啊,”妻子说,“不能那么说。”

# 十三

对是否要宴请拉帕姆一家这一问题一经明确,科里太太就积极准备,那种勇气犹如造孽者,既然已经坦率地承认德行远胜过他们蓄谋的罪衍,就会为德行而做出牺牲。她并不怀疑拉帕姆一家会来,惟一的犹豫是应该邀请哪些人和他们相见。她把此事讲给女儿听时颇有些胆战心惊,谁想两个女儿都不反对,她们并且能从她的观点去看待这一计划:她们同意她的看法,即去年夏天她们曾无可奈何地欠了拉帕姆一家的情,后来又不明智地恳请拉帕姆太太为慈善事业捐款,这样一来更是情上加情。她们欠下的人情债不要说本钱没有还,就是利息也分文未付。她们说,请他家吃饭对她们又有什么不好呢?她们可以邀请全部或者任何一位相识的人,而且这场宴会她们要怎么样办,便怎么样办,反正拉帕姆一家木然不知,还以为受到了奉承哩。麻烦

的是汤姆，如果他真的喜欢那个姑娘的话；不过既然她们设的是家宴他就不便说什么，他也感觉不出什么不妥来。姐妹俩心中一开始只是把几个想法作些比较，后来却把念头转到姑表近亲关系了。在波士顿这种关系无所不在，一个想在波士顿社交界闯一闯的人面对这种关系既瞠目结舌，又佩服不已。他会发现，当他议论别人时，一些关系网会随时涌上来围住他，又随时把他放了，这样他个人便毫无安全感可言；尤其是当他听到某个波士顿人指责或者讥笑别人时更是如此。如果他知趣，他会小心翼翼，不去附和人家的批评，尽管这批评听起来振振有辞，因为大有可能的是，批评的对象竟是那位批评家的近亲。当一位外地人听到波士顿的太太小姐们互相叫唤凑在一起并谈论她们的绅士朋友，而用的又是那些绅士的教名以表示亲热时，他一定会敏锐地感到他是个圈子外的人，然而他至少不那么时时处于险境；不过与此同时这种种的潜在的或心照不宣的姑表近亲关系却在他每一步的周围都设下陷阱，须知在这个社会里两百五十年以来一直是米德尔塞克斯人和埃塞克斯人联姻，他们的后代又成了萨福克人①。

这种状况虽然对外来者是个危险，对亲属圈子里的人却是力量和安全感的源泉。一个熟人如果缺少主见可能会彻底卷入这种近亲关系网内以至无法摆脱。一些离奇的故事说，有些人在波士顿度过了整个冬季，接二连三的社交场面热闹非凡，这些人原来是作为萨福克人的客人来波士顿的，后来回想起来他们遇见的不是埃塞克斯人就是米德尔塞克斯人。

科里太太首先想到的是哥哥詹姆斯，接着又以难得的容忍，

---

① 萨福克县，波士顿市所在县；米德尔塞克斯县和埃塞克斯县都是邻近波士顿的县。

想起她那位嫂嫂随和而厚道的性格。詹姆斯·贝林厄姆一直是她儿子的顾问，可以说他积极地促进了他和拉帕姆之间的关系。下面想到的是她堂兄亨利·贝林厄姆的遗孀，她曾经把女儿嫁给了那位开轮船公司的西部人，而且很喜欢这位女婿；至少她不会介意这位矿漆大王以及他的家属的。两位女儿竭力主张邀请贝林厄姆夫人的儿子查尔斯，科里太太于是记下他的名字，前提是他在城里，因为说不定他跑到中美洲去了：他所结交的人形形色色都有。她感到名单可以收住了：四位拉帕姆家的人，五位科里家人，四位贝林厄姆家人，这样足够了。

“那一共就是十三位，”南妮说，“你还可以把休厄尔夫妇请来。”

“对，这主意不错，”科里太太同意了，“他是咱们的牧师，这很恰当。”

“我不懂你为什么不请罗伯特·蔡斯来。如果他不能见到她那太遗憾了，想想她的色彩效果。”

“我不喜欢这种想法，”科里太太说，“不过可以请他，只要人数不太多。”这位画家和科里家清寒的一房结了亲，但妻子已经亡故。“还有谁吗？”

“还有金斯伯里小姐。”

“咱们经常麻烦她。她会以为咱们在利用她。”

“她不会在意的，她这个人心眼好。”

“好吧，”母亲算了算，“四位拉帕姆家人、五位科里家人、四位贝林厄姆家人、一位蔡斯、一位金斯伯里——十五位。哦，还有两位休厄尔家人。十七位。十位女士，七位绅士。这不够平衡，而且太多了。”

“可能有些女宾不来呢？”莉莉提出了看法。

“哦，女宾每次必来，”南妮说。

母亲考虑了一下。“好吧，就全请来。女宾们如果不来会及时通知咱们，咱们就可以再请几位先生，几位艺术家。啊，咱们一定得请西摩建筑师，他是个单身汉，况且又在承造他家的房子，这是汤姆说的。”

她提到儿子的名字时声音低了下去。晚上儿子回家后她怀着明显的疑虑把计划告诉了他。

“你这样做为了什么呢，妈?”他用他那诚实的目光望着她。

她的微微带着迷惘的目光却垂了下来。“如果你不同意，亲爱的，”她说，“我就一定放弃。只是我想……你知道我们还没有对她们在圣保罗湾对我们的帮助正式表示感谢。还有在冬天，说来惭愧，我请她们捐助过一个我感兴趣的慈善事业；我最不喜欢老是这样打扰人家。这个夏天你又常常到他家玩——我们总不能露出不赞成的意思，还有你跟他家在生意上的关系……”

“噢，我明白了，”科里说。“你是不是想宴请他们?”

“这，我也难说，”母亲答道。“咱们只请一些常跟我家来往的人。”

“好吧，”科里同意道，“也许可以这样做。我想你只是希望使他们乐一乐。”

“当然是这个意思。你看他们会高兴来吗?”

“哦，他们会高兴来的，不过他们来了以后是否快活那是另一回事了。我的看法是，如果你要请他们，他们会更乐意只跟咱们家里人见面。”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不过你父亲似乎觉得这意味着在社交方面不信任他们；如果让别人产生这种印象，那不要说别人，咱们自己也受不了。”

“或许他是对的。”

“还有，那样不是太露痕迹了?”

科里似乎没理会这个考虑。“你准备请谁?”母亲把名字重复了一遍。“嗯,好的,”他带着淡淡的不悦说。

“如果你不希望这样,咱们就不请,汤姆。”

“哦,行,就这样吧,也许你不得不这样做。是的,可能这样做是对的。你说一次家宴太露痕迹,这是什么意思?”

母亲迟疑了。虽然已经谈到了点子上,她并不想在他面前承认那些一直使她烦恼的种种顾虑。可是既然无法回避,“我不知道,”她只得先说了声。“我不想让那位姑娘,或者她的母亲以为我们希望把两家的交往看得高于……就是说,比你走得更远,汤姆。”

他心不在焉地望着她,好像没懂她的意思。不过还是说了,“哦,当然。”于是科里太太走开去写邀请拉帕姆太太的请柬,只是心仍像悬在半空中,在这件事上她似乎注定无法摆脱这种境地了。那天晚上后半晌,科里见屋中只有他和母亲两人便说道,“妈,关于拉帕姆家,我本来不懂你的意思,现在我想我懂了。我当然不希望在两家之间的交往方面你们比我走得更远。那不恰当吧,甚至可能是很不幸的。别请客了。”

“太迟了,儿子,”科里太太说。“一小时以前我已经派人把请柬送去了。”她看到科里脸上的烦恼神态不禁感到勇气倍增。“别心烦了,汤姆。你知道这又不是家宴,一切都会安排妥当,不会有什么为难事的。如果我们在这时候把这件事接上手,别人就会以为你只是在按照我们的意思做,他们就不会想到别处去了。”

“好了,好了,就这样吧! 可能没问题。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无法改变了。”

“我并不想改变,汤姆,”科里太太兴致勃勃地说,拉帕姆家的姓氏从来没有使她的兴致这么高过。“我肯定这样做很妥帖,

我们能让他们过上一个快乐的夜晚。这一家人善良，从不张扬，我们有义务站出来向他们表示我们欠他们的情，同时他这样赏识你，我们也应该有所表示。”

“好吧，”科里同意了。只是母亲语气中不见了的烦恼在他的语气中出现了，但是她并不难过：如果他过去没有认真考虑过对这家人的态度，而只是，按照他父亲的说法，在姑娘后面“追求”，那现在得认真考虑了。

在别的场合下这种对儿子性格的看法未必会使她欣欣然，不过这时候这无疑是个慰藉，虽然不能说令人高兴。要知道即使她真的在考虑拉帕姆一家的事，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就像我们遇到别人作恶时感到无法躲避一样，即使那些人主观上并不想做什么错事。

至于拉帕姆太太这一方，她在科里太太走后到丈夫下班回家这段时间里对科里的所作所为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全家人坐下进晚餐的时候，她的情绪低落到极点，艾琳也一样垂头丧气，而佩内洛普则有心装得很高兴。上校吃完了第一盆炖火腿后——那火腿用丁香叶镶边，圆鼓鼓地堆在一只大盆子上——开始注意到周围的情绪有些异样。突然门铃神气活现地响了起来，在旁侍候用膳的女仆走去开门，随即带了封信进来给拉帕姆太太。太太读后可怜巴巴地扫视了全家一眼，接着又读了一遍。

“嗯，是什么啊，妈妈？”艾琳问道。上校刚拿起切肉刀准备再次向火腿发动进攻，这时却把手停在火腿上方。

“唉，我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拉帕姆太太的声音有些颤抖，这时她女儿将信拿了过去。

艾琳很快读了一遍，她读到信末具名时欢喜得叫出了声，顿时脸色像发烧似的一直红到前额。她又读了一遍。

上校放下了刀，不耐烦地蹙起眉头。拉帕姆太太说，“艾琳，

如果你理解这其中的含意，就把它念出来吧。"谁知艾琳神经质似的尖叫说不行，而把信交给了父亲，还是父亲代劳了。

"亲爱的拉帕姆夫人：

敬请您和拉帕姆将军——"

"我怎么不知道成了将军了，"拉帕姆咕哝道。"我看我应该去查查欠了我多少工资。这到底是谁写的？"他把信翻过去看签名。

"哦，别管谁写的，快念吧！"太太高声喊道，一边以胜利者的火热目光瞟了佩内洛普一眼。他往下念道：

"以及两位千金于二十八日星期四六时半光临敝舍共进晚餐。

您诚挚的，

安娜·贝·科里。"

短短的几句话竟占了两页。读到签名时，上校一时一筹莫展，当他总算辨认出姓名并读了出来后，他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妻子希望能听到某种解释。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摇了摇头，不过在她慌乱中说出的话里含有喜悦的成分。"今天下午她来过这里，我本想说她来是为了想试试她有没有本领使我们的心情一落千丈。说实话，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被别人压抑过。"

"哼，她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拉帕姆极强的自尊心使他时刻准备对任何有辱于亲人的言行表示憎恶，可是面前的请柬明明是友好的表示，他不禁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侮辱的表现。

拉帕姆太太想解释，可是又说不出具体的东西，她试图用言辞说明，却讲得含含糊糊，不能使人信服。丈夫聆听她激动的语言后以公正的上司口吻说道，“我看没有人要使你心情不好，珀西斯，如果她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她何必一到家就请你吃饭?”

从这个观点看来，确实不大可能，拉帕姆太太不禁愕然了，只能说一句，“佩内洛普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拉帕姆看了看女儿，她说道，“唉，我证明不了。我开始怀疑那件事是不是真的，说不定没有发生过。”

“哼!”父亲说，接着双眉紧锁地坐在那儿考虑了片刻——不知是对她那含讥带讽的话不置可否呢，还是认真对待她的话。“你实在很难说抓到了把柄，”他对太太说，“而且也不像有什么把柄。不管怎么样，她现在对你的态度很合情理。”

拉帕姆太太虽然怨恨之心未消，却感到了自尊心得到满足时的快意。她先瞅瞅佩内洛普那不动声色的脸，又看到艾琳急切的目光。“好吧，就按你说的吧，赛拉斯。我弄不清楚她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坏。我想也许她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我一开始就是这样跟你说的，妈妈，”艾琳打断了她的话头。“我不是告诉过你她什么恶意也没有。在圣保罗湾当她身体康复后知道你为她出了这么多的力，她态度还不是也像今天那样的。”

佩内洛普失声笑了。“难道那就是她表示感谢的方式？我很遗憾过去对此并不理解。”

艾琳不想回答，她只是把目光从母亲那儿转向父亲，脸上一副乞求保护的可怜相。拉帕姆说，“晚饭后你就给她个答复，珀西斯，就说我们去。”

“有一个例外，”佩内洛普说。

“你怎么啦?”满嘴火腿肉的父亲问道。

"喔，没什么大不了，只是我不去。"

拉帕姆不急不忙地咽下火腿肉，肉在下行，脾气却向上行。"我看，到时间你会改变主意的，"他说。"不管她，珀西斯，你就说我们全家都来。如果到那时候佩内洛普不愿意去，到了他家你解释一下就行了。这是最好的办法。"

看来这一家人都认为这样做最好。他们并不理解，令人可怕的是一旦应允赴宴后就无法解脱了。拉帕姆太太认为，即使佩内洛普到最后也不肯改变主意，科里太太也一定会很不在乎地接受对她缺席的解释。她发现接受邀请的回柬不容易写。科里太太称呼她为"亲爱的拉帕姆夫人"，可是拉帕姆太太却在嘀咕不知道照样说"亲爱的科里夫人"是不是太低声下气了。要使每处的措辞都妥帖，又要使她的礼节具有精确的冷热温度对她说来真是件苦差事。她用颇为生疏而又毫无生气的圆体书写，她过去为孩子们习字帖上书写范例时就是用这种字体；签名时她犹豫了一会，不知用夫家的姓还是用娘家的姓，结果自称"您真诚的，赛·拉帕姆夫人"。

佩内洛普早已回房，她不想等母亲向她征求意见或批评；结果艾琳对信笺该用哪种纸张发表了决定性的看法，总的说来，拉帕姆太太的回信从纸面上看起来颇美观大方。

炉子工到来后，上校便差他把信投入广场角落的邮筒里。他早已决定在女儿面前再也不提此事，因为他不想让她们看到他欣喜的模样；他没等大家议论开就陡然命令拉帕姆太太接受邀请是为了要大家感到这是件很平常的事；不过正当拉帕姆太太为回信伤透脑筋时他却躲在报纸后面得意洋洋；他见艾琳跟姐姐上了楼，便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

"呃，珀西斯，"他问，"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写信时的重重困难使拉帕姆太太的头脑清醒了些，她原先

的疑虑又复活了。“这个，我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说实话，我被弄得蒙头转向。这事刚起了个头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去赴约。我看，”她叹口气说，“到了最后关口我们都能找个借口说不去了，如果我们不愿意去。”

“我们会去的，也不必找什么借口，”上校口气很大。“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重要人物，我们该去看看他们是怎样请客的。我们搬入新房子以后肯定得请客，那时就有机会回请了。现在他们采取了主动，你再也不能埋怨了吧，珀西斯？”

“是啊，”拉帕姆太太没精打采地说。“我不懂他们干嘛这样。好吧，我看没问题。”她看到丈夫脸色不好，怒火在逐渐上升，连忙加上一句，希望用谦恭去平息他的怒火。“不过如果真的像回信那样伤脑筋，我情愿挨打也不愿意去。我不知道该穿什么，姑娘们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听说别人赴宴时穿低领裙。你说现在是不是都这样？”

“我怎么会知道呢？”上校问道。“我看你的衣服够多了。其实，你不必为此事烦恼，只要去怀特公司或者乔丹—马什公司买一件宴会礼服，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知道该穿什么。买几件进口货。每次我走过这两家店总在橱窗里看到有这种衣服，很多哩。”

“哦，不光是衣服！”拉帕姆太太说。“我想咱们穿那种衣服马马虎虎也可以了，不过为了孩子我得尽力而为；问题是到了那儿咱们跟那些人谈什么。咱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哦，我不是说他们比咱们强，”她连忙补上一句免得丈夫不高兴。“我并不认为他们强，我也不明白他们强在哪里，况且谁也没有像你那样更有资格昂首挺胸，赛拉斯，你有钱，而且是你自己挣的。”

“我想如果没有你，我什么也干不成，珀西斯，”拉帕姆打断了她的话头，她的赞扬使他感动得说了句公道话。

“哦，别把我拉进来！”妻子不同意他的话。“你在跟罗杰斯的关系上处理得很正确，这样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使你的良心不安的了，虽说如此，我还是看得出来——如果我看不出来我能感觉得到——我们跟那些人不同。他们心意很好，而且我想他们会体谅的，不过咱们太老了，没法学得跟他们一样了。”

“孩子们不老嘛，”拉帕姆精明地说。

“是的，孩子们是不老，”妻子承认道，“正因为这样我才让了步。”

“你瞧，你念信的时候艾琳多高兴。”

“是的，是高兴。”

“还有，我想佩内洛普很快就会改变主意的。”

“唔，是的，咱们是为了她们才这样做的，不过只有天知道这样做是不是符合她们的利益。我不是说那个人不好。艾琳如果能遂了心愿嫁给他，这是她的好运气。可是，唉！我非常情愿她能嫁给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一个每前进一步就得奋斗的人，这样她就不得不帮助他，而她的性格决定了她是能这样做的。”

拉帕姆哈哈大笑，他为得到妻子的挚爱而感到非常得意，不过这样赤裸裸的反应并不是他妻子所期望的，甚至他本人也不愿意这样。“如果不是我的话，那个人的日子就不会这么好过了。不过别自寻烦恼了！最后一定皆大欢喜。这次请客根本不值得你放在心上，一定会顺顺当当地过去的。”

拉帕姆的无畏精神并没有维持到第二周的周末。他有个主见，就是不能让科里看出这次邀请使他非常得意。当年轻人很有礼貌地说他母亲很高兴他们能来，拉帕姆对他却简慢无礼。他说是啊，他相信拉帕姆太太和两个女儿会去的。后来他又怕科里并没有领悟到他也将去，只是他不知道怎样重提此事，而科里也不声不响，于是只得作罢。他看到太太和艾琳忙着在准备

心中也发了愁，可是又想哂笑几句；他又看到佩内洛普自己什么准备工作也不做，只管帮这帮那，心中也发愁。他问她，万一到最后她变了卦，决定去了，那怎么办。她说她不会变卦的，即使变了，她会跟他去怀特公司让他替她挑上一件进口衣服，既然他这么喜欢这种衣服。他的自尊心不准他以后再次向她提这件事了。

到后来家中忙着操办晚宴礼服的气氛也使他迷迷糊糊地惊惶起来，他怕自己的衣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他一决定去的时候，脑海中就出现一个自己做客时的理想形象。他不穿燕尾服，因为一来他认为穿燕尾服的男子像个大傻瓜，二来他也没有——这点是由他的原则所决定的。他去时将穿长礼服，黑色长裤，可能加一件白色背心，不过领结一定要黑色的。谁想到，他一把这个理想设计讲给全家听后遭到了全家的反对，尽管他讲话时神气十足，仿佛在嘲笑她们何苦为服装这样操心。艾琳提醒他几年前他把她带去参加军团老战士联欢晚宴，只有他没有穿燕尾服，她记得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一次他的做法也许曾得到拉帕姆太太的同意，现在她也不无顾虑地摇了摇头。“我看你不得不去买一件了，赛，”她说，“我看那些人到私人家里作客时一定会穿这种礼服。”

他表面上坚持不买，谁知第二天回家路上他突然心慌了起来，于是就在熟识的裁缝门前停车并定制了一件燕尾服。打那以后他开始为背心辗转反侧，本来这件衣服根本不在他考虑之列。他去征求家里人的意见，不过她们对背心却不像对燕尾服那样有定见。最终的结果是她们去买了本社交指南，里面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却跟白色背心截然相反。有些地方作者的意见非常明确。他告诫读者不能用刀吃，更不能用叉子剔牙缝——他说没有一位绅士或者淑女会这样做的，可是对拉帕姆上

校该戴什么样的领结问题却非常摇摆不定。拉帕姆看到原来他关于衣着的想法有好几处不妥当，心中相当吃惊，这时他连戴黑领结这一点也开始动摇了。一天晚上一个念头突然如闪电一般映现在脑海里，他想起那位被他称为礼节家的人从不曾谈起上校该戴什么手套。其他写礼节指南的作者也一字不提，艾琳则只记得曾经模模糊糊地听说过绅士们现在不大戴手套了。

辩论所引起的焦虑使拉帕姆前额上聚集起一粒粒汗珠。他哼哼唧唧，用他习惯使用的但经过修饰的诅咒语骂了几句。

“我相信，”佩内洛普正在笨手笨脚地为艾琳的衣裙缝上一件饰物，“上校的衣服并不比别人的简单。你为什么不去乔丹—马什公司为你自己买一件进口衣服呢？”大家听了都松了口气笑了，上校也苦笑了几声。

他非常想从科里那儿打听下他应该穿什么衣服。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表面上很随便的问题，例如，“哦，顺便问一声，科里，你的手套哪儿买的？”他并且练了好几遍。这个问题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引向衣服问题，谈话如果处理得好，就会把他心中的疑团全部解开。谁想到拉帕姆后来发现他宁死也不肯问这个问题，或者也不肯问任何会引起谈论晚宴的问题。他见科里再也没提此事，于是下了狠心决不先提此事。他后来竟不愿跟科里谈话，尽管这种冷酷的沉默使他的日子不好过。

一天晚上在老夫妻入睡之前，妻子对他说，“我今天读了关于那个问题的一本书。我相信如果佩坚持不去，咱们就把事做错了。”

“为什么？”拉帕姆问道。只要一谈到这个问题，他的心情就很沮丧。

“书上说不立即答复宴会的请柬是很不礼貌的。在这点上咱们没做错——开始我还以为答复得是不是太快了些，可是书

上又说如果你不去，而又不立即告诉主人，这是绝顶的粗鲁，因为这样一来主人就没法邀请别人了。”

上校沉默片刻。“哼，真该死，”他最后说，“这事怎么没完没了。如果再来一次宴请，我就替大家回绝了。”

“我曾经千百次希望他们要是没邀请咱们该多好。可是现在这样想又有什么用呢。问题是咱们对佩内洛普该怎么办？”

“哦，我估摸着她最后会去的。”

“她还是说不去，那天她对科里太太产生了偏见，而又无法摆脱这种偏见。”

“那么你是不是最好明天早晨一起身就写封信去说她不来了。”

拉帕姆太太毫无办法地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该怎么措辞。现在已经这么迟了；我没法厚着脸去写。”

“那么她一定得去，就这么办不就行了。”

“她铁了心不去呢？”

“那我也铁了心要她去，”拉帕姆放开嗓门说道，虽然话说得很硬，不过说这种话的人对太太总是言听计从的。

这种强硬的宣言并不能给拉帕姆太太任何支持。

她知道该跟佩内洛普说些什么，可是她不知道怎样着手，因此只好听任事物自然发展。不管怎么样，孩子如果不愿意去，那她也有权利留在家里。拉帕姆太太就是这样想的，第二天早晨也是这样跟丈夫说的，她叫他别管佩内洛普，要去她自己会去的。她说现在已经迟了，无法再采取什么措施，只能在见到科里太太的时候尽力替她解释。她希望艾琳和她父亲也能帮她解释几句。她忍不住把这想法说了出来，接着她跟拉帕姆吵了一场。

“瞧你！”他高声说，“首先，是谁想去巴结这批人？不是你去年回家时把他们捧上了天，要我把这幢房子卖掉搬到别处去就

因为这儿不配他们来？现在你倒把这一切都推到我身上！我可受不了。”

“嘘！”太太说。“你是不是要把全家人都吵醒？我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把一切都推到你身上，是你自己揽来的。自从有一天那个人偶然到新房子里转了转，你就一直疯疯癫癫地要和他们来往，而现在你这么害怕在他们面前出丑，你简直不敢说你老婆就是你老婆了。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再用手套问题来折磨我，赛拉斯·拉帕姆，我就不去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为了自己才去的？”他怒冲冲地发问。

“不，”她承认说，“当然我懂。我知道得很清楚你是为了艾琳去的，可是上天保佑，千万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别在孩子们面前落个笑柄。”

她的话意味着变相的让步，于是争吵结束，拉帕姆阴沉沉地一言不发。宴会前夕，手套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而且看来很可能不会得到解决。为了保险起见，他买了一副，买的时候那位女售货员帮他试戴，结果两个人都弄得汗水涔涔；他的指甲缝里到现在还满是粉末，原来她为了帮助他那粗厚的手指克服阻力，在他手上洒了不少滑石粉。不过他不能肯定会不会戴。他们终于在一本书里读到女士们坐下就餐后立即把手套脱掉，可是没找到绅士们如何处置他们的手套。他从妻子这儿走开时，她正在镜子前试穿新衣服，不过领扣没有全部扣住。他下楼向客厅边一间独用小房间走去，在他关门前正好瞥见艾琳穿了她的新长裙在长镜前来回拖曳走动，女裁缝跪在地上跟在她后面，口中衔着许多别针。她不时叫艾琳停下，然后把别针别在她的拖裙上。佩内洛普则坐在角落里不住地指指点点出主意。拉帕姆心中很不是滋味，他蔑视自己，也蔑视全家怎么都会化费这么大的劲。但是再一眼他看见了镜子里姑娘的脸，幸福感使那张脸千娇百

媚，于是他的心又被一个父亲的体贴和自豪软化了。在宴会上艾琳会很快乐的，拉帕姆感到她在那儿肯定是位拔尖的姑娘。他为佩内洛普的不去深感不悦，他很想让那些人听听她的谈吐。他让门半开半掩以便聆听她向艾琳喋喋不休地讲的逗趣话。佩内洛普确实使他难受、失望，他毫不掩饰地显示了自己的不满。第二天傍晚当他们三人坐马车去赴宴时，母亲要女儿说几句劝慰的话。"你应该从好处想，爸爸，你就会看到我不去最好。艾琳不用开口人家就能看到她的美貌，而我要开了口才能让他们领教我的伶牙俐齿，也许在那种场合他们不愿意听我讲话呢？"

父亲想靠女儿出风头的心理原很幼稚，经她这么一戳穿，他不禁哈哈笑了；接着他们驱车离去。佩内洛普关上门向楼上走去，为了竭力抑止住抽泣，她的双唇紧闭着。

## 十四

科里家是长期居住在贝林厄姆街的有数几户古老家族之一。这是一条美丽而幽静的古老街道，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旁观者看到这里越来越多的房子改建成公寓一定会感到伤心的。高耸而堂皇的房屋使整条街带有退隐贵族的气派。当初科里太太的父亲临终前把房子留给女儿时可能还以为这种气派会传之久远。式样相同的房子有两幢，显然是同一位建筑师设计的；在公地对面的灯塔街这位建筑师造的几幢房子也显示了同样的风格。木质的门廊由细瘦的，刻有凹槽的柱子支撑着，柱子一定漆成白色。这些木柱和带有精美花纹的上楣一起是这条街面上的惟一装饰，这种装饰恰到好处：它简单之极却又大方之极。室内设计也充分表现了这位建筑师对古典风格的爱好。宽敞而低矮

的前厅由大理石的廊柱支撑着，这些廊柱跟室外的门柱一样也呈细瘦形，外圈也有纵向凹槽。在嵌镶图案的石制地面上一座宽大的楼梯以优美的弧形向上延伸，沿墙摆着几只饰有浮雕的威尼斯珍宝箱；一条地毯铺在楼梯口；除了这些装饰外，原先设计意图要求的朴素和谐始终受到尊重，拉帕姆一家入内后还感到这里摆设太少哩。科里家原先有位应门的男仆，自从小科里紧缩开支以来，那男仆被辞退，而由一位装束整洁的女仆代替。就是她把上校带进了接待室，同时又请太太小姐登上两段楼梯。

艾琳曾一再嘱咐他不要不顾母亲自己一人走进客厅，于是他先用了五分钟把手套戴上，因为他最后还是不顾一切地决定要戴。接着他的两手在身边垂下，由于手套颜色是那位女售货员说的适合他戴的桔黄色，乍看起来很像身旁挂着两只肉店里那种用帆布包起来的火腿。他走上楼梯时已经在出汗了，心里却仍疑虑重重。他在楼梯转弯处停下以便等候拉帕姆太太和艾琳从上面走下，因为他要和她们一起走进客厅。他站在那儿，张大眼睛瞪着他那双时开时合的手，一面气喘吁吁地大口吸着气，蓦地他听到门帘后面有轻轻的讲话声，顿时汤姆·科里走了出来。

“啊，拉帕姆上校！很高兴见到你。”

拉帕姆跟他握了握手，气咻咻地说了句“在等拉帕姆太太”以解释他为什么站在这儿。本来他一直在扣右手手套上的扣子，可是总扣不上，这时他尽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把两只手套全脱掉——因为他看到科里并没有戴手套。他刚把手套塞进外套的内袋里，他的太太和女儿就从上面下来了。

科里同样热诚地欢迎她们，只是神情有点茫然。拉帕姆太太知道他是在无声地询问佩内洛普为什么没有来。她不知道是否该先对他解释，结果没说什么。科里先朝佩内洛普可能滞留

的角落的方向扫了一眼，接着他拉开门帘请客人拉帕姆一家先进去，他随即跟了进去。

拉帕姆太太决心不穿袒肩的低领服，她想如果有什么不妥，那她决不埋怨别人。她稳稳当当地穿了件黑色绸服，看上去挺俊俏。艾琳衣服的颜色很特别，只有女人或艺术家才分辨得出是蓝色还是绿色，而在凡人眼里要么蓝绿两色俱备，要么既不蓝也不绿，这要看他们无知到什么程度了。如果认为这件衣服更适合舞会上穿，而不适合在宴会上穿，那么既然衣服产生了这样奇妙的效果，这点也就可以不加计较了。她跟着母亲稳重的步伐，姗姗走在地毯上，样子雍容华贵而又婀娜多姿，成功的意识使她脸上笑容可掬。拉帕姆的神情别人以前很少看到：在优雅中带了几分伤感。由于怕出洋相他脸色苍白；这时他一面暗中感谢上苍，幸亏他没戴手套，否则太丢人了；因为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戴的；一面又为了科里看到他戴过而感到怅然。

科里太太很快与丈夫交换了一下又惊奇又欣慰的眼色，接着穿过房间去迎接客人。她看到他们在穿戴上无可指摘，心中很是感激，在神态上她表现出罕见的热情。“拉帕姆将军?”她迅速地与拉帕姆太太及艾琳握了握手后招呼他说。

“不是，夫人，我只是个上校，”老实人答道，谁知那位夫人并没有听到，她正在把丈夫介绍给拉帕姆的妻子和女儿，而布鲁姆菲尔德也已经跟他握手，一面说再次见到他很高兴，与此同时他那双艺术家的眼睛盯着艾琳不放，看来竟无法移开。莉莉·科里在与拉帕姆家女宾握手时两手冰冷，但是神态倒不一定冰冷；而南妮的两只手握住艾琳的手好一会儿，一面以无私的赞赏神情欣赏对方的美貌和风度，她之所以能这样，因为她在衣着上也无可挑剔，跟很多波士顿小姐一样，穿得素淡雅致，楚楚动人。这段两家互相介绍和招呼的时间足够每个在场的男人彼此交换对

艾琳美貌的赞赏了；接着，由于宾客人数不多，科里太太很快就让大家互相认识了。如果拉帕姆没有全听懂介绍之词，他就握住此人的手不放，很有礼貌地向前俯身问道，“大名？”他这样做是因为在一个公共集会上他曾经被介绍给一位坐在台上的大人物，那个人就是这样对他说的，他知道这样做错不了。

介绍过后有一段间歇，这时科里太太轻声对拉帕姆太太说，“我能派人去帮助一下拉帕姆小姐吗？”似乎佩内洛普一定在盥洗室里。拉帕姆太太的脸刷地红得像火烧似的。她本来准备好的为女儿解释的一些优美的词藻全都飞出了脑海。“她不在楼上，”她说，“她今晚不想来了，我想她可能不舒服。”

科里太太发出了一声很轻的“啊”——很轻，但冷飕飕的——这声音逐渐变大，变烫，直到像火一样烧灼进拉帕姆太太的灵魂。这时科里太太又补了一句，“我很遗憾。我想不要紧吧？”

画家罗伯特·蔡斯还没来，詹姆斯·贝林厄姆太太也不在，因此实际上佩内洛普的缺席反倒使男女人数接近相等，不过拉帕姆太太不可能知道，她也不配知道。科里太太扫视了一下大家似乎是在检查一下客人的数目，然后跟丈夫说“大家都到了吧”，这时他走上一步请拉帕姆太太挽住他的手臂。于是她明白了，原来他坚决不愿第一批到达的，却不料成了最后一批，那一定让别人久等了。

拉帕姆从来不曾经历过女人挽着男人的手臂一齐走进餐厅的场面，但是他知道主人邀请他的太太是对她特别尊敬的表示。他急切而又警觉地等待着，看汤姆·科里会不会把手臂伸向艾琳。结果他伸向了被称为金斯伯里小姐的一位高大姑娘，而带艾琳出去的是一位仪表堂堂的老家伙，据科里太太介绍时说是她的堂侄。他正惶惑不解时冷不防科里太太把手插进了他的臂弯处，他吃了一惊，随即猛地往前一带，谁想他感到自己已被轻

轻挽住，他们是最后走出客厅的一对，他并不懂其中原因，但还是顺从了。他们坐在桌旁时他看到艾琳虽然跟随那位贝林厄姆先生进来，却还是坐在小科里的旁边。

他朝椅子里一沉，如释重负地暗中吁了一口长气。他感到只要注意观察，只做别人做的动作，那他便不会出差错。贝林厄姆有些个人习惯，其中之一是把餐巾一角塞到硬领里。他承认他在用匙舀汤时手会摇摇摆摆，他为他的做法辩护时总说这样做又整洁又合情合理。拉帕姆也把餐巾塞在领口里，后来看到只有贝林厄姆一人这样做，不觉心里一慌，连忙偷偷拿了出来。在家里他从不在餐桌上放酒，因为他在原则上是个禁酒主义者；此刻他面对放在盘子右边的几只玻璃杯不知如何处置才好。他曾想把它们全部倒置：他曾读到一位有名的政界人物在一次公共宴会上就是这样做的，为的是让人知道他是不喝酒的；他稍稍捻弄其中一只，可是并没有翻转，因为他想这样太惹人注目，况且他感到别人正在注视着他。他听任仆人把几只杯子全数斟上，每一只杯子他都喝一点，免得别人看了觉得不自然。后来他注意到小姐们都不喝酒，他也欣慰地看到艾琳表示不要酒，而拉帕姆太太则碰也不碰那些斟了酒的酒杯。他知道不能什么菜都要，至少有些菜只能尝尝，可是他决定不下来，结果他样样都要，而且全部吃完。

他注意到科里太太并不比别人更为晚宴操心，而科里先生简直丝毫不放在心上，他只是忙于跟拉帕姆太太谈话，拉帕姆从传入耳中的他所讲的片言只语里听出她完全能应付。他自己跟科里太太谈得很顺利，她首先问起他的新房子，于是他便侃侃而谈，连自己的想法也谈了。他们的谈话自然把坐在对面的建筑师也卷了进去。拉帕姆见到此人时暗中一惊，不过也很高兴。西摩说的一句他听不清楚的话突然使谈话展开。他为拉帕姆上

校建造的漂亮房子成了人人感兴趣的话题。小科里证实房子确实令人赏心悦目，建筑师则笑着说如果他能造幢好房子，那得归功于她那主顾的讲求实效的作风。

“实效作风很好嘛，”布鲁姆菲尔德说，接着他斜着脸庞转向拉帕姆太太轻声轻气地说，“他有没有放你丈夫的血，拉帕姆太太？这个人手长得可怕！”

拉帕姆太太笑了，同时感到脸通红。她说她猜想上校会自己留意的。拉帕姆正在饮干一杯白葡萄酒，他听了妻子的回答认为很得体。

布鲁姆菲尔德·科里在椅背上倾靠片刻。“唔，不管怎样，尽管你们有种种莫名其妙的现代观念，跟那些造我这幢房子的老家伙比起来，你能说你们干得远比他们出色？”

“啊，”建筑师说，“一件事只要干得出色，别人就无法超过。你的房子设计趣味高雅，你知道我向来很欣赏，我一点儿也不认为由于式样古老它的价值就降低了。只是在这种建筑风格之后流行起一种很不入眼的风格，我们所做的只是排斥了这种后起的忘掉传统的风格。不过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加深了对结构的感受，我们的材料比过去好，使用也更恰当，以后我们会创造出一种更有特色，更有创造性的风格。”

“靠你们采用巧克力色、茶青色，还有东一堆西一堆的小玩意儿吗？”

“那些当然不行，不过我不是指那些。我不要你羡慕拉帕姆上校，我也不想说他的房子更美，免得别人说我不谦虚——当然我有我的看法——不过是有进步。所有的新房子都有进步。现在再谈你的房子。”

“科里太太的房子，”男主人插话道。大家看到他这样急匆匆地忙着卸掉责任的滑稽相不禁都笑了。“我祖先的房子在萨

莱姆。听别人说，那些房子的木头你简直无法钉进一只钉子。事实上你也不肯这样做。”

“我的看法是这样做等于亵渎圣物，”西摩说，“即使我原来想对科里太太的房子批评一通，我现在再也不敢讲了。”

西摩的话一下子就赢得了满堂哄笑。拉帕姆却一声不响地琢磨着怎么这个家伙从来也不跟他讲任何诙谐的话呢。

“我说，”科里说，“你们这些建筑师和音乐家是惟一的真正的艺术创造者。我们这些雕塑家、画家、小说家、服装师等等，只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式打交道；我们模仿，我们再现，但是你们这两类艺术家却创造形式。如果你们再现，你们就失败了。你们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把骆驼这样令人惊愕的动物从内心意识里演化出来①。”

“我不想否认这样宽厚的指责，”建筑师神情谦虚地说。

“敢情是。在你对科里太太的财产毫无根据地攻击以后你得承认我这样说是很慷慨大度的。”

布鲁姆菲尔德·科里又回头跟拉帕姆太太说话，席间的谈话又跟以前一样岔成数股，话题则跟方才谈的毫无关系。拉帕姆原想发表一个他认为挺不错的想法，可是机会错过，只得任其在脑中消失。拉帕姆已经忘记不知什么引起了布罗姆菲尔德·科里对拉帕姆太太提出忠告，要她提防金斯伯里小姐，而这个忠告却又使谈锋跟方才谈论的话题挂起钩来。“谈到手长，”他说，“她比西摩还要糟。请相信我，拉帕姆太太，她现在认识了你，就再也不会给你安宁了。她的怜悯心肠也是残忍的②；有关的上

① 老科里的意思是说骆驼的外貌如此令人惊愕，一定是像音乐一样也是一种内心意识的产物。

② 出自《圣经》中的《箴言书》十二章第十节。原文是“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

下文你可以根据《圣经》加以补充。要提防她以及她的事业，她所谓的慈善事业，不过只有天知道究竟是不是。我并不想坚持主张要她把募捐来的钱都用在穷人身上才合乎情理。但我相信自己的看法，"他说得很低，可是全桌的人都听得见，"她大把大把地花钱买香槟，买雪茄。"

拉帕姆对这种谈话方式一无所知，没想到金斯伯里小姐跟别人一样被逗乐了，于是他便和别人一起笑了起来。

"下一次我们委员会大吃大喝时得把你请来，科里先生，那样你就不敢揭发我们了，"金斯伯里小姐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没逼科里到查顿街收容所去跟你们那些怒气冲冲的意大利移民用意大利语谈话，"查尔斯·贝林厄姆说。"前几天晚上我从《纪事报》上读到你们需要这样一个人。"

"我们确实考虑过科里先生，"金斯伯里小姐答道；"后来我们想到他很可能根本不愿意跟他们谈话；他只会让他们原地站定不动以便画几张速写，而把他们的要求全都忘得干干净净。"

大家认为这是对科里的玩笑话的公正回敬，于是又都笑了。

"有一种慈善事业，"科里装出对金斯伯里小姐说的话毫不在乎的样子，"很不容易举办，我在琢磨怎么一位像你这样有大胆设想的女士竟然没有想到。"

"哦?"金斯伯里小姐说，"是什么?"

"整个夏天有很多美观、透气、符合卫生条件的宅子空着没有人住，原因是主人到海滨低矮的别墅里去避暑了。我看可以让一些生活习惯整洁的穷人住进去。"

"是啊，是不像话，"金斯伯里小姐迅速而认真地回答，她的眼睛也湿润了。"我常常想到我们一些阴凉的大宅子空关着，而成千上万的穷人挤在窄小的洞窟里透不过气来，他们的孩子多么需要符合卫生条件的住房。我们太残忍太自私了！"

"这种感情会使人很舒服，金斯伯里小姐，"科里说，"你一定会以为你已经把九百三十一号住宅的大门敞开向整个北区贫民窟开放了呢。不过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每年夏天我都在城里，我住在自己的宅子里，因此我能不偏不倚地说一些明智的话。说实在的，我到山上或者后湾区散步时看到一排排住宅的百叶窗紧闭着，外表漂亮但是麻木不仁得近乎残酷，要不是有当地警察监护着这些宅子，我简直想用炸药把它们炸掉。如果我是个住在北区的阁楼或者地窖里的穷人，旁边有个生病的孩子在呻吟，我就会破门而入，在三角钢琴上面睡大觉。"

"是的，布鲁姆菲尔德，"他太太说，"你就不想想这些人会给一幢上等住宅里的家具带来多大的灾难！"

"那倒是，"科里顺从地同意了。"我没想到这一点。"

"而且假如你是位身边有生病孩子的父亲，我不相信你会有勇气私闯别人的住宅，尽管你现在气势汹汹，"詹姆斯·贝林厄姆说。

"他们这样能忍耐真是了不起，"牧师说。"一个拚死干活的穷人看到舒适的环境而又无法享用一定会感到难以忍受的。"

拉帕姆很想大声说他自己在贫民窟里住过，知道这些人的想法。他想告诉他们一般说来穷人能餬口就满足了；他并不羡慕别人的好运，如果那个人受之无愧的话，只要他自己不是那么不名一文。可是在他还没有能鼓起向全桌人讲话的勇气时，休厄尔又说了句，"我看他不一定想到这一点。"

"不过有一天他会想到的，"科里说。"事实上在这个国家里我们鼓励他想到这一点。"

"我的妹夫，"查尔斯·贝林厄姆说——一个人有了一位值得提起的出众的妹夫总会感到几分光荣的，"在奥玛哈那儿有一批接一批的工人在他手下干过活。他说发牢骚的工人总是来自不

准他们发牢骚的国家。美国人从不制造麻烦。他们似乎懂得只要个人有不受限制的机会,他便没有发牢骚的权利。”

“你从莱斯莉那儿听到过什么消息?”科里太太对这种抽象的话毫无兴趣,她转身向贝林厄姆太太问道。

“你知道吗,”被问的太太低声说,“又有了一个孩子。”

“真的! 我没听说啊!”

“是的,一个男孩,他们给他取了舅舅的名字。”

“是的,”查尔斯·贝林厄姆接过了话头。“听说这孩子容貌高贵,很像我。”

“那个年龄的孩子个个都是容貌高贵,”科里说,“而且你希望他像谁就像谁。莱斯莉还在为她波士顿老家的风味炖豆害思乡病吗?”

“她不那么想了,我看,”贝林厄姆太太答。“她被布莱克先生的事业迷住了,过着很兴奋的日子。她说她就像那些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的人,她已经度过了最令人难熬的遗憾阶段,不过还没到第二阶段,到那时那些人会感到一定得再去欧洲一次。”

拉帕姆稍稍朝科里太太那边侧转身子,向她问起对面墙上的一张画像,“是你女儿的画像吧,是吗?”

“不,是我女儿的祖母,是斯图尔特·牛顿的作品;他画过很多萨莱姆地方的美人,在娘家她叫波莉·伯勒斯小姐。我女儿是像她,你说是吗?”他们一起望了望南妮·科里,又看了看画像。“这种漂亮的老式衣服又开始流行了。你弄错我不奇怪。别的肖像”她是指那些挂在四周墙上或多或少有些灰暗的画像“都是我家族里的人,大部分是科普莱的作品。”

这些拉帕姆感到生疏的名字就像他饮的酒一样使他晕头转向;它们似乎在黑暗中闪了一闪光,接着就是一层更深的黑暗。他听到查尔斯·贝林厄姆讲些幽默故事给艾琳听,想引她发笑;

她则不住地笑，显得很快乐。贝林厄姆还不放过在男主人、詹姆斯·贝林厄姆、金斯伯里小姐和那位休厄尔牧师之间的谈话中不时插入几句。他们主要谈论人物，拉帕姆听到他们如此无拘无束地议论别人感到很是愕然。他们评论别人一点也不客气；詹姆斯·贝林厄姆谈到了拉帕姆听说过的一个人，此人在商业上很成功，是位富豪，而他说他不是绅士；他的堂侄查尔斯则说他感到惊异的是那家伙这么长时间不想当州长。

查尔斯常常这样暂时收住跟艾琳谈话的话头，东一言西一语地在众人的交谈中插进这么一句。一次他正转向大家讲话时，小科里跟艾琳谈了起来。拉帕姆根据传入耳中的某些词语猜到他们在谈佩内洛普。她的缺席使他苦恼；她的谈吐足以跟这里任何人比美；她跟他们一样有才华；拉帕姆于是觉察到艾琳就谈不上有什么才华了，不过当他望着她那年轻貌美的脸庞，那么喜气洋洋又充满柔情，他自忖这也算拉平了。他感到他的应对有些力不从心。在别人跟他谈话时，他只能想出几个含混的词语来回答。等到他想出一些恰当的话来应付别人时，那人已经转向别的话题了。他们这样跳来跳去，他简直无法招架；不过他还是认为他的口才并没有充分发挥。

在天马行空式的交谈中拉帕姆有一次发现他们的话题非常陌生。想到佩内洛普没在场，他又气恼了起来；他相信她的应对是大可一听的。

金斯伯里小姐探身向前问查尔斯·贝林厄姆是否读过那本轰动一时的小说《泪珠，无端的泪珠》①。听他说没有读过，她说她感到惊讶。“伤心透了，你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了。书中有一对

① 《泪珠，无端的泪珠》，原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一首带有感伤情调的诗篇的名字。

可爱的老派男女主人公。小说从头到尾都说的是这两个人如何一直想为对方献出生命，如何作出一些毫无必要的牺牲，然而这些牺牲却不可思议地给人以满足感。你会感到是你自己作了这些牺牲。”

“啊，那就是它得以轰动的秘诀，”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说。“小说取悦读者的办法是把人物描绘得很高大，而且用读者自身的驼背跛足，作为反衬，这样一来读者就会感到自己成比例地具备这些人物如同超人一般的伟大。你读过这本小说吗，南妮？”

“读过，”女儿说。“这本小说应该改名为《糊，糊弄人的面糊》。”

“哦，不能说是面糊，南妮，”金斯伯里小姐申辩道。

“令人吃惊的是，”查尔斯·贝林厄姆说，“我们就是喜欢能拨动我们心弦的书。我确实认为如果你要讨读者欢心，就得在小说里放进自我牺牲。我们的确乐于见到别人崇高地受罪。”

“几年前有个说法，”詹姆斯·贝林厄姆说道，“说小说在衰亡。”

“应该说正在开始兴旺！”金斯伯里小姐高声道。

“对，”牧师休厄尔先生说。“我认为历史上从没有见过小说为这么多的人提供理性上的体验。它的害处也是空前的。”

“别嫉妒，牧师，”男主人说。

“不会，”休厄尔说。“我该为它的作用高兴。但是如果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全是陈腐不堪——金斯伯里小姐，恕我直言——它将起很坏的作用！”

“你是不是感到自己在观念上垮台了，金斯伯里小姐？”男主人问道。

可是休厄尔仍不肯罢休：“如果小说家能描绘真实的人生，而且对人类的感情的描写在比例上、关系上力求真实，他们就能

给我们极大的帮助。可惜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一直是非常令人厌恶的。”

拉帕姆认为这些话很有道理，不料布鲁姆菲尔德·科里问道：“如果真实的人生不能令人发笑怎么办？我们不是希望通过阅读小说乐一乐吗？”

“问题是不能对我们有害，”牧师寸步不让地说。“大部分小说中所描绘的自我牺牲，例如这本……”

“《糊，糊弄人的面糊》吗？”这个标题的发明者的父亲得意地说。

“对——实际上是心理上的自杀，就像描写一个人剖腹自杀那样，完全是不道德的。”

“呃，我只能说你是正确的，牧师，”男主人说；那位牧师显然已经跨上了他心爱的战马，正在策马飞奔，也不顾他的太太正在暗中设法把马的笼头拉住。

“对？我当然对啰。谈情说爱，男婚女嫁在小说家笔下跟生活中其它关系的比例完全不协调。恋爱是很甜蜜，很美……”

“哈，得感谢你啦，休厄尔先生，”南妮说话的语调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但是这一般只是小青年关心的事，他们的人品还没有定型，经验还不够丰富，因此读者读来不会感到有趣。在小说里爱情不仅仅成为生活中的主要关注，而且对于两个很可笑的年轻人来说成了生活中的惟一关注。那些小说家教导说，爱情是永存的，真正的激情的光辉是不朽的，不这样想，不这样做便是亵渎神圣。”

“难道这不对吗，休厄尔先生？”金斯伯里小姐分辩说。

“我认识几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曾经再婚过，”牧师言毕听到一片赞许声。拉帕姆很想说上几句表示对他卓越见解的

赞同之辞，可是开不了口。

“我认为自从骑士时代诗人把情爱加以理想化以来，”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说，“情爱本身已经起了很大变化。”

“对，将来还会变哩，”休厄尔先生说。

“怎么！变回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应该承认这种感情是自然的，而且人人都有，因此只属正义享有的神圣的荣誉不必加在它的身上。”

“哦，你的要求未免过高了，牧师，”男主人笑道，接着谈话又转到别的方面去了。

这场晚宴并不繁复讲究，但是拉帕姆一向习惯于把全部菜肴一起端上的吃法，这样一道接着一道上菜倒把他弄糊涂了；他怕会不会吃得太多了。此刻他索性再不装出不喝酒的样子，因为他渴了，而水又喝完了，他又不愿意向仆人要。上了冰淇淋以后接着是水果。蓦地科里太太站起身来向餐桌对面的丈夫说，“我猜想你们喜欢留在这儿喝咖啡，是不是？”他答道，“好，等一会儿上茶点的时候我们再陪你们。”

太太小姐们全部起立，先生们也站了起来。拉帕姆准备跟随科里太太出去，可是一看别的男人都站在那儿不动，只有小科里赶了过去为他母亲开门。拉帕姆不好意思地想这件事该由他来做；他见别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于是又宽慰地坐下，在坐下前他先伸了伸那只有点麻木的腿。

仆人们把咖啡和雪茄一起送上。布鲁姆菲尔德为拉帕姆挑了一支，请他试试。拉帕姆坦率地说他跟别人一样喜欢抽上等雪茄。科里说，“这些是新货。前几天有个英国人来我家，他只抽陈雪茄，他有个迷信，说烟草跟酒一样，越陈越香。”

“啊，”拉帕姆说，“一个人只要曾经靠生产烟草过活过就不

会同意这种说法。”口中含上一支烟雾腾腾的雪茄以后，他感到不那么拘束了。他在椅子中侧转身子，一只手靠在椅背上，两手手指叉起，于是很舒坦地抽了起来。

詹姆斯·贝林厄姆走过来在他身旁坐下。“拉帕姆上校，过去你是不是在第九十六佛尔蒙团？记得在皮更斯堡前面那条河的河边打的那场战役里，第九十六佛尔蒙团冒着叛军炮火涉过河去向河对岸冲锋，你当时也在吧？”

拉帕姆慢吞吞地闭了闭眼，又慢吞吞地低了低头表示同意，一面从嘴角吐出一缕白烟。

“我想是这样，”贝林厄姆说。“我当时在第八十五马萨诸塞团，我绝不会忘记那场屠杀。当时我们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可能那就是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的原因了。”

“那倒是啊，”查尔斯·贝林厄姆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还有比这更难忘的战役吗？我是在密苏里读到有关报道的，当时我的部队驻扎在那儿。我还记得几个老兵谈起那场战役，他们说那次死亡率高得无法再高了。我看这话说得不假。”

“五个人中间大概只有一个没挂彩，”拉帕姆把烟灰磕在一只盘子边上。詹姆斯·贝林厄姆递给他一瓶矿泉水。他喝了一杯，又继续抽烟。

他们都缄默不语，似乎在等他说下去，还是科里先开口：“那些事现在看来多么不可思议！你们几位**知道**那些事发生过，可是你们现在还能相信吗？”

“啊，没有人**感觉**到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查尔斯·贝林厄姆说。“一个人对往事的体验和一个人对往事的知识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能说体验到的就更真实；实际上还不及我们童年时代读的小说中的某些场面那样生动呢。”

“这点我不能肯定，”詹姆斯·贝林厄姆说。

“这个，詹姆斯，我也不能肯定。”他的堂侄表示同意，同时从拉帕姆的矿泉水瓶里倒了一杯水。“宴会时如果只讲我们确信是事实的话，大家就无话可谈了。”

众人都笑了，只有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若有所思地说，“这些事实能使一个怯懦的公民大为震惊，他发现英雄主义并不罕见，可以说处处都能见到芳草。懦夫是稀有的例外，而常见的倒是不怕死的好汉。”

“森林里处处见到他们，”拉帕姆口中含着雪茄说。

“这是《学校》这出戏中精彩的一笔，”[①] 查尔斯·贝林厄姆插嘴说，“戏里姑娘对在英加曼打过仗的小伙子说，‘我想你一定引以为荣吧，’谁知他想了一想后说，‘这个，事实上你知道我们这样的人到处都有。’”

“是的，这段戏我记得，”詹姆斯·贝林厄姆兴致勃勃地微笑着。“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自称是一个怯懦的公民，布鲁姆菲尔德，”他好心地瞥了他一眼。波士顿人很乐意把彼此的优点宣扬一番；由于他们从小学起经过大学阶段直到步入社会都在一起，他们很清楚这些长处。“一个在四八年就曾和加里波的[②]一起战斗的人——”

“哦，我参加红衫党只是逢场作戏而已，”科里自谦地打断了他的话头。“不过即使你不同意我这样称呼自己，英雄主义现在又处于怎么样的一种境地呢？汤姆，就你所知，你有多少俱乐部朋友认为为祖国而死是死得其所，而且心里感到甜滋滋的？”

“此刻想不起有多少，老爷，”儿子以后辈的谦逊态度回

---

① 《学校》(1869)是英国剧作家托马斯·威廉·罗伯特逊(1829—1871)的作品。

② 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爱国志士，一八四八年曾发动驱逐奥地利占领军的斗争，与他一起战斗的同志被称为红衫党。

答道。

“我在六一年时也想不起有很多，”他的舅舅说，“然而不也出了许多英雄吗？”

“这么说来，你的理论是缺少适当的时势，”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说。“可是为什么公职制度的改革、特别待遇的恢复、仅对固定收入征税等等不能激发英雄主义呢？这些都能成为很好的始因嘛。”

“缺少的是适当的时势，”詹姆斯·贝林厄姆说，他并不理会那些俏皮话。“我为此只感到高兴。”

“我也是，”拉帕姆说。他虽然感到脑子在烟雾中漂浮，可是深沉的感情使他不能不说几句。在众人的交谈中很多话他跟不上：对他说来他们讲得太快了；不过这件事他还是清楚的。“我不希望在我的后半生还见到人们互相残杀。”这几句话的背后一定蕴含着某种严肃而深沉的思想，于是大家等拉帕姆说下去；不料烟雾又在脑中聚拢，他又一言不发，只顾饮他的矿泉水。

“人人都知道，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并不乐于见到天下太平，”牧师休厄尔先生说；“不过我倾向于拉帕姆上校和贝林厄姆先生的意见。我认为如果有适当的时势，英雄主义又会重现的。在这以前，我们不得不满足于日常所见的慷慨和牺牲，这些虽然在质的方面无法相比，却可以从量上得到弥补。”

“但是它们缺少画趣，”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说。“你可以画一位为国牺牲的壮士，却无法在画布上表现一位在日常生活中尽了公民职责的人。”

“说不定小说家会逐渐找到他的，”查尔斯·贝林厄姆提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我是一位小说家，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写。”

“什么？写普通人？”他堂叔问。

“普通人？普通人才正是那种如云如烟、触摸不到的本质

呢，而那些小说家还从没有写进他们那些混帐书里去。一个能解释普通人的普通感情的小说家会很容易找到对'苦难大地之谜'① 的答案。"

"哦，不会那么糟吧，我希望，"男主人说；拉帕姆朝这个人看看，又朝那个人望望，他想猜测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从来没有这样为难过。

"我以为我们观察人性时不能习惯于看处于白炽状态的人性，这样做对我们不利，"略停片刻后，布鲁姆菲尔德·科里又继续说道。"那会使我们对人类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很多可怜人参加那场战争或者别的什么战争时想到的纯粹是为了祖国，他们并不知道，一旦把生命献出以后他们是否还能复活，或者，一旦复活后，他们是在天堂呢还是在地狱。谈谈吧，牧师！"他转向牧师说，"对全能、全知的看法还有什么比这更崇高、更神圣的呢？"

"是没有，"牧师轻轻地答道。"还没有人依靠想象去认识上帝。不过既然你认为这样的人能像钦定本《圣经》那样流芳百世，我看你就能想象得出上帝该是怎么样的了。"

"这话说得对，"拉帕姆说。他从口中取出雪茄，把椅子稍稍向桌边拖拢，接着把两只大手放在桌面上。"我想告诉诸位有关我们在前线时连里的一个小伙子的事。一开始我们都是大兵，过了不久他们选我当了上尉——我开过一家小酒店，大多数人都认识我。可是吉姆·米隆升到下士就停步不前了，他牺牲时还是名下士。"餐厅里各人的动作都在半途停了下来，人人全神贯注地在聆听，拉帕姆见此情景无比得意。到这时他才感到总算在这场谈话中也有自己的一份。"我不能说他打仗纯粹出自崇

① "苦难大地之谜"出自丁尼生诗篇《艺术宫殿》。

高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杂七杂八的都有,那时跟现在一样都有一批喜欢胡闹的青年人,所以很难说谁好谁坏。我想吉姆·米隆的老婆一个人就足以成为他去前线的理由了。她这个人品行不怎么样,"拉帕姆说此话时把声音放低,又用目光拉了下门看看是否关上。"她以前把吉姆弄得够狼狈的。啊,先生,"拉帕姆用"先生"这个词把所有在场的听众都包括了进去,"那位吉姆总是把津贴的每一分钱都省了下来寄给那女人,而且他一直要我为他干这件事,我想劝阻他。'嗨,吉姆,'我说啦,'你知道她会怎么样花这笔钱的。''对,上尉,'他说,'可是如果没有这笔钱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办。'这笔钱确实使她走了正道,像根直线那样直的正道——至少在吉姆活着的时候。他们有个小女孩——跟我的长女差不多年龄——吉姆经常跟我谈起她。他对母女俩都同样尽了心啦。在那次他牺牲的战斗打响之前他跟我说,'我真想掉转屁股跑掉,上尉。这次我活不了啦。可是我想不能那样做。''是啊,至少你不能那样做,吉姆,'我说。'我想活下去,'他说完就在我帐篷里哭了起来。'我要为可怜的莫莉和泽莉拉活着。'——他们给小女孩起了这个名字;我不清楚这个名字从哪儿来的。'我不会有什么指望啦。现在她规矩多了,我相信以后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他坐在那儿像孩子一样哭了,可是他打起仗来不像个孩子。战斗结束后我真不忍心看他,倒并不是因为把他打死的那颗子弹本来是一个狙击手为我准备的——他看到那个魔鬼在向我瞄准就跳了过来想警告我——而是因为他变了模样了,他看起来像——简直不能相信,又是绝望又像在拼命,他死得好惨啊。"

故事很动人,拉帕姆也看到了这一点。"现在我要说,"他接着说,他似乎感到应该再接再励把故事产生的效果推向高潮,同时他也觉察到脑子有点糊涂了。他有意念,可是它只是在大脑

中上下飘浮，无法捉摸。他向四周张望似乎想找到一个能把这个意念鼓捣成形的工具。

“矿泉水?”查尔斯·贝林厄姆说着把瓶子从另一头递了过来。他已经把椅子拖到靠拉帕姆最近的地方，听的时候显得津津有味。当初科里太太请他与拉帕姆见面时他欣然同意了。“你知道我很乐意做这种事，安娜，莱斯莉出嫁以后跟这些人认识就成了我们的义务啦。我看我们跟这些讲实际的人接触得太少了。其实他们人人都有些独创精神。”很自然，他也许以为这是他的信念得以实现的机会。

“谢谢，我想喝点这种酒，”拉帕姆从一只黑黝黝还带有灰尘的酒瓶里倒了杯马德拉岛白葡萄酒，瓶上还贴有标明生产日期的标签。他对这瓶酒的高昂价值一无所知，索性一口气喝到底想看看有多大后劲。脑海中模模糊糊的感觉没有了，只剩下一片空白，他不仅记不起来他想说些什么，而且也追忆不起他们在谈论什么话题。他们等待着，干巴巴地望着他，而他也瞪着他们。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主人在说，“咱们到女士们那儿去吧。”

拉帕姆边走边回想在这以前发生的一切。他似乎觉得那杯酒是很久以前喝的。

科里小姐递给他一杯茶时他正站在离妻子稍远的地方，他妻子在跟金斯伯里小姐和休厄尔太太谈话；艾琳则在跟南妮·科里小姐谈话。他听不到她们在谈什么，不过如果佩内洛普在场，他知道她会使谈话大放异彩的。回家后他一定要让她明白他对她的行为多么恼火，错过这样的机会对她说来太可惜了。艾琳很美，别的女人的容貌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她，可是她没有在讲话，而拉帕姆看出来在宴会上你得讲话。他自觉讲得很不错。此刻他神情庄重，跟别的绅士谈话时字斟句酌，显得郑重其事。有几位请他去了藏书室，在那儿他发表了对书的看法。他说他

除了报纸以外，没有时间读别的，不过在他的新居里将有一间藏书完备的房间。他用巧妙的言辞向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表达了感谢，因为他儿子曾为他的藏书室开列书单；他说凡是在书单上的书他已全部定购，而且他还想买画。他问科里先生当今美国画家中数一数二的是谁。“我不想自称能评判画的优劣，不过我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他不再像方才那样克制自己，而开始自吹自擂起来。他很自然地从画转到油漆涂料。他说过几天科里先生一定得跟他去一次拉帕姆镇看看那儿的工厂，他会感到有趣的；然后他再驾车陪他在乡村里转一转，他的大多数马匹都在乡下，他可以请科里先生看看几匹最优秀的泽西种马。他又谈起在迪比克当法官的兄弟威廉，他在当地有一座农庄，每年全靠种小麦维持。这时他的恐惧心理已全部消失，嗓门也大了。如果要强调某点他就用厚厚的掌心重重地敲打椅子扶手。科里先生看来很是折服；他一声不吭，只管侧耳倾听。拉帕姆还看到别的几位绅士常常中途停止谈话，只是为了想听听他在说什么。这难道还不是他能吸引住他们的证明吗？在这以后，拉帕姆太太还能说什么他不配跟他们交往，甚至不配跟任何人交往呢？这些人的名字曾使他慑服，现在他跟他们在一起感到应付裕如，连他自己也吃惊了。他慢慢只用姓来称呼布鲁姆菲尔德·科里，他不懂为什么小科里有点忧心忡忡，他找到个机会告诉大家，他第一次见到那小伙子时就曾跟太太说，如果他能在他的企业工作，他能使他的脚跟站得稳稳的；他认为他没看错人。他又说起他雇佣的一些年轻人的情况。到末了就他一个人在谈，旁人都不再谈话，只索听他喋喋不休。这是他最得意的时刻，是一场全胜。

他正在沾沾自喜时忽然有人传话说拉帕姆太太要走了；可能是汤姆·科里对他说的，可是他不能肯定。不管怎样，他并不

着急。他真心诚意地邀请每一位先生到办公室来看他，而且一定要每一位都点头同意才肯罢休。他告诉查尔斯·贝林厄姆他喜欢他，对詹姆斯·贝林厄姆说他一直盼望能与他结识。本来嘛，谁要是在他刚来波士顿时就预言说他用不了十年就会和吉姆·贝林厄姆开怀畅饮，他会说他是在胡说。十年前如果有人对他说布鲁姆菲尔德·科里的儿子会来他那儿请求为他效劳，他也会说他在胡说。十年前，他，赛拉斯·拉帕姆，刚来波士顿时比一文不名还要狼狈，因为他当时已经把合伙人的股份吃进，为此还背了债，现在他身价一百万，跟你们这些绅士平起平坐了。而且他的每一分钱都是规规矩矩地挣来的——不靠投机——每个铜子儿都是货真价实的。就在前几天，他过去的合伙人——那个人散伙后境遇越来越糟——来向他借了两万元！拉帕姆借给了他，因为这是他太太的愿望，她一直为那次散伙心怀歉意。

他跟休厄尔先生告别时的态度亲热中带了几分傲气，说教区工作如果有经费不足的情况可以来找他，他要多少就能有多少；他钱这么多简直不知道怎么花。“呃，尊夫人去年秋天要我们捐助一笔钱，”他转向科里先生说，“我本来开了张五百元支票，可是内人只愿意拿一百元，她说她不愿意在科里夫人面前摆阔。我说啦，那不是跟科里夫人开了个绝妙的玩笑吗？我得告诉她拉帕姆太太如何使她损失了整整四百元。”

他向客厅门走去准备跟太太小姐们告别，谁想到汤姆在他耳旁说，“我想拉帕姆太太在下面等着你呢，先生。”他按照科里的指点向另一扇门走去，不料他把自己的意图忘得干干净净，连女主人那儿都忘了去告别就走了出去。

拉帕姆太太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走才合适，也没想到由于她是主客，她不走，别人也只得陪着。她一直到十一点才告别。当发现已经这么晚时她有点紧张，可是科里太太却说这并不晚，不

过她并没有挽留她，她跟艾琳都感到非常愉快。人人都那么彬彬有礼；回家路上她们都对两位科里小姐和金斯伯里小姐的和蔼可亲赞不绝口。拉帕姆太太认为贝林厄姆太太是她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讨人喜欢的人；她把出了嫁的女儿的情况和盘向她托出：女儿嫁了位发明家，住到奥玛哈去了，女婿叫布莱克。

“如果是那个造车轮的布莱克，”拉帕姆得意地说，“我非常熟悉他。我曾经卖给他很多吨的油漆。”

“啐，爸爸！你怎么满身都是烟味！”艾琳叫了起来。

“很难闻，是吗？”拉帕姆笑着把车厢的一扇窗子打开。他的心脏原来在闭塞的空气里狂跳得很厉害，此刻涌进来的一阵阵冷空气却使他感到很惬意，不过也把他的舌头给封住了。尽管母女俩不断交换令人欣喜的感受，他的睡意却越来越浓，一点儿也听不清楚了。他本来想让她俩去叫醒佩内洛普，说一说她不去损失有多大，可是到家时他睡眼惺忪，也不想提了。满怀胜利喜悦的他，头一碰到枕头，就呼呼入睡了。

谁知早晨起来脑袋很难受，其实他一夜都在头痛，只是他不觉得罢了。起床后人很不自在，一声不吭。早餐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在早晨冷峭而灰暗的光线中，昨天晚上的光辉已黯然失色。不时有一丝痛苦的怀疑在作祟，它那拙笨的阴影使光辉破碎不堪。佩内洛普传下话来说她身体不好，不下来用早餐了。拉帕姆没看到她就去了办公室，心中反倒踏实些。

整整一天他对下属们神情严厉，不发一言，对顾客们则态度生硬。他暗暗观察科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烦躁不安。他让听差传话给科里，要他下班后来几分钟。那位女打字员也没有在下班后马上离开，似乎也希望跟他谈一谈。当她向拉帕姆办公室门口走去时，科里正站在一旁。

“今晚不能见你了，泽莉拉，”他直截了当地说，不过语调还

是温和的。“如果有要紧事，我等一会儿到你家里来。”

“是很要紧，”女郎坚定的口气中带有撒娇成分。

“好吧，”拉帕姆说；他向科里点点头请他进来，接着推门把她关在门外。他转身面向年轻人问道，“昨晚我醉了吗？”

## 十五

迫使拉帕姆提出这个问题的强烈感情使他那紧张的脸扭曲变形：羞愧，害怕别人因此会笑话他的恐惧心理，以及但愿自己在多虑的一丝希望交织在一起，可是一看到科里那震惊、怜悯的眼神，这一丝希望也就熄灭了。

“我醉了吗？”他反复说。“我问你是因为我一生中从不喝酒，所以我弄不清楚。”他张开两片干涩的嘴唇站在那儿，眼睛瞪着科里，两只大手则扶在椅背上不停地颤抖着。

“每个人都是这样理解的，拉帕姆上校，”年轻人说。“每个人都看到这个情况。别……”

“我走了以后他们在谈论我吗？”拉帕姆的问题显得粗俗。

“请原谅，”科里红着脸说，“我父亲从不跟别人谈论他的客人。”他像别的青年那样又啰嗦了一句，“和你在一起的都是绅士。”

“昨晚上只有我一个人不是绅士啰！”拉帕姆痛心地说。“我使你们出了丑！使我的全家出了丑！我使你的父亲在他的朋友面前感到难堪！”他低下了头。“这说明我不配跟你们来往。高雅的场所我不配去。我说了些什么？”他猛地抬起了头，正视着科里。“快讲吧！既然你能够忍心看得下去，听得下去，我也能忍心知道一切，我受得了！”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科里说。“除了你有点不能控制住自己外,没什么大不了。我父亲等别人都离开以后,确实跟我谈起这件事,”他坦率地说,“他说他恐怕我们对你照顾不周,因为你可能只习惯于喝水;我告诉他我在你家里时没看到餐桌上放酒。别人则什么也没说。”

“啊,可是他们会怎样想的啊!”

“可能跟我们想的一样:这完全是件不幸的事,一件意外的事。”

“那个地方对我不适宜,”拉帕姆坚持说。“你想离开吗?”他突然恶狠狠地问道。

“离开?”年轻人支吾地说。

“是啊,不干了? 切断与企业的全部关系?”

“我从没有想到这上面去!”科里大为惊愕,不禁叫了起来。“我究竟有什么必要走呢?”

“因为你是绅士,而我不是,我做你的上司不妥当,如果你要走,我知道有几家公司很想用你。如果你为了避免将来再发生更糟的事而想走的话,我愿意放你,我也不会责怪你。我能帮你找到比在这儿更好的工作,我一定说到做到。”

“我绝不会走,除非这是你的愿望,”科里说。“如果你真的……”

“请转告令尊,”拉帕姆打断了他,“我心中老缠着个念头,我想我扮演了一个醉鬼的角色,为此我整天都不是滋味。请你告诉他,我们下次如果相遇,请他不必跟我打招呼。我知道我不配跟绅士们交往,除非在生意上有什么来往,行吗?”

“那我当然无法从命,”科里反驳说。“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你说的话太使人震惊,震惊得难以形容。”

“啊哟,小伙子!”拉帕姆惊奇得喊了出来;“如果我能受得

了，你当然也能受得了！”

“不对，”科里露出厌恶的神色，“不能那么说。你愿意的话可以贬低自己，可是我有理由——无法听下去的理由，拒绝听你说下去。如果你再说一句，我马上就走。”

“我可不能理解你，”拉帕姆结结巴巴地说，他的迷惑不解甚至遮掩了他的羞愧。

“你夸大了那件事的后果，”年轻人说道。“你提了这件事本来已经足够了，甚至根本不用提，而我，这样听你说这些是不合适的。”

他正起步向门口走去，忽然听到拉帕姆恳求他不要走，那凄凉的谦卑的话音使他不禁停下了脚步。“不忙着走嘛！我不能让你走。我的话使你讨厌，这点我看得出来，不过我不是有意的。我——我收回我的话。”

“哦，没有什么需要收回的，”科里看到他这样低声下气，简直难受得要发抖，不过他忍住了。“可是咱们别再提这件事了——也别去想它。昨晚所有在场的绅士对待这件事的看法跟我父亲和我的完全相同。既然这样，咱们俩谁也别提了。”

他走进外面的大办公室里，拉帕姆眼巴巴地看着他走过去，不好意思去拦阻。对他说来，把拉帕姆往好处想已成为至关重要的事，可是他脑海里又满是各式各样极端有害的念头。他想起昨晚他跟那些绅士淑女在一起时的情景不禁微微发颤；他厌恶此人的庸俗、浮夸和粗野。他知道自己家庭在社会上的特殊性，他生于斯，长于斯，自然要倾全力维护这种特殊性，就像一个人看到了祖国的权利受到侵犯时自然认识到应负的责任。他的眼光落到了身穿衬衣，正在到处关门上锁的听差身上，心想丹尼斯不见得比他主人更像个市井小民，他们两人在趣味之粗俗、见识之鲁钝、野心之狂妄、傲气之愚蠢等诸方面实在是不分轩轾，

区别只在于主人有一种野性十足的意志力，但可能却反衬出那位听差为人比较温顺。其实，他把拉帕姆的一生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可是这位年轻人的情绪却把他尽往坏处想。由于缺乏经验，他的想法不仅极端可笑，而且也是侮辱性的。他那受了创伤的自尊心理不停地在心头闪动，刺得他直发痛，与此同时，过去几个月中靠意志力强压下去的一切社会传统，一切感情习惯都不可阻挡地涌上了心头。他蔑视这个令人生厌的俗物，听任这种感情在胸中激荡起伏，这个人后来的羞愧比他以前的胡闹更使他讨厌。他对自己说，你是个科里家人，好像这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似的；然而他知道，在他的心底里一直埋着某种不可名状之物，似乎正在舒舒服服地欣赏着他的反叛，但确信最后他一定会乖乖屈服。它正以一位姑娘的柔和声音向他诉说着，一步步地解开他心中愤怨和厌恶的郁结，敦促他从另外的更公正的角度来看待一切；它给予他希望，提供缓解的办法，还抗议任何不公正的念头。拉帕姆的过去是无懈可击的，这确实对他有利；此刻科里正扪心自问：过去他从不曾想到希望他父亲的客人少饮些酒，这次他是不是应该劝他少饮些；此外，拉帕姆不知道应该避免出洋相这一点也许反倒是他的长处，因为一个老奸巨滑的人是不会这样喋喋不休的。他突然感到一阵难熬的心酸，想起当拉帕姆令人震惊地降尊纡贵地请求宽恕时，他却反应冷淡，而拉帕姆的失去控制的愧恨是有权利得到同情的；他不得不承认他的态度虽然符合绅士身分，例如不让自己卷入别人感情的旋涡，以此强调上流绅士的高人一等的风度，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拉帕姆的谦卑来自对错误的认识，而他却无动于衷，连碰也不愿意碰他一下，这种态度岂不加深了他的自责心理？

他关上办公桌，匆忙走入暮色之中，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来回踱步，想从这一片混沌之中找到一条出路，这混沌有时像是引向

毁灭，有时却又像物质条件，能使他做出光彩夺目的举动并创造幸福的生活。三小时后他站在拉帕姆家门口。

他此刻想做的事在过去他有时会认为永远不可能做的，这时他又感到急不可耐，无法再等下去。他并不是鲁莽从事，对他自己的家庭怎样看待拉帕姆这一家，他一清二楚。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家庭希望他不要从全家共同的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割裂出来，而且他认为家里抱这样的希望理由充分，无可指责——这点他并不想对自己隐瞒。惟一他能企求的是会不会他们的理由不那么充分，也不那么公正；但是话说回来，他们如果讲起理由来确实可以振振有辞，想到这里，他不禁踌躇徘徊起来。这件事主要跟他相关，可是他常常感到如果随意行事，那未免不怎么对头。他看得出拉帕姆家的姑娘和他妹妹之间在经历和理想上有霄壤之别，拉帕姆太太和他母亲也完全不同，而父亲和拉帕姆的区别令人咋舌；这种种差别远远不能使他眉开眼笑。

他常常认真思索这个问题，有时他会说干脆把这贴在心头的愿望抛弃吧。在过去几个月里他曾多次对自己说不能再往前走了，可是每次他一有这个想法马上就改变了。他总能找到这个或者那个理由，虽然他明知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他原来并不曾意识到，除了对他自己和家庭以外他还能给别人带来伤害，这也是事态复杂化的原因之一。这要归咎于他的腼腆；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听了母亲说她不愿意让拉帕姆一家认为她希望两家之间的关系超过他与他家之间的关系，这句话曾使他感到心中一阵阵隐痛；但是话说得太晚了。打那以后，他经常痛苦地担心未来诸事难卜；此刻他对拉帕姆一家的心情带有浪漫的崇高色彩，然而他丝毫也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把握。他最后是这样结束心中的争辩的：他使自己相信他去他家首先是去见拉帕姆，目的是向他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明：他对他完全信

任，原来的尊敬之心丝毫未减；同时也为了想修补一下他的过失——方才他曾经那样缺乏同情心，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

## 十六

为科里开门的那位从新斯科舍[1] 来的女仆说拉帕姆还没有回家。

“哦，”年轻人在门外台阶上不禁犹豫起来。

“我想你还是进来吧，”姑娘说。“我去看看她们是不是在等他。”

就科里此刻的心情说，他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他听从了这位很有主见而又友好的女仆的建议，任她把自己关在客厅里，而她则上楼去报告给佩内洛普听。

“你有没有告诉他父亲不在家？”

“告诉了。他看上去有点失望，我请他进来，我说去打听一下他什么时候回来，”小女仆说；美国仆人不像别国的仆人，有时会显示出人情味来。

佩内洛普在镜子里照了照，脸上露出一丝感到有趣的表情。“好吧，”她最后叫了一声，同时从肩头解下薄围巾，科里打门铃时她正披着这条薄围巾埋头读书；“我下去。”

“是，”小女仆说。佩内洛普匆匆地把一头散发梳理起来。她把头发盘拢在小巧的头顶上，在颈部戴上一条亮晶晶的绯红缎带，刚好与自己浅黑色的肤色互相映衬。她在地毯上走过来走过去，纤小的身材流露出奇特的风度。她不满意地向镜子里

---

① 新斯科舍，加拿大地名。

做了下鬼脸，从一只抽斗里抽出一条手帕塞到口袋里，然后就下楼去见科里了。

在纳金广场的拉帕姆的客厅里可以看到好几种颜色，上校希望新房子的客厅里也用这几种颜色：门框和窗框涂成浅绿色，嵌板用了橙黄色，墙壁上糊的是色彩朴素的浅灰色墙纸，四周墙壁被镀金的凹凸线条分割成数大片，而四个角落则从上到下糊上宽条形的红色绒纸。巨大的吊灯由仿青铜铸成，壁炉上方悬挂着一面镜子，壁炉台面上铺的是四周饰有流苏的绿色棱纹平布；用同样布料做的厚实窗帘从窗上垂下，窗框上面则雕有镀了金的垂纹。色彩粗陋的绿地毯上织有小型图案，在拉帕姆太太买下时，波士顿一半的新造房子里都铺有这种款式的地毯。墙上挂了几幅灰白色调的风景画，画的是西部的高山深谷。上校和他的太太曾接到正式邀请坐火车到那些地方游览过。在面对方场的长窗前面有一群下跪的雕像。他们背向室内，窗外的人则可以看出这是一些表示信仰和祈祷的人形。在一个角落里有一组白色大理石雕像，表现的是意大利人心目中的林肯解放黑奴的业绩——黑奴和妻子看上去很像拉丁民族——，还有一只我们美国的白头雕在林肯脚边拍打着翅膀以表示支持。在另一角落里有一只南北战争前制作的放装饰品的小橱，它与上面说的那组雕像刚好对应。风景画、地毯和四周墙壁的色调本来就给人一种阴冷感，那组人像更加深了这种感觉，另一方面也使对比更加强烈，不过这种对比要等到拉帕姆难得有客人时才出现，这时吊灯灯火辉煌，壁炉中火光熊熊，风口传出的热量使空气仿佛在摇曳发颤。

科里从来没有进过这间房间，过去这一家人家总是在他们称为起居室的房间里接待他。他站在吊灯下面等着，那位女仆特地为他点燃了其中的一只单灯。佩内洛普先向起居室里瞥了

一眼，又向客厅里张望了一下，当她看到他时，原来脸上的微笑转成了噗哧一笑。

“我不懂怎么把你领到那儿去的，”她边说边把他领进较为舒适的起居室，“除非是阿莉斯以为你来这儿是为了接受审查。父亲还没有到家，不过我想他马上就到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迟了。那个小女仆有没有告诉你母亲和艾琳出去了？”

“不，她没说。你能见我太好了。”他看出来她并没有察觉他心中的喜悦之情，便不禁发出一声极轻微的喟叹声；只能在这种较低的水平上接触了；也许这样最好。“我盼望能和你父亲说几句话——我也希望，”他停了停，“今晚你的身体好一些了。”

“哦，是好一些了，谢谢，”佩内洛普这才记得昨天晚上借口身体不好才没去出席宴会。

“我们都惦记着你。”

“太谢谢你了！我敢说如果我去了你们就不会惦念我了。”

“哦，不，我们会惦念的，”科里说，“我保证。”

他们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说真的，我刚才还以为我在说正经话哩，”姑娘说。

“我也这么想，”年轻人答道。他们有点忘乎所以地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两人又变得一本正经似的。

他在她给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向坐在对面的她望过去。她坐在壁炉另一头一张较低的椅子上，双手放在膝头，她抬头看他时后脑勺刚好贴在肩背上。炉格上轻柔的煤火闪动着，发出低低的呜呜声，火光在她脸上投下柔美的光环。她垂下眼睛，马上又抬了起来向壁炉台面上的座钟投去漫不经心的一瞥。

“妈和艾琳去听西班牙学生音乐会了。”

“哦，真的？”科里问；他把手中的帽子放在椅子旁的地板上。

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朝它看了一眼，又同样不知道为什

么看了看他的脸，不禁脸色泛红。科里的脸色也有些泛红。她原来跟他在一起时觉得很自在，此刻却有点拘束了。

“你知道外面很暖和吗?”他问道。

“不知道;是很暖和吗？我整天没到外面去。”

“就像夏天的晚上。”

她把脸庞转向炉火，然后蓦地一惊。“可能你在这儿感到太热了?”

“哦，不，我在这儿很舒服。”

“我想这是因为过去几天的寒冷还停留在家里。你来的时候我正在看书，肩上还披了条围巾哩。”

“我打断了你。”

“哦，没有。我已经看完了。我只是再看一遍。”

“你喜欢读了再读吗?”

“是的，要是我真的喜欢这本书。”

“哪一本书?”科里问道。

姑娘迟疑了。“书名有点感伤。你读过吗？叫《泪珠，无端的泪珠》。”

“哦，读过;昨晚上他们还谈起这本书哩;这本书在女士们中间很流行。她们读了它心都碎了。你读了后有没有哭?”

“哦，一面读书，一面哭并不难，”佩内洛普笑着说;“那本书在主要情节出现之前还是很自然的。后来这个主要情节由于沾了书中其它部分的光也显得自然了;不过我看还是比较做作。”

“你是指她把心上人给了别人?”

“是的;只是因为她偶然得知这个别人先爱上了他。她干吗这样做？她有什么权利?”

“我不知道。我以为这种自我牺牲……”

“可是这不是自我牺牲——或者不光是自我牺牲。她把他

也牺牲了;而且为了一个远不能像她那样了解他的人。后来我想起我上次读那本书流泪的情景感到很恼火——我确实哭了。这是愚蠢——是邪恶,假如有人像那个女孩子一样行事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能让小说里的人物做合情合理的事情呢?”

“可能这样一来就不那么吸引人了,”科里微笑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无论如何这样写很新奇,”姑娘说。“但是我猜想现实生活里果真这样也很新奇,”她又补充一句。

“我不清楚。人们在谈情说爱时为什么不能理智些?”

“这问题很严肃,”佩内洛普庄重地说道,“我可回答不了。”其实对这问题的思索完全是她引起的,而他不过帮了句腔,她现在这样说却使他很尴尬;然而这也说明她终于又那么泰然自若了。“你是否欣赏我们的秋季展览?”

“你们的秋季展览?”

“广场上的树木。我们认为并不比乔丹—马什公司的开业典礼差。”

“我怕你不会让我一本正经地谈枫树的。”

“哦,我会的——如果你喜欢一本正经。”

“你不喜欢吗?”

“遇到严肃的事我就不喜欢。正因为如此我才为那本书流泪。”

“你什么都愿意开玩笑。昨天晚上艾琳小姐跟我谈起了你。”

“那我就没必要急于否认啰。我真得要好好说一说艾琳。”

“我希望你不要禁止她谈论你!”

她从桌子上拿起一把扇子,一会儿放在炉火和她的脸庞之间,一会儿又放在他与她之间。她那露出调皮、慵倦神情的小小

瓜子脸庞，配上盘在头顶上的一头暗黑色秀发，在昏暗的光线下很有些日本女子的风采，何况她又有一种任何处于幸福之中的女子都有的魅力。至于她是不是已察觉到了他所感受的一切那就难说了。他们又谈了一会儿别的事，后来她又回到他刚才谈的话题。她不再摆弄扇子，只从扇子边沿斜睨着他。"艾琳常谈论我吗?"她问道。

"我想——是的。可能是我常常谈起你。如果这不对，你该责备我，"他答道。

"哦，我没说这不对，"她回答说。"不过我希望如果你说我什么地方不好，你得让我知道，我可以改正……"

"不，不必改，真的!"年轻人喊了起来。

佩内洛普不禁屏了屏呼吸，接着坚定地说，"或者可以责骂你，说你不该说尊长的坏话。"她低头看着此刻平放在膝头的扇子，同时暗暗使劲不许头部发颤，谁知道这没用，她只得让头低下呆望着。他们的谈话又一次扯到别处去了，后来是他把话题拉回到他俩自己身上，仿佛他们从没谈过别的似的。

"我只能跟别人谈起你，"科里说，"因为我很少有机会直接跟你谈。"

"你是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把话都包了下来了?"她瞟了他一眼，不过她说"一起"这个词的时候脸刷地红了。

"我们很少在一起，"他仍然不肯罢休。

"我不懂你的意思——"

"有时我想——我怕——你是在躲我。"

"躲你?"

"是啊！不想跟我单独在一起。"

她本来可以说她没有必要跟他单独在一起，他有这种看法很奇怪。不过她没说。她只是低头看着扇子，接着她抬起涨红

的脸看了一眼座钟。“妈和艾琳没见到你会感到遗憾的，”他喘着气说。

他顿时站了起来向她走过去。她也站起身来，机械地伸出了手。他握住她的手仿佛想说晚安。“我不是要赶你走，”她恳切地说。

“哦，我不走，”他简短地答了一声。“我想说——想说是我请她谈论你的。想说我——我有句话想跟你说；我对自己说了又说，甚至我有个感觉，好像你一定已经知道了。”她站着一动不动，任凭他握住自己的手不放，只是用一种迷惑不解的凝视的目光向他的脸庞发问。“你一定知道了——她一定已经告诉你了——她一定已经猜到——”佩内洛普脸色煞白，可是表面上还在竭力抑制那使得心脏怦怦乱跳的恐惧感。“我——我没想到——我本来是想见你父亲的——可是不管怎样，我一定得说——我爱你！”

她用力把那只被他用双手握住的手缩了回来，往边上一跃，遂即退到了房间的另一头。“是我！”不管她心中隐隐约约闪现过什么潜在的喜悦之情，他的话只能带给她无限的沮丧。

他又向她走去。“是啊，是你。还有谁呢？”

她使了个哀告的手势阻止了他。“我还以为——我——是——”

她紧闭双唇，只是呆呆地看着他，而他则惊愕得一言不发。接着她的话又飞到耳边，声音微微打颤。“哦，你干了些什么呀！”

“凭良心起誓，”他窘笑着，“我不知道啊，我希望没闯祸吧。”

“唉，别笑了！”她叫道，接着又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除非你想要我把你看成世界上第一号可怜虫！”

“我？”他应声说。“看在老天份上，请告诉我你在说些

什么!”

“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你能说——你能凭良心说——你——说你从来想到的不是——你想到的是我——一直这样?”

“是啊!——是啊!还有谁?我上这儿来是想见你父亲,告诉他我希望对你说这句话——请求他——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你一定已经知道了——你一定已经看到了——该你回答我。我知道我太莽撞了,我使你受了惊;但是如果你爱我,你是能原谅我的,因为我爱了你这么久才说这句话的。”

她双唇微启地凝视着他。

“哦,上天可怜我吧!我该怎么办?如果这是真的——你所说的——你一定得走!”她说道。“你再也别来了。你能保证吗?”

“当然不能,”年轻人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保证——绝对错误的保证?如果你不爱我,我可以服从——”

“哦,我不爱!真的我不爱!现在你能服从吗?”

“不,我不相信你。”

“哦!”

他又抓住她的手。

“亲爱的——我最最亲爱的。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不能说?不可能跟你自己有关吧。如果跟别人有关,那么不管是什么,这丝毫也不可能影响咱们。我非常愿意做我一切能做的事来证明什么也不可能改变我对你的爱。”

“哦,你不懂!”

“我是不懂。你得告诉我。”

“我绝对不说。”

“那么我就留在这儿等你母亲来,我会问她是怎么回事。”

“问她?”

“是啊！难道你以为我会这样糊里糊涂地把你放弃了？”

“是你强迫我这样嘛！如果我告诉了你，你能不能离开这里，永远不让任何人知道你对我说过那些话？”

“你不让我说我就不说。”

“永远不会让你说的。好吧——”她停了停，好几次想从头说起，可是都开不了口。“不，不行！我没法说。你一定得走！”

“我不走！”

“你说你——爱我。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走。”

他伸向她的手垂了下来，而她则把手捂住了脸。

“就这样！”她霍地转身面对着他。“到那儿坐下！你能不能保证——以你的荣誉担保——再不说——再也不想说服我——不——碰我？你绝不碰我，好吗？”

“我听你的，佩内洛普。”

“就像你再也不打算见我？就像我快要死了？”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我还要来见你；此外，别说什么死啊。生活刚刚开始呢——”

“不对，已经结束了，”姑娘说此话时终于又回复到她那嘶哑的拖音了；原来由于感情的激荡那拖音被分割成表达含混的祈求声。她也坐了下来，抬起头，面对着他。“对我说来，生活结束了，因为我现在才知道一开始我就在弄虚作假。你不会知道我的意思，我也决不会告诉你。这不是我的秘密，这是别人的秘密。你——你不能再到这儿来了。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你也不必打听。你能答应吗？”

“你可以禁止我。我只好听你的。”

“那我就禁止你。你也不要以为我心狠——”

“我怎么会那样想呢？”

“咳，你真令人为难！”

科里因绝望反倒苦笑了一声。“如果我不听你的话，是不是就不那么为难？”

“我知道我说话疯疯癫癫的，但是我还没有疯。”

“当然，当然，”他发了狂似地想安慰她；“不过还是把这件为难的事告诉我吧。天下没有任何灾难，任何悲痛，是我不愿意和你一起分担的，如果有可能我愿意一人承担！”

“我知道！可是这个你不行。唉，我的——”

“最最亲爱的！等一等！再想想！让我问你的母亲——你的父亲——”

她喊了一声。

“不行！如果你那样做，你会让我恨你的！请你——”

传来了大门口钥匙的格格开门声。

“保证！”佩内洛普高声道。

“噢，我保证！”

“再见！”她冷不防伸出双臂抱住他的头颈，用脸颊紧紧贴住他的脸，当她父亲从一个门口走进房间时，她连忙闪出了另一扇门。

科里昏昏然地转向拉帕姆。“我——我来是想跟你说——说一件事——可是现在太晚了。我——我明天再见吧。”

“要说就现在说，”拉帕姆说话时的恶狠狠的模样似乎并不跟科里有关。他的帽子还未脱下，一双蓝眼睛虎视眈眈地，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放了一把火。

“我现在实在没法说，”科里有气无力地说。“明天说一样嘛，晚安，先生。”

“晚安，”拉帕姆生硬地说。他送他到大门口，等他走后随即把门关上。“我看今天晚上差不多人人都见到鬼了，”他嘟哝着走回房间把帽子脱下，接着他走到通厨房的楼梯口喊道，“嗨，阿

莉斯！我想吃点东西！”

# 十七

“为了什么原因这两个姑娘就再也不肯下楼来吃早饭了？”早晨，拉帕姆在餐桌边与太太见面时说。他起床已经一个半小时，还没有用早餐，说的话硬邦邦的，肚子饿的人往往会这样。“她们会有什么出息！看看我吧，我这么一把年纪，在家里是第一个起床。每天早晨六点一刻我打铃通知厨师，早餐准七点半上桌，精确得像钟表一样，可是我上班前除了你以外谁也看不到。”

“哦，别那样说，赛，”太太劝慰他说。“姑娘们差不多每天早晨下楼吃早饭。要知道她们还年轻，要她们早起她们会感到累的，比不得咱们。”

“她们过会儿也可以休息的嘛。她们起床后什么也不做，”拉帕姆嘟哝着说。

“啊，那是你的过错了，对不对？你何必赚这么多钱呢？要不她们就得找工作了。”她揶揄了拉帕姆的勤劳习惯后又继续为年轻人辩解。“艾琳接连两个晚上都进了城，佩内洛普说身子不舒服，你何苦跟孩子们发脾气？是不是做了什么使你脸红的事？”

“我做了什么丢脸的事，我会告诉你的，”拉帕姆低声抱怨说。

“啊哟，你不会说的，”妻子兴高采烈地说。“你只会对我们耍脾气。好了，好了，赛；是怎么一回事？”

拉帕姆紧皱双眉，眼睛直瞪着咖啡，在郁郁不欢的神情中流

露出几分威严，他并不抬头，只是说了句："我在寻思那家伙昨晚上来这儿干吗？"

"哪个家伙？"

"科里。我回家时看到了他，他说他想见我，可是又不想留下来谈。"

"他在哪儿？"

"在起居室。"

"佩在那儿吗？"

"我没看见她啊。"

拉帕姆太太顿了一顿，手仍搁在奶酪瓶上。"呃，他究竟想要什么？他说了他要见你？"

"他是这么说的。"

"后来又不肯呆一会儿。"

"是啊。"

"好，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吧，赛拉斯·拉帕姆。他到这儿来"——她环视了一下四周后低声说道——"见你是为了艾琳。谁想到他又没有勇气。"

"我看他无论干什么都挺有勇气的，"拉帕姆沉着脸说。"我只知道他来过了。你最好问问佩，可能她下来接待过他。"

"我看还是不等她了，"拉帕姆太太说；等到丈夫离开了家把前门关上后，她把大女儿的房门打开，突然走了进去。

女儿坐在窗台前，穿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她已经坐在那儿很长一段时间了。她并不起立，只是把脸转向母亲。由于她背着阳光，母亲并不能从她罩着阴影的脸庞上发现什么。她向她走去，口中发出一连串的问题。"啊哟，你已经起来多长时间了，佩？你为什么不来吃早饭？科里先生昨晚上来的时候，你见到他了吗？唉，你怎么回事？你在哭什么？"

“我哭了吗?”

“是啊,你腮帮上湿淋淋的!”

“我还以为着了火呢。好吧,我告诉你出了什么事。”她站起身又马上倒在椅子上。“把门锁上!”她的命令被母亲机械地执行了。“我不要艾琳上这儿来。没什么大事。只是科里先生昨晚上向我求婚了。”

母亲直愣愣地,不知所措地看着她,她的神色与其说是惊愕,不如说是沮丧。

“唉,我又不是个鬼! 我倒巴不得是个鬼哩! 你还是坐下吧,妈。这事我一点也不想瞒你。”

拉帕姆太太丧魂落魄地向另一座窗台前的椅子里一倒。在女儿讲述时,她呆呆地坐在那儿仿佛丧失了讲话或活动的能力。女儿讲得不急不忙,她只是扼要地把紧要的地方说了说,有时还插进一两句苦涩的玩笑话。

“好,这就是一切,妈。如果我昨晚上睡着了我会以为这是个梦;不过看来这是真的。”

母亲向床上看了看,她很愿意在枝节问题上说几句关心的话,这样她可以拖延一下时间:“啊哟,你整个晚上都没睡啊! 你不要命了?”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命,反正我一夜都没睡,”女儿回答道。看到母亲还是愣着不语,她问道。“你为什么不责备我,妈? 你为什么不说我在引逗他,想从她身边夺走他? 你难道不相信我是这样做的?”

母亲并不回答,可能她认为这些自谴自责的叫喊并不需要回答。“你是不是认为,”她只是问了句,“他看出来了你是在爱他?”

“他知道的! 我怎么能瞒得过他? 我说过我不喜欢他——

那是在开始!”

“这没用,”母亲叹息道。“你还不如说你喜欢。如果你说不,那对艾琳并没有任何好处。”

“我一直在想法促成她与他之间的关系,虽然我……”

“是的,我知道。不过她配不上他。一开始我就看到了这点;可是我却闭上眼睛。而当他老是上咱们家来——”

“你就从来没想到我!”女儿怨愤的喊叫声刺痛了母亲的心。“我什么也不是! 我没有感情! 没有人能爱上我!”在她的灵魂之中,绝望、得意、怨愤、憎恶等交织成乱丝一团,而这又不得不在语言中表达出来。

“是啊,”母亲低声下气地说。“我没有想到你。或者说我考虑得不够。有时我确实想到可能——不过看上去不像——而你又这样出面帮助艾琳——”

“是你让我出面帮她的。你老是让我替她出面跟他谈话,你从不想想我会不会为了自己跟他谈话。当然,我没有这样做!”

“这是我的报应。你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了他?”

“我怎么知道? 这又有什么关系?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什么时候开始又有什么要紧? 他再也不会来了,除非我让他来。”她情不自禁地对自己的这点权威流露出得意的心情,不过她接着又颇为焦急地说,“你怎样对艾琳说呢? 我这一头不会对她有什么威胁,可是万一他不爱她,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拉帕姆太太说。她只管呆呆地坐着,似乎无法振作起来。“我看不出还能做些什么。”

佩内洛普笑了,她的哭声里既有怜悯,也有嘲讽。

“好吧,就让这事自然发展吧。可是已经没法自然发展了。”

“是啊,没法自然发展了,”母亲附和说。“她人漂亮,又能干,你父亲又有钱——瞧我在说些什么! 她配不上他,根本就配

不上。我一直有这个感觉，可是我就是紧闭双眼，不肯看一看。”

“如果他确实爱她，”佩内洛普说，“她配得上配不上就不是个大问题。我也配不上他。”

母亲只顾自己说下去：“我本来应该看得出来是你，可是我的脑子僵化了——哼！现在我看得一清二楚了，只是已经太晚了。我可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要我怎么办？”姑娘追问道。“你难道要我上艾琳那儿去告诉她，我已经把他从她身边夺走了？”

“哦，上天啊！”拉帕姆太太喊道。“我该怎么办？你要我做些什么，佩？”

“不用为我操心，”佩内洛普说道。“我已经想通了。现在你还是尽力为艾琳操心吧。”

“如果你今天跟他结婚，我也不能说你做错了。”

“妈！”

“是的，我不能这样说。我只能说你一直就是个好孩子，总为家里着想，你完全有权利这样做。谁也不应该受到责备。他的行为很合乎一位绅士的身分，现在我看到了他从来没有想到她，他从头到尾想到的都是你。行，嫁给他吧！他有这个权利，你也同样有。”

“艾琳怎么办？我不愿意你光谈我。我能照顾好自己。”

“她只是个孩子。对她说来这只是幻想。她会想通的。她的心并没有真正放在他身上。”

“她的心放在他身上了，妈。她整个生命都放在他身上了。你是知道的。”

“是啊，是这样，”母亲改口的速度之快，仿佛表明她一直争辩的正是这种看法，而不是与此相反的看法。

“如果我能把他让给她的话，我愿意。可是他又不是我的什

么东西可以随便给人。"在一阵突发的绝望中她又添了这么一句："他也不是什么我能够珍藏的东西！"

"好吧，"拉帕姆太太说，"她不得不忍受了。我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但是该忍受的她还是得忍受。"她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佩内洛普惊慌地赶了上来。"你不是去告诉艾琳吧？"她大口喘着气，双手把母亲的两肩抓住。

"是的，我是准备告诉她，"拉帕姆太太说。"如果她已经长大成人，她能够忍受一个女人的重担。"

"我不让你去告诉艾琳，"女儿把脸偎依在母亲的脖子上。"艾琳不行，"她呜咽地说。"你去说我会害怕的。我怎么还能跟她见面呢？"

"啊哟，你又没做什么错事，佩，"母亲安慰她说。

"我想过的！是了，我一定做过什么。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开始我确实喜欢他，我也一定曾经努力让他喜欢我。你认为我这样做过吗？不，不！你不能告诉艾琳！不——现在不行！妈！是的！我确实想把他从她那儿夺过来！"她抬起头喊了起来，蓦地她一双模模糊糊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母亲的脸。"你怎么想的？甚至在昨天晚上！那是我第一次和他单独在一起，只有我们俩，现在我才明白当时我只是设法让他看到我长得漂亮——又能开玩笑。我没有设法让他想起她来。我看到他很高兴，我就加劲使他更高兴。可能我有办法不让他说出他爱我这样的话来，可是我一看出来他爱我——我当时一定看出来了——我就不能那样做了。过去我们从没有单独在一起，我完全可以不去见他的，可是我想见他；当时就我们俩坐在一起，我怎么知道我干了些什么蠢事使他感到我是爱他的？现在你还会去跟艾琳说吗？我从不曾想到他会爱我，我也没有这样指望过。可是我喜欢他。是的——我的确喜欢他！就把这告诉艾琳吧！

要么我去说。”

“这等于告诉她他已经死了，”拉帕姆太太心不在焉地说。

“那就简单了！”姑娘自嘲地说。“可是这比他死更糟，他显得更坏，我也是一样。我已经翻来覆去地考虑了千百次了，妈。我已经从一切你可能想到的角度考虑了这个问题，结果是无论怎么样也逃不出痛苦两个字。你多一眼看到的就是痛苦，然后再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看，最后不多不少还是痛苦这两个字。”她又笑了起来，似乎这种毫无一丝希望的境地反倒令她感到可笑。接着她又飞步走向另一个极端——自己的权利寸步不让。“呃，我有权利得到他，他也有权利得到我。如果他从来不曾做过能令她认为他爱她的事——而我知道他从来没有，那一切都是庸人自扰罢了——他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不管我们怎么样做，我们也没法使她快乐，我为什么就不能——不行，那不行！这我早就考虑过了！”她又绝望地笑了起来。“你可以试试看嘛，妈！”

“我得先跟你父亲说——”

佩内洛普凄然一笑，那凄凉之情比方才的放声大笑又添了几分。

“对了，是啊，上校应该知道啊。这件麻烦事本来不光牵涉到我嘛。看来跟许许多多人有关。”

她母亲见她说话又像往常那样诙谐，不禁有点盲目乐观起来。“可能他会想出什么点子来。”

“哦，我毫不怀疑上校会知道该怎么办！”

“你不要太灰心了。这件事——这件事会得到解决的。”

“你就这样对艾琳说吧，妈。”

拉帕姆太太已经把手放在门口的钥匙上，这时她又垂下手，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女儿，仿佛要从她那儿得到自己无法想象的

慰藉。“别看着我，妈，”佩内洛普摇摇头说。“你知道要是艾琳没有明白这一点就去死，那我就太不应该了。”

“佩！”

“我读到过这样的故事：一位姑娘放弃了爱她的男人，为的是成全那个男人并不爱的另一位姑娘。这是能做到的。”

“你父亲会认为你是个傻瓜，”拉帕姆太太由于自己对这种假仁假义深表憎恶反倒感到这对她是一种庇护。“不行！如果有人要放弃什么，就让只给本人带来痛苦的人放弃吧。这个世界上麻烦和悲哀已经够多了，不能再有意制造了。”

她打开了锁，不料佩内洛普闪了过来用身体顶住门。“不能让艾琳放弃什么！”

“我得见见你父亲再说，”母亲说。“现在让我出去——”

“别让艾琳上这儿来！”

“我不会的。我会跟她说你一夜没睡。现在去睡吧，得休息一会儿。她自己还没起床哩。你得吃点早饭。”

“不用了，我睡得着就睡一会儿。醒来以后再吃点好了。如果睡不着我会下来的。日子还得过嘛。即使家里死了人，别人也得生活下去，这不过比死了人还糟那么一点儿罢了。”

“别胡说了！”拉帕姆太太怒气冲冲的叫声说明她还是有权威的。

“那么，就好那么一点儿吧，”佩内洛普柔顺地做了让步。

拉帕姆太太想说些什么，可是又说不出。她出来后把艾琳的房门打开。姑娘昏沉沉地从枕上抬起了头。“你起来后别去吵醒姐姐，艾琳。她没睡好——”

“请别说话了！我简直困死了！”艾琳答道。“你走吧，妈妈！我不会去吵她的。”她转过脸扑在枕头上，接着把被子拉上来盖住耳朵。

母亲慢慢把门关上后下了楼。她感到迷惘、困惑，简直一动也不想动。如果在过去，她也许会设法找出她怎么会遭到这种报应的原因。可是现在她并不感到别人无辜遭难是因为她的过错；她本能地回避这种对痛苦和挫折之谜的解释，那种解释是错误的，而且太无情，又把什么都揽到自己身上。她看到她的两个孩子命中注定要遇到无法逃避的痛苦，而她同样爱这两个孩子，虽然方式不一样；她不能责怪任何一个，她也不能责怪把痛苦带给她们的媒介人，他跟她们一样是无辜的。现在事情还刚开始，她的心虽然对他有反感，却还是能公正对待他。她这个女人过去一直靠刻苦努力才能分辨方向，以前她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劳动；谁想到发财也带来了祸害，我们从此不必劳动了，于是那扇通向精神健康和希望的门也就关上了。在这幢房子里，事事都有人替她去做，她竟找不到活干，否则可以缓冲一下绝望对她的冲击。她到自己房间里坐下，两手垂在膝头——这双手过去曾那么顶用，那么忙碌——设法把这件事想清楚。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历史上曾有这样一种假设，认为命运之神把灾祸降临到人身上时并不考虑谁有罪，谁无罪，后来才逐渐有人相信灾祸是惩罚；不过她虽然头脑单纯，却也认识到这里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作怪。她和难题搏斗以后站起身来，自言自语地说，"唉，这里有鬼。"不管朝什么方向看，她也找不到逃脱灾祸之路——这灾祸已经降到佩内洛普和她身上，马上就要降到艾琳和她父亲身上了。当她的思绪确定无疑地转向丈夫时，她不禁一惊，她想到这件事一定会使他那粗壮有力的身躯中每一根肌肉纤维都猛烈地抖动。她害怕这样的反应，她更害怕比这更糟的事——他的自尊心和雄心大志会在这件事上面火上加油。她之所以感到她恨不得马上跟他商量一半是因为害怕这种后果，一半也是因为女人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最后还得向丈夫求助。她考虑到他可能会

作出什么错误反应之后，感到仿佛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而她正迫不及待地要预先制止他的错误。

她派人去叫了个送信的人，让他送张条子到办公室去："赛拉斯，今天下午我想和你一起赶马车出去兜风，你能不能早点回家？珀西斯。"她和艾琳两人吃午饭，有关佩内洛普的问题都避而不答。这时回条来了，说他在两点半坐马车回家。要摆布一个脑子里只有单一想法的姑娘并不是件难事，不过虽然拉帕姆太太能够想法在佩内洛普怎样了结这个问题上脱身，她却无法不看到艾琳脑子里完完全全装的是虚假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她还在一个劲儿地谈那次宴会，别的什么也不谈，目的只是为了听到恭维自己和称赞科里的话，这些话她母亲本来是很愿意说的。

"我觉得你不大感兴趣，妈妈！"谈了一会儿她涨红着脸笑着说。

"不——不，我很感兴趣，"拉帕姆太太分辩说，接着姑娘又唠叨了起来。

"我想要买南妮·科里头上戴的那种发针。我看挺适合我戴的，你说是吗？"

"是的；不过，艾琳——我不喜欢你这样说个不停，除非——除非他说了些什么明确的——你不要老在想——"不想姑娘听了这话脸色惨白，眼神中满是责备的神气，她只得发了狂似地连忙说道："行，把发针买来。对你很合适嘛！不过别去佩内洛普的房间。我回来以前就让她一个人呆在那儿。你吃好了吗？那么打铃吧。你那天看到的扇子也把它买来吧。你父亲不会说什么的；他喜欢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天晚上我看到有一半时间他是在看你。"

"我要佩和我一起去，"艾琳说；"这些中听的话又使她回到

她通常那种既稚气又自私的心理状态。你看她会不会很快起床？她怎么会一夜没睡？”

“我不知道啊。随她去吧。”

“好吧，”艾琳顺从地说。

# 十八

拉帕姆太太走了开去。她戴上女帽，穿上披风，站在窗口等着。不一会儿她丈夫就赶着马车回来了。她打开门，奔下台阶。“别下车，我自己能上来，”她攀到他身旁坐下，他则正在用声音和抚摸设法让牝马安静下来。

“你要我上哪儿？”他边倒车边问道。

“哦，随便。我看往布鲁克莱恩方向走吧。我希望你别赶这匹笨马啦，”她气呼呼地往边上一靠。“我想和你谈一谈。”

“要是我不能一边赶马一边谈话，我还不如干脆把马全卖了，”拉帕姆说。“它转过身来就会安静下来的。”

“好吧，”太太说；当他俩驱车穿过市区往磨坊坝驰去时，她回答了他问的有关新房子的几个问题。

“我看你就在那儿下车吧，”他说，他们这时已经到了灯塔街。谁想到她的回答“今天不去”来得如此之快他只好放弃这个想法，把马车转向西面驰去。

他松开缰绳，一直到布赖顿公路才收紧。他们沿着布鲁克莱恩区的静谧的街道驰行，两旁低垂的树枝在街中心交叉，沿街是一座座石砌平房，在它们的北墙上茂盛的爬山虎东一片西一片的，这些房子在秋天树叶的严峻目光下竭力显示自己的英国风度。马蹄下的平滑泥路上撒满了红色的或金黄色的片片落

叶,周围的空气也因此而显得亮亮堂堂。如果朝前望去,那丰富多彩的色调使人心旷神怡。

“挺美吧,”拉帕姆一声长叹,同时松开手中的缰绳,那匹牝马就是靠他那只时刻警觉的手来管束的。“珀西斯,我想跟你谈谈罗杰斯。他越来越想依赖我,昨晚上他缠得我好苦,一定要我跟他合伙干一项计划。我不是在怪谁,可是我对罗杰斯不那么放心。昨晚上我把这跟他实说了。”

“唉,别跟我谈什么罗杰斯!”妻子打断了他的话。“世界上有的事比罗杰斯重要得多,甚至比你的生意也重要得多。好像你别的什么都想不起来,就知道他和新房子。你是不是以为我跟你出来是为了和你谈罗杰斯?”她责问的口气使人想起妻子常常认为必须让毫无责任的丈夫为她的痛苦也受些罪。“我说的是……”

“好,说下去,来吧,”拉帕姆说。“你想谈什么? 我在听呢!”

太太先说了这么一句,“嗯,是这么回事,赛拉斯·拉帕姆!”接着又中止了话头说道,“唉,你现在得等一等——这件事本来就难说,而你又在打岔。”

拉帕姆一声不吭地等待着,手中不住地翻动着马鞭。

“你是不是以为,”她终于问道,“小科里来我家是为了见艾琳?”

“我不知道我以为什么,”拉帕姆绷着脸答道。“你一直是这样说的嘛。”他的锐利的目光从低垂的双眉下直视着她。

“唉,不是的,”看到丈夫脸上阴沉沉的深蹙着眉头,她说道,“我对你说,如果你这样烦躁,我就一个字也不说了。”

“谁烦躁啦?”拉帕姆恶狠狠地反驳道。“你究竟要说什么?”

“我要你保证你听的时候不出声。”

“只要你说,我会耐心听完的,可你又不说。我可是一个字

也没说。"

"好,我可不愿意我一讲你就暴跳如雷,怒容满面,仿佛脸上布满了乌云。我忍到了现在,你也得忍着点。"

"好啊,就让我试试吧。"

"我看这件事不能怪谁,惟一的问题是怎样做才最妥善。我们只有一条路;如果他不爱那孩子,谁也不能强迫他。既然他来不是为了见她,那就不是吧;别的我们也无话可说。"

"不,那不行,"拉帕姆嚷了起来。

"瞧你!"太太不满地说。

"如果他来不是为了见她,他来干吗?"

"他来是为了见佩!"太太高声道。"现在你可满意了吧?"她的口气像是在说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可是见他脸上强烈的感情此起彼伏,她才完全领悟这件事多么棘手,她不禁颤抖了,在她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已找不到她原先佯装的愤怒。"哦,赛拉斯! 我们怎么办? 我就怕这会毁了艾琳的。"

拉帕姆用握着缰绳的左手把松松地套在右手上的赶马手套扯下。他用它擦了擦前额,然后把收集来的水分甩掉。有一两次他大口喘着气,犹如一个人本来冥想着正在跟优势力量搏斗,但后来又不得不无所作为,任其摆布。

方才她妻子还感到需要刺痛他一下,这时却感到需要安慰他了。"我不是说最后结果一定凶多吉少;我只是说我现在面前找不到一条路。"

"你怎么会想到他喜欢佩,"他轻轻地问道。

"昨晚上他对她说的,今天早晨她把这告诉了我。今天他来上班了吗?"

"是啊,他来了。我自己在办公室里没坐多少时间。他对我没说什么。艾琳知道了?"

"没有;我走的时候她正准备去买东西。她想买一只南妮·科里戴的那种发针。"

"哦,上帝啊!"拉帕姆难过地说。

"可能一开始就是佩,也可能开始后不久。我不是说一开始他没有被艾琳吸引住,只是他认识了佩以后,心中就只有她了。我们则鬼迷心窍,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好几次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爱艾琳;不过我得承认,他这样频繁地上我们家里来,我却从来没有想到佩;到了最后我没法不相信他确实爱上了艾琳。你有没有想到他有可能在追求佩?"

"没有。我相信你的话。我以为你很清楚。"

"你责怪我吗? 赛拉斯?"她胆怯地问。

"不,责怪有什么用? 咱们的心还不都是为了孩子好? 如果不为孩子,又为了什么呢? 咱们一生做牛做马就是为了她们。"

"是的,我知道。很多人丢了自己的孩子,"她提醒说。

"是啊,不过这样想并不能使我好受些。我不是个幸灾乐祸的人。假如咱们的孩子死了,而有人在为自己的孩子活着而庆幸,你会好受吗? 不,我做不到。现在这样在某些方面比死还糟。人死是常有的事,过段时间别人就淡忘了;这种事好像来了就再不肯走。我琢磨,人人都在劫难逃。假定我们不让佩接受他的爱情,这对艾琳又有什么好处呢? 别人又不要她。又假定我们不许他爱任何一个,难道那就顶用了?"

"你讲起来,仿佛咱们的话别人都得听似的,"拉帕姆太太嚷了起来,"佩内洛普知道自己的妹妹爱上那个人,她也一直以为那个人爱她的妹妹,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跟这样一个男人相爱,和他一起幸福地生活吗? 难道佩内洛普·拉帕姆是这样的一个姑娘吗? 难道你不认为,只要她还有一口气活在这世界上,她就会常常想起过去她是如何为他的事逗艾琳(这是我耳闻目

见的),还用自己对这件事的猜测竭力使艾琳相信他是在爱她?这简直是荒唐!”

拉帕姆看来完全被这种推理击败了。他那硕大的脑袋低垂在胸前;缰绳在一动不动的手中松松地躺着,任凭那牝马自由自在地迈步。最后他抬起面孔,把厚实的下巴咬得紧紧的。

“唔?”妻子胆战心惊地问道。

“这个,”他答道,“如果他要她,而她也要他,我看不出这些顾虑有什么关系。”他只是直愣愣地注视前方,并不看他妻子一眼。

她把双手往缰绳上一按。“好,你就在这儿停下,赛拉斯·拉帕姆!如果我想到——如果我真的相信你竟会情愿任凭那可怜的孩子心碎,而让佩由于嫁给一个实际上杀害了自己妹妹的男人而蒙受耻辱,只是为了你想要布鲁姆菲尔德·科里的儿子做你的女婿……”

拉帕姆转过脸朝她看了一眼。“还是别相信吧,珀西斯!加把劲!”他向牝马叫道,目光却并不扫向马,只见那匹马向前一跃。“我看,在这个问题上你在想入非非了。”

“嗨!”他前面一个人嚷道。“你这家伙往哪儿赶车?”

“你想要杀人吗?”太太尖声叫了起来。

两辆车轻轻一撞时牝马忙往后缩,总算把车轮跟拉帕姆撞上去的那辆敞篷马车的车轮分开。他向车主连声致歉;这次事故反倒使夫妻俩的紧张心理松弛了,方才他们已经到了互相伤害的地步,这时他们各自退得远远的,要知道这桩两人都有份的倒霉事的起因却是他俩一心一意为孩子谋幸福啊。

还是拉帕姆重新拾起话头。“我怕咱们俩都不能正确地对待这件事,因为我们被卷在里面了。我希望上帝能让我们找到一位我们能讨教的人。”

“是啊，”太太说，“可是没有人啊。”

“呃，这可难说，”拉帕姆过了一会儿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不去和你的教会里的牧师谈谈呢？也许他能指点一条出路。”

拉帕姆太太沮丧地摇了摇头。“不行。我跟教会的关系从来不很密切，我并不认为我有权从他那儿得到帮助。”

“只要他是个真正的人，真正的布道者，你就有权指望他帮助你，”拉帕姆尽力劝说道；可是下面一句话把他的正当理由搅和糟了，“我捐了不少钱给他的教会呢。”

“那算得了什么，”拉帕姆太太说。“我和朗沃思博士并不熟，可是跟他太熟也没有用。不行；如果我去请教别人，我倒愿意请教一位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不过又有什么用呢，赛？对这件事，谁也不能提供给我们什么新看法，因为事实摆在那儿；即使他们有新点子也不会中我的意的。”

这番话把这一天白天的轻柔之美一笔勾销，同时也更加沉甸甸地压在他们心上。有无数次他们不愿再谈此事，可是每次又重新回到这个题目。他们赶着马车不停地走啊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赛，”妻子说；他不发一言地把马车掉了头，不料她把面纱向下一拉，便低声啜泣起来，不时伴随着又轻又短促的抽搭声。

拉帕姆催促牝马迅速往回家的路上赶。他看到妻子终于停止了哭泣，正在翻找口袋，就柔和地说，“就用我的吧，珀西斯，”一面把手帕递了过去。她接过后用它擦干了泪水。“那天晚上有一个人，”他再次开口说话时妻子正靠在背垫上，神情平静而颓丧，“他的仪表我很喜欢，他给我的印象不比任何人差。我看他这个人不错。就是那位休厄尔先生。”他看了看妻子，她却一言不发。“珀西斯，”他接着说，“我不能这么悬在半空中就回去，

这我受不了。我也不忍心看到你这样。”

“这又什么办法呢，赛，”妻子怀着感激的心情柔声答道。拉帕姆呻吟了一声。“他住在哪儿?”她问。

“在博林布鲁克大街。他给了我门牌号。”

“唉，不会有什么用的。他能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哦，我不知道他能说什么，”拉帕姆灰心丧气地说；两人又一言不发，直到马车穿过磨坊坝来到两旁都是一幢幢房屋的市区街道上，他们才打破了沉默。

“别从新房子的那条路上走，赛，”妻子恳求道。“我看了会难受的。就去——去博林布鲁克大街吧。我们不妨就看看他的住处。”

“好吧，”拉帕姆说。他策马缓行。“就是这幢，”他终于把马勒住，用马鞭指着说。

“不会有什么用的，”妻子说，他不仅理解她的用词，更理解她的口气。他把牝马驱向人行道旁。

“你拿一会儿缰绳，”他把缰绳递给妻子。

他下了车去按门铃。门开以后，他回到车边把妻子搀扶下车。“他在家，”他说。

他把拴马铁从车座下取出，把它连结在马嚼子上。

“你说它这样受得了吗?”拉帕姆太太问。

“可以，受不了也没关系。”

“你不怕它会感冒吗?”她并不让步，实际上想拖延时间。

“随它去!”拉帕姆说。他把妻子颤抖的手往自己的胳膊底下一放，硬是把她拉到了门口。

“他会以为咱们是疯了呢，”她喃喃地说，这时她感到已无自尊心可言。

“唉，就算疯了，”拉帕姆说。“对他说我们想单独见他一会

儿，”他对扶着半开的门的女仆说。她于是把他们引进会客室。在他们之前很多忧心忡忡的新教徒早就把这间房间当做他们的忏悔室，这些被重负压得透不过气的人来的时候，总以为天地之间只有他们在受苦受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得吃很长时间的苦才能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受苦大集体中的一员，而自从创世纪以来，苦难就无情地不断地重复。

牧师进来后，他们非常不愿意碰一碰自己的痛处，仿佛这是奇耻大辱；不过最后拉帕姆还是说了。在牧师同情而虔诚的目光下，他把这件事讲得清清楚楚。他的陈述中含有一种单纯的尊严，而在他笨拙的歉意十足的开场白里却缺少这份气派。他没提科里的名字，但是却并不想隐瞒此事与他自己、他妻子以及两个女儿有关。

“我知道我毫无权利来麻烦你，”正当休厄尔思考这件事时他说，“我也知道我并没有得到允许就这样来了。可是，我觉得你——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说过什么——你是能帮助我们的，我也是这样跟我妻子说的。可能对她没说那么多，这只是我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来了。如果这样不妥当……”

“不，”休厄尔说，“没什么不妥当。你们来我很感激——因为你们信任我，把自己的困难告诉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为难的时候，这时就必须找到能帮助我们的人。如果有人在这种时候来找我，我感到可以肯定我并没有白白来到这个世界——即使我只能表示一下怜悯或同情。”

这些深情厚谊的话如此质朴、诚挚，以至于这两个充满悲哀的可怜虫，不可能对其中的欢迎含意有所怀疑。

“是啊，”拉帕姆嘶哑地说，他太太在面纱下又拭起眼泪来。

休厄尔沉默不语，他们则等他开口。“我们之所以能相互帮助是因为旁观者清嘛。我们对别人的罪孽和错误比对自己的能

更宽容些——而这总是比较公平的;对别人的痛苦我们也能用更明智的眼光去看待。"这些话他是对着拉帕姆说的,接着他转向他太太说,"如果有人以同样的难题来求助于你,你会怎样想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懂你的意思,"拉帕姆太太嗫嚅地说。

休厄尔重复了一遍他的话后又加上一句:"我是说,如果别人处在你的地位,你会怎么说呢?"

"还有别的可怜虫会落到这样的境地?"从她的怀疑中可以听出哀伤。

"天底下一切难题都并不新鲜。"

"哦,如果是别人,我会说——我会说——唉,当然! 我会说他们的责任是让——"她顿了顿。

"让一个人而不是让三个人痛苦,既然谁也不能怪谁?"休厄尔提示说。"那是明智,是公正,让最少的人痛苦是很自然的想法,也是我们无法摆脱的想法,我们想摆脱只是因为我们被传统任意摆布,而所谓传统不过是最浅薄的感伤情绪罢了。请告诉我,拉帕姆太太,你最初了解情况以后有没有过这种想法?"

"唉,有过的,在脑中闪了闪。只是我想这不合情理。"

"你呢,拉帕姆先生?"

"啊,我当然也想到过。可是我看不到出路……"

"对啦,"牧师叫了起来,"我们都瞎了眼了,一种虚假的自我牺牲理想使我们软弱无力。它的罗网把我们裹得紧紧的,我们再抗争也逃不出去。拉帕姆太太,为什么你会感到使三个人痛苦比使一个人痛苦好呢?"

"唉,她自己这样想嘛。我知道她情愿死也不愿意失去他。"

"我就是这么想的!"牧师愤愤不平地高声说道。"然而她是位很有见识的姑娘,是吗? 我是说令爱。"

"她见识高于……"

"当然啰！谁知道我们怎么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见识竟是不对的。我不知道这种虚假的理想来自何方，可能来自某种小说，那种小说或多或少地把每个有聪明才智的人或者加以愚弄，或者使他腐蚀变质。它肯定不是基督教的看法，因为基督教对这种看法会立刻加以指责的。令爱虽然颇有见识，却又认为该让自己和爱她的人痛苦，目的只是为了保证她妹妹一生愁苦不堪，因为他并不爱她嘛，而这样做的理由只是因为她妹妹先遇见他，先爱上了他！遗憾的是一百个年轻人中九十九个——不，一千个人中九百九十九个——会认为那是崇高而美丽的，是富于英雄气概的！可是你们心底里很清楚这是愚蠢而残忍的，是令人憎恶的。你们当然知道什么是婚姻！也知道如果双方没有爱情，必然的结局将是什么！"

牧师相当激动，连脸也红了。

"我再也无法忍受！"他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这位可怜的孩子怎么会相信如果她妹妹拿不到本来不属于她的东西就会死去，其实连全世界也没有能力，或者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能力给予她这件东西。她妹妹会痛苦的——而且会很痛苦！——无论在感情上或自尊心上都会受到创伤，可是她不会死。你们也会痛苦的，因为你们疼爱她，可是你们有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帮助她放弃他。如果你们该做的不做，那你们会于心有愧的。请牢牢记住你们所做的是正确的，也是惟一符合善的原则。愿上帝和你们同在！

## 十九

"他讲得在理，珀西斯，"拉帕姆悄声说，一面爬到马车上妻

子旁边的座位上，在暮色中他驾车缓缓朝家里驶去。

"是啊，他讲得在理，"她承认。谁知她又悻悻然说，"我看他也不得不这样讲！哦，他是正确的，必须这样做。别的路又没有。是有道理，是啊，是公正。"他们把马留在房子背后的马廊里以后就向前门走去。"咱们进去以后，我要你立即让艾琳上咱们屋里来，赛拉斯。"

"唉，不先吃晚饭了？"拉帕姆结结巴巴地说，钥匙还插在锁眼里。

"不了，我不能耽搁一分钟。否则我以后就办不成啦。"

"你瞧，珀西斯，"丈夫柔情地说，"是不是让我来办？"

"唉，你来办！"太太像一般女人那样对男人在这类事中的笨拙无用既表示轻蔑也感到同情。"马上叫她上来。否则我会感到……"为了不让他难受，她收住了话头。

接着她把门打开，往楼上跑去，也没停下来和艾琳讲话，女儿是听到父亲的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走到门道里来的。

"你妈希望你上楼去见她，"拉帕姆说着把脸转向别处。

当艾琳走进卧室时，她母亲转过身来正好面对她惊奇的目光。艾琳来得太快了，她甚至还没来得及脱下帽子，披风仍搭在臂上。

"艾琳！"她生硬地说，"有件事你不得不忍受。这个错误我们都有责任。他不爱你。从来也没爱过。这是他昨晚上对佩说的。他爱的是她。"

句句话犹如重重的锤击。谁料到姑娘竟毫不畏缩地经受住了。她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只见她脸色中娇嫩的玫瑰色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片雪白色。她不想开口。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母亲嚷道。"你想要我的命吗，艾琳？"

“我为什么要伤害你呢，妈妈?”女儿坚定地回答，不过声音已经走了样。“没什么可说的。我要见一见佩。”

她转身离开了房间。当她沿着楼梯向楼上走去时，母亲无能为力地跟在后面。姐妹俩的房间都在三楼。艾琳先走进处于房子前部的自己房间里，遂即走了出来，门没关上，煤气灯也依然点着。母亲站在门口看到她把五斗橱里许多东西杂乱地丢在大理石的橱面上。

她在母亲面前走过。“你要来就来吧，妈妈，”她说。

她没敲门就走进佩内洛普的房间。佩内洛普跟早晨一样在窗口坐着。艾琳并不向她走去，只是走到五斗橱旁把一只金色发针放在上面。她看也不看姐姐一眼就径自说道，“这是我今天买的发针，因为他妹妹也有一只同样的。对肤色黑的人它并不适合，不过我还是给你吧。”她插了一张纸在佩内洛普的镜子边上。“这就是那份有关斯坦顿先生牧场的报道。可能你想读上一读。”

她又把一朵已凋谢的钮扣插花放在五斗橱上的发针旁边。“这里还有朵钮扣插花。是他留在盘子边上的，我把它偷来了。”

她手中还持有一卷松木刨花，外面扎着一根打成花哨结式的绢带。她手持片刻后向佩内洛普走去，一面用目光有意盯住她。她一言不发地把刨花丢在她的膝上。她转过身刚走了几步就开始摇晃起来，仿佛就要摔倒似的。

母亲纵身上前，一面哀叫着：“哦，琳，琳，琳!”

还没等母亲赶到身边艾琳就恢复了镇静。“别碰我，”她冷冰冰地说。“妈妈，我想去穿衣服。我要爸爸跟我出去走走。在这里我憋得慌。”

“我——我不能让你出去，艾琳，好孩子，”母亲刚说了这几句，女儿回答说，“你一定得答应，告诉爸爸快些吃晚饭。”

"哦,可怜的人!他不要吃什么晚饭。他也已经知道了。"

"我不想谈那个。告诉他准备好。"

她又一次走开了。

拉帕姆太太用不幸的目光扫了下佩内洛普。

"去跟父亲说吧,妈,"女儿说。"要是我能,我会愿意的。如果她能出去走走,就让她去吧。目前这是她惟一能做的了。"她静静地坐着,甚至没有伸手把膝上那花里胡哨的东西拂到地板上,那东西传来一阵阵清淡的脂粉香,这是由于艾琳喜欢用香粉薰她的盒子。

拉帕姆陪着那不幸的孩子出去了,他想和她谈谈,不过他自己说的话也是疯疯癫癫,前言不搭后语的。

她好心地劝他停下。"别说了,爸爸。我不愿和任何人说话。"

他服从了,于是两人在沉默中不住地走着。他们漫无目标,不觉走到灯塔街临河的新房子的外面。她要他停下,他们伫立着盯住这幢房子看。长时间来对房子正面外观不利的脚手架已经拆除;在煤气灯的灯光下,房子正面的全部建筑之美已经初步显露,那些优美的细部装饰也大都有了眉目。西摩在这样富丽堂皇的建筑正面上差不多已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理想;显然拉帕姆从不曾在费用上吝惜过。

"将来,"姑娘说,"我决不住在这儿了,"她随即向前走去。

拉帕姆疼得火辣辣的心往下一沉,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后面跟着。"哦,不,你得住在这儿,艾琳,你在这儿还要过上很多快活的日子呢。"

"不,"她答道,随后就再也不提了。他们一路过来根本没谈那件伤心事,这时当然也不会再谈。拉帕姆懂得她想把自己走得筋疲力尽。他很愿意闭上嘴,索性随她走下去。在一家药房

亮着红黄灯光的窗口前面她又让他停下了脚步。

"有什么药能让你睡着?"她含混地问。"今天晚上我一定得睡着!"

拉帕姆颤抖了。"我看你并不需要买什么吧,艾琳。"

"不,我需要! 给我买吧!"她任性地回了嘴。"你不买,我会死的。我一定得睡着。"

他们走了进去,拉帕姆要了一种能使精神亢奋的人入睡的药。当艾琳站在一旁观看一只装着刷子等小零碎的玻璃橱时,那位药剂师正在包装溴剂:在他看来这是最好的镇静剂了。她什么感情也没有流露,面孔像一块石头,而在她父亲的脸上可以看出由心痛而引起的痛苦。他看上去似乎一个星期没睡了:厚厚的眼睑低垂在晶亮的眼珠上,双颊和喉部的肌肉则松弛地垂了下来。当药剂师的猫偷偷走过来在他腿部擦来擦去时,他吓了一跳,因此那个人下面的话是对着他说的,"你睡不着的话就喝一汤匙。不用多服你就会睡着的。"

"好,"拉帕姆付了钱就走了出来。"我知道我需要吃一点这种药,"他干巴巴地笑着说。

艾琳走了过来搀住他的胳臂,他把大手按在她戴着手套的手指上。过了一会儿她说,"你让我明天去拉帕姆镇吧。"

"去拉帕姆镇? 唉,明天是星期日,艾琳! 明天你不能去。"

"那就星期一吧。我在这儿还能住上一天。"

"好吧,"父亲顺从地说。他并不想问她为什么要去,这显然是多余的;也不想作出任何努力来劝阻她。

"把瓶子给我吧,"她说,这时他正在为她开家里的大门。她立刻向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奔去。

第二天早晨艾琳和母亲下来用早餐;上校与佩内洛普没有露面,拉帕姆太太愁容满面,看来一夜没有睡好。

女儿瞥了她一眼。“你别为我烦恼，妈妈，”她说。“我没问题。”她自己觉得像岩石一样坚强。

“我不喜欢你这样撑着，艾琳，”母亲答道。“你一旦垮下来会更受不住的。还是一开始稍稍发泄一下感情吧。”

“我不会垮的，我也发泄完了。明天我要上拉帕姆镇去，我要你陪我去，妈妈。我想还能在这儿维持一天。要紧的是我希望你什么也不说，也别流露出什么。还有，我无论做什么我不要你来拦我。还有，这件事我马上得做：我准备把她的早餐送上去。别说啦！”她的喊声把母亲已经到了唇边的反对意见挡了回去。“我尽量不伤害佩。她从来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想也没想过。昨晚我忍不住向她发了脾气，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知道我该忍受。”

她没有受到阻拦。她把佩内洛普的早餐送了上去，那副尽心尽意的英勇姿态，仿佛她只是在平平常常地为别人服务，似乎这样一来她的牺牲精神也就完美无缺了。她俩并没谈话，她只是用清脆、干涩的嗓音说了声，“你的早餐在这儿，佩，”她姐姐则嘶哑而颤悠悠地答道，“哦，谢谢你，艾琳。”艾琳还逗留了片刻，机械地整理了一下杂乱无章的房间，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有两三次她俩的脸对着脸，但是目光并不相遇。艾琳又去了别的房间整理打扫。有几间房间她拚了命似地又掸又扫。全家的被都是她折叠的；两个仆人吃完早饭后她马上打发她们去教堂，并且说她们的刷洗杯盘的活都由她来干。整个早晨她父母都听到她在忙午饭，有时却静悄悄地不发出任何响声，那是她停下了活，木呆呆地站着，接着她把心上的包袱调整了一番，迫使自己不顾包袱的重压继续干活。

他们孤单单地坐在起居室里，仿佛两个女儿都已经不在人间。拉帕姆读不进他的星期日报纸，她也无心去教堂，而过去她

遇到困难时一定会去的。此刻她反而依稀觉得教堂也有不是的地方，因为他们正是按休厄尔先生的话行事的。

“我倒想了解一下，”她刚刚提起这件事，“如果是他的孩子，他也会这样不当一回事吗？你说说，如果是他，他会这么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办吗？”

“他对咱们说的并不错，珀西斯，这是惟一的办法。我们不可能任其发展啊，”丈夫温和地劝说道。

“哼，这样我就看不起佩了！就在此刻，艾琳显示了自己的坚强性格。”

母亲说这些话为的是要父亲为大女儿辩护。果然如此。“艾琳的角色最容易演，这是我的看法。到时候你会看到佩也知道该怎么办的。”

“你要她怎么办？”

“我还没有想到那么远。我们对艾琳怎么办？”

“你要佩怎么办？”拉帕姆太太重复问，“我是说到时候。”

“这个，首先，我不希望她接受他的求婚，”拉帕姆说。

这句话实际上满足了拉帕姆太太对丈夫的要求，可是她又为科里辩护道，“唉，我说他又没干什么。都是我们自作自受。”

“这点现在就顾不得了。艾琳怎么办？”

“她说明天要去拉帕姆镇。她感到她一定得出一次门。这也很自然。”

“是啊。我看对她说来这可能是上策。你带她去吗？”

“是啊。”

“好。”他忐忑不安地又拿起报纸，她则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回房去准备第二天出门的行装了。

午饭后艾琳把厨房和餐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完全看不出用过餐的痕迹；她干活时按部就班，毫不马虎。过后，她穿好衣服

下楼来准备外出；她仍然要父亲陪她，那不过是昨晚毫无目的的漫步的重复而已。他们回来以后，她为父母准备晚餐。在这以后他们听到她在自己房间里翻动的声音，好像是在忙着收拾很多东西，可是他们不敢进去探望，甚至等声音静下来以后也不敢进去，只是知道她已经睡了。

“是啊，这个难关得靠她自己闯了，”拉帕姆太太说。

“我想她会闯过去的，”拉帕姆说。“不过我希望你也不要错怪佩。她也是个好孩子，不能怪她啊。”

“是的，我知道。不过一下子我绕不过这个弯子。我不错怪她，但是你不能要求我马上就想通。”

“妈妈，”第二天早晨当艾琳不住地催她母亲上路时突然问道，“他求婚的时候，她对他说了些什么？”

“说了些什么？”母亲重复了女儿的话，过了片刻后才说，“她什么也没说。”

“她说到我了吗？”

“她说他不能再上这儿来了。”

艾琳转身走向姐姐的房间。“再见，佩，”她说，同时飞快地吻了吻她，无论是目光或嘴唇的接触姐姐都没有感受到。“我希望你把一切都告诉他。如果他还有点男子汉的气概，他一定会坚持要求知道你为什么不能答应他，他有权利知道。”

“这又有什么用。我不可能答应；既然……”

“那得由你说。但是如果你不跟他谈到我，我自己去说。”

“琳！”

“是的！你用不着说我喜欢他。可是你可以说你们都认为他——喜欢的是——我。”

“哦，艾琳——”

“别这样！”艾琳从佩内洛普向她伸去的双手中解脱了出来。

“你没错，佩。你没做任何错事。你一直在尽力帮助我。可是我不能——现在不能。”

她走出房间，尖声向拉帕姆太太叫道：“好了，妈妈！”接着把最后几件东西放进箱子。

上校把她们送到车站，还搀她们上了车。他在卧铺车厢里为她们包了个小小单间；他站在门口，双手举起靠在门框上，很想说几句安慰劝解的话：“你这次旅行会挺舒适的，艾琳。昨晚上那场雨以后我想路上不会起什么灰沙了。”

“你别待到最后一分钟，爸爸，”女儿生硬地不理睬他的空话。“现在走吧。”

“好吧，我听你的，”他乐意做任何能使她高兴的事。但是他还是在月台上逗留着，等到火车开动以后才走。他看到艾琳在车厢里忙着照料母亲，想法使她舒适些，可是拉帕姆太太只管低着头。火车离去后他才心情沉重地去上班。

这一天里，好几次只要科里瞥见他，就想从他的脸色里猜测他是否已经知道他和佩内洛普之间的事。快下班时罗杰斯来了，拉帕姆在自己的房间里和他密谈。年轻人等在外面不走，一直等到他们两人出来，只见他们连告别话也不说就分手了。

拉帕姆对科里没离开并不表示惊异。年轻人说他想和他谈一谈，他听了只应了声，“好吧！”就把他引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科里进来后随手关上了门。“只有在你已经知道这件事的情况下我才能跟你说，否则我的承诺不允许我说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关于佩内洛普。”

“是的，关于拉帕姆小姐[1] 的事。我非常爱她——请原谅

① 按西方习惯，只有对长女才可以姓氏加小姐来称呼，故此处不会误会为艾琳。

我这样说。如果我不爱她，那我是不能原谅我自己这样说的。”

“完全可以原谅，”拉帕姆说，“这很好。”

“哦，你这样说我太高兴了！”年轻人喜洋洋地嚷了起来。“请你相信我，对我来说，这想法早就有了，而且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只是对她来说好像太突然了。”

拉帕姆深深叹了口气。“我这儿没问题——她妈妈也一样，我们非常喜欢你。”

“真的？”

“不过好像佩内洛普有什么想法——我不知道——”上校有心垂下了眼帘。

“她提起过什么——我猜不出来——可是我希望——我希望——只有你允许，我会克服的——克服这个障碍——不管是什么障碍。拉帕姆小姐——佩内洛普——给了我希望——她说我——不是——对她说来不是无足轻重的——”

“是的，我想是这样，”拉帕姆说。他蓦地抬起了脸直视这位年轻人的诚实的脸庞，而他自己脸上的诚实却是另一种类型的。“你能肯定在这段时间里你从来没有对别人有所表示？”

“从来没有！谁可能会这样做？如果没有别的什么，我可以很容易……”

“我没说没有别的什么，也没说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你别那样想。我只是想，可能——你还不曾想到。”

“是的，我一定是没有想到！对我说来，这种事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不可能想到；这太使我震惊了，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呃，那就别放在心上，”拉帕姆对他的话激起这样的反应不禁惊恐了；“我不是说她这样想。我只是想猜——想——”

“要是我能用言语或者行动使你们相信……”

“哦，没必要说什么。我这儿没问题。”

“可是拉帕姆小姐那儿呢！我还能见她吗？我会努力使她相信……”

他愁容满面，再也说不下去了。后来拉帕姆对妻子说当时他眼前一直晃动着艾琳在车上分别时的那张脸；他多次想说“好吧”，可是就是说不出口。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感到佩内洛普有权得到属于她的东西，这时休厄尔的话又在脑海中出现。何况他们给艾琳受的罪中最糟的部分已经出了场。拉帕姆妥协了，或者说他认为他妥协了。

“如果你想来，今天晚上你可以来看我，”他说；对年轻人的再三表示的感激之辞他坚强地忍受住了。

佩内洛普下楼来吃晚饭，她坐在餐桌边原来属于母亲坐的主位。

拉帕姆面对大女儿坐着，他一言不发，最后再也忍不住了。他问道，“今天晚上你感到好些了吗，佩？”

“哦，就像个小偷，”女儿说。“还没有被抓住的小偷。”

过了片刻后拉帕姆才说，“呃，是这样：你母亲和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搁一搁。”

“你何必说这话呢。这不是什么我能搁一搁的东西。”

“不，我看你能。就我所知道的，这件事谁也不能责怪。我们希望你能从这件事里得到好的结局，而不是坏的结局。是吗？如果你跟自己或在跟别人过不去，这并不能对艾琳有任何帮助，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被什么古里古怪的念头迷住了。根据我所听到的，你并没有偷过什么。你得到的本来就属于你的。”

“他和你说了吗，父亲？”

“你妈跟我说的。”

“他有没有跟你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么说他违背诺言了,我再也不跟他讲话了!”

“如果他这么傻,竟然向你承诺不跟我谈这件事”——拉帕姆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纵身跳下水去——“而这件事本来是我提出的。”

“是你提的吗?”

“差不离吧——他越早违背诺言越好;我也希望你以这种想法指导你的行动。记住这不光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你母亲的事。我们该说的还得说。他并没有做什么错事,佩,也没有做任何该受惩罚的事。记住这一点吧。如果你拒绝他,你应该向他解释清楚。我并不是说你非同意不可,我希望你享有完全的选择自由;我只是说你得向他解释清楚。”

“他就要来这儿了吗?”

“我不懂什么来不来……”

“不,你懂,父亲!”女儿对他的躲躲闪闪又好笑又难受。

“他来这儿是看**我**……”

“他什么时候来?”

“我只知道他今晚来。”

“你要我见他?”

“我想你还是见一见吧。”

“好吧。我见他。”

女儿的应允反倒使拉帕姆疑惑不定地吸了口又长又深的气。“你准备怎么办?”他接着问。

“我还不知道,”女儿难受地说。“主要得看他怎么办了。”

“好吧,”拉帕姆的口气流露出疑虑没有得到消除时的渴求心理。当他和佩内洛普在起居室里闲坐时,科里的名片送了进来,于是他去客厅见他。“可能佩内洛普想见你,”他向起居室一

指，同时又说道，“她在那儿，”他自己就走开了。

科里向姑娘跟前走去时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战战兢兢的心情，而姑娘的沉默和倦怠更加重了他的不安。她还是坐在那天晚上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只是此刻没有什么扇子在摆弄了。

他走向前去，马上又踌躇不安地站定。看到他一副任人摆布的模样，她的脸上闪动起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请坐，科里先生，”她说。“没有理由我们不应该平心静气地谈一谈；我知道你会同意我的。”

“那是一定的，”他满怀希望地说。“今天我看到你父亲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于是我请求他允许我再来看你。我怕我已经违背了我对你的诺言——在某种意义上……”

“这个诺言不可能不违背。”

她的话使他的勇气上升了。“不过我来是想听从你的安排，而不是来——惹你生气的。”

“是啊，该让你知道了；过去我不能告诉你，现在他们认为我应该说了。”

年轻人的脸焦虑地颤动了一下，而她正在定睛盯着他的脸庞。

“我们本来以为——是——艾琳。”

他发了一会儿的愣，然后微笑着开始分辩，这微笑是欣慰、祈求、争辩、惊讶，也是同情。

“哦，绝对不是！从来也不是！你们怎么会这样想的？不可能！我从来没有想到她。不过我明白了，明白了！我可以解释——不，没什么好解释的。自始至终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事或者说过一句有意让你们那样想的话。我现在才明白这糟透了！”他说的时候嘴上仍然挂着微笑，好像他无法认真对待似的。“我知道她的美貌很动人——有谁不那样想呢？——我也认为她善

良、理智。还有，去年冬天我在得克萨斯州跟斯坦顿谈起我们两家在加拿大的那次相遇，我们商量好——我把这告诉你为了说明我们的想法多么不一致——他一定来北方看她，这——这——当然听起来很愚蠢！他就寄了张报纸给她，上面有一篇有关他牧场的报道……”

“她以为是你寄的。”

“哦，老天爷！他寄了以后才告诉我。他这样做也应该算在我们那愚蠢的玩笑的账上。后来我又遇见你的妹妹，我跟过去一样赞叹她的美貌。现在我才明白，在你们眼里我一定是一直在想跟她亲近，不过跟她在一起我们谈的题目只是你——只要可能，我不会谈别的，除非我把话题换了，因为我感到一直谈你不大好意思。我明白你们一定多么难受。但是请告诉我你是相信我的！”

“是，我只能相信。都是我们误会了——”

“是误会了！可是我爱你这是绝对不错的，佩内洛普，”他说；她曾多次嘲笑过的这个古老名字在他口中说出来听起来特别甜蜜。

“这样反而更糟了！”她答道。

“哦，不！”他柔声分辩道。“更好了。错误得到了纠正。怎么会更糟呢？怎么会不对呢？”

“你还不明白？现在你该清清楚楚了！你难道没看到如果她也这样相信了，如果她……”她说不下去了。

“难道她——你的妹妹——也这样想吗？”科里喘着大气说。

“她常常跟我谈起你；你说你喜欢的是我，我觉得我像是世界上最坏的伪君子。那天你给了她一张书单，她回到纳塔斯喀特后就一直谈起你。我说的话更加使她飘飘然了——哦！我不知道她怎么还会原谅我。至少她知道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如果

她能原谅我，这应该是条原因。我现在明白了，"她接着说，"我一定是尽力想从她身边把你夺走。这我受不了！我现在惟一能做的是再也不见你，再也不跟你讲话！"她凄然笑了起来。"这未免太难为你了，如果你是真心。"

"我是真心——那还有假！"

"那么如果你一直想不开，你会很难熬的。只要你从此再也不来，那就不用熬多久了。"

"那么，就这样了吗？事情就这样了结啦？"

"是了结——随你怎样看吧。我没法不想到她。我曾以为我能不想她，现在看来我做不到。而且越来越摆脱不开。有时我觉得简直要疯了。"

他呆坐着，一双木然无光的眼睛注视着她。突然眼睛里又射出了光彩。"如果你欺骗了她，你说我还会爱你吗？我知道你对她一直是诚心诚意，比对你自己还要诚心。除了为了想见到你以外，我从来没有想方设法和她见面。我还以为她一定已经知道我爱上了你。自从那天下午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心里就只有你。你是不是以为我在和那孩子调情——不，你不会那样想的！我们没做什么错事。我们并不是有意伤害别人，我们有权利相爱……"

"不！不！你再也不要和我谈这件事了。你要是再说，我就认为你是在鄙视我。"

"可是这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又不爱她。"

"别跟我说这一些了。我对我自己已经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了。"

"如果你禁止我爱你，我也不会爱上她的啊，"他坚持说。

她本想开口，谁知她蓦地屏住呼吸，只是呆呆地盯着他。

"我一定听你的，"他继续说。"可是这对她又有什么好处

呢？你的不幸并不能为她换来幸福。"

"你是要我从过失中得利吗？"

"绝对不是。可是没有过失啊！"

"有样东西——虽然我说不出来。咱们中间有堵墙。有生之年我会不断撞这堵墙，可是又不能把它撞倒。"

"哦！"他哀叹说。"咱们并没有做过不对的事。咱们为什么应该为别人的错误受苦。好像这是咱们造的孽？"

"我不知道。不过咱们只能受苦。"

"那么我这方面是不愿受苦的，我也不让你受苦。如果你爱我——"

"你没有权利知道这一点。"

"为了正确起见我不能让你继续错下去，而且我认为这是你给我的特权。我真心诚意为已往的误会感到歉意，可是我不能责怪自己；我没有做任何有损我幸福的事，因此我决不放弃我的幸福。我决不放弃你。我愿意等待，总有一天你会感到再也不受这个错误的约束了；你要我等多久，我就等多久，你最终将属于我。请记住这一点吧。我可以到外地去住几个月，甚至一年，可是这会使我显得胆怯，人家还以为我犯了什么过失。我是不会胆怯的，我也没犯什么过失，我不走，而且还要来看你。"

她摇摇头。"这改变不了什么。你还没看出咱们是无路可走吗？"

"她什么时候回来？"他问道。

"不知道。母亲要父亲去，好带她去一次西部。"

"她现在跟你母亲住在乡下？"

"是的。"

他沉默了，接着不顾一切地说："佩内洛普，她很年轻，可能——可能她会遇到……"

“那没用。对我来说还都是一样的。”

“你残忍——对你自己残忍，也对我残忍，如果你爱我的话。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在我向你表白之前——你曾经谈起那本书，你说那姑娘的行为不仅愚蠢，而且邪恶，这跟你又有什么两样呢？要知道你如果离开我，你就什么也没有给我，也永远不会给我以任何幸福了。假定这是别人，我肯定你会说……”

“可是这不是别人，因此也就不可能了。有时我在想我也可以这样对我说嘛，可是接着所有我对她说的有关你的话就会涌上心头——”

“我会等待的。这些话不能老涌上来。我现在再也不催你了。不过你的看法会改变的——你会看得更清楚。再见了——不！晚安！明天我再来。肯定会万事大吉的，还有，不管怎么说，你没有做过错事。请牢牢记住。虽然不顺利，我还是很幸福！”

他想握住她的手，可是她手往身后一缩。“不，不！我不能让你——现在还不！”

# 二十

过了一个星期，拉帕姆太太回来了，让艾琳独自一人留在弗蒙得的老家。“她在那儿很惬意——我看她再惬意也没有了，”他们一起从车站乘着马车回家时她对丈夫这样说。他是按照电报上的吩咐到车站来接她的。“她总是帮着做家务，忙得没个空；她还挨家挨户串门看望工人。那儿发生了一些疾病。你知道，有人生了病，她可真顶用呢。她毫无怨言。我们离家以后，我没有听见她叫过一声苦；不过我担心这样下去会累坏她的，赛

拉斯。"

"你自己的身体看来也不是很好，珀西斯，"她丈夫体贴地说。

"哦，别谈我了。我想知道的是你能不能找时间赶紧同她一起离开，到别的地方去走走。我写信给你说到迪比克。我担心她会干出病来；即使到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恢复得过来哩。但要是她能离开，去消遣消遣——看看素不相识的人——"

"我能腾出时间，"拉帕姆说，"如果我非这样做不可的话。但是我碰巧得到西部去办点事——这我以后会告诉你的——我想把艾琳带去。"

"好嘛！"他的妻子说。"这简直是件大好事，我还没听你说过。你到哪儿去呢？"

"朝迪比克的方向去。"

"跟比尔家里的人有关系吗？"

"没有。是公事。"

"佩怎么样？"

"我看她不比艾琳好多少。"

"他到这儿来过没有？"

"来过。不过，我看不出对情况有多大帮助。"

"啐！"拉帕姆太太向后一仰靠在车子的靠垫上。"这可怪了，她居然愿意要那个男人，而我们原先还都以为他是要她的妹妹哩！我总认为这件事不大对头。"

"对头，"拉帕姆坚定地说；"但是我猜想她并不愿意；我倒希望她愿意哩。这件事似乎根本就找不到什么解决的办法。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死结。不过我希望你无论如何不要对佩态度生硬。"

拉帕姆太太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当她一看见佩内洛普就

朝她苍白的脸孔严厉地扫了一眼，接着便伏在她的脖子上啜泣起来。

佩内洛普的眼泪早哭干了。“得了，母亲，”她说，“你离家的时候很愉快，回来的时候也差不多同样愉快。我用不着再问艾琳的心情是不是好。看来我们都心情愉快，喜气洋洋。我想这是祝贺我的一种方式。科里太太还没有来向我祝贺哩。”

“你——你跟他订婚了吗，佩?”她母亲喘着气说。

“以我的感情来判断，我该说没有。我觉得仿佛这是一份遗嘱。不过，他来的时候你最好问他去。”

“看着他我就受不了。”

“我想他已习惯了那个样子。他好像并不指望人家会看他。唉！我们压根儿还是开始时候的那个样。我不知道这种情形会持续多久。”

拉帕姆晚上一回到家里，拉帕姆太太就告诉他——他先前放下了工作到车站去接她，然后回到家里孤孤寂寂地吃了一顿晚饭，然后又回到他的办事处去——说佩内洛普完全跟艾琳一样，心情也很不愉快。“而且她不知道怎样排忧解闷。艾琳不停地干这干那，可佩却闷坐在房间里发愁。她连书也不看。今天下午我上楼去想骂她一顿，这屋子里弄成这副样子——你看到这一团糟的样子就知道艾琳不在家；可是当我透过门缝看到她时就又不忍心了。她坐在那儿，两只手搁在膝头上，眼睛一个劲地凝视着。我的天哪！她一看到我就吓得跳起来；随后她往后靠在椅背上笑了，说，‘我还以为那是我的幽灵哩，母亲！’我觉得好像我就会垮下来了。”

拉帕姆疲惫不堪地听着，不着边际地答道，“我看我很快就得动身到那儿去，珀西斯。”

“怎么个快法?”

"呃,明天早晨。"

拉帕姆太太默不作声地坐着。随后她说道,"行。我给你准备好。"

"我先要赶到拉帕姆镇去接艾琳,然后就抓紧赶路,穿越加拿大。我也能很快地到达那边。"

"这件事你能告诉我吗,赛拉斯?"

"能,"拉帕姆说。"但说来话长,而且事实上你现在够心烦的了。我是一直在想方设法补偿损失,反倒损失越来越大,这并不奇怪;因此,现在我得留心我是否能保全那些股票。"

过了一会,拉帕姆太太问道,"那是——罗杰斯吗?"

"是罗杰斯。"

"我说过我希望你同他的交往不要这么深。"

"是的。可是你也曾经希望我不要去压他;我不这样做,就得那样做。因此我同他的交往就不得不深下去了。"

"赛拉斯,"妻子说,"恐怕是我把你弄成这样的吧!"

"看目前情况,没什么关系,珀西斯。我乐意同他和解——我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我想罗杰斯看出在我这里他很容易弄到钱,所以他拼命捞。但是,到最后一切都会顺利的。"

听拉帕姆说话的语气,仿佛他对这件事不愿再谈似的。他漫不经心地又说道,"除了欠我钱的那些人,其余的人突然之间差不多都希望与我只做现款生意了。"

"你的意思是说,一方面你要用现款支付给别人,而另一方面人家却不支付给你,是吗?"

拉帕姆微微一怔。"大致是这样,"说着点燃了一支雪茄。"不过,我对你说过,没什么关系,这是说的正经话,珀西斯。尽管这样,我还是要抓牢时机,说干就干——尤其是现在,罗杰斯正在拆别人台的时候。"

"你打算怎么办呢?"

"如果情况不得不这样,我就要挤一挤他的油水。"拉帕姆的脸上露出了喜色,自从他们那天乘车去布鲁克莱恩以来,还没有见过他流露出这样的表情。"米尔顿·开·罗杰斯是个无赖,如果你想知道的话;种种迹象表明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我想他会发现他已经遭到了报应。"拉帕姆闭拢双唇,嘴唇上直勾勾地竖起灰红色的短须。

"他干了什么了?"

"他干了什么了?既然你认为他是这样一个圣人,认为我待他那么不好,把他从我的企业里赶了出去,那么我就告诉你他干了些什么吧,珀西斯。他一直在经营各种各样你能说得出口的骗人买卖——股票投机、专利权交易、地产投机、石油矿产权——差不多每一种生意他都插了手。但是他过去在P.Y.&X.铁路线上确实有一大宗工厂资产——锯木厂、磨坊和地产——而且在过去八年中,他的这些工厂一直是生意兴隆——这种生意早该使任何别的人发财致富了。但是你不能使米尔顿·开·罗杰斯富起来,就像你不能把一只皮包骨的小马驹喂养得肥胖一样。他没有这种本领。即使是把范德比尔脱、杰伊·古尔德、汤姆·斯科特[①] 这些人的资产合而为一,他也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把它赔得精光。如果你给他一次机会,到头来他就要向你借钱。好了,他现在不再向我借钱了;如果他认为我对那些工厂的资产了解得不如他那么多,那他就错了。我已经接收了他的工厂,但是,我想我占了有利地位;比尔及时向我提供情况。现在,我打算到那边去看看,怎样把股票脱手;我不太在乎一旦

① 这些都是当时的美国富豪,他们都是靠经营铁路或者做铁路投机生意发财的。

抛售出去之后罗杰斯是否会倒霉。”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赛拉斯。”

“噢，是这样。大湖极地铁路公司[1] 已经租用 P.Y.&X.九十九年——实际上是买下来了——公司打算就在靠近那些工厂的地方建造车辆厂，因此他们可能需要这些工厂。罗杰斯把这些工厂转让给我的时候是知道这情况的。”

“那末，如果铁路公司要买的话，那些工厂不就值钱了吗？你能得到你向他们开出的价钱！”

“我能吗？P.Y.&X.是在这些工厂五十英里方圆之内运行的惟一一条铁路，你无法通过任何其它途径把哪怕是一英尺木材、一磅面粉运到市场上去。只要罗杰斯有一些像 P.Y.&X.那样的区间铁路周旋应付，他就能对付得过去；但是要是碰到像大湖极地公司那样的直达大铁路，他就完全不可能有什么希望了。如果像这样一家铁路公司看中了那些工厂，你认为他开出多少价钱他们就会付给多少吗？不，太太！铁路公司付给多少，他就只能拿多少，不然的话他们就告诉他把他的面粉和木材自己运送到市场上去。”

“你认为当他把这些工厂转让给你的时候，他知道大湖极地公司要把它们买下吗？”拉帕姆太太吃惊得发了呆，她无可奈何地跟着她丈夫的说法机械地重复了一遍。

上校带着嘲弄的神气笑了笑。“呃，米尔顿·开·罗杰斯怎么会不知道他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呢！我不明白，”他沉思地又说道，“他怎么会让自己的生意最后总是倒霉呢？但是像他这样一个人，脑袋里肯定有个零件松动了。”

拉帕姆太太显出一副为难的神色坐在那儿。她只能说，

---

① 当时许多投机企业都取了这种耸人听闻的招牌名称。

“呃，我希望你应该问问自己，要是你不把他从你的企业中逼出去，他会不会走上歪门邪道，或者说，他会不会冒出这些做法来。我希望你想一想，从那以后，你对他的一切所作所为是否要负些责任。”

“你去把我的手提包准备好，”拉帕姆绷着脸说道。“我想我能照料我自己。米尔顿·开·罗杰斯也能照料他自己，”他这样补了一句。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科里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感到心神不定；他来来回回几次走到书房跟前，只见他母亲同父亲、妹妹坐在那儿，没有想要先离开的迹象。终于，在他下楼的时候在楼梯上遇见他母亲正向楼上走去。他们俩都有意停住了脚步。

“我有话想跟你说，母亲。我一直在等着单独和你谈的机会。”

“到我房间里去吧，”她说。

“我预感到你知道我想说些什么，”他一进母亲的房间便先开口说道。

他靠近壁炉架站着，她抬起头望着他，问话里尽可能带着愉快的口气，“是吗？”

“是的；我有一种预感，你不会喜欢这件事——你不会赞成这件事。我希望你喜欢——我希望你能赞成！”

“你做的每一件事我总是喜欢的，总是赞成的，这已习以为常了，汤姆。如果对这件事我一听就不喜欢，我会想法子喜欢它——这你是知道的——为了你的缘故，不管是什么事情都这样。”

“我最好还是说得简短些，”他很快地吁了一口气说道。“这是关于拉帕姆小姐的事。”接着连忙又说道，“我希望这件事**不会**使你感到意外。要是这希望不是奢望，我早就该告诉你了。”

“不，这不会使我感到意外。恐怕——我怀疑过这样的事情。”

一时间他们俩都沉默不语，觉得事情有些棘手。

“怎么呢，母亲？”他终于问道。

“如果你对这件事已经拿定了主意——”

“是这样！”

“而且如果你早已跟她说了——”

“当然我先得跟她说。”

“我即使不喜欢，就是说了什么也没用。”

“你是不喜欢了！”

“不，不！我不能那样说。要是在跟你一起抚养长大的那些孩子中间你选中一个漂亮的女孩——你妹妹的一个朋友或者认识的人，她的家里人我们又都熟悉，那我当然就更喜欢了——”

“是的，我懂得这一点，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对你的心情并不是一直就是无动于衷的。我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但这件事老使我有点犹豫不决，想起来就感到惭愧，因为这对——别人来说是不很合适的。不过，你的心情，还有我妹妹的，我都记在心上；如果我不能完全顺从我所能确定的那些心情——”

甚至像这样一个好儿子，好兄长，在轮到自己谈情说爱的时候，就好像认为在考虑家里人的心情方面他已经作出不少让步了。

他母亲连忙安慰他。“我知道——我知道。好长一段时间我已经看出这件事可能会发生，汤姆，我自己已经有所准备。我跟你的父亲谈过，我们俩从一开始就说好你不该受到我们这种预感的牵制。但是——这仍然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必然是这样。”

“我知道。我能理解你的感情。但我可以肯定，只是在你跟

她不熟悉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感情。"

"哦，我完全相信是这样，汤姆。我相信我们都会喜欢她的——首先是为了你的缘故，甚至——我希望她也会喜欢我们。"

"我完全相信会这样，"科里带着一种自信的口吻说道，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经验并不总是证实那样的自信是可靠的。"你这样待人处事可真给我解除了思想上的一大负担。"

看到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又是那样愁容满面，母亲禁不住说道，"噢，得了，这件事你可不必再想了。我们是希望为你的幸福着想，孩子，对于过去可能是不愉快的任何事情，我们会乐意顺应点儿的。我看我们不用谈起家庭情况。对待他们我们俩要往一处想。他们有他们的——缺点，不过他们完完全全是好人，几天前的那个晚上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并没有什么可叫我们担心的地方。她站起身，一只手臂搂住他的脖子，"我祝你快乐，汤姆！如果她跟你差不多同样有教养的话，你们俩都会感到幸福。"她正想吻他，但一看他的神色就止住了——一种既恍惚又苦恼的神色，这也体现在他随后迸发出来的话语之间。

"我一定得告诉你，母亲！始终就有一种混乱的情况——一种误会——现在仍然是对我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有时候我们似乎无法避免这种误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忙哩！他们都认为我要的是——另一个。"

"哦，汤姆！可是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我不知道。看起来是那么清楚而明显——我不好意思从一开始就表现得那么坦率。可是他们却看成是这样，甚至她本人也觉得是这样！"

"可是他们本来觉得你的眼睛是看着哪里的呢——你的兴趣集中在哪里呢？要是有人爱上了那个了不起的美人儿，那倒没什么奇怪；我相信她也是正经人。可是提起她们我就感到惊

讶！想一想嘛，你竟会选中了那个个儿又小，皮肤又黑的怪人，她开起玩笑来什么的——"

"母亲！"年轻人大声叫道，一面向她转过脸去，脸色苍白得吓人，显出一副警告的神色。

"你这是什么意思，汤姆？"

"过去你——你——**你**也是这么想的吗——我要的是**艾琳**吗？"

"嗯，当然啰！"

他绝望地盯着她。

"哦，我的孩子！"她这声呼叫包含了她对这一情况的一切评论。

"别责备我，母亲！我可受不了。"

"不，我不是要责备你。不过怎么——**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

"我不知道。一开始她告诉我她们是这样理解的，我当时笑了起来——几乎——这远远不是我的意思。但现在看来你也有这同样的想法——过去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吗？"

"是的。"

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会儿。接着，科里太太开口说道，"过去我确实有过这种想法——就是那天我去拜访她们的时候——事情可能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不过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不了解——"

"佩内洛普，"科里机械地补充道。

"这是她的名字吗？——我忘了——我只是一直在想着你跟她之间的关系，这个名字我早就抛在脑后了；再说，去年跟另外那个有所接触以后，我可能就猜想你对她已产生了一些——爱慕之情——这也是很自然的。"

"是的,她们也是这么想的。但她除了容貌漂亮以外我从来没有把她想成其他什么。我待她彬彬有礼,因为你希望我这样做;当我又一次在这儿碰到她的时候,我只是想见见她,以便跟她谈谈有关她姐姐的情况。"

"在我面前你用不着为你自己辩护,汤姆,"他母亲说。在他苦恼的当口对他说这句话,她不由得感到得意。"可怜的人啊,这对她们来说太可怕了,"她又说道。"我不知道她们怎么才能转过弯来。当然,通情达理的人一定明白——"

"她们还没有转过弯来。至少**她**还没有。自从事情发生以来,没有什么更使我为她感到骄傲和多情的了!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她迷住了——我爱上了她;她使我感到快乐——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但她简直是我所见到过的人们中最富有魅力的一个。现在我可再也不那么想了。我只是想她是多么温厚——待我多么宽容,而对她自己却又多么严厉。如果她只关心她一个人——如果我也事不关己——这件事很快就会完了。从一开始她就想到她妹妹和我的心情,除此以外,她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其它什么。我到那儿去——我知道我不应该去,但我没有办法——她感到痛苦,但总想不让我看出她感到痛苦。从来没有哪一个人有像她那样的——那么勇敢,那么真诚,那么高尚。我不愿抛开她——我不能。但是当她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指责自己的时候,我感到伤心。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想用理智把事情弄清楚,但说到末了我们总是回复到原来的想法,接着我就得听她神经过敏地责怪着她自己。哦!"

无疑,科里太太想象了一些能解除这种痛苦的办法,想象了一些在一个女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崇高气质的局限性,而她对这个女孩子曾经是那么明显地感到厌恶;但是这种局限性她没有在她儿子的举止里发现一星半点,于是她就愈来愈同

情他了。她试图赞扬佩内洛普，说不能指望她马上就能把每一件事想通。“就是她当时把一切都想通了，我也不会就喜欢她的。但时间的推移会促使事情变得圆满起来。再说，如果她真的关心你——”

“这是我从她那儿强求来的。”

“那么，好吧，你必须尽你所能，用最有利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无论在哪一方面谁都没有责任，但过去的遗恨和痛苦，倒是必须拿以后的行动去洗刷干净的。就这样了。别让我的话叫你感到伤心，汤姆。你知道我不很了解她，我——我相信，你喜欢的任何人我终究也会喜欢的。”

“是的，我知道，”年轻人阴郁地说。“你会告诉父亲吗？”

“如果你希望我告诉他的话。”

“他应该知道。这种情况我再也受不了了，如果再发生什么差错我也无法再忍受了。”

“我会告诉他的，”科里太太说；对于这个嘴上老在念叨着礼节的女人来说，接下去要做的一件事自然就是提出，“我们应该去看望她——你的妹妹和我。她们甚至还从来没见过她呢；一定不能让她觉得我们对她漠不关心，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哦，不！别去——还不能去，”科里大声嚷道。他本能地察觉到，对他来说这样的做法是再糟也没有的了。“我们必须等待——我们一定得耐心。我担心现在就去会使她痛苦。”

他没有再说什么就转身走开了；他母亲带着尚未满足的目光目送他走到门口。有一些问题她本想问问他的；但是当她丈夫向她提出时，她只得尽量作了回答，这样就算感到满意了。

她总是从布鲁姆菲尔德·科里身上得到这样的安慰，那就是他对任何事情的发生从来都不会感到多少惊奇，不管那事情是多么骇人听闻，还是多么难以处理。他对待多数事情的观点就

是那些富有同情心的幽默家的观点，这种人总是乐意让命运的受害者跟他一起说笑，一笑了之；但是当那受害者笑不起来时，他也不会感到过分烦恼。现在他妻子仔仔细细做好准备，把他儿子尴尬的处境充分地展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又笑了。

"说真的，布鲁姆菲尔德，"她说，"我不明白你怎么能笑呢。你看出解决的办法了吗？"

"在我看来，办法早已找到了。汤姆已经把他的爱情倾吐给了那真正的一个，而弄错的那个也知道这件事了。其余的事由时间去解决吧。"

"如果我对他们的评价全像你说的那么低，那会使我很不愉快。想起这件事使人感到震惊。"

"根据小姐们和所有年轻人的看法，确实是这样。"她丈夫说，一面耸了耸肩，接着又摸索着去取放在壁炉架上的火柴，随后叹了一口气又把它放下，仿佛他想起他不该在那儿吸烟似的。"毫无疑问，汤姆觉得他自己是个可怕的罪人。但很明显，他听任了他那罪孽的摆布；他不打算抛开她。"

"从人性方面看，我高兴地说，她倒不是听天由命的——虽然我并不喜欢她，"科里太太大声说道。

她丈夫又耸了耸肩膀。"哦，千万不能匆忙行事，这是不光彩的。她是会本能地遵守礼节的。但是你听我说，安娜！在这个家庭庇护所里，你可不必借口对我说什么人类的爱慕之情实际上并不屈服于受到人类感情谴责的任何境遇。假定弄错的那个妹妹已经死了：真正的那个，在所谓'等待了一段适当的时间'之后就和汤姆结婚，她会有顾虑吗？"

"布罗姆菲尔德，你这话真叫人震惊！"

"与现实相比并不令人震惊。你可以把这看作第二次结婚。"他看着她，两眼闪闪发光，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这种心

理只有像他那一类人的观众在观看展示人性的信息展览会上才能感受得到。“毫无疑问，那个真正的会安下心来；那个弄错的会得到安慰；一切都会像婚礼的钟声——第二次婚钟——那样使人快乐。啊，这倒很有点像个传奇故事哩！”说到这里他又放声大笑起来。

“唉，”妻子叹了口气，“我真有点希望像你所称呼的那个真正的一个会拒绝汤姆的爱情，我太不喜欢她了。”

“啊，你这回在谈正经事了，安娜，”丈夫说，一面两手摊开放在身后，舒舒服服地转过身面向炉火。“对我来说，这整个拉帕姆家族就是令人讨厌的。我还没有机会见到我们那个未来的媳妇，所以我仍然抱着希望——这你是有意禁止的——她可能不像其他人那样不受欢迎。”

“你真的觉得那样吗，布罗姆菲尔德？”他妻子焦急地问道。

“是的——我想我觉得是这样。”说着他坐下，向着炉火伸出两条长长的腿。

“可是你现在反对起这件事情未免前后矛盾，直到此时你还表现得那么冷淡哩。你一直告诉我反对是徒劳无益的。”

“我是这样说的。一开始我就相信是这样，或者说，我的理智告诉我是这样。你完全知道，如果说后天我经受得住任何考验，任何牺牲；但要是今天就有这种考验和牺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过去，只要这个危机保持着一个体面的距离，我就能用公平的眼光看待它；但既然它现在似乎已近在咫尺，我发现，尽管我的理智仍然勉强顺从，可我的神经却已紧张得倾向于——请原谅我的措辞——找碴儿了。我问我自己，如果我终究会走到这个地步，那我这一辈子无所事事，靠着别人的收益过着绅士那样的生活，举止、情趣，处处斯文而得体，使得悠闲的日子生色不少——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我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心

里想，还不如向周围的压力屈服，像汤姆那样出外工作吧。”

科里太太孤独无助地看着他，心里在揣测在他那自我讽刺的话语间真正的矛盾核心是什么。

“我向你保证，亲爱的，”他接着说道，“在你举行的那次晚宴上，我可尝够了拉帕姆一家人的苦头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烦恼。这倒不是说他们的举止——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够好的，要不就是够坏的。但是他们说的话却糟得很。拉帕姆太太的谈话完全局限在操持家务这样的范围之内；当那位上校把我引进书房以后，就向我大谈特谈矿漆的事，直到他向我确保这种油漆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不会裂开或剥落才算罢休。我看我们今后要见到他们的机会可真多哩。他们很可能每星期日晚上都要来喝茶。这个前景是没完没了的。”

“到头来，事情可能不会这么糟，”他妻子说；为了安慰他，她提醒他说，对拉帕姆一家人她了解得还很不够。

他同意这个事实。“我对她们，对我其他的同辈人，都了解得极少。我想，如果我对拉帕姆家里的人更加了解，我就会更加喜欢她们了。可是无论如何，我听任情况的发展。而且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事实，就是这主要是汤姆的事情，如果他的钟爱之情已经把事情调解得使他感到心满意足，我们也应该就此满足。”

“哦，是的，”科里太太叹了一口气说。“也许事情的结果不会那么糟。我知道你对这件事的想法恰好跟我一样，这是很大的安慰。”

“我是这样，”她丈夫说，“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与拉帕姆的关系而苦恼的主要是她和她的女儿，这她是知道的。但是她要帮助丈夫分担他那轻微的烦恼，这不得不加重了她的思想负担。看他情绪那么消沉，不免使她心灰意冷；想当初她心里感到那么焦急，而他却常常表现得那么满不在乎，

为此她本来是完全可以更加尖锐地把他责备一顿的。但是那种做法并不会给现在带来什么好结果。当他问她，"汤姆告诉你那是另外一个的时候，你对他说些什么呢？"她甚至耐心地回答说，"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毫无办法，只想收回我曾经说过的对她不利的话。"

"是的，我看你要做的事是够多的。这是个很尴尬的交易。如果是容貌漂亮的那个，她的美貌倒可以作为我们的借口。但是容貌平常的那个——你认为她什么品质吸引住了他？"

他问的问题徒劳无益，科里太太不由得叹了口气。"也许我委屈她了。我只不过见了她不多一会儿。也许我得到的印象是虚假的。我认为她并不缺情少理，那才是主要的。我们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是无情无义的，而且也不可能这样。这一点，她成了汤姆的妻子后很快就会明白的，"她鼓起勇气说出了"妻子"那个令人讨厌的字眼，接着又说道："容貌漂亮的那个可能并没有发觉这个情况。她可能在心里思忖我们老在瞧不起她哩；那些平淡无味的人顽固极了。我们可以同这一个达成谅解；我有把握做到。"临了她表示要帮助汤姆从他极其尴尬的境地中解脱出来，这是他们现在的责任。

"哦，甚至拉帕姆也能在黑暗之中见到一线光明，"科里说。"事实上，情况似乎真的都已证明是在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安娜；虽然发现你终究是拉帕姆一边的拥护者是有点儿难以理解的。好了，你承认吧，承认真正的那个姑娘一直是你暗地里喜爱的人，而且你一面在同情弄错的那个，一面又对真正的那个在一味固执己见时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态度感到高兴！"最后，他神情严肃地说道，"这正是她应有的表现，而且根据我对这个情况的理解，我为此而尊敬她。"

"哦，是的，"科里太太叹着气说道。"这是自然的，也是对

的。”但她又说，“我看他们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喜欢他的。”

“他们教会我相信你这话不假，”丈夫说。“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未来的媳妇呢？我发现自己真有点儿不耐烦，想把这件事了结了。”

科里太太踌躇了一下。“汤姆觉得我们现在最好还是不去看望她们。”

“她已经把你以前去看她们时那种吓人的举止告诉他了吗？”

“不，布罗姆菲尔德！她不能庸俗到那种程度吧？”

“但除了庸俗以外还有什么呢？”

# 二十一

拉帕姆去了两个星期。回来的时候绷着脸，闷闷不乐，第一天就把自己紧闭在他办事处的私人办公室里。那天早晨，他穿过外面的办公室，连招呼都没向在座的职员打一个，就径直朝里面走了进去；整个上午他只是性情暴躁地时而敲响着办公桌上的铃，要听差去向沃克索取什么账簿或信件卷宗之类的东西，除此以外他就没有动静了。他的听差带着信任的口吻告诉沃克，说这个老头儿好像弄来了许多票据；吃午饭的时候，那位会计坐在小桌旁（由于餐柜前找不到座位，他们俩一起在一个角落里占了一张小餐桌）对科里说，“呃，我想有一股寒流正在来临。”

科里抬起头，老老实实地说道，“我没有看过气象预报。”

“没错，”沃克说道，“寒流正在来临。整个海岸线上有几块雨区，那私人办公室这个区域里的气压已经增高。一场暴风雪的种种信号此刻已经出现在老头儿的门跟前了。”

科里这才理会他是打着比方说话，他的气象预报说的完全是关于拉帕姆个人的情况。“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显然对这种比喻的说法并不感到多少兴趣，要知道他心事重重，正思考着他自己悲喜剧式的遭遇哩。

“噢，是这样：我想老头儿在收帆减速了。我看他也不得不这样做。如同我们头一次谈到他的时候我告诉你的那样，关于老头儿的营业情况，人家所知道的还不到他自己知道的四分之一；我想他那个老合伙人记在他账簿上的债务已相当可观，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意泄露机密。我想他债台高筑，已无法脱身，而老头儿也跟着卷了进去，于是他被一个溺水的人紧紧搂住脖子不放。眼前在油漆市场似乎出现了萧条，我管它叫沉寂；同时一个百万富翁要建造一所价值十万元的房子不会不感到是一笔负担，除非景气的局面稳定不变。当前根本就没有景气的迹象。哦，我并不是说老头儿还没有采取措施以防万一，我猜想他已经有所准备；不过，如果他打算把钱交给我上账，我倒希望他在六个星期以前就交给我了。是的，我看有一股寒流正在来临；不过，就老头儿的情况看，像往常一样，笼统地看问题往往说不清楚，而且这仅仅是一种猜测。”沃克带着兴奋而激动的神情纵情地谈论着，毫无节制地使用着俚语和比喻；接着他带着同样的神情开始动用裹面包粉煎的牛排。一时间，科里倾听着他的谈话，虽然心里怏怏不乐，但也感到好奇和同情；忽然一束希望之光照亮了他的心坎。这种希望来自拉帕姆的可能破产；他感到要走出先前那个迷宫似乎一直是渺无希望，此刻这条路却清楚不过地展现在他面前：别人的不幸给予他帮忙的机会，并使他借此机会证明他忠心耿耿、慷慨无私的态度。他想到属于他自己的那笔钱，他可能把它出借，或者实际上就是赠送，如果时机来到的话。科里一面想着这些粗略的希望和意图，虽然脸上不露声色，

却满心感到喜悦，一面仍带着那同样的神色继续听着沃克谈论。

沃克只要是他知道的，不把全部情况披露出来是不会安心的。“看看我们手头的库存量吧。你听我说，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大量减少下去！正当人家闭炉熄火或半天开工的时候，在拉帕姆的那家工厂却全力开工，跟过去没有两样。嗯，这是他的骄傲。我并不是说这是一种不好的骄傲，但他老喜欢吹牛，说他的工厂开工以来，厂里的炉火从来就没有熄灭过，说在拉帕姆的工厂里，不管是什么时候，还没有哪一个人的工作或工资被削减过。当然，”沃克解释道，“我不该逢人就这么说；不知道除了你以外我该跟哪一个这么说，科里先生。”

“当然，”科里同意说。

“你今天胃口不很好，”沃克朝他的盘子里瞥了一眼。

“我起床的时候感到头痛。”

“噢，如果你像我，那你一天到晚就顶得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头痛更使人不舒服了——除了耳痛、牙痛，或者其它什么的病痛。说到疾病，我身体结实得完全能适应。今天早晨老头儿走进来的时候，他的脸色多黄，你注意到了吗？我可不喜欢看见像他这样身材的人脸色这么黄——很不喜欢。”

下午时间大约过了一半的光景，罗杰斯来到了拉帕姆的职员办公室，他灰头灰脸，对他们已是熟不拘礼了。“拉帕姆上校回来了吗？”他问拉帕姆的听差，口气干巴巴的毫无生气。

“回来了，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差答道；罗杰斯往前走去时他站起身补充说道，“我不知道你今天能不能见到他。他有吩咐，不让任何人走进去。”

“哦，是嘛！”罗杰斯说；“我想他会见**我**的！”说罢顾自向前走去。

“那我得去问一声，”听差答道，接着便急匆匆地赶到罗杰斯

的前面，把头探进拉帕姆的门里，又随即退了出来。“请坐，”他说，“他很快就会见你；”罗杰斯闻声坐下，脸上露出一阵惊奇的神色。他那干枯的淡褐色络腮胡子和覆盖着两片嘴唇的小胡子，给人的印象倒像是个既不称职又没条理的牧师模样，再加上他那羊皮纸一般的皮肤，这种印象更就莫名其妙地加深了；他从前额一直到头顶都不见有毛发，活像演员化装用的假秃顶。他脸上显露出一副战战兢兢的表情，也不乏温顺随和、乐于行善的神色。你准会在心里思忖，我们面前这个人看问题，谈见解总是大公无私，冷静而谨慎；他意志坚定，品德端正，总是设法不负债务，不冒任何风险。

“你有什么事吗？”罗杰斯一走进办公室，拉帕姆突然在转椅上转过身去问道，一面顺势用脚把门推上。

拉帕姆没有请他坐下，他却自己顺便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把礼帽搁在并拢的膝头上，帽顶指向拉帕姆。“我想了解一下你有些什么打算，”他镇定自若地回答说。

“首先，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干了些什么，”拉帕姆说。“我到迪比克去过，查清了你转让给我的工厂和资产的全部底细。大湖极地铁路公司租用 P.Y.&X.这件事你当时知道吗？”

“我对此事有所怀疑。”

“你把这份资产转让给我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吗？你知道大湖极地铁路公司想买那些工厂吗？”

“我想铁路公司会以公平的价格购买那些工厂的，”罗杰斯一面说，一面眨巴着眼睛，从他的外部表情可以看出，他内心里是在回避这个问题。

“你撒谎，”拉帕姆说，口气平静得仿佛在纠正他一个小错误，而罗杰斯也以同样镇定的神色聆听。“铁路公司不会以公平的价格购买那些工厂的，这你是知道的。它愿意开什么价就出

什么价，这你也知道，而且你知道你把它们转让给我的时候，我是不得已才接受的。你是贼，米尔顿·开·罗杰斯，你窃取了我借给你的钱。”罗杰斯坐在那儿听着，好像在毕恭毕敬地思考着拉帕姆的一席评论。“你知道我对那个老问题的看法——或者说我老婆的看法；你知道如果你觉得什么地方委屈了你，我是会赔偿损失的。而你就利用了这一点。首先，你靠了那些股票从我这里捞了一笔钱，因为以元为单位计算，这些股票一块钱还不值三角五分；而且你总是让我卷进这样那样的生意，哪一回不在我身上榨钱！而我现在能拿得出来摊底的就是一份工厂资产，这份资产正处在铁路公司的一条线路上，所以他们什么时候想压榨我就能什么时候这样干，他们也能随心所欲，要压榨多少就多少。你想知道我打算干什么吗？我打算来压**你**。我想把你的这些抵押品卖掉，”说着他在杂乱地堆放在桌上的票据里碰了碰其中的一包票据，“而且我想把那些工厂脱手转让掉，能卖多少就卖多少。我不打算跟那家大铁路公司斗。”

拉帕姆在椅子里转了过来，把结实的背部对着来访者。客人坐在那儿，镇定自若，不动声色。

“有一些人，”他开口说道，口气冷漠而平静，对拉帕姆的那些话不予理睬，好像刚才说的那一席话是针对某个第三者发的难，这个人也许理应承受，而他对这个人却丝毫不感兴趣，只得耐着性子听拉帕姆的责怪，“有些英国人一直在询问有关那些工厂的情况。”

“我想你是在撒谎，罗杰斯，”拉帕姆背对着他说道。

“呃，我只想请你不要匆忙行事。”

“我明白，你认为我不是很慎重！”拉帕姆大声说道，一面急速地转过身面对着他。“你认为我在开玩笑，是吗？”他敲了敲铃，叫了声“威廉”，那听差便应声走了进来，站在一旁等候吩咐。

在这当口，拉帕姆给一个经纪人急匆匆地写便条，然后把它连同那一包票据都放进一只大信封里。“马上把这些东西送到国务街盖洛普和帕多克办事处去——你给我走！”听差随手关上门后他对罗杰斯说，然后再一次向办公桌转过身去。

罗杰斯手持礼帽从椅子里站了起来。看他的态度和表情，他不只是心平气和，而且公正无私。瞧他那副神气，只要他的脾气骄横的对话者一旦表示许可，他总是乐意回到正题谈业务的。“那么我的理解是，在我见到我说起的那些英国人以前，你不会对那些工厂采取任何行动。”

拉帕姆又一次转过身，抬起头一言不发地直盯着罗杰斯。“我不知道你想搞什么名堂，”他终于说了一句，“我很想问个明白。”但是看来罗杰斯并没有想满足他好奇心的表示，而且把拉帕姆这最后一句话看作同他其他的话毫不相干似的，于是他皱起双眉说，“你把那伙人带到我这儿来，只要能付给我足量的钱买下那些工厂，以便让我跟你结清债务，我就同意跟你谈一谈。但是你不要把什么草人儿带到我这儿来。我只给你二十四小时，好让你再一次证明你是个骗子。”

拉帕姆又转过身去，罗杰斯则若有所思地往帽子里看了片刻，清了清喉咙，悄悄地离开了办公室，自始至终保持着他那公正无私的神态。

整个下午，用沃克的话来说，再也没有听到拉帕姆的声响，惟有最后一次邮件拿进去交给他的时候；接着就是撕扯信封的声音，其间搀杂着似乎是压低了的诅咒声，都向外间的办公室渗透了过去。他戴着帽子，穿着扣紧的大衣在那里露面的时候要比平常下班的时间稍早一些。他简短地对听差说，“威廉，今天下午我不再回来了，”接着走到杜威小姐跟前，把一些信件放在她桌上让她打字，随后便走了出去。他虽然什么也没说，但是一

种蹊跷的感觉从目睹他走出去的那些人中间微妙地弥漫开来。

那天晚上当他同太太坐在桌旁用餐的时候问道，"佩不来吃晚饭吗?"

"是的，她不来了，"太太说。"我不明白她这样下去究竟有什么好处。这副样子我可不喜欢。她要是老这么下去，恐怕会病倒的。她比艾琳感情深沉。"

拉帕姆没有做声，当他像往常那样把餐桌上丰盛的菜肴盛到盘子里以后，他只是坐着冷漠地盯着自己的盘子，这副神态没有逃过他妻子的眼睛。"你怎么啦?"她问。

"没什么。我一点胃口也没有。"

"怎么回事?"她追问道。

"事情很麻烦；倒霉了，很多倒霉事，"拉帕姆说。"珀西斯，过去你问我什么，我从来没有对你隐瞒过，而现在要说清楚已经太晚了。我陷入了困境。如果你认为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样的困境对你有些好处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不过，我猜想你只要知道这是一种困境就可以了。"

"这牵涉到多少钱?"她问道，目光中显露既严肃又沉着无畏的神色。

"呃，目前我还说不清楚，"拉帕姆避开她的目光说道。"整个秋天生意一直很萧条，不过我原以为到了冬天情况会兴旺起来。谁想至今一直没有好转。已经发生过多起破产事件，其中有些是欠我的债，有些是我欠他们的；而且——"拉帕姆停顿不语。

"而且什么?"她妻子催促他说。

他犹豫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而且——罗杰斯。"

"这件事要怪我不好，"拉帕姆太太说。"是我逼着你去干的。"

“不，我像你一样心甘情愿地卷了进去，”拉帕姆回答道。“我不想责怪任何人。”

拉帕姆太太有一种女人的激情，出了事情喜欢归咎责任；她的责任一经开脱就情不自禁地说道，“我曾警告过你要提防他一手，赛拉斯。我告诉过你，不要让他跟你的交往太深。”

“哦，是的。我本来想帮他一手，让他设法把我的钱弄回来。我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现在——”拉帕姆又停顿不语。

“大胆地跟我说吧，不用担心，赛拉斯·拉帕姆。要是情况到了最糟的地步，我希望知道——我也应该知道。我干嘛要计较那些钱呢？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跟你一直就有个幸福的家；我想不管我们今后迁居到波士顿的后湾区，还是回到拉帕姆镇的老家，只要你活着，我还是有个幸福的家。我明白谁应该受到指责，我怪我自己不好。是我迫使你和罗杰斯搭上的。”她又回复到这个话题上，心里不由自主地渴望着要促使某个人，即使不得不是她自己，因世上的邪恶而去遭难受苦，这是所有清教徒心灵中共有的信念。

“情况还没有发展到最坏的地步，珀西斯，”她丈夫说。“不过，那所新房子我得暂时抓住不放，等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再说。”

“我们是不是非得把它卖掉不可，这我并不在乎，”他的妻冲动着感情，带着自我谴责的口吻大声说道。“就我来说，我会感到高兴的，要是我们不得不把它卖掉的话。”

“我不会感到高兴，”拉帕姆说。

“我知道！”他的妻子说；她想起了他要建造那所房子的决心是多么坚定，心里不免感到沮丧起来。

他坐在那儿沉思着。“呃，我看，到后来情况会变得顺利起来的。要是不是这样，”他叹了口气，“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也

许，佩终究不用为了科里而这么担心，”他以辛辣的嘲弄口吻继续说道（这种口气他还是第一次使用），“这是一股妖风，吹到谁身上谁遭殃。不过，有一种机会，”他最后笑着说道，笑声里辛辣之意愈加显豁，“就是罗杰斯最终会履行义务。”

“我不相信他会这样！”拉帕姆太太感慨地大声说道，目光里流露出一线希望。“什么机会？”

“一千万分之一的机会，”拉帕姆说，接着他妻子的脸色又阴沉了下来。“他说有几个英国人跟着他转，想买那些工厂。”

“噢？”

“呃，我给他二十四个小时用来证明他是个谎言家。”

“你不相信有这样的英国人吗？”

“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人。”

“可是如果有呢？”

“呃，如果有的话，珀西斯——去他的！”

“不，不！”她热切地央求道。“看来他**不可能**会是这样的坏蛋。他这样装模作样有什么用呢？要是他把这些人带到你这儿……”

“呃，”拉帕姆轻蔑地说，“我愿以罗杰斯转让给我的价钱让他们买下那些工厂。我不想从中捞到什么好处。不过，我想我先要听听大湖极地铁路公司的意见。如果他们开价，我想不管是什么价格，我得接受。我认为他们不会有多少竞争者。”

拉帕姆太太不能放弃她的希望。“如果在那些英国人知道那家铁路公司想买下这些工厂以前，你就能从他们那儿得到你需要的价钱，你和罗杰斯就能逃脱这场灾难了吗？”

“差不离吧，”拉帕姆说。

“那么我相信他会千方百计去成全这笔交易的。我相信他不会因为你帮了他的忙反而让你吃亏，赛拉斯。他不可能这样

忘恩负义！唔，他为什么要装作有那些英国人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这样的人呢？别灰心丧气的，赛拉斯。你会看到他明天将带着他们到你这儿来的。”

拉帕姆失声笑了起来，但是只是在她摆出了种种为什么相信罗杰斯的理由，规劝了一阵之后，拉帕姆才稍有转念，重新激起了一些信心。这一席谈话结束以后他要了一杯热茶喝；拉帕姆太太随即叫人把茶壶拿了出去，重新为他泡了茶。随后，他那失望的神情一扫而光，痛痛快快吃了一顿晚饭。那天晚上，他满怀希望地谈到他的事业，把它充分地展现在她的眼前，如同在他事业的开始阶段他惯于描述的那样。他们就这样谈着进入了梦乡。这样的谈话又把他们带回到了旧日的时代，他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个时候，我用不着担心什么。我当时年纪轻，什么也不怕。但是我注意到，年龄过了五十，就开始容易变得担惊受怕。我相信如果现在遭受一次严重的打击，我就振作不起来了。”

“啐！你害怕了吗，赛拉斯·拉帕姆？”他妻子用豪迈的口气大声说道。“我倒想看一看什么东西把你吓成这样，要不倒想看一看什么打击能使你一蹶不振！”

“是这样吗，珀西斯？”妻子的鼓励不禁使他欣喜地问道。

午夜时分她叫了声拉帕姆，黑夜使她的声音变得焦虑不安，“你醒着吗，赛拉斯？”

“是的，我醒着。”

“我一直在想着那些英国人，赛……”

“我也是。”

“我考虑的结果是，如果你准备让他们买下这些工厂，你就会完完全全像罗杰斯那样不道德……”

“而且也不告诉他们大湖极地铁路公司的打算是怎么样吗？

我想到过，你不用担心。”

她不由得痛哭起来，接着是痉挛似的抽噎着：“哦，赛拉斯！哦，赛拉斯！”天知道，在她冲动的心灵里在多大程度上掺杂了对丈夫忠诚老实的品德而感到的骄傲，与忧虑的心情作出了一番争斗之后所感到的宽慰，以及对他的怜悯之情。

“别做声，别做声，珀西斯！”他恳求道。“你这样闹下去会吵醒佩的。别哭了！千万不能哭了。”

“哦，让我哭吧，这对我有好处。我一会儿就好的，你不用担心。”说着她抽搐着慢慢安静下来。“上帝办事公平合理，为你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而你却非要放弃不可，”她恢复常态后说，“这似乎太没有情理了。”

“我想，这不是上帝提供的机会，”拉帕姆说。“无论如何，这种机会必须放弃。罗杰斯很可能在说谎，根本不会有这样的英国人；但如果有的话，他们不把全部原委讲清楚是不能从我手里拿下这些工厂的。你别担忧，珀西斯。我会安安稳稳度过难关的。”

“哦，我不担忧。我想有不少人会来帮助你，如果他们知道你需要帮助的话，赛。”

“他们会来帮助的，如果他们知道我不需要他们帮助的话，”拉帕姆挖苦地说。

“你把你的处境告诉比尔了吗？”

“没有，我于心不忍。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个富有的人，我不愿爽爽快快承认我处在危险的境地。”

“是的。”

“再说，从当前来看，情况并不怎么险恶。不过，我想我们不会被险恶的形势所吓倒的。”

“是不会的。”

# 二十二

早班邮递员给拉帕姆太太送来了一封艾琳写的信,这封信的基调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信中没有提到写信人本人的任何情况,也丝毫没有提到她的心情。信上只是告诉他们伯父一家人的消息;说他们待她和蔼可亲,并说等到河里结冰的时候,堂兄威尔准备带她和他的姐妹到河上驾驶冰船闹着玩儿去呢。

这封信到达的时候,拉帕姆已经去上班,于是母亲拿给佩内洛普,同她谈谈信上的内容。"你在这封信里看出什么名堂了吗?"她问道;没等对方回答她又说,"我知道我并不相信堂兄妹之间会结婚,真不能相信;不过,要是艾琳和威尔准备私下里商定的话……"说着她茫然地望着佩内洛普。

"这对我来说没有丝毫关系,"姑娘没精打采地回答说。

拉帕姆太太忍耐不下去了。

"那好吧,我就把事情的真相给你说一说,佩内洛普!"她大声说道。"要是你知道,你父亲目前的处境**确实**困难,也许这对你就有关系了。他真是烦死了,昨天半个夜晚没合过眼,就是谈论这件事。那可恶的罗杰斯从他那儿拿走了一大笔钱;而且他还为了别人而遭到损失,那些人都是他帮过忙的,"——拉帕姆太太这样说着,因为她来不及考虑把事情说得清楚明了——"我希望你现在应该从房间里走出来,他今晚上回来的时候,想法帮着安慰安慰他。我想要是艾琳在家的话,他不会这么闷闷不乐的,"她情不自禁地又说道。

那姑娘用胳臂肘撑起身子。"你说父亲什么来着?"她急切地问道。"他处境困难吗?他会亏损钱吗?我们今后就得呆在

这个屋子里吗?”

“能呆在这个屋子里,我们也许就会感到很高兴了,”拉帕姆太太说,话音里带着生气的声调,一则因为她自己说的话引起了孩子的种种猜测,二则因为她总是习惯地把兴旺繁荣之类的概念灌输给孩子,使她难以想象逆境是什么东西。“我希望你应该从床上爬起来,这说明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以外,你对别人也怀有感情。”

“哦,我就爬起来!”女孩几乎带着欢快的口吻顿时答道。

“我并不是说,目前的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糟,”她母亲说,有意识地稍稍避开了她刚才出于意气用事,而不是根据事实说的那句话。“你的父亲认为他会顺利地度过难关,我知道他会的。不过,我希望你也应该考虑考虑你能不能想想办法高兴高兴,别让这副担子压得他完全泄了气;看来他是这样,这副担子他不得不挑起来呀。这回可别只顾想到你自己了;好样的,像个懂事的孩子吧。”

“是的,是的,”姑娘说;“我一定做到。你不用再为我操心了。”

她写了张便条后就离开房间,在她下楼的时候已经穿着整齐。她穿过几道门走到外面亲自把便条寄出。便条是写给科里的:

“没有得到我的通知别再来看我。我是有理由的,但现在不能告诉你;你也不必问我是什么理由。”

她一整天走来走去,绝望的心情有增无减。吃晚饭的时候,她下楼看望父亲。

“噢,珀西斯,”他一边坐下一边轻蔑地说,“我们倒不如不用麻烦去下什么决心为了要成全什么好事,等到需要的时候再议也不迟。我想那些英国人对罗杰斯食言了。”

"你是说他没来?"

"直到五点半也没来,"拉帕姆说。

紧接着他妻子嘴里发出一阵啧啧声。

"不过,我想要是没有罗杰斯先生我也会度过难关的,"拉帕姆又说道。"有一家公司,我原以为是顶不住逆风恶浪的,结果却仍然浮动在水面上。根据公司被拖累的危险程度看,我算是顺利的了。"这时,佩内洛普走了进来。"你好,佩!"她父亲大声叫道。"我最近不常见到你。"当她走过他的椅子旁边的时候他举起手把她拉了过来吻了下。

"是的,"她说,"不过,我想今儿晚上我一定要下楼来让你高兴高兴。我不说什么话,你见到我就行了。"

她父亲放声大笑起来。"是母亲这样对你说的吗? 嗯,昨晚上我情绪很低落;不过,我想与其说我感到伤心,倒不如说是感到害怕。今晚上你想去看戏吗?'赛勒斯在公园里'。怎么样?"

"嗯,我可说不上。如果我不去,你认为他们就演不下去了吗?"

"当然,完全过不去,"上校大声说道。"咱们全都去吧。除非,"他询问似地补了一句,"有人要到这儿来吗?"

"没有人要来,"佩内洛普说。

"好! 那咱们去吧。佩她妈,你可别晚啦。"

"哦,我不会让你们久等的,"拉帕姆太太说。她本想把艾琳那封令人愉快的来信告诉他的,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似乎当时还是压根儿不提艾琳为好。剧院里上演的是一出喜剧,上校自始至终呵呵笑个没完;他们从剧院回到家里以后,他仍然兴致勃勃,不断跟佩内洛普谈起剧情中的趣事,满心希望她也分享一份乐趣。他太太说,"我相信这个戏孩子们看了挺不错,"语气间仿佛是说那天晚上的全部安排都是为了让那姑娘,而不是为了让

拉帕姆消遣散心的;接着,她把那封信的事告诉了他,并说她把希望寄托在这封信上面。

"噢,也许你说得对,珀西斯,"他同意说。

"自从事情发生以来,我就没见过佩内洛普的情绪像今天那样正常。的确,我看到她今晚上走下来只是为了让你高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希望你马上从所有的烦恼中摆脱出来才好。"

"我想还有不少事情够佩去磨一些时候的,"上校边说边上怀表的发条。

但是沃克注意到,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办事处里的气氛令人感到宽慰,随后便来了一股寒流,虽说比第一次小,但办事处里却明显地感觉到它的存在;接着又出现了一种令人宽慰的气氛。这情况就像逐渐接近年终的隆冬季节,天气交替着变化,时而寒冷彻骨,时而风和日丽,如果持续几个星期,冰雪便全都消融了。办事处里的气氛虽然一时令人宽慰,但由于营业波动无常,情况仍然像在冬天一样,仍然令人困扰;拉帕姆的企业也同样波动无常,瞧一瞧他的脸色和脾气,就看出这种波动所带来的影响了。他逐渐显得消瘦、苍老;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办事处里,他动辄发怒,到了粗暴无礼的地步。在这些日子里,佩内洛普分担着母亲对这个动荡不安的家庭所肩负的责任;同母亲一条心地承受着这个人的变化:他郁郁寡欢,神秘莫测,不是默不作声,就是脾气大作,往日家中欢乐、兴旺的气氛已被取而代之。这时,拉帕姆早已不再谈论他的苦衷了,他态度粗暴,对妻子的干预极为讨厌。"你别管我的事,珀西斯,"一天他说道,"你自己没事可做吗?"从此以后,她就让佩内洛普独当一面,同他交往,这姑娘是不会想到要问他什么问题的。

"这可真苦了你了,佩,"她说。

"那倒反而使我宽心些,"姑娘回答说,她没有因此而提到她

自己的烦恼。可是她对科里对她这样百依百顺不禁感到有些怀疑，因为自从接到她的便条后他就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她早就想问问父亲科里是否病了；她也早就巴不得父亲问问她科里最近为什么不来。母亲说，“我看你父亲并不清楚他当前的处境。晚上他总是一个劲地埋头算着带回家来的票据，仿佛他不太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他确实总有那么一点守口如瓶的脾气。我看他一直在研究情况，但他不希望任何人了解这些情况，而且他自己算账记账。”

有时候，他把数字交给佩内洛普计算，而不愿请教妻子，虽然她运算起来更加敏捷。于是，她便去睡觉，让他们熬夜工作到午夜，不时地同一个个难题搏斗。不用说，两个人的运算能力都同样不高明，但是她心里明白，女儿对她父亲是个安慰，父亲的烦恼对女儿来说也是一种祛难防身的庇护所。有几个夜晚，她听见他俩一起走出屋子，然后她便醒着躺在床上，等待着他们在长距离散步之后回到屋里。家里首先感觉到宽慰舒心的时刻或日子重又到来。拉帕姆想知道艾琳捎来的是什么消息；他陪伴着妻子，欢快地附和着她作出的种种推测，同时为了他以前那种时而沉默寡言，时而板起面孔动辄生气的态度尽量向她赔不是。艾琳仍然呆在迪比克。她寄来了一封信，说她伯父一家都要她住在那儿过冬。“嗯，让她留在那儿吧，”拉帕姆说。“这对她再好也没有了。”拉帕姆自己常常每隔一段时间就收到他哥哥的来信。他的哥哥正在注视着大湖极地铁路公司的动静，他们迄今未曾开价购买那些工厂。有一次，他的哥哥寄来一封信，他拿去同他妻子商量，说在没有得到铁路公司希望购买这宗资产的任何明确消息时，如果有人前来，不管是什么人，开价高因而对他有利，他能否把这宗资产脱手转让给这个人；他问，他是否可以这样处理而同时又能问心无愧？

她带着沉思的目光看着他；对他来说，情况正从一次大萧条的时期中恢复过来，开始回升。“不行，赛拉斯，”她说；“我不明白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他没有像原先那样同意和顺从，相反，他抱怨女流之辈不考虑现实。他把刚才一直在审阅的一些票据关进书桌后便急匆匆地奔出房间。

其中有一张票据从盖子的隙缝中滑了出来，飘落到地板上。拉帕姆太太手里不停地在做针线活儿，但过了一会儿她捡起那张票据，放在桌上。接着，她向那张票据瞥了一眼，只见那上面写着一连串日期和数字，先后记录着款子的数目，但数目并不大，是按期付给“M 太太”的。那上面的日期已记了一年，款子的总数至少达到几百元。

拉帕姆太太把那票据放在书桌上，然后又把它拿起来放到她的针线活儿篮子里，打算交给他。他进来的时候，她只见他心不在焉地在寻找什么，随后就拿出票据准备工作，显然，滑落到地板上的那张并不在内。她想等到他发现肯定缺少了一张之后再把她捡起来的那一小片东西交给他。这张东西躺在她的篮子里，几天以后又钻到了针线活儿的底下，她就这样把它忘了。

## 二十三

新年过后，难得有暖和的日子，街上到处是积雪，车来人往，早已被踩成污秽的泥泞；接着，天穹茫茫，又是接连不断地大雪纷飞，大街重现它纯洁的面貌，但时隔不久，在积雪中又辟出一条被踩得又黑又硬的通路，它成了条坚实无比的路基，而洁白的颜色又复消失了。乘雪橇是举世无双的美事，空中响彻着雪橇

的铃声，但是每天下午在布赖顿马路上成群奔跑的雪橇中却看不到拉帕姆的雪橇；马房里的马夫捎信通知他，那匹牝马的腿肿了，不能使唤。

他和科里之间没什么来往。他不知道佩内洛普和科里是怎样安排的，他太太说她同他一样不清楚，他也不想问姑娘本人，尤其是因为此刻科里也不上他家来了。他发现，她显得比以往愉快，也比以往更能助他和母亲一臂之力。拉帕姆不时向她表露一些自己忧虑不安的心情，他让言语直抒自己的胸臆，既开门见山又没有结论，有一次他说："佩，我相信你知道我处境困难。"

"咱们的处境似乎都很困难，"女儿说道。

"不错，但是由自己造成的困境不同于由于别人的过错造成的困境。"

"我并不认为这是他的过错，"她说。

"我倒认为这是我的过错，"上校说。

女儿笑了。她在考虑自己的心事，而父亲却又完完全全在考虑他自己的心事。她必须凑合到他的思路上来。"你干了什么错事？"

"我不知道能不能算错事。别人一直这么干的。可是我要是没有搞股票该多好。我一直向你母亲保证不搞股票买卖。但是牛奶洒在地上再哭也没有用，这也适用于搀了水的股票。"

"我看哭对任何事都没有用，如果一哭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那么一开始事情就坏不了，"女儿说着又想起了自己的心事；如果拉帕姆不是全神贯注于他自己的心事，他可能已经发现凡是用金钱才能办到的或者解脱的事她都一概漠不关心。只要对她进行充分的观察，他就能看出在那些日子里她的情绪是多么多变。有多少次，她或者目中无人，蔑视一切，或者又显得不可名状地谦逊和宽容。不过毫无疑问，她的种种迹象没有一样逃

得过他妻子的眼睛。一天拉帕姆回家对太太说，“珀西斯，佩不跟科里结婚是什么原因?”

“我知道的你也一样知道，赛拉斯，”拉帕姆太太说。她注视着他，脸上带着询问的神色，想找出些弦外之音来。

“呃，照她这样下去可真是太愚蠢了。这样做丝毫没有理由。”他停顿了一下，妻子则在等他说下去。“只要她开一开口，我就能从他们那边得到些帮助。”他低下头，不愿与他太太的视线相遇。

“我猜你的处境相当困难，赛，”她怜惜地说，“要不然你不会这副样子。”

“我掉在井里了，”拉帕姆说，“而且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转身。你又不愿意让我动一动那些工厂——”

“不，我愿意，”妻子忧伤地说。

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你知道即使你愿意我也无能为力了。哦，上帝啊!”

她从没有见过他的情绪如此低落。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害怕起来，只是问道，“是不是已经到了最糟的地步了?”

“新房子不得不卖掉了，”他躲躲闪闪地答道。

她没有再说什么。她知道建房工程自年初以来已经停顿，拉帕姆对建筑师说，他想让建房工程停下来，等到春天再开始，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指望能在冬天搬进去；建筑师同意他的看法，说工程延期不会损害房子的坚固性。她为他感到心情沉重，但是又不能说。他俩一起坐在餐桌边，他这餐饭吃得比往常迟，她是来陪他坐一会儿的。她看到他没吃什么，但是她也没有劝他吃，只是等他说下去。他俩关系如此密切，已经不再劝来劝去的了。

“我也已经命令工厂停工了，”他又说道。

“工厂停工!”她惊愕地重复说,这她接受不了。自从工厂的炉火首次点燃以后至今从未熄灭过。她知道他对这一点多么自豪;他一向对每一个交谈者夸耀这件事,他也总是硬把此事塞进谈话之中作为他对成功的最重要的理解。“哦,赛拉斯!”

“有什么用呢?”他回了这么一句。“一个月前我就看到情况不妙。在弗吉尼亚西部有几个家伙在苦心经营一家漆厂。本来他们没有多大作为,只能把生漆投放到市场上。可是后来他们开始烘烤生漆,现在他们就在工厂旁边发现了一条天然气的气脉,我每付一块钱的燃料费他们却只要付一角,而他们的漆丝毫也不比我的差。结果会怎么样就不用说了。况且市场上供大于求,已经饱和了。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得把厂关闭,我也就这样办了。”

“这样做,我不知道到了隆冬季节那些工人会怎么样,”拉帕姆太太说。在这衰败的动荡之中,她眼前乱糟糟的一片,只得抓住此时此刻惟一能抓住的一个明确的想法。

“我才不管那批工人会怎么样呢,”拉帕姆高声说。“他们分享了我的福,现在让他们分享一下反面的味道。如果你如此怜惜工人,我倒希望你留一点怜惜给我。你懂得关闭工厂的含义吗?”

“我懂,真的懂,赛拉斯,”他太太温柔地说。

“那好吧!”他站起身来,晚餐碰也没碰便走进了起居室;他妻子随即发现他坐在桌边,桌上放着那些始终杂乱无章的票据。这使她想起了放在她针线活篮子里的那张纸,她决定还是不让这个焦虑不安又心烦意乱的人开口问她便把纸交给他。她把纸拿了过来。

他茫然地向那张纸瞥了一眼,随即从她手中拿去;他涨红着脸,看上去傻乎乎的。“你从哪儿捡来的?”

"那天晚上你掉在地上，我把它捡了起来。谁是'沃姆·姆'?"

"'沃姆·姆'?"他重复说，一面慌乱地看着她，接着又瞅了瞅那张纸。"哦，没什么。"他把纸撕成碎片，走到壁炉跟前丢到火里。第二天一早拉帕姆太太在丈夫起床之前走进了起居室，她看到那张纸的一个碎片，想来准是飘落在炉边地面上的，顺手一看，只见上面写着"M太太"这几个字眼。她心中纳闷，她丈夫跟一个女人会有什么交易呢，她不由得记起了他接过那张纸时那种慌乱神色，觉得那是因为她意外地发现了他在做买卖中的一个秘密。当他下楼来吃早餐时，他眼皮沉重，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走路时颤颤巍巍的；这时她仍在思索那件事。

一阵沉默之后(他似乎并不想打破沉默)，她问道，"赛拉斯，'M太太'是谁?"

他瞪眼看她。"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真的吗?"她反唇相讥道。"等你明白的时候再告诉我吧。你再来杯咖啡吗?"

"不用。"

"那好吧。吃完后打铃叫阿莉斯。我有事要去处理一下。"她倏地站起，离开了房间。拉帕姆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随后继续吃早餐。正当他还在喝咖啡的时候，她冲进房间，朝他的盘子旁扔下几张纸。"你还有几张在这儿哩，谢谢你把它们锁在你的抽屉里，对不起，别再乱丢在我的房间里了。"这一回，他知道她生气了，而且准是在生他的气。在这样困难当头的时刻，她竟然会如此对他动气发火，不免使他感到气愤。他二话没说就离开了屋子。

那天，就在下班前科里走了过来，他敲了敲拉帕姆的门，问他是否能跟他谈一谈。

“好吧，”拉帕姆说着把转椅旋转过来，又把另一只转椅向科里那儿一蹴。“坐下，我要跟你谈谈，我早该告诉你，你在这儿是浪费时间。不久前我谈起你该另外找个好差使，现在我仍然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我们对在国外销售矿漆的期望过高，我看你还是放弃了吧。”

“我不想放弃，”年轻人紧闭双唇。“我对这件事现在跟过去一样充满信心；现在我正式提议做我原来一开始就暗示过要做的事。我打算在这项买卖中进行一些投资。”

“投资！”拉帕姆探过身去，双手紧紧抓住转椅的扶手，同时眉头紧皱，仿佛没有完全听懂。

“我大约有三万美元可以放进去。如果你不想把我当作合伙人——我记得你反对搞合伙——你就让我把它看作是一种投资。但是我想我有可能马上在墨西哥干出些成效来。我喜欢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对这项事业的兴趣决不仅仅是喜欢当一个推销员。”

两个人坐在那儿相互盯着对方的眼睛。接着，拉帕姆往后一靠，用手着力而缓慢地按摩脸部。当手从脸上移开时，由于一阵强烈的情绪激动，脸庞显得有些扭曲变形。“你家里人知道吗？”

“我舅舅詹姆斯知道。”

“他认为这主意对你有利？”

“他认为到这个时候我应该能够相信我自己的判断了。”

“你说我能去他的办公室见一见他吗？”

“我想他在那儿。”

“好，我想跟他谈一谈，就在这两天。”他沉思片刻后站起身来，陪同科里向门口走去。“我看关于让你投资进来的事我不会改变主意的，”他冷冷地说。“如果说当初我不接受你是有理由

的，那末现在理由就更充分了。”

“很好，先生，”年轻人答道；他走开去关上他的办公桌。外面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正当科里整理文件时，突然闯进两个女人，她们在楼梯上推开想阻拦她们的听差，径自向拉帕姆的办公室走去。其中一位是打字员杜威小姐，另一位是个妇人；假如杜威小姐一直工作劳累，又不时经受阵阵酗酒所引起的变化，二十年以后，她的容貌和体形都会活脱像那个妇人一样。

“这是他的房间吗，泽莉拉？”妇人问，一只手朝拉帕姆的办公室房门一点。她这只手一直藏在一条肮脏的围巾里面，即使在指点房门时也没有从饰有流苏的边缘里露出来。她没有等待回答就朝前走去，还没到门口房门就打开了，拉帕姆的硕大身体堵住了门口。

“喂，拉帕姆上校！”妇人先开了口，拔高的话音中带着质问的口气。“我想弄弄清楚，你就这样丢下我和泽莉拉不管啦？”

“你要什么？”拉帕姆问。

“我要什么？你说我要什么？我要钱支付这个月的房租，家里吃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我还要点钱去买东西。”

拉帕姆蹙眉直盯着那女人，使她不由得退缩了一步。“你不能这样要钱，走开！”

“我不走！”妇人说罢便抽噎起来。

“科里！”拉帕姆以主人发布命令的口气说道——他对科里在场似乎并不在乎，那年轻人还以为他准是忘了他也在这儿哩——“丹尼斯在吗？”

“在这儿，先生，”丹尼斯说，他在楼梯的上方应声道，接着在仓库这头出现了。

拉帕姆又对妇人说，“你要我叫马车呢？还是要我叫警察？”

那妇人撩起围巾的一头捂住鼻子哭了起来。“我不知道我

们该怎么办。"

"你们该走开,"拉帕姆说,"叫马车来,丹尼斯,如果你再到这儿来,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留心点! 泽莉拉,明天一早我有事要找你。"

"是,先生,"姑娘温顺地说,她和她母亲跟着听差畏畏缩缩地走了出去。

拉帕姆一言不发便把门关上。

第二天吃午餐时沃克谈兴甚浓,好像只有用他的谈话来弥补科里的沉默似的。他谈起拉帕姆自从那有目共睹的困境开始后更成为一个难解之谜,简直使这位会计入了迷。结束时他问道,"昨晚上你看到了那个小小的马戏演出吗?"

"什么小小的马戏演出?"科里反问道。

"那两个女人和老头子,是丹尼斯告诉我的。我对他说,如果他不想被解雇最好闭上嘴。"

"这个劝告很好,"科里说。

"哦,行,既然你不愿意谈。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也不一定想谈,"沃克回答时神色自若,因为他早就感到科里肯定不会跟他装腔作势。"但是让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老头儿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守口如瓶。如果他再这样遮遮掩掩的,就一定会受到人家的议论。一个女人走进你做生意的场所,当着你的听差的面威胁你,那你不可能不让你的听差开动他的脑子。谁也不愿意让听差开动脑子,因为一个听差思考问题准是错误百出。"

"我不懂为什么对这件事一个听差就一定会思考错,"科里答道。"我不知道这女人是什么人,不过我相信她是杜威小姐的母亲;我也不清楚,当她以那种方式来找他时,为什么他除了理所当然地表示憎恶以外,其它却一无表示,我该说她是个不正派的女人,他过去一直跟她来往,而她呢,把他的好意当作理所当

然的事。”

“真的吗？他从来不让杜威小姐的名字写入工资总账里，你怎么看这一点？”

“这更证明了这是他的一桩善举。只能这样看问题。”

“哦，我这边没问题，”沃克点燃了一支雪茄抽了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直直的细缝。“作会计的思考问题不能出差错，这点我看跟当听差的没什么两样。不过你跟我在这件事上的想法相差不大。”

“如果你跟我一样想，那确实是相差不大，”科里从容地答道；“我知道如果你亲眼看到了那场‘马戏’，你的想法就会跟我的一样。如果有人以不光彩的手段控制着你，你对待他们的态度跟他对待那两个女人的态度不会是一样的。”

“这要看被控制的人是谁了，”沃克从口中取出雪茄。“我从来没说过老头儿会胆小怕事。”

“还有性格，”科里接着说；他不愿深入谈论这件事，只想谈些笼统看法，“必然要求看到某种效果。如果性格成了意外事故和表面现象的牺牲品，那末最终将大失所望。”

“家规再严，意外事难免，”沃克说。他脾气很好，但反应迟钝，言语粗俗，科里听了不禁气愤填膺。可能只是某种宽容本性才能使他的求实性格免于沦入平庸之流，当然我并不是说宽容本性永远正确。

那天晚上，别人都离开以后就轮到杜威小姐等着和拉帕姆谈话了。听到她的敲门声他打开了门，面带愁容地站在那望瞅着她。“呃，有什么事吗，泽莉拉？”他问话的语气既粗率又和蔼。

“我想知道我该怎样对付亨，他又回来了；他跟母亲和好了，昨晚上我回家后他们两个就喝起酒来了，喝个没完没了，后来连邻居都走进来了。”

拉帕姆用手在他红通通冒着热气的脸上抹了一下。“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现在你们的麻烦事比我们家的麻烦事还要大上一倍。不过我能够迅速行动的，如果不是因为你，泽莉拉，”他语气缓和了一些，“我就把你妈关在什么地方，我也能把那个家伙搞到海上去再做三年水手——”

“我可以肯定，”杜威小姐说着抽噎起来，“他这么经常回来是为了刁难我。他出门最多不超过一年，再说你虽然没法说他平日就是这么喝得醉醺醺的，但实际上他一回来就要狂饮作乐。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哦，好了，你不能在这儿哭鼻子，”拉帕姆安慰她说。

“我知道，”杜威小姐说，“要是我能摆脱掉亨，我和母亲还能对付着过日子。只是我能把婚离了，韦默尔先生就会娶我。他说过好多次了。”

“我不能说那样做很好，”拉帕姆皱着眉头说。“我不知道你这样匆匆忙忙再次结婚是否好。你现在跟任何人来往都不一定妥当。”

“哦，你不用担心，以后一切会顺利的。要是我能跟他结婚，这将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了。”

“好吧，”拉帕姆不耐烦地说；“我现在没法考虑。我猜想他们又把钱花得身无分文了吧?”

“是的，他们花光了，”泽莉拉说，“一个子儿都不剩了。”

“你们这些人太会花钱，”拉帕姆说。“喏，给你!”他掏出皮夹，给了她一张钞票。“我今晚上就过来，看看能做些什么。”

他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泽莉拉擦干了眼泪，把钱揣在怀里便回家了。

拉帕姆差不多在下班后一个小时以后才把听差打发走。当时已六点钟，拉帕姆一家通常在这个时间喝茶；但是在过去几个

月里他所有的生活习惯都给打乱了，此刻他没回家去。或许，一个人在困难的境遇中，能在与一个接着一个的烦恼进行搏斗的过程中找到安慰；现在他决定对杜威小姐信守诺言，在本来他可能刚在餐桌边坐下的时刻，他却在爬着楼梯向她的住所走去。她住在一栋老式的公寓楼里，里面早已隔成若干个套间。公寓地处火车站附近。它的周围尽是廉价的旅馆，“绅士淑女”餐厅以及附设酒吧的饭馆等。拉帕姆跟着一个在这种饭馆工作的侍者走到杜威小姐住所的门口，那侍者手托盘子，上面放着一份用餐巾盖着的晚饭。泽莉拉过来开了门。听到泽莉拉的招呼声，一个年轻人从炉子边上两脚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表示迎接客人。他身穿一套破旧的水手便服，钮扣七零八落地扣着，内衣是一件水手蓝的法兰绒衬衫。坐在炉子另一旁的女人虽然没有站起身来，却尖着嗓子为自己作不怕害臊的辩解。

“啊哟，我猜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大吃大喝，而且一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不过情况是这样的。那孩子下班回来就没有精神再去做饭了，昨天晚上我睡得糟透了，好像浑身散了架似的。我说啦，不管怎么样，又有什么用？到时候卖肉的把板油割了去，把一大堆骨头扔给你，而你付的钱却是板油的价钱，那还不一样倒霉。干嘛不直接从饭馆搞些吃的来，还省了燃料钱呢？我就是这么说的。”

“你围裙下面藏的是什么？是一瓶酒吗？”拉帕姆问道。他头戴礼帽，双手插在口袋里，既对水手的不像样的接待毫不理睬，也不屑在泽莉拉搬给他的椅子上坐下。

“呃，是的，是瓶酒，”那女人装出一副既坦率又正经的样子。“是瓶威士忌；我是用来擦风湿痛的。”

“哼，”拉帕姆嘟囔着说，“我看你也用它来擦他的风湿痛吧。”

他朝水手这一头扭过头去，只见那人站立在那儿前后晃动，

动作轻柔又有节奏。

“他今天在这间屋子里可一口也没喝过!”女人大声叫道。

“你在这儿干嘛?”拉帕姆恶狠狠地转向他说。“岸上没有你的活。你的船在哪儿?你认为我会让你到这儿来把你的老婆吃得山穷水尽,然后我再拿出钱来把这种关系维持下去吗?”

“他昨天在这儿一露面我也说了这两句话的,是不是,泽莉拉?”女人急切地凑进来指责她过去的酒友。“这儿没你的事,亨,你不能到这儿来叫泽莉拉和我来养活你。你得回到你的船上去。我就是这么说的。”

水手带着醉意,友好地对着拉帕姆微笑,嘴里咕哝着船员被解雇的事。

“是啊,”女人插嘴道,“沿海船就是这样的。你干嘛不上远洋船去干活呢?我说过这话。韦默尔先生等着跟泽莉拉结婚,为我们娘儿俩建立一个舒舒服服的家——我没多少年好活了。靠着他们,我很想心满意足地过日子,不是这样一年到头依赖人家,感激人家了,可是亨在这儿挡着道,这不是太叫人为难了?我告诉他到头来他会搞到更多的钱的,可是他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好了,听我说,”拉帕姆说,“我管不了那么多。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不想干预。但是我供养谁那就是我的事了,所以我对你们三个人说,我愿意照料泽莉拉,我也愿意照料她的母亲——”

“我想,要不是那孩子的父亲,”母亲插嘴说,“你也不会到这儿来谈往事了,拉帕姆上校。”

“这我全知道,”拉帕姆说。“但是,我把话讲在桌面上,杜威先生,我不会来供养你的。”

“我不明白亨干了些什么,”老妇人不偏不倚地说。

"他什么也没干，我打算结束这种情况。他得上条船干活，他得离开这儿。在这以前泽莉拉可以不用来上班。我和你们的关系算完了。"

"啊哟，我起誓，"那母亲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那孩子的父亲不就是为了你而丢了他的小命的吗？你自己不也说过千百遍吗？她的钱难道不是她干活挣来的？为了那点钱她起早摸黑，拼命地干，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我们吃上了面包得感激你的恩德哩。要不是因为吉姆，你也不会到这儿来像乌鸦一样对着我们呱呱乱叫了。"

"你留心我的话。这一次我可不是开玩笑，"说罢，拉帕姆转身向门口走去。

那女人站起身跟在他后面，手中仍拿着酒瓶。"喂，上校！关于韦默尔先生你对泽莉拉有什么要嘱咐的？我对她说，如果她对他没有把握，就是千方百计离了婚也没什么用。你说我们是不是请他在一张字据之类的东西上签个字，答应只要她离了婚他就娶她？我不喜欢事情悬在半空中，看样子倒是这样。这不在理上，这不对头。"

拉帕姆没有回答那位母亲，这女人为孩子的前途担忧，竟然又关注起有关的是与非的问题来了。他走出房门，下了楼梯，穿出人行道边低矮的门以后差点跟罗杰斯撞了个满怀。罗杰斯手里拎了个袋，似乎正匆匆地朝一个车站走去。他站住了一会儿，仿佛要跟拉帕姆说话，但是拉帕姆没理睬他，只是忿忿地转过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他身陷逆境，日子过得枯燥乏味，他再也没法从中脱身，即使在家里也是这样。有一两次他试图把自己的烦恼诉说给太太听，但遭到了严厉的拒绝；她似乎既瞧不起他又怨恨他；但是他念念不忘，决意要向她做个交代。一天晚上

他在房间里坐着，只见她走了进来急急忙忙要办什么事，旋即马上要走出去，他拦住了她。

“珀西斯，有件事我一定得告诉你。”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准备倾听，仿佛执意要同自己的心愿作对似的。

“我猜想关于这件事你早已有所觉察，而且我猜想就是这件事使你决意不理睬我。”

“哦，我想不是，拉帕姆上校。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不就是这样？”

她等他开口，脸上泛着冷漠而无情的微笑。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得到你的欢心，因为我不想要你宽恕我，我也不求你宽恕；不过我是由于米尔顿·开·罗杰斯的关系卷进去的。”

“哦！”拉帕姆太太轻蔑地说。

“我过去总感到——我也是这么说的——做买卖跟赌博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我还是说这句话，命运取决于翻过来是哪一张牌。我用名誉担保，珀西斯，在那个流氓把他的那些空头证券塞给我之前我还没有这样倒霉过。后来我想应该干些什么使某些方面取得平衡。我知道这不是理由；但是当我注视着市场行情，看着那些可恨东西一天一个价，一会儿涨，一会儿又跌了，我真受不了啦。长话短说吧，我开始做投机买卖——我曾经对你说，我决不愿意干这种事。我似乎赚了点钱——我真的赚了点钱；我确实相信，如果我能达到我一开始为自己规定的数目，我就会撒手不干的；但是我达不到这个数目，我开始亏本了，于是我不顾一切地往里面填钱；过去罗杰斯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我总能做得到，这一次也是一样。唉，这有什么用呢？我把本来能救我的钱都输了，本来我不用把工厂关门，或者卖掉房子的，还有……”

拉帕姆收住了话头。他妻子开始听的时候迷惑不解，继而渐生疑云，接着又从宽慰转变成几乎是得意扬扬的样子，末了，依然一副严峻的神态。“赛拉斯·拉帕姆，假定你马上要断气，难道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事吗?”

“怎么，当然是啊。你以为我想对你说些什么呢?”

“你盯着我的眼睛！你现在就没有别的压在你心头上的事?”

“没有啊！上帝知道，这已经够麻烦的了；别的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我想佩曾向你暗示过什么，因为我向她露过口风。这件事使我心里很难受，珀西斯，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我没有勇气提起它。我不能指望你说你喜欢这样。我承认我做了傻瓜，而且我还不如一个傻瓜，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不过就是这些。我没有害过任何人，除了我自己——还有你和孩子们。”

拉帕姆太太站起身，为了避开他的视线，她把头转向门口说道，“没关系，赛拉斯，我不会再把这件事提出来跟你做对的。”

她从房间内逃了出去，但是那天整个晚上她待他非常亲热，似乎希望用各种默认的方式来补偿她过去冷冰冰的态度。

她让他谈起了他的生意，他告诉他科里的建议，也说了他的反应。但是，她似乎并不赞许科里的举动，对此拉帕姆不免有些失望，因为他很想听到她赞扬科里的话。

“他这样做是为了佩的缘故!”

“唉，不管怎样，他并没有坚持啊，”拉帕姆说。他准是隐隐约约地以为科里会重复他的建议，那样他就能确认他自己是多么慷慨了。如果对自我牺牲的行为产生了这是不是多此一举的蠢事的疑惑，而这又同某种模模糊糊的信念搀杂在一起，就是认为我们只要能稍稍不那么只考虑别人就能既对自己有好处，又不会冒伤害别人的风险，那末疑惑就会转化为难以忍受的遗憾

了，拉帕姆的情况正是这样。自从科里跟他谈了以后发生了某些情况，这又使拉帕姆增添了几分希望。

“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她，”他太太说，她显得急不可耐，想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赛拉斯？”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谈谈啊，”拉帕姆伤心地说。

“是啊，说得对，”她意识到脸上涨得绯红。“我希望他不会认为这一段时间佩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 二十四

那天晚上，詹姆斯·贝林厄姆在晚饭后来看望科里，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见到了他。

“我是应拉帕姆上校的要求到这儿来的，”舅舅说。“他今天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谈了好久。你知道他处境困难吗？”

“我猜到他处境颇为困难，会计对我谈了他的猜测——他所知道的确实不很多。”

“嗯，他认为无论如何现在该让你知道他的处境了，也该告诉你他为什么谢绝了你的建议。我该说他的所作所为很正派——像一位绅士。”

“这点我不感到惊奇。”

“我可感到惊奇，一个人在有关切身利益的场合下要表现出绅士风度是不容易的。拉帕姆给我的印象是他的行为并不总是表现出他的优秀品质的。”

“难道我们之中有人能表现出吗？”

“至少有些人能，”贝林厄姆说。“他的拒绝对他说来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因为他相信这样或那样的机遇，不管多么微不

足道，也能拯救他，这就是他目前的境况。”

科里默不作声。“他的处境真的那么糟吗？”

“很难说他的处境究竟怎么样。我估计他那乐观的气质和喜欢整数的性格，往往促使他把他的财产的数字定得高于他实际的资产。我不是说他办事不诚实，我是说他估计资产的方法不严密；他对自己财产的估计是以他的资本为基础，而他有些资本是借来的。最近几次生意上的失算使他损失惨重，而且他的经济实力在急剧地下降。我的意思不仅仅指他手头的库存，也是指某种已经构成严重威胁的竞争。你知道西弗吉尼亚漆料的情况吗？”

科里点点头。

“呃，他告诉我他们在那边已经找到了一个天然气的矿脉，他们制造的漆质量同他的一样好，但是成本极低，因此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如果这情况确实，他们不仅能把他的漆从市场上排挤出去，而且还能使他在拉帕姆镇的工厂——全部设备——的价值降低到微不足道的数目。”

“我明白了，”科里垂头丧气地说。“据我了解他曾把大量资本投入他的工厂。”

“是的，而且他把他在那儿的漆矿的价值估计过高。当然，如果西弗吉尼亚油漆排挤掉他的油漆，那么他的漆矿就不值几个钱了，甚至一个子儿也不值。另外，拉帕姆除了搞自己的业务以外，还在好几件事里面插了手。跟许多同时经营好几项买卖的人一样，他一向自己记账，那些账目把他弄得晕头转向。他要求我帮他一起查看一下他的经济情况，我已经答应了。他是否能度过难关还得等着瞧。我担心这要花费一大笔钱才能办到——至少比他心目中的数目要大得多。他以为较少的数额就够了，而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数目不大的一笔钱在他身上简

直是白扔。如果问题仅仅是一笔钱的问题，甚至是一大笔钱——才能使他不破产，那倒可以想办法；但是情况要复杂得多。依我看来，拒绝你的建议对他准是一场考验。”

贝林厄姆这样说并不是想结束谈话，但是他没有说下去，科里也没有答话。

他仍然在思索这个情况，时而满怀希望，时而疑虑丛生；不管他的心境如何，他一直在纳闷，不知道佩内洛普对这件事了解多少。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她的母亲去把此事告诉了她。

“当然，他这样做是为了你，”拉帕姆太太情不自禁地说。

“那他太傻了。难道他以为我会让他给父亲钱吗？要是父亲把这笔钱也赔了，他是不是认为这会使我好受一些呢？我看父亲的反应就聪明得多。这太傻了。”

虽然她又把这句指责重复了一遍，她的脸色不如她的语气那么严厉，她甚至面露笑容；于是母亲对父亲报告说自从科里表白了想法以后她的举止第一次那样正常而自然。

“我想如果他再次提出的话，她现在会同意的，”拉帕姆太太说。

“那么，他一提我就告诉她，”上校说。

“他怎么会向你提呢！”她大声说。

他们于是发觉他们俩各自在谈迥然不同的提议。

早晨拉帕姆去上班后，邮递员送来了艾琳的第二封信，信中大谈她遇到的种种令人高兴的事；她写了很多有关她堂兄威尔（她这样称呼他）的情况。她在信尾写道，“告诉佩我希望她不要再这样傻了。”

“瞧！”拉帕姆太太说。“我看结局不会有问题，会事事如意；”甚至拉帕姆的困难也好像不复存在。“你父亲把这件事了

结以后,佩,"她感情冲动地说,"你准备怎么办?"

"关于我,你对艾琳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你将做些什么?"

"要是父亲没有了结这件事,说一说我准备怎么办要容易得多,"女儿说。

"我知道你认为他对你父亲做出那样的提议是高尚的举动,"母亲劝说道。

"是的,是高尚,但这样做很傻,"女儿说。"我看大多数高尚的举动都很傻,"她又说了句。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写了封信。写得很长很仔细,但读了一遍后就把它撕成碎片。她又写了一封信,写得匆促,信也不长,随后又撕了。接着她回到起居室母亲那儿要了艾琳的信,从头至尾默默地读了一遍。"是的,她好像过得很快活,"她叹息道。"妈,你认为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科里先生吗?"

"嗯,据我看这对他是件愉快的消息,"拉帕姆太太郑重其事地说。

"我不是很有把握——我是指该用什么方式对他说。我一开始得训斥他一顿。当然他的提议出于好心,可是你难道没看到它并不讨人喜欢? 他怎么能以为它会改变我的主意呢?"

"我看他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是吗? 为什么?"

"因为你看得出来他不是那种人。他可能想使你高兴,但并没有想用这个举动来改变你的主意。"

"对。他准知道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改变主意——至少是他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情。我曾经考虑过这一点。我不想让他感到我不领他的情,虽然我确实认为这样做很傻。如果是你,你会写信给他吗?"

"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写嘛。"

"那未免太明显了。不,还是让他去吧。要是他没这样做就好了。"

"咳,他是这样做了。"

"我已经试着给他写信——写了两封:一封信的措辞低声下气,感恩戴德,简直要趴下来,另一封则冒失唐突,轻率无礼。妈,你要是能看到那两封信就好了! 我真想把它们保存下来,等我想起我又能理智地看问题的时候拿出来看看。这两封信能打掉我身上的骄气。"

"他什么原因不再上这儿来了?"

"他没来吗?"佩内洛普反问道,仿佛这件事她并没有特别注意到。

"你应该知道的嘛。"

"是啊。"她坐着沉默片刻。"如果他没来,我想这是因为我做了些什么惹他生气了。"

"你做了些什么?"

"没做什么。不久前——我——写了封信给他。写得很直率,可是我相信他不会为这封信生气。但是这件事——他做了这件事说明他是生气了,而且并不想抓住机会及早消气息怒。"

"你究竟做了什么,佩?"母亲厉声问道。

"哦,我不知道。大概是天底下一切的恶作剧吧。听我说。记得当初你告诉我父亲的生意处境困难以后,我写信给他,要他在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之前别再到这儿来。我说我不能告诉他为什么,打那以后他就没来过。我真的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母亲面带怒容,狠狠地盯着她看。"咳,佩内洛普·拉帕姆!我还以为你是个懂道理的孩子,其实你是我所看到过的最大的傻瓜! 你以为他会来这儿看一看你是否愿意允许他来吗?"

“他可以写信嘛，”姑娘强调说。

母亲转动着舌头发出绝望的“啐啐”声，同时向后往椅背上一靠。“要是他写了信，我倒会看不起他了。他做得完全正确，而你——你做得——我没法说你做得怎么样。我为你惭愧。一个姑娘对待妹妹是那样通情达理，说话和办事总是恰到好处，可是当牵涉到自己的时候却是那么一个招人反感的傻瓜！”

“我当时想应该马上同他断绝往来，免得他以为父亲一旦变穷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希望。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这是我表现英雄气概的惟一机会，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抓住了它。你别以为我的态度不真诚，就因为看到我现在可以一笑置之，母亲！我当时就像行尸走肉一般！可是上校已经逐步走向崩溃，他把什么都搞糟了。我以为他第二天就会破产，到那时候另一个他就会理解我的意思了。谁想到一拖就是两个星期，什么英雄气概都一扫而光了，落得跟以前一样索然无味！”她看着母亲，脸上的微笑在泪水中闪烁，两片善于逗乐的嘴唇颤抖着，嘴角边露出一丝微笑。“对待别人通情达理是够容易的，可是当牵涉到自己的时候，瞧我就是这样的人！尤其是我不该做的我却拼命想做，因此看起来当我做我不愿做的事反倒是做我应该做的事了！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倒是很大的成功，对我在上校面前振作精神很有帮助。要不是科里先生总是避开我们，要不是因为过去我对他的态度很恶劣我一想起他就非常恼火，我早就一文不值了。”

眼泪顺着她的两颊淌了下来，但母亲却说，“行了，去写封信给他吧。你说的话就算了，别那么计较了。”

她的第三封信也并不比她前两封信使她高兴多少，不过她还是寄了，尽管措辞既生硬又别扭。她写道：

亲爱的朋友：

我给你寄上次那封便笺时我曾盼望你能明白，几乎就在第二天吧，为什么我不能再见到你。现在你该知道了，你千万别以为如果我父亲发生了任何事情我会盼望你给予帮助。这当然不能成为我不感激的理由，对于你的建议我确实很感激。我该说，这符合你的天性。

你诚挚的

佩内洛普

她把信寄出后，傍晚他就派人送来了回信：

我最亲爱的：

我做的事微不足道，你的赞扬使它顿生光辉。我所有的一切以及我自己都属于你。你是否愿意由来人捎回一封短笺，告诉我是否可以来看你？我知道你的心情，不过我有把握能使你改变想法。你得想到我爱你丝毫不曾考虑你父亲的状况，而且我将永远如此。

汤姆·科里

这一番宽宏大量的话语使她不由得泪水盈眶，模糊了她的视线。不料她只是这样回答：

“请别来；我已经下了决心。只要我们还没脱离困境，我就不能见你。如果父亲遭到厄运，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

她把他的来信给母亲看，也说了说她回信的内容。母亲思索片刻后叹息说道，“唉，我希望你开始了的事将来能做到底。”

“哦，我根本没什么要做到底的。我不用做什么，那是我的安慰——惟一的安慰。”说罢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事后，拉

帕姆太太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起先他不吱声，正如她一开始也是沉默不语。然后他说，“我看我并不要求她不这样做，可能她只能这样做。如果我能重整旗鼓，她没有必要感到逆来顺受；如果我一蹶不振，我也不要她认为自己欠了人家的情。我想她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这时，科里老夫妻俩也在根据儿子认为有必要向他俩说明的事实作出判断。

“她的表现很得体，”科里太太听了儿子向她说的一番话后说道。

“亲爱的，”丈夫笑着说道，“她的表现太得体了。如果说她已经用机灵的眼光研究过整个局势并且胸有成竹的话，那她的表现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拉帕姆的财务崩溃过程有如某些慢性机能失调症的进程，一旦在人体上发展后，进程便时断时续：有时有明显的改善，不时地使人感到宽慰；有时似乎根本不在发展，这时它给人以彻底康复的希望，不仅患者这样想，从科学本身的眼光看也是这样。詹姆斯·贝林厄姆看到拉帕姆度过这样那样的危机后不由得开始相信他可能会完全度过难关；在这些时刻，当这位大参谋面对事实的证据除了谈谈经验或者或然率等以外无法提出任何异议时，拉帕姆便精神振奋，勇气十足，把乐观的情绪传染给全家人。我们从诗人和小说家那儿借来了对灾难、悲伤、痛苦的看法，认为它们是无休无止的，但是根据我们目睹的情况，我们和别人生活中每一历程都教导我们的这种看法是一种谬误。对于外界来说，居丧的人家虽然合乎礼仪地气氛暗淡，但是在自己人中间也仍有朗朗笑声。一阵阵欢声笑语如同一阵阵悲恸的啜泣声一样发自肺腑，它会缓和忧郁的气氛。饱受悲痛而活着的人相聚在一起说些俏皮话互相打趣，但他们在诙谐之余一想到死者便又

多愁善感起来。在一阵沉寂之后，一种希望得到人们同情和享受生活中乐趣的希求（虽然这种感情并不比许多其他人更加热切），正证明他们的心情开朗是理所当然的；尔后，悲哀的心情又会突然袭来，令人既痛心又绝望，于是便又一次与合乎传统的分寸感吻合无间。拉帕姆所处的逆境在这方面与居丧有相同之处。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和寓意作品中所描写的逆境相似；在拉帕姆倒霉日子里，有时会出现生意兴旺的情景，虽然从总的情况看逆境是连续性的，但不是没有间隔。有时候，一周内反复出现挫折，这时拉帕姆不得不咬紧牙关，紧紧抓住他仅有的希望不放；接着有好几天结果相反，或者说小有成就，这时他坐在桌旁喝茶时会满嘴笑话讲个没完，还要上戏院看戏，或者做些什么让佩内洛普高兴高兴。他期望奇迹般地取得一次巨大成就，使他过去鼎盛时期的兴隆情景黯然失色。他想这样一来，不仅仅他的事业而且他女儿的爱情纠葛中的一切困难便会迎刃而解。“你看吧，”他跟妻子说，“前景是光明的。艾琳跟比尔的儿子相好，这样佩就能了却一桩心事。如果情况像过去两天那样顺利，我就有能力给别人一些人情，佩就会感到她是在自我牺牲，那时我猜她就会同意的。如果情况能像我现在所期望的那样发展，而且形势总的来说有所好转，我就可以向科里表明我很感谢他的提议。那时我会提出我们俩建立合伙关系的。”

拉帕姆和他的太太即使在事事不如意，而且也似乎无法跳出厄运的罗网时也可以找到种种聊以自慰的理由。他们得知艾琳安全无恙并完全不用他们操心时心里非常高兴。他们看到科里和佩内洛普没有订婚是因为她不同意，于是在满意的心情中伴有几分自豪感。困难使他俩紧紧团结，他们感到利害和感情完全一致；他们相互承认：最挫伤他俩自尊心的莫过于这种想法，就是拉帕姆竟然无力为女儿做到科里家可能希望他做的一

切。不管此刻发生什么变化,科里家也难以说什么拉帕姆家曾经竭力促成这件好事。

最近,贝林厄姆曾向拉帕姆提出采用财产转让[1] 的办法,认为这是帮助他摆脱困境的最佳方法。很明显,目前他无力偿还债务,如果他不作出招致毁灭的牺牲,他就无法筹集到一笔钱,到头来他还是逃不掉破产。贝林厄姆解释说,如果他准备转让,就可以赢得时间,提出条件;形势不可能变得更糟,一般说来还有可能改善,业已饱和的市场可能得到恢复,那时他就能重振旗鼓了。拉帕姆没有同意。他的挫折初露端倪时,他认为能轻而易举地放弃一切,让债主拿走一切,只有他们才能让他清清白白地退出来;当他和妻子谈到大湖极地公司铁路沿线上的工厂时,他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这种感情。谁想从那以后情况越来越糟,他现在无法同意即使是象征性地办理一下所提议的资产转让。他发现别人对待他既不大度也不诚实,而且不少人似乎联合起来要扳倒他,于是一种对所有债权人的敌对情绪在他心里滋生起来;他暗想,何不让这些人也吃点苦头呢?最重要的是他怕资产转让会引人注目。这等于公开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傻瓜;他不能忍受他的全家认为他不但鲁莽而且愚蠢的想法,尤其他那做法官的兄弟一直把他当做工商业智慧的灵魂。他愿作出任何牺牲以免落得这个下场。跟贝林厄姆分别时他决心作出一项牺牲,这是他心中盘算最多也是最难作出决定的。他准备卖掉他的新房子,这样做招来的议论最少。大多数人只不过认为他有了个很慷慨的买主,由于他以往运气不错,人家还以为他从中得了利;对他有所了解的人会说,他在"收",不过这不能

[1] 财产转让指把公司移交给其他经纪人,由他们解决公司债务问题,这样即使公司倒闭,拉帕姆的个人财产也不致被吞没。

怪他;在局势艰难之际,很多人都会这么干的,他们是些最精明,最谨慎的人。所以效果甚至可能良好呢。

他走出贝林厄姆办公室后直接去房地产经纪人那里,打算把房子委托他出售,要知道他一旦下了决心就不会踌躇迟疑,他就是那种人。不料一说起他想请经纪人出售他那幢在灯塔街的临河房子时,他发现自己的声音一出了嗓子就往低处走。经纪人兴致勃勃地说行;他想拉帕姆上校总该知道此刻房地产买卖很不景气吧。拉帕姆说知道,不过他不想廉价出售,他也不愿意那位经纪人说出他的名字或者明确地描述那幢房子,除非对方确实想买。经纪人又一次说好啊;不过又加了一句——如果这是句笑话,拉帕姆倒是会欣赏的:他手头有半打灯塔街临河房子,没有一个卖主希望公开姓名,也没有一个人愿意他向买方描述自己的房地产。

事实上,他发现那么多人与自己处境相同不禁宽心了些;他冷冷地微微一笑,接过话头说,是啊,他想不少人的情况大致上就是这样。不过他没有勇气告诉妻子这件事。那天整个晚上他坐着默不作声,甚至没有查看账目,很早就上了床。长夜过了一半他躺在床上还在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只是等到他暗暗向自己保证一定要把房子从经纪人手中撤回来后才进入梦乡;但第二天早晨他睡眼惺忪地径自去上班,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痛苦地思忖,无论如何,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嘛;可能一个月以后会有时间去兑现诺言。

一个听差拿着经纪人写来的便笺走进他的办公室,上面写道有位在秋季察看过这所房子的买主到他那边去过,想了解能否买下它,他愿意付出截止他察看房子时所耗费的一切金额。拉帕姆读了信笺心中涌起一阵惆怅。他想敷衍过去,他想猜一猜买主可能是谁,后来他断定此人准是跟建筑师一起看过房子,

他可不喜欢这种做法;但是他知道不能这样来答复经纪人,于是他在回条上说,他将在次日早晨给予答复。

眼看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却舍不得与房子分手了。他在这所房子上面寄予了多么大的对自己以及对孩子们的希望啊。如今一想到要把它卖掉不禁浑身打战,心中也一阵恶心。由于缺少睡眠而引起的心绪不宁以及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所引起的震惊,他再不能从容地工作下去;很早他就离开了办公室。他想去看一看房子,力争在那儿得出某种结论。美丽的街道上一长排路灯迎着夕阳伸展开去,在映照得通红的天空中闪耀着光亮;拉帕姆的喉头仿佛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他停下脚步站在房子前面,看着繁星似的路灯。这些路灯不仅是街头景色的一部分,也是他的骄傲和荣誉、他的成功以及他前半生春风得意的一个部分,如今这一切都在逐渐消失,溃败在他的孤立无援的双手中。他咬咬牙把哽住咽喉的感觉按捺下去,但是他热泪盈眶,眼前的路灯和使得这些路灯闪闪发光的淡红色天空都变得模糊不清了。他转过身,如同他过去经常做的那样,抬起头来望着窗户。冬天到了,这些窗口都整整齐齐地挂上了白布防寒。这时他不禁想起他和艾琳停留在房子前的那个夜晚,当时她说她再也不会住在那儿了,他则鼓励她要勇敢地面对问题。据他看来,在这整条街上,没有一幢建筑的外表能比得上他的房子。在跟建筑师做了长谈以后他对整个设计的令人满意的朴素以及细目设计的精致,几乎像建筑师本人所感受的那样,逐渐感到亲切以致宠爱。他喜爱这幢房子犹如一个外行的耳朵喜爱一首优美和谐的乐曲一般。他也辨认出了这项精细的工程与许多其他房子之间的差异,那些房子俗里俗气,矫揉造作,门面装饰得过于浮华。西摩为了开导他,曾经在后湾区别的地方提醒他注意这些房子。此刻,他沉浸在忧郁的深渊中,同时力图回忆起是哪一座意大利城

市西摩说他首先在那儿想起用这种方法处理砖房工程的。

他掏出钥匙，打开了临时屋门——这把钥匙他总是随身携带以便随时进出——走进了屋子。室内光线暗淡，同时由于整个冬天严寒不断侵袭，使人感到非常寒冷。在他看来，好像建房工程在一千年前就已经停顿了。屋内散发着未经油漆的木材和表面光洁而坚硬的灰泥的气味；虽说进行了试验性的装饰工程，有些地方灰泥依然保存了下来。与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的还有一些难闻的颜料和金属混合物的气味，西蒙想用这些材料来进行一项大胆而新颖的装饰试验，但是他并不成功。拉帕姆特别觉察到他自己牌号油漆的那种特殊气味。一天，他在办公室里把矿漆拿给建筑师看，建筑师大感兴趣。当时便要求拉帕姆让他试用一下珀西斯牌号的油漆，以便在拉帕姆太太的房间的最后一道工序里实现他的一个小小的想法。如果试验成功，他们可以告诉她原委，让她惊喜一番。

拉帕姆向接待室里的凸窗瞥了一眼。科里第一次来到房子跟前时，他跟两个女儿就坐在这儿的支架上；随后，趁着从挂着白亚麻布窗帘的窗框里还透进一些微弱光线，从楼下到顶楼把整幢房子视察了一番。地板上撒满了木匠留下的刨花和木屑，在音乐室里，这些刨花和木屑给从窗帘上一条宽缝里吹进来的穿空风吹成歪歪斜斜的几幅长条。拉帕姆试图把窗帘固定住，可是没成功，便顺势站立在窗前，从宽缝里向水面眺望。冰块已经不见，低落的潮水在夕阳的余辉中显得平坦坦、红艳艳的。坎布里奇平地在积雪的覆盖下沉眠了一个冬天，经水浸泡的草地黯淡、枯黄，一片光秃；群山、秃树、塔尖、屋顶在天际中衬托出暗黑的轮廓，仿佛是法国学派风景画中的实物一般。

拉帕姆一时心血来潮，想在音乐室里检验一下烟囱的质量；他已经在楼下的餐室里和楼上女儿房间里的壁炉里试过，可是

这儿的烟道依然炉灰不染。他把一些刨花和木块收集在一起点起火来。火舌欢快地腾起，这时他发现那边有一只装钉子的木桶，便随手拖来坐在上面观看起来。真是太妙了；烟囱质量没法再好了；拉帕姆透过有道口子的亚麻布窗帘向外望去，一面自言自语：那个开价想买他房子的人，不管是谁，让他见鬼去吧！只要他身上还有一个子儿，他就决不肯卖房。他说他会闯过难关的；他突然想到，要是他能筹集一笔款子买下西弗吉尼亚那批家伙的企业，他就会万事顺利，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了。他啪啪地拍了几下臀部，真怪，他以前怎么没想到这点；接着他捡起一片木片，从壁炉里引火点燃了一支雪茄烟后便重新坐下，在心里盘算起来。

他没有听见上楼梯的沉重的脚步声，这时有人向着他所在的房间走来；原来这是一位警察的脚步声。拉帕姆此时背对着房门，正在烟囱角落里抽烟；那警察朝他大声喊道，"喂，你在这儿干什么？"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拉帕姆回敬了一句，一面倏地在木桶上转过半个圈。

"我得给你点颜色看看，"警察边说边向他走去，突然他收住脚步，因为他认出来了。"啊，是拉帕姆上校！我还以为是什么流浪汉闯了进来哩！"

"来支雪茄不？"拉帕姆热情地说。"抱歉，这儿只有这只小桶可以坐。"

警察接过雪茄。"我在外面抽。我刚接了班，不能停下来。在试试你的烟囱？"

"是啊，我想看看这烟囱道风怎么样。看起来呱呱叫。"

警察用审视的目光向四下看了看。"你得把那边的布窗帘补一补。"

"是啊，我得跟承包商说一说。今晚上先凑合着。"

警察走向窗户，想把亚麻布用别针扣在一起，可是跟拉帕姆一样没有扣成。"我弄不好，"他又一次环视四周，说了声"呃，晚安"，接着就走出房间下了楼。

拉帕姆仍然呆在炉火旁，直到把雪茄吸完；然后站起身来，脚蹬沉重的靴子在燃烧的余烬上往返踩踏，在这之后他就回家了。晚饭时他兴致勃勃，他告诉太太，有件事他觉得很能肯定，再过二十四小时他就会告诉她是怎么回事。他让佩内洛普陪他上戏院，散场后，夜景很美，他说他们得到新房子附近去散散步，看看它在星光下的姿态。他说回家之前他在那儿呆过，还在音乐室里检验过西摩设计的烟囱，真是灵验极了。

他们临近灯塔街时，觉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骚动和喧嚣，不一会儿，宁静的空气中传来了一阵喧嚷声。透过喧哗人们可以感到一种强有力而又连续不断的搏动声。他们上方的天空映照得通红，在公共花园角上一拐弯他们就看见黑压压一片人群拥塞在通亮的街道前方挡住了视线，人群的那一头有六台发动机开足了马力，从它们的烟囱里喷射出一股股闪着火光的烟柱和水汽。许多梯子靠在建筑物的正墙，屋顶上一大团火焰熊熊上蹿；消防人员像大甲虫似的紧附在云梯上喷射出粗大水柱，但也只能偶尔在局部使那傲慢的火舌稍稍有所收敛。

人群站立在燃烧的房子前一面凝视着大火一面窃窃议论着，不时地搀杂着呼叫声和神经质的大笑声。拉帕姆不需要从人群中挤过去就能确定这是他的房子。

"怕是我干的，佩，"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在观看的人群中有一批人好像从邻近的屋子里正在吃晚饭的时候跑出来的，几位女士身上稀奇古怪地不知包裹了什么，好像她们随手抓到什么就裹在身上了。

"太壮丽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叫道。"我无论如何也不肯错过这个好机会的。赛明顿先生,你带我们出来,真太感谢你了!"

"啊,我想你会喜欢的,"那位赛明顿先生说,看样子他准是请客的主人;"你可以毫不惭愧地享受这种乐趣,迪拉诺小姐,因为恰好我了解,这所房子的主人就是一年为你烧一次房子也不会在乎的。"

"哦,如果我下次来,他还会烧吗?"

"我可以完全肯定。我们波士顿人做事总是很彻底的。"

"他应该在上面涂一层他的那种防燃漆,"这伙人中另一位绅士说。

佩内洛普把父亲拉开,走向刚刚停在就近的第一辆马车。"这儿,父亲! 上去吧。"

"不,不,我不能乘车,"他的话音很浓重,接着一言不发地走回家去。他见到妻子劈头便说,"唉,珀西斯,咱们的房子完了!大概是我自己放的火;"他的大衣和帽子都没脱就在抽屉的纸张里翻寻什么,这时太太设法从佩内洛普的口中探知了事实真相。她没有责备他。纵然没有她的火上加油般的指责,他的自我谴责准是够严厉的了,这一点是明摆着的。况且,她的脑子里起了个可怕的想法。

"哦,赛拉斯,"她结结巴巴地说,"他们会以为你放火是为了得到保险金!"

拉帕姆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张手里的票据。"作为营造一方我保了险,可是上星期到期了。损失无法弥补。"

"哦,谢谢上帝开恩!"妻子大声说道。

"开恩!"拉帕姆说。"这种开恩太怪了。"

他上了床,不一会便酣睡起来,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震惊后有时会这样的。或许,这与其说是睡眠,倒不如说是昏睡。

# 二十五

拉帕姆醒来时心里乱糟糟的，头天晚上的损失似乎已变得遥远，整个夜晚它模模糊糊、阴森森地向他逼近。不料他还没有从枕头上抬起头，他的损失已变得既坚实又沉重，这需要他拿出全部意志力才能挺住并活下去。当时，他巴不得没有醒来，最好他永远也不醒来；但是他毕竟起床了，准备面对这一天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忧患。

各晨报都刊登了大火的报道和损失的估价。奇怪的是，记者竟然查明全部损失都落在拉帕姆一人身上；他们报道说，那张保险单碰巧刚在上星期期满，这个偶然的巧合自有它新奇独特之处，使人们读来颇感兴趣，原来陈腐的新闻报道也因此添上生动活泼的一面。老天才晓得这个情况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报道说，那幢建筑物除了断垣残壁以外一无所剩；拉帕姆在上班的路上曾经经过那被烟熏黑的骨架。几扇窗户宛如骷髅的眼窝，向下直盯着街上被踩得黑黑的雪泥；人行道上覆盖着一片薄冰，从消防车里喷射出的水顺着屋子的表面往下流淌时，就像一股股泪水一般，这时却已冻成了冰，从窗台上，墙顶上以冰柱的形状悬挂下来。

他尽力打起精神向办公室走去。头一天傍晚他坐在现已毁于大火的壁炉边抽烟，心里闪过挽回败局的可能性，当前，这可能性仍然存在，也许还是惟一的希望；他心中暗想，他既然已经决定不卖房子，他的财政状况不见得因为房子被毁而变得更为拮据，因为即使房子没受损失他的钱仍旧是一笔死钱；至于用抵押房子可能筹集到的款子可以用其它办法加以弥补；再说，如果

他们愿意出售，他依然可以把西弗吉尼亚公司的矿藏、工厂、现有的库存以及美好的意愿等等一古脑儿买下来，并和他的企业联合在一起。他下午很早就去看了贝林厄姆，他对拉帕姆的损失表示慰问，拉帕姆听了很不耐烦，但尽可能地以彬彬有礼的态度打断了他的话。起初，贝林厄姆对他计划的卓越胆识深感钦佩，这样的计划当然是很出色的；但是很快他便开始疑虑丛生。

"我碰巧了解到他们的资金并不雄厚，"拉帕姆强调说。"他们会欣然接受买主的开价的。"

贝林厄姆摇摇头。"如果他们在老产品上已经赚到利润，并且向人家表明今后他们的油漆会卖得更便宜，质量会更好，那么他们想要多少钱就能弄到多少钱。如果你受到他们的威胁，你要筹集足够的钱是非常困难的。既然有这样的竞争在进行，你知道你在拉帕姆镇的工厂的价值，你也知道库存产品已经缩减到何种程度。最好还是卖给他们吧，"他最后说，"如果他们愿意买的话。"

"这个国家里还没有人出得起买我企业的钱，"拉帕姆说，同时气忿得双手颤抖着把上衣的钮扣扣好。"再见，先生。"说到底，男人不过是长大了的男孩。贝林厄姆眼看这个傲慢而又顽固得出奇的孩子怒气冲冲地冲出房门，心中感到既真诚而又无可奈何的同情。

但是拉帕姆却相信他已经开始看透贝林厄姆这个人了：原来他是那个阴谋集团的一分子，拉帕姆的债权人正在设法把他逼向死胡同。他特别感到庆幸的是自己没有跟那些冷若冰霜，自命不凡的上流社会中的人发生什么关系，到目前为止是他施恩给他们。他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下定决心要争这口气，要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不管是美是丑，看一看他和他的孩子没有他们也能活下去，甚至能洪福齐天。他暗想，如果佩内洛普此刻刚和

科里订婚，他一定逼她马上解除婚约。

他知道眼下他应该做些什么，他将不失时机地马上去做，他将去纽约去见那些西弗吉尼亚人；他们在纽约设有一个总办事处，他打算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然后再向他们提个建议。他处理这件事要比一个光有热情的人处理得妥当。当真正谈到生意的节骨眼上时，他那求实的天性，既警觉又谨慎，就会出面帮助他把一度左右他的行动、这时又在心头伺机表现的狂热压制下去。他发现西弗吉尼亚人满怀信心，待人热忱，只交谈十分钟他就知道他们尚未在资金市场检验过自己的实力；他们对究竟能吸引多大或者多小的投资心中并没有数。拉帕姆自己如果有一百万美元资本，早就毫不迟疑地全数投入到他们的企业中去了。当他们还木然不知的时候，他看到了他们在竞争中稳操胜券，而且如果他们有足够资金扩展企业，他们还能使他破产。这只是时间问题罢了，但是他争取到了主动。他坦率地提出把他们的股权合并起来。他承认他们的生产条件好，他得拼命和他们搏斗；但是如果他们之间不能达成某种协议，他决心搏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还要竞争下去，弄得两败俱伤呢，还是形成合伙关系共同经营，最后控制整个油漆市场。拉帕姆提出三种抉择，每一种都是正大光明的：把他的企业卖给他们；把他们的企业全部买下；把两家设备和人员合并起来。建立一个不可战胜的联合体。让他们开出买进的价格，卖出的价格以及联合的价格，或者换句话说，开出他们所需资金的数目。

他们商谈了一整天，一起到阿斯特饭店去吃午饭，戴着帽子坐在餐柜前的一排凳子上，膝盖擦着柜台，边狼吞虎咽边思考问题足有十五分钟光景，然后又回到他们原先走出来的地下室。西弗吉尼亚公司的名称用镀金印刷字体写在宽阔而低矮的窗户上，该公司的漆，有矿石形状的，有烧炼过的，有拌了油的，一样

样都陈列在窗台上。拉帕姆仔细看了看并夸奖了一番；他们大家都不时提到这种漆；他们又派人搞到拉帕姆的漆产品与他们自己的做一比较，西弗吉尼亚人承认拉帕姆的产品比他们的质量好。他们都是年轻人，论出身，同拉帕姆一样也是乡下人，都用同样的乡下人的兴味甚浓的大胆眼光从他们窗户上方向人行道探望，看着这个大都市里的人的腿部没完没了地走过。他同他们相处得很好。最后他们说了想法。他们说，要买下拉帕姆的全部产权是无稽之谈，因为他们没有这笔钱；至于出卖他们的产权，他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买卖很可观。但是他们愿意尽快地使用他的资金去发展企业，如同他们愿意使用任何别人的资金一样。如果他能够为了这个目的投资一笔钱，他们愿意和他合作。他可以在拉帕姆镇办厂，在波士顿经销；而他们在卡纳华瀑布办厂，在纽约经销。跟拉帕姆洽谈的两兄弟开了价，但尚须得到在卡纳华瀑布的另一个兄弟的同意，他们将写信给他，并要他打电报答复，这样拉帕姆在三天之内就能得到回音。但是他们完全相信他会同意的。于是拉帕姆怀着得意洋洋的心情搭乘十一点的火车返回。火车驶近波士顿时，他的这种心情也逐渐消失了，因为筹集这笔款子还得克服重重困难。于是他想起那些人的条件似乎太苛刻，但是他又暗自承认他们手上的买卖坚实可靠，他们相信能在别的地方筹集到同样数目的资金这一点无可非议；他也承认一定要有这样一笔数目的资金才能使他们的油漆在合理的规模上盈利。他要是也像他们一样年轻，也会这样干的。当他在波士顿的阿尔巴尼车站从卧铺车厢下车时，他显得衰老；忧伤和睡眠不足使他产生一种悲伤的自怜感，他不禁希望他们要是能知道上了年纪的人的心情就好了。要是在一年前，或者半年前，他对筹集资金有困难的想法一定会一笑置之。但是他沮丧地想起手头还有大量的油漆库存，

现在都成了市场上的滞销品，想起罗杰斯带来的损失和由于其他人破产造成的损失，想起那场在几小时之内就吞噬了数以万计的金钱的大火；他也怀着悲痛想起了好几万元都在股票交易中输光了，想起那些股票市场经纪人不管你是输是赢都把佣金装入腰包；现在，除了他在纳金广场的房子，或者在拉帕姆镇的矿藏和工厂以外，他再也想不出能用什么作为抵押去借钱。他想起在大湖极地铁路公司沿线的那宗产业本该值很多钱，但是现在由铁路说了算，如果他们说不值钱，那就是不值钱，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咬紧牙关，气愤得一筹莫展。

他没有回家，这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东奔西走地借钱上了，他想看一看能不能筹措到这笔款子。不料他发现他原以为会借钱给他的那些人都参加了旨在逼得他走投无路的阴谋中去了。不知怎么，大家都了解到他的困境。谁也不愿意不花些时间考察一下他企业的现状，就应允接受在拉帕姆镇的工厂作为抵押而借钱给他；但是拉帕姆没有时间可以等待，而且他也知道他的企业经不起什么考察。他把纳金广场上的房子作为抵押可以借到一万五，把灯塔街上的地皮作为抵押还可以借到一万五，而这些就是一个照理能身值百万的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他曾说过一百万这个数目，但这样说是为了跟贝林厄姆抬杠，因为他曾把拉帕姆的财产作了一番分析，这下可冒犯了拉帕姆，虽然他当时未表露出来。那分析证明他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富有，那么明智。他那受到伤害的虚荣心不容许他到贝林厄姆那儿去要求帮助或征询对策；还有，即使他说服了自己去向他的几个兄弟借钱，那也毫无用处；他们不过是西部的小康之家，不是他所需要的那种规模的资本家。

逆境经常把人引向孤立无援的地步，拉帕姆目前正是这样。无论在实践上或理论上，如果以此来考验一下所有曾经看上去

是朋友的人，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受得住。他带着自我鄙夷的忿恨心情想起那些遭遇困难时他曾出力相助的人。他暗自思忖，在这方面他是个傻瓜；过去他的某些瞻前顾后的行为使他受到了损失，这也使他看不起自己。拉帕姆看到各种道德力量都在背弃他，心想他希望能有次机会报复一下，又想到今后可得学会好好照看自己了。根据他的理解，他可以有几天活动时间，一天的失利并不能使他垂头丧气。回波士顿后的那天早晨，他事实上碰到了一点好运气，一时受到很大的鼓励。一个人走进办公室询问有关罗杰斯的一项投机性的专利权，最后他把它买了去，当然，他出的价比拉帕姆希望的要少，但是拉帕姆把它处理掉了，换来了一些钱，这却未尝不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原来以为它一文也不值。交易达成后，他急切地问买主是否知道罗杰斯的下落；拉帕姆暗自以为是罗杰斯发现了这项专利还值几个钱，所以派了人前来购买。不过看来这是一种错觉；此人不是从罗杰斯那儿来的，而是从别处听到有这么一项专利的；接着在那天下午听差进来告诉他说罗杰斯正在外面的办公室里等候，他希望跟他说几句话，拉帕姆听了大吃一惊。

"好吧，"拉帕姆说。他没法做到一开始就用严厉的态度来接待罗杰斯，虽然他很想这样。事实上，由于上午尝到一点好运的甜头，他不由自主地以随和的态度对待罗杰斯。他还请他坐下，当然口气生硬，但毕竟说得清楚明白；罗杰斯说话时毫无生气，大意是说他在兑现一个月前说的约会的诺言，"那些英国买主现在在城里，他们想跟你谈谈有关那些工厂的事。"拉帕姆听了可并没有把他赶出门去。

他坐在那儿注视着他，想弄清楚罗杰斯的来意；他并不相信那些英国买主——即使确有其人——会想到要买他的那些工厂。

“如果工厂不出卖会怎么样呢?”他问道,“你知道,我一直在等大湖极地公司的开价。”

“我一直也在注意。他们还并没有开什么价啊,”罗杰斯轻轻地说。

“你是不是以为,”拉帕姆的怒火蹿了上来,“我会像你把工厂转让给我那样把工厂转让给别人?要知道六个月以后它们可能连十分之一的钱都不值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你的打算,”罗杰斯若无其事地说。“我来是想告诉你,这些买主想以公平的价格从你手里买进这批工厂——是以我转让给你的时候我提的价格。”

“我不相信你,”拉帕姆粗暴地大声叫道,但是一种任性的,由掠夺愿望引起的希望使得他的心脏怦怦跳了起来,仿佛要在他胸膛里翻个身似的。“第一,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买主;第二,我不相信他们会以这样的价格买进,除非——除非你对他们撒了谎,就像你对我撒了谎一样。你有没有告诉他关于铁路公司的事?”

罗杰斯以同情的目光看着他,但是回答时的语气却照例还是干巴巴的,“我认为那没有必要。”

拉帕姆早就料到他如此回答,而且他还期望或打算一听到这个回答后便大发雷霆,狠命地把罗杰斯痛斥一番,不料到临头他只是无可奈何地气喘吁吁地说,“我倒想知道你在耍什么把戏!”

罗杰斯并没有直截了当地答复,而是以平静的口气不偏不倚地说话,仿佛拉帕姆并没有表明他不同意以他建议的方式来处理产业:“如果我们能把产业卖了,我就能把你借给我的款子还给你,同时也就有了一些资金用来参加一项计划。”

“你以为我会偷窃这些人的钱来帮你在什么新计划里掠夺

别人吗?"拉帕姆答道。他脸上的冷嘲表情是为了维护德行的尊严,但毕竟仍然算是冷嘲。

"我想在眼前钱对你也是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在想法子借钱。"

这句话证明罗杰斯对他的情况一清二楚,以及此人用心之险恶;拉帕姆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否最好还是把这一切看作是命运的作弄并听任它的摆布;不过他还是回答道,"我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钱,以后我再和你商量这笔混帐生意。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些人打昏在街上,再把钱从他们的口袋里抢走吗?"

"他们从波特兰来这儿看你,"罗杰斯答道,"几个星期前我就在等候他们了,但是一直没来。昨晚上乘塞凯西恩号轮船来的;他们原想五天前就能到,但是海上风浪很大。"

"他们在哪儿?"罗杰斯熟悉航行消息,拉帕姆听了不知不觉地好像自己这艘船也漂离了系泊地,只得以无可奈何又毫不在乎的口气问了这个问题。

"在扬格旅馆里。我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吃了晚饭后去看望他们;他们晚饭吃得迟。"

"哦,你说了,是吗?"拉帕姆试图抛下另一只锚,重新抓住他的原则立场。"呃,这样吧,你去告诉他们我不来。"

"他们住在这儿的时间有限,"罗杰斯说。"我提今天晚上,因为他们不能肯定是不是能多住一个晚上。不过如果你认为还是明天好……"

"告诉他们我绝对不会去的,"拉帕姆吼道,心里却既惊慌又想抗拒,因为他感到抛下的锚被拖动了。"告诉他们,我绝对不去! 你懂了吗?"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斤斤计较去不去，”罗杰斯说，“如果你认为最好让他们到你这儿来，我可以把他们带来见你。”

“不行，你不能这样做！我不允许你这样做！我不会见他们的！我不会跟他们打任何交道。现在你明白了吗？”

“我根据上次我们的会见推测，”罗杰斯对拉帕姆激烈的言辞无动于衷，只管自己说道，“你是希望会见这些人的。你告诉我你愿意给我时间把他们带来，因此我对他们许诺说你愿意会见他们；我已经做了保证了呀。”

确实，拉帕姆曾轻蔑地要求罗杰斯把人带来，同时也含蓄表示了愿意同他们谈判的意图。那是在他跟妻子商量这件事之前，当时还没有觉察自己在这方面道义上的责任，这一点甚至连他的妻子也没有马上看清楚。他没法向罗杰斯解释这个情况，他只能说，“我是说我将给你二十四小时以便让你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是个撒谎者，结果你是在撒谎。我可没有说二十四天啊。”

“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罗杰斯答道。“买主现在在这儿，这证明我说话是真心诚意的。事态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你当时不知道，现在也同样不知道铁路公司是不是要把这批产业买下来。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形势对铁路公司改变主意有利。”

这话说得有些道理，拉帕姆感觉到了——感觉到这其中关系太大了，他马上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罗杰斯平静地说道，“你会见他们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卖给他们啊；但是你已经允许我向他们作出许诺，说你愿意跟他们交谈。”

“这不是许诺，”拉帕姆说。

“实质上是一样的；他们从英国来这儿，因为我曾保证为他们的资本找到某种出路；现在我拿什么对他们说？我不是处在

一个荒唐可笑的境地中了吗?"罗杰斯平静地,几乎不搀杂个人感情地倾吐自己的苦衷,希望拉帕姆的正义感能受到牵动。"我**不能**回到那些人跟前去对他们说你不愿意见他们。不能这样答复他们,他们有权了解你**为什么**不愿见他们。"

"那好吧,"拉帕姆嚷道,"我就去告诉他们为什么。我去找谁呢? 几点钟到?"

"请在八点钟到,"罗杰斯站起身来,对他的威胁并不露出什么惊慌,如果这是威胁的话。"找我好了;我在旅馆里临时租了间房间。"

"我到了那儿不会占用你五分钟的,"拉帕姆说;但是他一直呆到十点钟才离开。

据他看来,好像有鬼在作祟似的。那些英国人把他直截了当地拒不出售的做法看作是一种虚张声势,因此他们只顾往下谈,似乎谈判刚开了个头。他生了气,于是很直率地告诉他们为什么不肯出售的原因,对此他们早有准备,以为这是一种做买卖的手法,所以很乐意去寻找对付的办法。

"这个家伙,"他问的同时朝罗杰斯的方向扭过头去,但又显得对他不屑一顾,"是不是一直在对你们说我说这些话是我的一种计谋? 好吧,先生,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看法是在美国没有一个流氓比该绞死的米尔顿·开·罗杰斯更狡猾的了!"

这些英国人把这句话看作是一则地地道道的美国式幽默,他们又信心十足地回到对价格的讨论上来。他们这时承认了他们的一位关系人曾经来看过这宗产业,对表面情况感到满意。他们还进一步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这样做不完全,甚至不是主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某些英国人的代理人,那些人计划在那地方建立起一个移民社团,有点像某些英国梦想家所计划的那样。经过仔细的观察,他们满意地发觉那儿的资源和设

施非常适合于发展这些人的精力和冒险精神。他们准备和拉帕姆先生——对不起，正如罗杰斯所提出的，应该是拉帕姆上校——成交，只要价格合理，而且甘愿承担他所指出的风险。这些人的目光中有样东西在潜伏，它潜伏在他们语词的下面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方；但是当拉帕姆再次观察时又不能在他们的目光里找到。它在他心头闪过，使他产生他们会背信弃义的感觉。他原以为他们上了罗杰斯的当，但是在那短暂的一瞬间他看出了，或者以为他看出了，他们与罗杰斯是一丘之貉，随时会出卖委托人的利益，而他们在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些委托人时，口吻诙谐而轻松，对拉帕姆的正直则表示怀疑和轻蔑。这个花招太奸滑了，不是拉帕姆所能适应的，他坐在那儿，以钦佩的目光看看这个英国人，又看看那个英国人，然后视线转到罗杰斯身上，见他外表上装出一副谦虚而中立的样子，那股神气似乎在说，"作为买卖双方的朋友，我已经把各位先生聚在一起，现在请你们自己解决吧。我不要求什么，也不盼望什么，只求在我履行了对拉帕姆上校的义务以后我能得到一笔应得的小小款子。"

正当罗杰斯露出这副神气时，有一位英国人说，"如果你对我们承担这种风险有什么顾虑的话，那末拉帕姆上校，也许你会宽慰地想起，即使有什么损失也只落到有能力承担的人的身上，落到一些既富有又仁慈的人组成的集团身上。但是使我们很满意的是不会有什么亏损的。"接着又简单地加了一句，"只等你开出你的价格了，我们将尽力满足你的要求。"

对拉帕姆说来，这位英国人的诡辩中没有什么使人震惊的玩意儿。它的目标是他身上的那种随随便便，但用心并不恶毒的道德沦丧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在可能性把公共财产当作掠取对象，会产生天底下最最腐败的政府——它也使得那些不名一文的投票人，一旦哄骗得逞，也会像世袭王子一般肆无忌惮地

看待别人的金钱。当拉帕姆的目光同这位英国人的目光相遇时,他好不容易才不使自己的眼睛眨巴起来。不一会儿,他的目光移开,他竭力想弄明白他目前的处境如何,以及他想做些什么。他想不清楚。他进这间房间原想来撕破罗杰斯的假面具,从此便可了结此事。但是他的揭露毫无效果,这出戏刚刚开始。他心里有一种异想天开而又讽刺挖苦的感觉:这和剧院里上演的戏是多么不同!他不能站起来,带着鄙夷的神情不声不响地走开;他不能对英国人说他认为他们是一对流氓,他本不该跟他们打什么交道;他又不能再把他们看作是清白无辜的受骗上当者。当他依然感到迷惑、困窘时,另外一个不曾开口的人说话了:"当然我们不会为了几个英镑讨价还价的。即使拉帕姆上校的价格比我们预想的要高出一点,我相信他最后不会难为我们的。"

拉帕姆完全领悟这个微妙的建议中所包含的全部内容,虽然对方没说很多话他却很清楚地理解了,那意思是说如果他们付出了较高的价钱,他们希望一部分回扣将返回他们的手中。只是他仍然不能动弹,似乎也无法开口。

"打一下铃吧,罗杰斯先生,"最后说话的英国人说,一面向罗杰斯的脑袋附近的墙上按钮瞥了一眼,"要些发热的来喝一喝,行不行?像你们美国人所说的那样,我很想润润喉咙。看来拉帕姆先生感到这件工作太枯燥了。"

拉帕姆猛地跃起,接着扣上大衣钮扣。他惊慌地想起了科里家的那次晚宴,当时他出了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即使他想做交易,他也不能在喝了酒的情况下谈判。"我不能留下,"他说道,"我得走了。"

"可是你还没给我们一个答复哩,拉帕姆先生,"那个首先开口的英国人说,同时颇有成效地做出一副仪表尊严而又表情惊

讶的模样。

“我现在能给你的答复是‘不行’，”拉帕姆说。“如果你再要一个答复，你得给我时间考虑。”

“多长时间呢？”另一个英国人说。“我们自己时间很紧，我们希望得到一次答复，——一个答复，”他纠正自己说，“而且马上能得到。那是我们跟罗杰斯先生谈妥了的。”

“无论如何，我要到明天早晨才通知你们，”拉帕姆说。他没有告别就走了出去，他的习惯经常是这样。他以为罗杰斯可能会想法留住他，但是罗杰斯稳坐不动，别人则站起身来，并不在意他的离去。

他走进夜晚的空气里，一股强烈的诱惑使他的脉搏突突直跳。他心里很清楚，那些人会等到第二天早晨，而且会很乐意等待，因此他依然控制着整个事态。这个想法不禁使他内心呻吟起来。如果说他原来希望某种机遇会代他做出决定，那么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他都看不出有这样的机遇。他只能一人承担干无赖勾当的责任，也许那不是什么无赖勾当吧。

他一路走回去，街上马车一辆接着一辆在他身旁驶过，此刻行人十分稀少，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了。一辆马车停在房子前面，他掏出钥匙开门走进屋内时听到起居室内有人在谈话。他想是不是艾琳出人意料地回家了，不知怎的见到她会使他更为难；接着他想可能是科里以某种急不可耐的借口来见佩内洛普；但是他打开门一看原来是罗杰斯，他的惊讶便稍有消失。客人背向壁炉站着，他正在同拉帕姆太太谈话；他刚才流过眼泪，看来泪水已经变干，在脸颊上留下的沙土色的泪痕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很明显，他在他们面前并不感到羞愧，因为他见到拉帕姆时的表情就是那种为自己利益向别人作出绝望的呼吁求助时的表情，那是为了赚取同情心而作出的，跟公正毫不相干。

“我想，”罗杰斯先开了口，“能在这儿找到你——”

“不，这不是你的想法，”拉帕姆打断了他的话，“你是想赶在我回来以前对拉帕姆太太要贫嘴。”

“我知道拉帕姆太太会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洽谈的，”罗杰斯这时比方才坦率了些，但依然不老实，要他老实是不可能的，“有一点我希望她能理解。在旅馆里我不曾对你提出这点，但是我想请你考虑。我要你为我也考虑考虑；老实说，与这次交易休戚相关的并不光是你啊。我刚才对拉帕姆太太说这是我的惟一机会，如果你不能高抬贵手，我的妻子和孩子就会沿街乞讨了。”

“我的老婆孩子也会去讨饭的，”拉帕姆说，“或者差不离吧。”

“那么好吧，我希望你能给我这次机会，让我能重新站起来。你没有权利剥夺我这次机会，这是不符合基督精神的。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们应该以《圣经》里的待人之道指导我们的言行嘛，你来之前我就是这样对拉帕姆太太说的。我告诉她如果我有点自知之明，一旦我处于你的地位，我就会考虑处于我的境地的人，这个人曾经努力履行对我的义务，同时也曾经忍气吞声地忍受种种莫须有的怀疑。我对拉帕姆太太说啦，我会考虑那个人的家庭的。”

“你有没有告诉她，要是我跟你以及那两个家伙合伙，我等于在盗窃信任他们的那些人的钱财？”

“我不明白你跟派他们上这儿来的那些人有什么相干。那些人有钱，即使形势糟透，也能担待得起。而且现在看来形势不可能变得糟透；你自己也看到了铁路方面已经改变了关于购买工厂的主意。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一文不名，我的妻子又有病。她需要使生活稍稍舒适的各种商品，也需要小小的奢侈品，可是她连日用必需品都没有，而你却要把她牺牲掉，就为了你那个教

条！首先，你不知道铁路方面是否要买；即使它要买，如果在沿线有了那样一个移民区，那完全有可能它会提出另外一些条件，不同于光跟你我打交道时可能提出的条件。这两个代理人并不担心，他们的委托人都是有钱人，即使有什么亏损，他们之间会共同分担，没有一个人甚至会感到有什么压力。"

拉帕姆偷偷朝他的太太不安地瞥了一眼，发现她对这个局面无能为力。她曾逼迫丈夫向罗杰斯作出补偿，而后果却是如此可厌，如此不堪设想；此刻她是不是被这样的后果吓住，是不是她的良心给搞得糊里糊涂了呢，还是罗杰斯刚才提出的呼吁使她的理智能力变得迟钝而含混了呢，这就很难说了。从效果方面看，很可能两方面的原因兼而有之，这是她丈夫从她身上能感觉到的；接着他打起精神转身面向罗杰斯。

"我不希望重提旧事，"罗杰斯说，口气中的得意之情越来越明显。"关于那些事你恰当地表明了态度，你也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把过去一笔勾销了。"

"我可认为你说的不假，"拉帕姆说。"我花了差不多有十五万呢。"

"我做的一些买卖，"罗杰斯承认道，"看起来一直运气不好；但是我满怀希望，它们终究会赢利的——总有那么一天。我不明白你对别人为什么这样关心体贴，而对我却如此漠不关心。当初在你需要扶持的时候我帮了你的忙，等你站稳了脚跟你就把我从合伙经营中一脚踢开。我不是抱怨，但那是事实；原先我以为这一生已经安稳，可是后来我又得重新开始，在别的地方开张立业。"

拉帕姆又朝太太那儿瞥了一眼，只见她低垂着头；他心里明白她又重新陷入他过去不光彩的行为所引起的旧日的悔恨之中，其实后来他已经充分地，彻底地弥补了这个过失，而且弥补

得过了头。在这个关键时刻，正当他极其需要她的敏锐见解的时候，她却一筹莫展。他过去一向依赖着她；本来他以为靠他一个人拿主意的，他现在才看到实际上他一直依赖她的公正严明的精神，希望她在他要求自己也公正严明的努力中扶持一把。他没有忘记，就在不久以前，当他问她是否可以在这样的意外情况下问心无愧地出售时，她的反对态度很坚定；倒不是说她此刻说了些什么，甚至用目光表示了些什么来支持罗杰斯，而只是以沉默表示反对，这使拉帕姆感到沮丧。他强咽下从喉管里升起的一股怨气，这是一种既怜悯自己也怜悯她的怨气，一种令人绝望的怨气。他轻声说，“我看你还是睡觉去吧，珀西斯。时间已经很晚了。”

她转身向门口走去。罗杰斯显然想把她留住；为了引起她的好奇心，说道，“那事就不谈了。现在我并不要求你把这宗产业出售给这些人。”

拉帕姆太太停住脚步，神色犹豫不决。

“你搞出这桩麻烦事是为了什么?”拉帕姆问道。“你究竟想要什么?”

“我在这儿已经对你太太说了。我要你把它卖给我，我不说明我打算怎样处理这宗产业，任何情况下你不必承担丝毫责任。”

拉帕姆惊愕万分，他看到妻子的脸上露出想急切提出问题的神色。

“我需要那宗产业，”罗杰斯继续道，“而且我弄到了购买这宗产业的钱，你要卖多少钱？如果是你坚持要的价钱——”

“珀西斯，”拉帕姆说，“去睡吧，”说着对她使了个要她顺从的眼色。她走出房门，留下他和这个诱惑者。

“如果你认为我会帮助你卸包袱，那你就看错了人，米尔顿·

开·罗杰斯,"拉帕姆点燃了一支雪茄。"我一卖给你,你就会卖给那两个流氓。我用不了半分钟就看透那两个家伙了。"

"他们是有教养的基督徒,"罗杰斯说。"不过我不想为他们辩护;我也不打算告诉你,我买回那宗产业以后我准备怎样处置,或者不准备怎样处置。问题是,你卖不卖,如果卖,价格数字多少?你脱手以后跟它就毫无关系了。"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任何律师都会这样对他说的。他不禁钦佩罗杰斯足智多谋,而他自己天性中的自私,加上许多明显要他承担的责任,都在敦促他同意。他看不出为什么要拒绝。正当理由不存在了。他孤军作战为的是什么呢,任何人都会这样说。他只顾抽着烟,仿佛罗杰斯并不在场,但是罗杰斯仍然呆在壁炉前,就像他身后壁炉台面上的钟那样耐性十足。钟嘀嘀嗒嗒地响着,钟摆在他脸庞的后面一左一右地摆动,轮番闪映在他的脸的左右两侧。终于他开口说道,"怎么样?"

"这个,"拉帕姆答道,"你不能指望我今晚上给你答复,这话我早说过了。你知道,你现在说的话丝毫也没有改变情况。我倒很希望情况有所变化。上帝知道的,我是希望尽快处理掉这宗产业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卖给我呢?难道你不明白,你脱手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没有责任了吗?"

"是的,我不明白;如果明天早晨前我明白了,我会卖的。"

"你为什么指望到明天早晨就能明白过来呢?你在白白地浪费时间!"罗杰斯在失望中大声叫道。"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顾忌?你把我从合伙经营中赶出去的时候,你可并没有什么顾忌啊。"

拉帕姆不禁心中一怔。一个一度曾经如此只顾自己利益的人现在对待别人的权益时却只知道固执己见,这当然是荒唐的。

“我看一夜之间是不会起什么变化的，”他绷着脸说。“无论如何，不到明天早晨我不说出我的打算。”

“明天早晨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九点半。”

罗杰斯扣上上衣的钮扣，二话没说便走出了房间。拉帕姆跟着他去把大门关上。

当他正在回到原来的房间去时，他妻子从楼上喊他，“怎么样？”

“我告诉他早晨给他答复。”

“你要我下楼跟你谈谈吗？”

“不用了，”拉帕姆答道。孤立无援的感觉使他强烈的自尊心抹上一层苦涩。“你不会有什么帮助。”他走进房间，关上门，不久他妻子听到他来回踱步的声音，后半夜她一直醒着，只是在倾听他不断来回踱步。当乳白色的曙光照在窗户上时，她记起了《圣经》里的一句话：“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他们见面时，她想问却开不了口，但是在一阵沉默后他却抬起呆滞的目光说道，“我不知道对罗杰斯说什么好。”

她无法开口，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她站在窗口时她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丈夫移动，她看到他行动呆板地向拐角处慢慢走去，准备在那儿乘坐马车。

他来到办公室时比往常迟得多，桌上已经放着许多信件。其中有一只长信封，很像是公函，信封的左上方有排印刷体字母。拉帕姆无需拆开便知道是大湖极地铁路公司为他的那些工厂开的价。他机械地读了一遍，结果证实了他早有预感的忧虑（不过这也是他惟一的希望啊），然后便坐在那儿茫然若失地看

着信。

罗杰斯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来。拉帕姆递给了他这封信。他一定是看了一眼就把全部内容都领会了，他一下子就明白现在要进行进一步谈判已经不可能，甚至跟那些英国人也不可能谈判了，尽管他们如此顺从，如此心甘情愿地充当牺牲品。

“你毁了我！”罗杰斯猛然吼道。“在这个世界上我连一个子儿也不剩了！上帝救救我那可怜的妻子吧！”

他走了出去，门也随手关上，拉帕姆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扇门。他原想为正义和公正挺身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而他的报应却是感到自己像个窃贼和凶手。

# 二十六

中午前不久，送来了一份驻在纽约的西弗吉尼亚人打来的电报，说他们的兄弟同意他们达成的协议，现在有待拉帕姆去履行他的那份责任了。可笑的是，他远远无法尽到这个责任，如果他不能得到他们同意延长一些时间，他就一定会丧失这个挽救自己的机会，——他惟一的机会。他不遗余力地拚命筹集款子，但他还没有凑足数目的一半，银行就不理睬他了。他去看贝林厄姆，想起上次同他分手时自己态度如此傲慢，不禁感到羞愧。他把自己的计划讲给他听。虽然他拉不下面子请求贝林厄姆的帮助，但是他讲了自己的打算。贝林厄姆指出，这整个计划只是一种尝试，而且提出的价格也委实很大，除非各方面考虑下来有巨大成功的把握。他劝他拖些日子，还劝他要慎重；他坚持认为，在拉帕姆把这样一笔数目投放在企业的发展前景上以前，无论如何应该到卡纳华瀑布那里去一趟，看看那里的矿藏和工厂。

“你的主意好倒是好，”拉帕姆大声说道，“可是我要是在二十四小时内不满足协议的要求，他们就会撤销协议，在市场上大干起来，到那时我怎么办？”

“再去他们那儿见次面吧，”贝林厄姆说。“他们对你不可能那样专横，他们必须给你时间看一看他们想卖给你的东西。如果结果证明能满足的希望，那末——我再看一看怎么办。不过，要全面作一番调查研究。”

“好吧，”拉帕姆嚷道，他无可奈何地顺从了。他掏出怀表，一看还有四十分钟去赶四点钟的火车。他匆匆赶回办公室，整理了一些准备带去的文件，又叫听差把一封便笺送给拉帕姆太太，说他马上动身赴纽约，归期则尚未定。

早春天气是阴冷的。他穿过办公室往外面走去时，只见职员都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在工作；杜威小姐把上衣披在肩上，冻红的手指敲打着字键，显得很不好受。“出了什么事？”拉帕姆略停片刻，问道。

“好像是暖气管出了毛病，”她带着一副委屈神情答道，在许多为了谋生不得不工作的漂亮妇女脸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神情。

“嗯，把你的打字机搬到我的房间里去吧，那儿炉子里还有火，”拉帕姆说着走了出去。

半小时后，他太太来到外间办公室。这天他离她出外时，她的精神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后来她的感情越来越激昂，最后她被强烈的情绪所攫住，整天在自责中度过。此刻她迫不及待地想对他说，她明白了她是如何在他困难的时刻抛弃了他，让他孤身一人挑着担子。她羞愧，沮丧，深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惊异；她纳闷，自己怎么会被那个老混蛋弄得这样糊涂，看不清问题的实质，怎么会如此受他蒙骗，即便时间并不长。使她大为惊异的是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要知道如果这个善良的女人有什么感到自豪的美德,因而她觉得自己比丈夫高明的话,那就是她对是非问题的迅速而坚定的洞察力以及宁愿吃亏也要走正路的能力。但是她现在不得不承认,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同样也有不得不承认什么的时刻,她赖以自豪的美德却原来欺骗了她;长时间来她认为丈夫曾经对不起这个人,他以前的错误如此盘踞在她的脑海中以致她无法摆脱,她只是抓住赔偿补过的想法不放,而其实她应该看到他是在利用这一点提议无赖的勾当。如果拉帕姆决意不为他着想势必给他造成痛苦,而如果拉帕姆决意为他着想则势必对自己造成损害;然而更使她忧心忡忡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可是现在她暗自承认她能力有限。过去她的智力跟不上她的良心,她只依靠良心唤醒并激励这个男人;此时她只能祈望他能正确行事,能做他感到是正确的事,其余一无所求;对她说来,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见他胜过了她,她满心钦佩与崇敬,她希望告诉他,她并不知道对罗杰斯他决意要怎么样,她只是知道他是对的,并乐意同他一起等待事情的结果,不管结果是什么。

差不多有一年光景她没有在他办公室附近露面。她环视四周,觉得心脏在轻轻地叩动着,一面想起了早年的那些日子,那时候有关漆的业务,她知道得跟他一样多;她多么希望那些日子能重新回来。她看见科里在伏案工作,她开不了口跟他谈话,只得放下面纱,这样她就不用去招呼他了。她匆匆朝拉帕姆的房间走去,没有敲门便推门进去,接着把门在身后关上。

这时她发现丈夫不在里面,一时失望得难以忍受。坐在他的办公桌边的竟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在打字。她似乎毫无拘束,对拉帕姆太太几乎是不屑一顾;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子对她们个人不感兴趣的人就是这种态度。使这位太太恼火的是别人居然

也在帮助她丈夫处理业务，而她原来对此是非常熟悉的；况且她对这女子的冷漠态度很有反感。她的帽子与便服挂在一个角落的钉子上，而拉帕姆的工作上衣挂在另一角落的钉子上，他太太一眼就认了出来，在她眼里这件衣服酷似他本人。这姑娘的漂亮容貌已经使拉帕姆太太大不高兴，更使她讨厌的是她居然在丈夫的办公室里穿着通常在家里才穿的衣服。她不禁心情激动地思忖起来：为什么她难得到这儿来而偏偏他会离开呢？眼下她没有力量说服自己摆脱这种不近常理的想法。

“你认为拉帕姆上校什么时候会到办公室里？”她问这姑娘时语气很严厉。

“我说不准，”姑娘头也不回地答道。

“他很早就走出了吗？”

“不知道，我没有留意，”姑娘抬头看了看钟，但没有看拉帕姆太太。她只管继续打字。

“哼，我不能再等了，”妻子陡然说道。“拉帕姆上校来了，请你告诉他拉帕姆太太要见他。”

姑娘吃了一惊，蓦地站起身，涨红着的吃惊的脸庞转向了拉帕姆太太，但是太太没有抬起头来对视着她。“好的——好的——我一定转告，”她支支吾吾地说。

妻子回家去了，失败的心情中搀杂着对那姑娘的恼怒，她无法消除也无法解释这种感情。她发现丈夫的便笺，他竟然不见她一面就去了纽约，这实在是难以忍受；她在想究竟是什么神秘的事需要他走得这么突然，但也想不出一个答案。她自言自语地说他在怠慢她，把她撇在一旁未免太过分了；她问自己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提起那个在他办公室的姑娘，但忘了自己已经脱离了他的业务很久很久了。这是他们兴旺发家之中隐藏着的另一条祸根。好吧，她感到高兴的是兴旺已在消失，他们拥有的从来

就不是幸福。在这以后她会像过去那样什么都不陌生了。

她想法把所有这些都从她的脑海里排挤掉，等到拉帕姆回来后再说；如果在那幢倒霉的房子里（她心中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她能找到什么活干，她也许能排挤掉。不料她仍然避不开灾祸，她找不到活干；那个姑娘的容貌又钻了空子，一个劲儿地闯进她空空的脑海里，闯进她无所事事的生活中来。她想法给自己找些活干，可是在她翻查艾琳在去年秋天小心收藏起来的夏季衣服时，那个使她讨厌的美人儿总是跟她形影不离。这个东西究竟是谁？她呆在那个地方真叫人摸不透；拉帕姆太太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她为什么惊慌失措得跳了起来？

那天晚上天黑以后，这个问题由于反反复复地在她头脑中出现，早已丧失了它尖刻的锋芒。这时一个送信人在门口留下一封便笺，并说用不着回信。“给我的一封信？”她两眼盯着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笔迹有些做作，也没写上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她拆开一看：“关于那位打字员小姐，问一问你的丈夫。一个朋友和好心人。”这个人没有写上真实姓名。

拉帕姆太太手持着信一筹莫展地坐着。她的脑袋在嗡嗡直响；她尽力想把她狂乱的思绪排遣开去，可是在拉帕姆第二天早晨回来以前，这种狂乱的思绪已发展成着了魔似的狂迷，其间也不时有神志清醒，精神松弛的缓解间隙。这一夜她没有合上一眼，没有得到安宁，而是在情绪冲动得最痛苦的狂乱中度过，这种狂乱用羞耻把它的手掌之中不幸的灵魂遮盖住，而又穷凶极恶地渴望着要把这个不幸者沉浸于苦难之中。要是她知道在纽约什么地方能找到丈夫，她早就去了那儿；她在等待他回来时那种急不可耐已经到了狂迷程度。到了早晨他回来了，显得筋疲力尽，面容憔悴。她注视着他坐的马车赶到门口，然后亲自跑去为他开了门。

"你办公室里的那个姑娘是谁，赛拉斯·拉帕姆?"丈夫一进门她就开口问道。

"我办公室里的姑娘?"

"正是！她是谁？她在那儿干嘛?"

"怎么，你听到什么了?"

"别管我听到了什么。她是谁？**就是你给她钱的那个M太太吗**？我想知道她是谁！我想知道，一个体面的男人，自己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干嘛在办公室里留着一个漂亮玩意儿！我想知道她在那儿已经有多久了！我想知道她究竟在那儿干什么！"

他动作呆板地把她推进了那光线暗淡的长形的起居室里，把门关上，免得家里人听到她用这么大的嗓门说话。一时间他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即使他愿意回答也答不上来，何况他并不愿意。他只是问道，"我指责过你做了什么错事没有，珀西斯?"

"你没有这个需要!"她怒气冲冲地回答，身体这时背靠着房门。

"过去我做的任何事情有没有脱离过正道?"

"我不是问你这个。"

"那好吧，我想你自己能查明有关那姑娘的真相。走开，别挡住门。"

"我不走开。"

她感到自己被轻轻一推，接着她丈夫开门走了出去。"我会去查明真相的，"她在他身后尖声叫道。"我要查清楚，我要出你的丑。我要让你知道知道该怎样待我!"

她周围的空气变得黑沉沉的。她摇摇晃晃地晕倒在沙发上，随后她发现自己从昏厥中醒来。她不知道她躺了多久；她并不在意。片刻之间，那狂乱的思绪又去而复返，在她头脑里打

转。她奔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只见里面空无一人，盥洗室的门微开着，抽屉全部打开。他准是把东西匆匆塞到一个包里后就跑了。她走出家门，发疯似地来回徘徊着，最后她坐上了一辆出租马车。她把丈夫的办公地点告诉马车夫，要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那儿；一路上她三次放下窗子并伸出头去问他是否能快些。千百件往事拥进她的脑海里来支持她那邪恶的决心。她记得那个人和她结婚时多么高兴和得意，而人人都说她嫁给他是以高就低。她又记得她对他永远是一片好心；她忠心耿耿，起早贪黑地拚着命干为的是他的事业有所进展；不管做什么事她的眼睛总盯着他的利益，而对自己却从不吝惜。如果没有她，他可能还在赶马车哩；自从他们陷入困境以来——都是由于他那愚蠢而鲁莽的行为才落到这个地步——她作为一个妻子，行为始终是真诚而忠实的。既然他欺骗了她，难道能让他这种人逃之夭夭？她心想她过去心甘情愿地任他愚弄她，任他在支付 M 太太款项记录这个问题上欺骗她，那是因为她深深地爱他，为他的烦恼和忧虑而感到怜悯，当她想到这里时不由得咬紧牙关，从牙缝里猛地吸了一口气。她又想起他那不知所措的样子，那做了亏心事的脸色。

她一到办事处就跳下马车，急忙中竟忘了付钱给车夫；他只好在她背后叫喊，而这时她已走上了一半楼梯。接着她怒火中烧地朝拉帕姆的办公室径直走去。里面又只有那个打字姑娘在坐着。当拉帕姆太太猛地推开门，大步走到姑娘的后面又匆匆撩起面纱时，那姑娘惊恐得跳起身来。

这两个女人面对面地站着。

“啊，多好的地方啊！”拉帕姆太太大声叫道，“你不就是泽莉拉·米隆吗？”

“我——我已经结了婚，”姑娘支支吾吾地说。“我现在姓

杜威。”

“不管怎样，你是吉姆·米隆的女儿。你在这儿多久了？”

“我不是经常到这儿来；自从去年五月以来，我有时在这儿，有时不在。”

“你妈在哪儿？”

“她在这儿——在波士顿。”

拉帕姆太太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姑娘，但是不一会儿她哆嗦着身子，一屁股坐在她丈夫的椅子里，说话时惊愕和好奇的声调，替代了她原来准备大发雷霆时的粗声大气。

“上校，”泽莉拉又继续说道，“他一直在帮助我们，给了我一个打字员的位子，这样我可以稍稍补贴一下家用。妈现在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只要亨不在，我们可以过得下去。”

“那是你丈夫吗？”

“我从来不想和他结婚；可是他答应我上岸找个活干；妈非常赞成这门亲事，因为当时他还有些财产，我考虑可能还是同意好。可是后来结果就像我说过的那样。现在他已经一再同意与我离婚了。只要他一去不返，我就能办妥离婚手续。要是这一回他又去了不久就回来了，我不知道今后我们该怎么办哩。”泽莉拉的声音低落了下去。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她穿得暖和、舒适，吃得饱，穿得漂亮，她的烦恼就不会在她脸色上显露出来；不过现在面对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听者，她的脸色却阴沉了下来。“那天你走了进来，我看出来是你，”她往下说道，“可是你好像并不认识我。我估计上校已经告诉过你，只要我一办妥离婚手续，就有位绅士愿意和我结婚——他名叫韦梅尔；可是我有时完全泄了气，好像我永远也拿不到离婚证书了。”

拉帕姆太太不愿让她知道，她对别人以为她一定了解的这个情况一无所知。她只是继续听泽莉拉说下去，同时她把以往

的事实和她丈夫性格上的特征串连在一起，得出了这位女打字员怎么会在这儿的一个总的概貌。有一件事她过去一直跟他争辩不休，那就是他总认为他有义务照料吉姆·米隆的不中用的老婆和她的孩子，因为米隆中了一颗本来是朝他打的子弹；这完全是迷信，可是她无法使他摆脱这个想法。后来她总算说服了他，使他答应上一次他为那个女人效的劳应该是最后一次了。那一次他在一个渔港为她买了所小屋，她在那儿可以为水手们提供食宿，代洗衣服等，这样就可以正当谋生，条件是她得规规矩矩地做人。那是五六年以前的事了，后来关于米隆太太的情况，拉帕姆太太再也没听到什么；以前倒是听到很多的。她在木料谷上学时是个最坏的小女孩，以后她一贯闲散游逛，品行不端，她的整个少女时期和婚后日子里都是这样不知羞耻；再说她结婚以后，虽然那个可怜的人让她分享了自己为人正派的声誉，也给了她改邪归正的机会，她却把婚后的生活搞得这样令人痛心。拉帕姆太太对莫尔·米隆决不宽容。看到丈夫资助那女人，她经常与他争吵。至于那个孩子，如果她母亲愿意把泽莉拉寄养在一个体面的家庭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只要她把泽莉拉留在身边，她就反对丈夫向她们俩提供援助。过去他为她们提供的帮助已超过了他有必要给她们的十倍，因此她要他严肃地保证今后不再帮助她们。她现在看到她要他保证是个错误，他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了他的诺言；至于理由嘛，一次当她责骂他把钱白白浪费在那个荡妇身上时他说，"只要我一想起吉姆·米隆，我就非这样做不可，就是这么回事。"

她现在回忆起，每当她提起米隆太太和她女儿时，他似乎总是畏畏缩缩的，只是说了句他猜测她们还能应付着过之后便把话题岔了开去。她感到诧异的是当她看到那张有关 M 太太的付款记录时，她竟然没有立即想到米隆太太；不过那个女人已经

完全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她做梦也没想到把那记录同她联系起来。丈夫欺骗了她，不过她的心不再对他有强烈的反感，反倒有一种温柔的感激之情，因为他的欺骗原来是这种性质，而不是想象中的另一种性质。那恶狠狠而又难以启齿的一切怀疑因而烟消云散。她打量着这位漂亮女郎，自从上次见到她以后已经长得像朵鲜花似的。但是她知道她只是株开了花的杂草，和她的母亲同出于那毫无价值的草根，由于她父亲传下的美德，才把她从同一个邪恶命运中拯救出来，如果可以说这是拯救的话；但是就女郎和她母亲来说，拉帕姆太太知道她丈夫是无可指责的。他虽然生性固执，刚愎自用但心地善良，由于她多次催逼，他的这些特点就转成了欺骗行为。她呆了一会儿，轻声轻气地询问姑娘和她母亲的情况，接着怀着对泽莉拉良好的印象——至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站起身走了出去。她激动的心情虽然已经平静下来，但外表一定有点显露出筋疲力尽的迹象，因为她还没走到楼梯口，科里就走了过来。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拉帕姆太太？上校在你进来之前不久还在这儿。他是路过这里上火车站去。”

“是的——是的。我本来不知道——我想我也许能在这儿遇到他。不过没关系。我请你找个人陪我去叫辆马车，”她有气无力地央求道。

“我来跟你去吧，”年轻人并不留意她异样的神态。在幽暗的楼梯口他向她伸出胳膊，她很高兴地把一只颤抖着的手挽住他的臂部。就这样他们一路走到外面，最后他帮助这位太太乘上为她找来的马车。他把地址告诉车夫，然后站在那儿不无焦虑地看了看她。

“我得谢谢你；我现在觉得很好，”她说，于是他便吩咐车夫赶车。

她一到家便上了床。由于情绪激动，久久不能平息，只觉得疲惫不堪，再加上内心羞愧，老是在责备自己的不是，身体感到很不舒服。她现在心里明白，用不着他千言万语向她解释就很明白，要是他不顾她的反对偷偷地资助这些毫不足道的贱货——米隆一家人就有这样的特点，哪怕是拉帕姆太太觉得这样说太过分——那是因为他害怕她的尖酸刻薄的指责，而他又不得不这样做。他这样不顾她的反对，欺骗她反倒使她感到欣慰。他回来以后应该把这个想法告诉她。这时她忽然心头一闪：她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今后他还回不回来。如果他从此不再回来，那是她应得的报应；不过她还是叫来了佩内洛普，力图为自己找到逃脱这一公正惩罚的一线希望。

拉帕姆没有告诉女儿他上哪儿；她听到他在整理皮包，想去帮他一下；他则说还是自己整理好，接着便走了，像往常一样，没有跟任何人道别。

"就在他上楼之前你们在楼下起居室里谈话时声音提得很高，你们在谈什么?"她问母亲，"是不是又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没有，没什么。"

"我听不清楚。我还以为你们是在说笑哩。"她来回张罗着，先把窗帘关上，因为母亲头痛；然后笨手笨脚地做些零碎事，要是换了艾琳就能很利索地做好并把母亲照顾得舒舒服服。

白天过去了，迎来了黄昏。拉帕姆太太发话说她**必须**知道。佩内洛普说没法打听；职员们都已回家了；母亲说还有人，有科里先生，他们可以派人去问他，他会知道的。

姑娘拿不定主意。"很好，"她终于说了，声音低得像窃窃私语，不一会儿，她又放开沙哑嗓子笑了起来。"科里先生命中注定要在什么地方插上一手。我看这是天意，妈。"

她派人送去一张便条，询问他是否能告诉她那天晚上父亲

可能到什么地方去。复信很快就带了回来，科里说不知道，他会去会计家里询问的。一小时以后，这个差使把他本人带到了佩内洛普面前，他告诉她上校那天晚上和第二天白天将待在拉帕姆镇。

“他急匆匆地从纽约赶回来，整理好手提包就又急急忙忙地离开了，”佩内洛普解释道，“我们想问他今晚上到哪儿去，可是连这机会也没有。再说，母亲的身体又不舒服，而且……”

“我看她今天在办公室里时脸色不好；因此我想还是不送便条，自己来一趟好，”科里接过话头解释道。

“哦，谢谢！”

“有没有我能做的——打电报给拉帕姆上校，或者别的什么？”

“哦，不必了，谢谢；妈现在好一些了。她不过想肯定一下他在什么地方。”

他的任务结束了，但是他并没有提起要走，只是说他希望不至于妨碍她去侍候她的母亲吧。她又一次谢了他，说不会的，母亲喝了一杯茶以后好多了。两人对视了一会儿，也没有明显地交换什么信息，他就留了下来，到了十一点钟他还没有走。他坦率地说他没意识到时间已这么晚，但是他没有装模作样地说些对不起之类的话，她自己把责任承担了下来。

“我本该让你早些走的，”她说，“可是父亲不在家，而这么多的烦恼事都压在我们身上……”

她陪他走到门口后让他握了一会儿自己的手。

“我真高兴你能允许我陪你！”他说；“我想问你我什么时候可以再来。不过，如果你需要我，你可以……”

门外拉响了一阵急促的门铃声，他们禁不住一惊，顿时便分立两边。佩内洛普知道这时候女仆都已睡了，就向科里打了个

手势，他打开了门。

“啊，艾琳！”姑娘尖叫了声。

马车把她送到门口时他们俩并没有听到。艾琳进门时车夫拎着几只小包在后面跟着，她镇静自若地吻了吻姐姐。“行了，”她对车夫说。接着她向佩内洛普解释道，“我把行李票给了运送员。”

科里尴尬地站在一旁。艾琳转过身向他伸出一只手去，“你好，科里先生，”她的勇气在他心里引起一阵激动，他不由得又钦佩又感激。“妈妈在哪儿，佩？爸爸睡了吗？”

佩内洛普支支吾吾地说了说他俩的情况，艾琳听了便跑上楼梯来到母亲的房间里。拉帕姆太太一见她，一骨碌从床上坐起，还以为看到了幻影哩。

“艾琳·拉帕姆！”

“威廉伯伯认为他应该把爸爸的难处告诉我，你想难道我还能忍心留在那儿游山玩水，而你们却在家里受苦受难，加上佩那样傻乎乎的？你们让我留在外面这么长时间太不应该了！我一打好行李就动身了。你们有没有收到我的电报？我是从斯普林菲尔德打来的。不过没关系。我到家了。如果为了佩我倒不必这么急匆匆地赶回来，”她的语调里透出一丝预感：如果姐姐不打算结婚，她就要变成老处女了。

“你见到他了？”母亲问。“上次她告诉他千万别来以后这是他第一次上门。”

“看样子不会是最后一次吧，”艾琳说。她还没脱下帽子就动手把房间里佩内洛普整理不妥的地方重新收拾了一下。

次日早晨，父亲和妹妹还没有下楼，科里已和母亲先坐下来吃早饭。他颇有难色地告诉母亲，他希望她去拜访一下拉帕姆家，虽然从他的神色看他的为难原因要复杂得多。

科里太太听了脸色有些苍白，但是她闭口不语，同时为她最近的种种希望化成泡影而感到悲伤。她以罗马人特有的坚毅答道："当然，如果你跟拉帕姆小姐之间有什么关系，你的家庭应该加以确认。"

"是的，"科里说。

"起初你不愿意我去拜访，现在如果这件事还在进行……"

"是在进行！我希望——是的，在进行！"

"那我该和你的妹妹一起去看望她；她也应该上这儿来，再说——我们都应该去看她，把这件事向别人宣布。我们得马上做。要是我们不抓紧，看起来倒好像我们认为这事不够光彩。"

"对，你说得很对，妈，"年轻人感激地说，"我感到你真可亲，心肠真好。关于这件事我考虑过你的想法，虽然在外表上我没有显示出；我知道你的地位，我衷心希望我的选择能完全符合你高尚的情趣。我知道你渐渐了解她以后会喜欢她的。对她来说，她处处感到为难——她妹妹的问题——她为我作了很大的牺牲。她的所作所为称得上高贵两个字。"

科里太太的想法有时拙笔无法转述，她只是说她对此确信无疑，说她惟一的愿望是她儿子的幸福。

"她为了我的幸福，也为了拉帕姆上校所处的困境，一直不愿意把这看成是婚约。正是为了这原因我想请你现在去。我不知道他家的困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不过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漠不关心。"

这种逻辑在戴眼镜的五十岁的人看来或许并不像在二十六岁的青年人眼里那样显而易见；但是不管科里太太怎么看，她不能在儿子面前畏畏缩缩的，因为她曾经教诲儿子说，缺乏宽宏大量的气质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她尽量显得若无其事地回答，"我带你妹妹去，"接着很自然地，她问起了一些有关拉帕姆的情况。

"哦,我希望结果圆满顺利,"带着一种恋人脸上常见的暧昧的微笑,科里说了以后便离开了她。这时他父亲走下楼来,一面搓擦着他那修长的双手,流露出一副艺术家超凡脱俗,对尘世间一切忧虑不屑一顾的神态;不过他还是向摆早餐的桌面上扫视了一眼,然后坐了下来。科里太太告诉了他她与儿子谈话的内容。

他笑了笑,对她的难处表示理解,但是态度既审慎又像是个局外人。"呃,安娜,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像瓷器一样精美,这就是对你的傲慢的一个公正惩罚。在这点上,你那引以自豪的品质束缚住了你,使你不得不对一件粗陶器循规蹈矩,那件粗陶外面的镀金看来有剥落的危险,而她靠了这层镀金才显得差强人意。"

"我们从不在乎钱,"科里太太说。"你是知道的。"

"是的,但是目前我们不能不对金钱的亏损表示关心,否则就更糟了。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只会使我们两面为难。不过,我们仍然有着当初一开始就有的安慰:我们是被动的,如果花力气去解决只会使情况更糟。要么我们请汤姆的爱人自己出面帮个忙。"

科里太太神情沮丧地摇了摇头,丈夫见此又失声一笑,随即闭上了嘴。但是见她脸上依然愁容满面,便同情地说道,"亲爱的,我知道这件事很不称心,我想咱们俩一开始便看到这种情况。虽然我对于这件事有我自己表达看法的方式,你也有你自己表达看法的方式,咱们俩的意见一向是一致的。咱们俩希望汤姆跟他同一类型的人结婚;拉帕姆这家人绝不是我们心目中的亲家。他们确实没有教养,根据我对他们的观察,我不能相信贫穷能使他们高尚起来。话虽这么说,也有可能。让咱们希望他们交好运吧,也让咱们尽可能礼貌待人。我肯定你会以礼待

人，我也要争取这样。我打算跟你一起去拜访拉帕姆小姐。这件事咱们得办好，不能光做一半！”

他把橘子分成四份，然后一份一份地吃，这是那不勒斯人的吃法。

## 二十七

艾琳同她堂兄威尔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给她母亲留下任何幻想。她说，他们待她一直很好，确实好极了。拉帕姆太太露了些口风，问她心里在想些什么，或者确切地说，她有些什么希望，艾琳听了连忙严厉地制止了她母亲的这一想法。她说，实际上他已跟那儿的一个姑娘订了婚，可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她。她母亲见了她严肃的态度禁不住感到惊异；在这几个月里，这姑娘变得坚韧而果断起来了；她失去了一身孩子气的依赖性和柔顺的性格，而像一块钢铁，在她身上处处给磨炼得锋芒毕露。这是同她自身的一场生死搏斗；她得胜了，但在同时她也必然损失了许多东西。也许她所失掉的正是她不值得保留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她已经失掉了。

她要求母亲把所知道的有关父亲的事情原原本本、确确实实地讲给她听；看样子，她理解得快，心里有条有理，而佩内洛普是从来也不会自称有这种能力的。她同姐姐过去的关系尽可能只字不提，她以公正的态度对待科里和佩内洛普，由于他们并非有意想伤害她，她的这种态度他们是受之无愧的。这个角色很难当好，她能避开他们就尽量避开。她回家的第二天，科里先生和科里太太来拜访她们，她借口旅途劳累，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谅解；又因为拉帕姆太太身体仍然不好，佩内洛普只好单独一人

接待了他们。

当这姑娘鼓着勇气从楼上下来看望他们时，她早已本能地断定应该让他们马上看到最糟糕的一面，因此她应该请他们先看看自家客厅的陈设布置，欣赏一下这里面的“雅趣”。后来——在几个月以后——她终于告诉了科里，说她走进那房间时只见他的父亲坐在那儿，膝头上放着帽子，身子从那群描绘黑奴解放的雕像边上稍许向一侧倾斜开去，仿佛他生怕林肯那只举起的祈福之手向他打来；再看科里太太的模样，好像她肯定那只美国白头鹰是会来啄她的。但是，一时之间佩内洛普的地位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她差一点儿当真发了疯，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心不在焉地接待着她的来访者。这情景不能不触动布罗姆菲尔德·科里那带有意大利人气质的同情心。他一开始就对她很温和，很亲切，最后还同她开了个玩笑，佩内洛普则按照自己的方式回敬了他。他说他希望分手时相互能成为朋友，如果还谈不上彼此熟识的话；接着，她也希望如果以后再次见面的话，他们能相互辨认出来。

“我说她态度冒失，就是这个意思，”在他们乘车离开的路上，科里太太这么说。

“这就叫态度冒失吗?”他怀疑地问道。“这孩子总得回答些什么嘛。”

“在这种情况下，我倒宁可她什么也不回答，”科里太太说。“不管怎样说!”她绝望地补了一句。

“哦，她可是个轻松愉快的小东西，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她心里没有什么恶意。我有点明白了，难怪像汤姆这么一个拘谨的人竟会对她产生感情。我想，她对他毫不尊敬，从一开始就跟这个年轻人开玩笑。你应该记住，安娜，过去有一个时候，你是喜欢我开玩笑的。”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那个客厅,”科里继续说道,“说真的,我不明白汤姆是怎么忍受得了的。安娜,我想到一个可怕的主意!想想看,让汤姆的婚礼在这群人的面前举行,另加一只用晚香玉做成的马蹄形花环,那晚香玉还在花环的两边垂挂着!”

“布罗姆菲尔德!”他的妻子嚷道,“你太无情了!”

“不,不,亲爱的,”他分辩道,“这不过是想象而已。而且我甚至能想象那个小东西有时候会发现汤姆恰恰就是有一点迟钝,多亏他这人心地善良。汤姆可真厚道,我确实相信,他有时候在心里感受到我的玩笑话,而他头脑里却并不清楚玩笑话说的是什么意思。行了,我们不会气馁的,亲爱的。”

“你们的父亲看来真的喜欢上她了,”科里太太对她的两个女儿谈了她的印象,她原来抱有的成见也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如果这姑娘在他爱好挑剔的性格看来并不认为是咄咄逼人的,那末,就可能有些希望,她并不是像科里太太原来认为的那样咄咄逼人了。“我不知道她会给**你们**留下什么印象,”她临了说道,一面看看这个女儿,又看看那个,好像在试图判断她们中哪一个最不喜欢佩内洛普。

艾琳回到家里和科里夫妇来访这两件事,给拉帕姆一家人提供了一次散心的机会,他们迫在眉梢的困境现在似乎又远远离开了他们;但是,这只不过表明逆境进程中的一次宽慰,而且还算不得是一次令人愉快的宽慰。要是在任何别的时候,这两件事中不管哪一件都会使拉帕姆太太感到忧虑和烦恼,使她觉得难以忍受;但是这一回她甚至对它们表示欢迎。第三天傍晚,拉帕姆回来了,他的妻子出来迎接,好像他们分手时什么不寻常的事也没发生似的;她准备推迟到适当的时候再向他补偿过失;此刻,从她的一举一动来看,他会知道她待他是好意的。他几乎

没有注意到她的态度，而是带着既严肃又平静的神情和家里人见面，这使得拉帕姆太太感到迷惑不解；而且他那严肃中带着端庄、平静中带着凄凉的神色，倒使他原来粗鲁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温文尔雅了；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在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在久病初愈之后，这时候他们的元气耗尽了，身体也就很衰弱。当他们的孩子离开了饭桌，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他同她默默无言地坐在桌旁；见他没有说话的意思，她便开始解释艾琳回家的原因，并夸奖了她。

“是的，她做得对，”拉帕姆说。“是她回来的时候了，”他温柔地说道。

尔后，他又默默无言，于是他的妻子把科里曾经来过，他的父母亲也来拜访过的情况都告诉了他。“我想佩已经决定言归于好了，”她说。

“嗯，咱们看着办吧，”拉帕姆说；这时候她再也无法克制自己，很想问一问他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权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任何情况，”她低声下气地说，语气间隐隐约约流露出对自己过去态度的歉疚之情。“不过，我忍耐不住，不得不想知道一些情况。事情进行得怎样了，赛？”

“很糟，”说着他把盘子从自己跟前推开去，身子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或者说，事情根本就不在进行。已经停了下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赛？”她追问道，但语气温柔。

“我已经穷途末路，走到了尽头。明天我准备召开一个债权人会议，把我自己交给他们处理。如果还有足够的资财留给他们，让他们感到满意，那我也就满意了。”他的声音消失在喉咙口；他下咽了一、二次，接着就不吭声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一切都完了？”她胆怯地问道。

他低下大脑袋，只见他一头灰发，满脸皱纹。不多一会儿，他说，“简直难以接受，但是我想毫无疑问是这样。”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向她解释有关西弗吉尼亚人的事情，说他如何一开始就从他们那儿得到延长时间的应诺，又是如何找了一个人跟他一起到拉帕姆镇去看工厂——就是在纽约露过面，后来想把钱投资在这个企业里的那个人。他的钱本该可以使拉帕姆同西弗吉尼亚人达成交易的。“这里面有鬼，始终是这样，”拉帕姆说。“我只要保守秘密，不提另外那一伙人就行了。这又都是罗杰斯和他的资产问题。他对工厂的现状表示满意，因此他希望对这个企业进行投资，再说他有钱——大量的钱。加上那些西弗吉尼亚人，我本该可以得救了。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他我的处境。我得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也告诉他我的打算。他听了马上就收回他的诺言，第二天早晨我发现同他交易已经没有希望，他回到纽约去了。我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我只求保全那些零零星星的碎片了。”

“事情都会——都会——行得通吗？”她问。

“现在还难说。不过，他们可以有机会拿走我的一切资产——每一块钱，每一分钱。我为你感到难过，珀西斯——也为两个孩子感到难过。”

“哦，别谈我们了！”这时，她在试图实实在在地了解这个头脑单纯而态度粗鲁的人——在她年轻的时候，她一心依恋着他，但是她也用毫不宽恕的良心和声色俱厉的语言使他受到了那么无情的检验——始终经受住了种种严峻的考验，结果是身心依然健全无损，品格依然清白无疵。在谈话中，他对自己经受的考验轻描淡写；他似乎不太明白这些考验的真正意义；很明显，他并不为此而感到自豪；如果说它们是什么胜利，他却带着失败时的忍耐力承受着。他的妻子希望能夸奖他一番，但不知道怎么

夸奖才好；因此，她反倒对他说了几句责备的话，只是在这个时候她才提到了他们分手时引起她那种举止的原因。“赛拉斯，”她定神凝视了他许久之后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把吉姆·米隆的孩子留在那儿？”

“我想你是不会喜欢的，珀西斯，”他回答道。“起初我是打算告诉你的，但是后来我搁了——搁了下来。我想总有一天你会走过来亲自把情况摸清楚的。”

“我心里感到痛苦，”他的妻子说，“因为我对你的业务关心不够，甚至连你的办事处都没有走去看一看。如果咱们得回到当年资产微不足道的那些日子，我想这就是我应该吸取的教训了，赛拉斯。”

“哦，我不知道教训一类的事儿，”他疲倦地说。

那天夜里她给他看了那张写得潦潦草草的匿名字条，心里又不由得燃起了愤怒的火焰。他手里拿着字条没精打采地翻动着。“我想我知道这张字条是谁写来的，”他说，一面把字条还给她，“我想你也知道，珀西斯。”

“但他怎么——怎么能——”

“也许他相信是这样，”拉帕姆耐心地说，这样的口吻反倒比责备她几句更使她感到痛心。“你也相信嘛。”

也许是因为他破产的过程始终这样缓慢，也许是因为受到上述种种事件的刺激而使他们动用感情的能力丧失殆尽，他破产的实际结果却反而给拉帕姆和他的家里人带来了宽慰和镇静，而并没有使他们感到又一次灾难在临头。就在这种灾难的阴影中，他们又回复到了类似旧时的融洽无间的生活中去；至少他们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而且拉帕姆在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撒手让给他的债权人之后，竟然晚上回到家里，快快活活地坐到饭桌旁吃晚饭，以致佩内洛普又能以往常的方式同他开玩笑，并

告诉他说，她觉得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决定按他拖欠他们的每一美元钱付给他一百美分，这对于那些有幸在人生中浮沉的人们来说是容易理解的。

詹姆斯·贝林厄姆从一开始就对他的困难处境非常关心，因此拉帕姆觉得，在采取最后一个步骤之前应该把他的现状以及他打算做的事情告诉他。贝林厄姆徒劳无益地询问了一些关于他同西弗吉尼亚人谈判的事情，拉帕姆只告诉他，他们一事无成。他谈到了那个纽约人以及他本来可能把他企业的一半卖给他的机会。“但是，我当然不得不告诉他那些人的情况。”

“当然，”贝林厄姆说。他到后来才明白拉帕姆这个行动的全部意义。

拉帕姆只字未提罗杰斯和那些英国人。他相信在处理那件事情中他做得对，而且感到满意；但他对由此而引起贝林厄姆，或者任何其他人，也许会认为他做了傻瓜的看法并不在乎。

所有和他的事业有利害关系的人都说，在情况最糟的时候，他表现很好，甚至好得过了头。在他取得成就的头几年里，他谨慎小心，头脑清楚；随后，他兴旺发达起来，这些品质似乎就跟着丧失了；现在又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他以这些品质对待自己的问题，使他在那些债权人的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这同样也由于他向他们表示了急切的愿望，那就是没有哪一个人应该为了他而遭受损失；这种表现甚至引起有些人对他这片诚意的怀疑。他们给他时间，再说，如果西弗吉尼亚公司的竞争并没有倒了他的台，使他丧失了立足之地，他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创业本该不会花费多少力气。他自己明白，企图采用老办法继续干下去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他倒愿意打回老家去，在拉帕姆镇的山里重新开辟他的天地，要知道，他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创家立业的。他把纳金广场的房子，连同其它的一切，都用来偿付债务；拉帕

姆太太觉得离开这所房子搬回到弗蒙特的老农庄去安家，比之于离开住了多年的这个家搬到坐落在灯塔街河边的新房子去要好受得多。这样那样的东西往往使我们感到怨恨，于是我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不要；这个世界，以及生活本身，使我们多数人感到怨恨，于是我们都乐意最后撒手离它而去；再说这个家，对每一个离弃它的人来说，总是在他们的头脑里萦绕着各种记忆，以至于离开它出走与其说是离乡背井，倒不如说是解脱。拉帕姆太太每次朝艾琳的房间里张望，总看到那姑娘站在镜子前面，把那些因为她那倒霉的幻想而遭难的小小纪念品从它们隐藏的地方翻出来，再气冲冲地朝着姐姐身上扔去，这算是把它们丢弃掉了；拉帕姆太太每次走进起居室(她的小家伙就在那里长大的)，总是呆呆地想起她的丈夫坐在他那张书桌前度过了那么许多劳累的夜晚，力争重新打开一条通向希望的生路，跳出他正在滑向破产的死胡同。当她记起那天夜里罗杰斯的来访，她就讨厌这个地方。艾琳好容易才获得离家的允许，高高兴兴地先走一步，在拉帕姆镇为安顿一家人作准备。佩内洛普则总是为她在那儿订的婚约而感到羞愧；看来，到别的地方去一定会好些，因此她也乐意去。事实上，只有拉帕姆一人感到离别的痛苦，那种痛苦强烈得难以招架。不管别人有些什么遗憾，由于这次迁居和她们每到暮春时分就离开纳金广场迁往避暑胜地有相同之处，这些遗憾还有所缓解；这次她们径直去乡下，而不是先去海边；但是拉帕姆通常总是在他们走了之后还久久地待在城里，他懂得这次和过去的差别。对于他紧张的神经来说，回到乡下决不仅仅是机械性的动作；这是他引以自豪的兴旺发达的生活的结束，犹如死亡本身就是人生的结束一样。他打算回去重新开始生活的历程，但是他心里完全知道，在他故乡的山沟里他不会找到已经消失的青年时期的踪影；他也完全知道，这一回永远也不可能

再有过去那种旗开得胜的美景。不仅从他已僵化并削弱了的实力上看，就是按常理说，那也是不可能的。他这次回去，多蒙某个债权人宽宏大量，准备利用那些胜利的竞争者给他留下的一次机会去尽力而为。

过去有一个阶段，他的油漆顶住了一段不景气的时期和灾难性的竞争，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他现在正是怀着利用珀西斯商标扩大交易的希望动手干了起来。那些西弗吉尼亚人承认，他们无力生产那种优质油漆，因此心甘情愿地把矿区留给他。在拉帕姆和那三个兄弟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但并非不体面的友情；他们待他一向公平；把他压倒的是他们的设备而不是他们险恶的用心；他甘拜下风，在他们身上认识到一种他不得不屈服的必然性。如果他顺利地努力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他的油漆，在一段长长的时期内，其生产一定是小规模的，同他以前的企业相比，永远也不能相提并论了，而他却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精力日益衰退。由于破产，他的身体比他自己知道的还要虚弱；它并没有拖垮他——这是经常的情况——而是削弱了他的活力，要是在从前，那是多么强劲，多么富有弹性。他愈来愈身不由己，默默地承认他已经变化了的条件，谈话间那种自吹自夸的调子也难得听到了。他在自己的企业里忠心耿耿地工作，不过有时候他放过了一些机遇，要是年轻的时候，他早就当做至宝加以利用了。他的妻子在他身上看出了一种畏畏缩缩的神色，不由得为他感到痛心。

他跟西弗吉尼亚人友好交往的一个结果就是科里也参加到他们中间去了；他这样做完全是听了拉帕姆的劝告，依靠了他的推荐，这也许是拉帕姆上校最值得骄傲、最能得到安慰的事。科里精通业务，在克纳华瀑布和在纽约的办事处工作了半年之后就出国到墨西哥和中美洲，去看看在他同拉帕姆从理论角度研

究过的领域里,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他出国之前来到弗蒙得,鼓励佩内洛普同他一起前往。他先去墨西哥城,如果他的使命完成得很有成效,他就要受命留在那里和南美洲几年,观察新的铁路企业和机械化农业的发展,以及任何其它事业,只要它们能为引进油漆打开通路。他们全是年轻人,而科里把钱投放在公司里,在他们渴望着取得的成就中,他自然享有业主的一份利益。

“我为什么说‘行’,又为什么说‘不行’,”佩内洛普跟母亲商量时沉思地说,“现在的理由并不比过去多,也并不比过去少。除了这点以外其它事都在变化,就是这一点还停留在一年以前的老地方。它既不后退,也不前进。母亲,我相信我不会老老实实被人套上笼头的——如果有人想套的话!”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她的母亲启发她说。“你可以看出艾琳同这件事已毫无关系了。”

“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光荣,”佩内洛普说。“我应该同过去一样感到羞愧。”

“你再也不用感到羞愧了。”

“那倒也是真的,”这姑娘说。“如果我能拿定主意,我可以问心无愧地溜到墨西哥去。”说着她失声笑了起来。“呃,要是我能被判处结婚,要不有人站出来对我的婚事提出异议,那该多好!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她母亲让她把这犹疑不决的心情带到科里那儿处理,于是她去说他们最好还是仔细地回顾一下,摆摆道理,把一切想想通。“我希望,不管我做什么,都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别人!”

科里说他对这一点确信无疑,接着用温柔的目光耐性十足地看着她。

“我不是说那是错的，”她接下去说，语气显得游移不定，“但我没法把这件事看成是对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让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过，当别人都感到那么不幸的时候，只有我幸福，这我受不了。我只感到痛苦。”

“这么说，那也许是你在分担着人们共同的痛苦了，”科里微笑着启发她说。

“哦，你知道这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这算不了什么。哦！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以前告诉过你的，那就是只要我父亲陷于困境，我就不能让你想到我。既然他已经丧失了一切，”说罢便带着询问似的目光瞧着他，仿佛想看一看她这句话说出之后的效果如何。

“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的理由，”他严肃地答道，但仍然微笑着。“我告诉你我爱你，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嗯，我想我一定相信，”说着垂下目光。

“那么，你父亲受到亏损，我为什么就不应该更加想着你呢？你并没有认为我关心你是因为你父亲兴旺发达吧？”她感觉到，在他面带微笑，提出问题时有一丝责备的口气，这口气非常审慎，非常柔和。

“没有，我不可能想到你有这样的想法。我——我不知道我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她无法说下去，接着又说，如果她父亲有钱，她觉得自己跟他相配就更加相称了。这话本来就是不真实的，但是还找不到别的解释！她停顿不语，无可奈何地向他瞥了一眼。

这时，他来给她解围了。“我明白你为什么不希望由于你父亲的不幸而让我遭受痛苦。”

“是的，是这样。各方面的差异可真太大了。我们应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你不该装作不知道，那是不真实的。你的母亲

永远也不会喜欢我；也许——也许我也不会喜欢她。"

"话是这样说，"他说道，稍稍吓了一跳，"你用不着跟我家里什么人结婚。"

"啊，问题不在这儿！"

"我知道，"他承认。"我不假装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可以肯定，你对我家的人逐渐了解以后，所有的差异就会消失。你跟我母亲会相互喜欢的，这我并不担心——她不可能不喜欢你！"他大声感叹地说，但措辞没有先前那样慎重，接着他进而强调了几点可能站不住脚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作风，你有你的作风；我并不否认，开始的时候你跟我母亲和妹妹相处会有些生疏，但这种感觉双方很快就会消失。你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大得无法弥合的分歧，就说是有，那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你认为要你站在我的一边来共同反对你的母亲，这会令人愉快吗？"

"不存在哪一边的问题。告诉我你担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担心？"

"那么，想到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不是他们说什么或做什么的问题，"她解释道，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是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人。过去我可不能自由自在地同他们在一起；如果我不能自在地同什么人在一起，我就不会感到称心。"

"你跟我在一起感到自在吗？"

"哦，我可不怕你。我过去从来就不怕你。麻烦就在这儿，从一开始就这样。"

"那好吧，就这一些是不可避免的。这对我来说可从来就不是什么麻烦！"

"这使我对待艾琳的态度不忠诚。"

“你不该这么说！你待她一向忠诚。”

“她先爱上了你。”

“是吗，可是我从来没有爱过她！”他恳切地说。

“她以为你是爱她的。”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我不能让你把它看作是你的过错。亲爱的——”

“且慢。我们必须相互了解，”佩内洛普说着就从座位上站起来阻止他向她举步接近；“我要你了解这整个事态。有一个姑娘在这个世界上穷得连一个子儿都没有，跟你母亲呆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格格不入，而又欺骗和出卖了她的妹妹——这样一个姑娘你会要吗？”

“我要你！”

“那很好，你不可能得到我。我该永远瞧不起自己。为了所有这些理由，我应该断绝跟你往来。是的，我必须这样做。”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在她这一连串的断言中显露出踌躇不决的口吻。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他说。“我必须顺从。要是我向你要求得太多，那是我的错。那就——再见吧。”

他伸出手来，她伸出她的手搁在他手里。“你认为我反复无常，举止轻浮！”她说。“我没有办法——我自己也不知道。每一次我都不能把一件事坚持到半天而不改变主意。但是我们分离是对的——是的，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对的，”她坚持说道；“而且我今后要把它记住。再见！我一定尽量做到把它记住，你也会记着的——你就会不在乎的，很快就会这样！我的意思并不是指那个——不是；我知道你是多么真诚，但是你不久就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我；你会明白，即使当时没有有关艾琳的这件事，我也不是你需要的人。你是这样想的，是吗？”她紧握着他的手恳

求道。“我根本不是他们想要的人——你家里的人；我感觉到这一点。我身材小，皮肤黑，容貌又不好看，再加上他们不了解我说话的方式，而且既然我们的一切都丢了——不，我不合适。再见。如果你对我不再有耐心，这是对的。我把你磨得够苦了。我应该心甘情愿地违反他们的愿望跟你结婚，如果你希望我那样做的话，但我不能作出牺牲——这样做我太自私了——”话犹未尽，她突然扑倒在他的怀里。“我也不能抛弃你！我永远不敢再见人了。去吧，去吧！不过，也把我带去吧！我曾经想做到没有你我也能挺得下去！我正正式式试了试，结果完全失败了。哦，可怜的艾琳！她怎能舍弃你呢？”

科里立即返回波士顿，让佩内洛普（他必须这样做）去告诉妹妹他们就要结婚了。由于一桩意外事件或者误解，她被免去了采取主动。科里一走艾琳马上来到她跟前，问道，“佩内洛普·拉帕姆，你这样傻，为了我就把那个人打发走了吗？”

佩内洛普见了她那吓唬人的胆量不由得后退了一步。她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于是艾琳又说道，“如果是这样，我请你把他叫回来。我不会让他感到我在死心塌地想念着一个从没有爱过我的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是不会忍气吞声的。你这就派人去叫他回来吧！”

“哦，我会的，艾琳，”佩内洛普气吁吁地说。艾琳的态度既高傲又宽宏大量，不由得使她感到羞愧，一时间一反她那搪塞其词的做法，说道，“我已经派人叫他去了。就是说——他就要回来了——”

艾琳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且不管她在心里想些什么，狠狠地说道，“随你的便吧！”说着只顾自己离开，留下佩内洛普独自心里难受——她是既难受又感到宽慰，因为她们俩都知道这是她们谈论到这个话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在饱经了那么多悲伤和烦恼之后，婚期来到了。他们怀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日子疑虑丛生的心情迎接这件喜事，它丝毫没有给拉帕姆带来喜悦的心情，他曾经一想到要同科里家联姻就禁不住心花怒放呢。迄今为止，苦难一直同他交着朋友，剥夺了他在社会地位上得到发迹的一切希望，为登上这样的地位人们巴结奉承，谄媚讨好；同样也是这个朋友，在他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失败、疑虑、痛心之后，使他恢复了他的男子汉气概，而过去的兴旺发达偷偷地几乎把这种气概消耗殆尽。这时，他和他的妻子谁都不觉得他们的女儿是同一个叫科里的人结了婚；他们只觉得她把自己嫁给了爱她的人。他们的默许由于艾琳在他们身边而变得更加沉着了。他们的心紧密地同她维系在一起。

拉帕姆太太几次三番地说，她看不出她怎么能挨得过去。“我想象不出这件事会是正确的，”她说。

“**是**正确的，”拉帕姆从容不迫地说。

“是的，这我知道。不过，**看起来**不是这样。”

要指出佩内洛普性格上的特点是容易的，到后来她的这些特点终于同她丈夫的全家人的和谐地交融起来了，并使她得到他们的喜爱。这些事频繁地发生在小说里；科里家的人，如同他们总是许诺做到的那样，尽可能妥善地对待汤姆的婚事，而不是对它尽往坏处想。

根据汤姆转述给他们听的情况他们这一家人懂得尊重拉帕姆的一举一动。他们为他感到骄傲；说到布罗姆菲尔德·科里，他对拉帕姆抵制罗杰斯和他种种引诱的英雄品质觉得有一种微妙的审美乐趣——这种英雄品质极其令人激动，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拉帕姆，要是在从前，这封信早该使他欣喜若狂了，但是现在他却装模作样，贬低一读它的意

义。“如果这使得佩觉得更安适自在些，那倒是不错的，”他对妻子说。

但是科里家的人同汤姆·科里的妻子之间的差异依然没有消除，纵然不是无法消除的话。“要是他也能跟上校结婚该多好！”南妮·科里巧妙地绕着弯儿说道。

在他动身去墨西哥之前先把她带回家来，在随后的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双方又是相互礼貌待人，又是相互迁让容忍；她的公公则同情地装作喜欢佩内洛普的说话方式，但是他是不是像她丈夫那样觉得这种方式确实令人愉快，那却是令人怀疑的。莉莉·科里给她画了一张小小的素描，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把它连同别的功课一起搁在一边，待以后再完成，与此同时，她发现她性格上的某些方面很有独特之处。南妮同她相处得比其他人好，并且看到了她即将前往的那个国家为她提供的前景。“她在社交上很不成熟，”她对母亲解释道，“那边有个机会，她将按照西班牙式的举止形成自己的风度，如果她呆在那儿的时间够长的话；等到她回来的时候，她将显露出一身，也许不是橄榄枝式的，而是**玉米饼式**的魅力，不管它们是什么：一些奇怪的、异国情调的魅力，就是模仿别人家的也好。她就要到墨西哥去了，我很高兴。相去这样的距离，我们可以——通信。”

她母亲吁了一口气，果断地说，她相信从目前情况看，她们相处得非常愉快，如果汤姆也愉快的话，她就心满意足了。

实际上，她说她们跟佩内洛普相处很融洽这句话倒是很有道理的。他们既然从一开始就决心要尽量妥善处理最坏的情况，差不多可以说，他们好心办事是得到高一层次的神的支持和安慰的。幸亏有支配一切的天意帮了忙，这桩婚事倒没有使拉帕姆接二连三地向布罗姆菲尔德·科里发出邀请，请他过去喝茶，他就是担心这种做法；拉帕姆家离他们很远，住在他僻静的

家乡，莉莉·科里和南妮·科里谁都不必牺牲自己非得远道而去同艾琳交谈解闷；她们甚至没有感到有必要为介绍佩内洛普举行一次社交聚会，在这大多数人仍然不在城里的季节里，要做到这一点本来并不怎么困难；她和汤姆都曾经带着歉意央求说，不要举行这种聚会了。虽然科里家没有一个人在同她一个星期的相处中对她非常了解，但他们也并不觉得同她相处是困难的。甚至有些时候南妮·科里，像她父亲那样，还在她身上隐隐约约地见到汤姆所说的那种幽默，但是这也许是因为这是她不熟悉的另一种幽默，所以才不容易看出来。

从佩内洛普这方面看，她是否觉得同她们融洽相处有困难，这我就说不上了。既然人数是四比一，她在这方面需要做到的就多得多；但在另一方面，她以前经受的考验比这要大得多。当车门关上，车子载着她和她丈夫前往车站时，她发出了一阵长长的叹息声。

"怎么啦?"科里问，按理他本该是了解的。

"哦，没什么。我想要是我现在同墨西哥人打交道，我不会感到不可思议了。"

他带着迷惑不解的微笑瞅着她，他渐渐地稍许变得严肃起来，接着向她伸过手去，把她搂得更贴近一些。这一搂顿使她伏在他的肩头上哭了起来。"过去我一心只想把你占了，使你完全属于我一人的。"眼下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她还有言外之意，但是可以肯定，在生活中我们的风俗习惯比之于我们的品质来显得更为重要。我们为文明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对这些东西的细微但又不能逾越的区别。也许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了；但是要去规劝那些认为应该有这种差别的人，说本来不必如此，这却是不可能的。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无论如何，这一对青年的离别所留给科里一家人的无限的忧虑，重新产生的失望感，是要考虑到

的。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儿子和她们的兄弟的结局；他们感到这点；他们并不是自私的，或者是难以亲近的人。

他离家外出已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克纳华瀑布的公司购买了在拉帕姆镇的漆矿和工厂。这次转让解除了拉帕姆仍然在为之苦恼的债务负担，并引起了他对那些年轻人所经营的更加庞大的企业的兴趣；他曾经一度希望把这个企业一股脑儿抓在他自己手里，但这仅是空想而已。他讲述这件巧事时说这是一件极其引人注目的事；在他积极地发展由他掌管的那个企业的一个特殊分支的同时，他又以往常那种谈话方式自吹自夸起来，说它已极其可观地得到了扩展。他说，他的女婿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进行推销：这原来就是他们两人共同商定的一个主意。是啊，这样的企业就是需要年轻的血液嘛。看看远在西弗吉尼亚的那些人：全是青年人，真是十全十美的一支队伍！

对他本人来说，他承认过去犯了错误；他能看出错误到底在哪里——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们。但是有一句话他是可以说的：他从来不是任何人的敌人，而是他自己的敌人。每一块钱，每一分钱都用来偿清债务；结果是他能清清白白做人。在他出卖工厂的那年夏天，他把所有这些，以及别的许多情况，都说给休厄尔先生听了，当时这位牧师和他的妻子在从白顶山到钱泼兰湖的旅途中停留在拉帕姆镇；拉帕姆先发现他们乘坐在列车上，于是就上前苦苦劝说了一阵，才使他们中途下了车。

有些时候，拉帕姆太太对他廉洁清白的行为感到十分骄傲，就像他自己感到十分骄傲一样，这是他挣脱了一身债务的结果，但是她满足的心理并不是持久不变的。在那些时候，她知道他顶住了种种的诱惑，把他看作是男子汉中最高尚、最杰出的人物；但是，没有哪一个女人能耐着性子同一个无懈可击的英雄生

活在同一间屋子里，因此，在另外一些场合，她提醒他，如果他在做股票生意这件事上对她遵守诺言，如果他只要像照料那两个根本无权对他提出要求的无赖女人那样，也稍许仔细地照料一下他的财产保险，那么，他们的处境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他听后全都谦卑地认错，并听任她独自一人去考虑罗杰斯的事情。她是这样做了，而且考虑后并没有妨碍她重新以体贴的态度对待他。

我不知道牧师和医生怎么总是把吐露给他们的秘密秘而不宣，瞒着他们的妻子；也许他们相信她们在任何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依靠自己把它们发现出来。在拉帕姆夫妇来把科里向佩内洛普求婚的事情同休厄尔商量之后，他就把他们的情况摊在他太太面前，不用说，他希望证实他的信念，就是他向他们提出的劝告是合理的；但他没有把他们的姓名告诉她，而他自己也不知道科里的姓名。现在他同她商量这件事时心里毫无内疚的感觉，而她也不再有对事情全然无知的隔阂感了，因为她断言，她一听到科里同佩内洛普订婚的消息，就在脑中闪现出这件事的全过程。“那次晚宴上，瞧他谈论着她姐姐的那副模样，我本可以告诉那位姑娘，他爱上了她的姐姐，我听见了他的话。要是她不是那么盲目地爱着他，她也该清楚的。我得说，我不禁对她的姐姐怀有一种轻蔑的感觉。”

“哦，你不能这样！”休厄尔大声嚷道。“那是不适当的，非常不适当。我相信那是由于你读小说的缘故，亲爱的，不是出自你的内心。唉！听到你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痛心。”

“哦，我敢说，这个漂亮的姑娘跟这件事已经没有关系了——她的性格真坚强！——我想她会遇上别人的。”

休厄尔不得已，只好满足于这个带着偏见的让步。事实上，

如果不是那个年轻的西弗吉尼亚人前来安排购买工厂的事，艾琳还没有遇上任何人；至于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意思，那就需要进行个别询问才能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在她勇敢地经受住了那次失望以后的第五年年底，她依然孑然一身。不过，甚至在那个时候，她还是非常年轻，她在拉帕姆镇的生活由于常到西部去访问而有所变化。还有使她的生活有所变化的，就是科里太太邀请她到波士顿去做客的一次，信中口气坚定，措辞极有礼貌，但这姑娘却以同样的态度应付着拒绝了。

休厄尔对拉帕姆在已改变了的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道义上的壮观热情洋溢，很感兴趣。这位上校在山里的模样，跟在波士顿后湾上本可能表现出来的相比，就更加名副其实地像是一位上校了。那天，他把休厄尔和他的太太留在他家中过夜，还领着这个牧师仔仔细细地参观了工厂，驱赶着马车跑遍了他的农庄。为了这次出征参观，他动用了一匹血气方刚，但尚未成年的驹子和一辆早已过了盛世年华的轻便马车。他并没有为他那套装备感到惭愧，就像他当年在磨坊坝上驱驶着他那最漂亮的马车一样感到自然。他的衣衫相当破旧，很不整洁，他照着乡间的样子，脚上穿着的靴子也很邋遢，头发和胡须更是乱蓬蓬的不修边幅。那所房子显得很朴素，室内的陈设就是从纳金广场的住所搬运来的几件简单的家具。当然，所需的日常用品都是齐全的，但是除了那几尊表示信仰和祈祷的雕塑可以算作是奢侈品以外，别的就一样也没有了。现在，拉帕姆家当然是用煤油来照明，到了冬天没有火炉；这些就是上校为之抱怨的惟一艰苦的方面；但是他说，一等到公司又开始分红利——他显然是为了公司的花费而感到骄傲，那些花费使得当前无法发放红利——他就该敷设暖气管和石油气的设备了。他无拘无束地谈到他的破产，语气间流露出不无信心的口吻，这种信心似乎是他过去就信

任休厄尔所激起的；说真的，他对待休厄尔就像对待亲密的朋友一样，而不是像对待只碰到二、三次的点头朋友。他追溯到他跟罗杰斯最初的联系，并假设性地把他对这件事的结论摆在他的面前。

"有时候，"他说，"我从头至尾想一遍，据我看：我原先对罗杰斯的做法是不适当的，整个麻烦就来自那里。这就像开始砌一排砖头似的。我企图赶上去，堵住它们不让塌下来，但它们却一个接着一个全倒塌了。按理说，最后一块砖不倒塌完，它们是不会停下来的。这事情我现在不再跟我老婆多谈了，但是我想知道你对这件事的印象怎么样。"

"我们能在物质世界中探索到邪恶的作用，"牧师回答道，"但是我对它在精神世界中的作用就愈来愈感到迷惑不解了。它在那个世界里的进程经常是那么模糊不清；而且就我们能看到的说，它似乎往往并不引起任何惩罚。拿你的情况看，据我的理解，你不承认——你觉得不能肯定——你实际上确实曾对不起这个人——"

"呃，是啊，我不承认。那就是说——"

他没有往下说；过了一会儿，休厄尔带着既敏锐又亲切的神态说道，"我倒是倾向于认为什么也不会完全白白浪费的；也不可能说我们的罪孽仅仅使我们变得软弱——你担心你过去对待他的举动可能是自私的，这一想法反倒使你经常保持警惕，并且使你意志坚强，当时你面临着更大的——"他想往下说的是诱惑，但是他顾全了拉帕姆的自尊心，改口说道，"非常事件。"

"你认为是这样吗？"

"我想我的话里可能有真理。"

"噢，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拉帕姆说；"我知道的只是，当事情到了紧要关头，虽然我能看出如果我不这么干我非破产不可

——我只知道我不能把那宗资产卖给那些英国人，我也不能让那个人投资到我的企业里来，如果我不告诉他我当时的状况。”

正如休厄尔后来告诉他妻子的那样，他能看出，拉帕姆资产的损失对他是一次极其严重的考验，就是因为他兴旺发达的生意做得那么引人注目，那么显赫易见。此刻，他怀着炽烈的愿望想确切地知道，拉帕姆在心灵深处依然是怎么想的。“你有什么遗憾的想法吗？”他巧妙地问拉帕姆。

“关于我做了什么而感到遗憾吗？呃，有时看起来我没做过什么，”拉帕姆答道。“有时候在我看来好像有个向我敞开的洞似的，我从这洞里爬了出来。我不知道，”他若有所思地又说道，一边咬着嘴角边硬绷绷的胡子。“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老说这样干是合算的；但是如果是我做的话，而且事情得用同样的办法再做一遍，我想我还得要这样去做。”